武俠世界

黃 雀（殺手傳奇故事集）　　西門丁・著

唐斐雖是殺手，但却奉行有恩報恩之信條，加上事事講信義，因此長期受其養父老黃雀所利用，爲其出生入死，當他決心洗手不幹之後，老黃雀便欲殺之而後快，最後老黃雀作法自斃……

第29年
15

$6.00

編者話 捕蟬的螳螂在前面攫食，躲在幕後的黃雀坐收漁人之利。今期刊出西門丁先生撰著「黃雀」，一個心計奸狡的老黃雀專門訓練殺手，為其賣命賺得大批財富，老黃雀精通易容術，每以多種不同身份，暗中監視控制殺手的行動，以瞭解殺手是否為其忠心效力，可悲的是，唐斐雖是殺手，却要奉行知恩圖報的信條，長期甘心受養父老黃雀的利用，出生入死毫無怨言，豈知當他決意洗手不幹，要結束這種有昧良心的殺手生涯之際，老黃雀又怎會輕易放過，所謂無毒不丈夫，老黃雀要殺人滅口，唐斐已是忍無可忍，卒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對付老黃雀，唐斐眞的可以逃脫老黃雀的魔爪嗎?!……

☆ ☆ ☆

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下期刊出傅紅雪先生撰著「朋友，再見！」，人生於世，不能離羣索居，在你的生活周圍總有或多或少的良朋益友，你可以從中汲取有益的教誨和借鑑，但是，由於某種緣由，當你說出一聲：朋友，再見！此刻你的心情又會怎樣呢？……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黃　　雀（殺手傳奇故事集）
殺人者終要被人所殺，似乎已成江湖仇怨因循慣例，對待殺人成性的惡者，也只能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捨此別無他法……西門丁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清風寨（水滸傳連圖故事之十一）◀中▶ 高　石 38

紅絲俠女（武林珍聞）……李　藝 53

將　　軍（七大寇故事之三）◀一▶
大俠涉嫌採花賊　將軍難獻救命錢……溫瑞安 46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快樂的毒藥（江湖外史秘辛錄）
義助幼女贖母身　緝毒工作困難多……傅紅雪 55

簫劍情仇（俠情倫理中篇故事）
海灣岸畔授簫技　漁光村內受欺凌……西門丁 81

借屍還魂（怪異奇情中篇故事）◀三▶
借錯假死屍　作法難還魂……黃　鷹 91

蝶飛蘿蘭花滿樓（俠情中篇故事）
易容改裝扮　千里香追敵……高　皐 97

新月刀（俠情中篇故事）
白雲觀調兵遣將　九仙陽陣壘分明……東方玉 73

賭命浪子（俠情風趣小說）◀三▶
昏賭酒醉下　指揮使入甕……歐陽雲飛 63

仇海騰龍（俠情中篇故事）
幫主自稱岳家驥　闖村憑借百家姓……東方白 105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金魔血指環（新派武俠長篇）◀三▶
高僧義憤行偷襲　藥谷索取續命丹……逍遙客 115

鳳在江湖（俠情長篇故事）
高山陷蠱絲魔網　平地遭飛馬斬殺……徐　諾 122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64.00
	一年港幣 $327.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190.00
	一年港幣 $379.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250.00
	一年港幣 $4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1800 半年26期NT. $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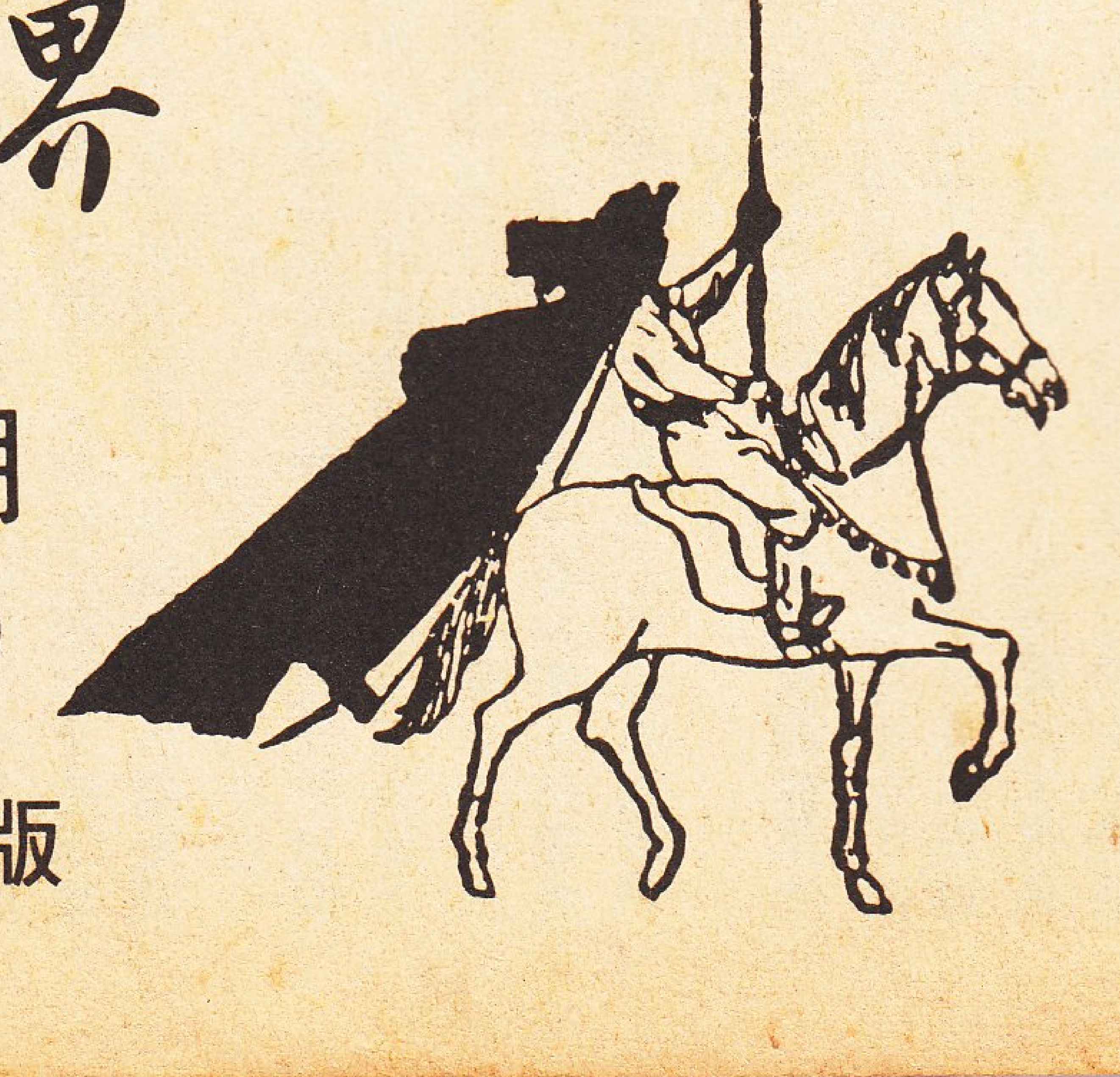
第29年

第15期

（總號145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每册港幣六元・
H.K. $6.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螳螂專替黃雀捕蟬

北風怒吼，捲起千堆雲，一出山海關，極目望去，盡是一片白皚皚。

灰暗的天，風雪之時，在此極寒之地，鋪滿積雪的官途上，本應行人欲斷魂，可是遠處却有一隊人馬迤逶而至。

北風吹來，天地一片白茫茫，風聲中，挾着不絕於耳的馬蹄聲。騎得雪花重新飄落地上，方看清楚，馬隊之中，竟有一乘暖轎。

前面八匹馬，背後八匹馬，中間四人抬着暖轎，畢直自雪「路」中走過來。那四位抬轎的大漢，虎背熊腰，人人披着虎皮外衣，長長的靴筒，踏在雪上，深深地陷了下去，但肩上抬着轎，仍然舉重若輕，不問而知，此四人都有一身的武藝。

「威鎮關外，我武維揚！」最前面那位騎客，雙手舉着一枝鏢旗，不斷地吆喝着。黑色的鏢旗上，用金絲線綉着一隻振翅欲飛的雄鷹。

在道上走過幾天的人都知道關外最負盛名的鏢局是鐵雁鏢局，這提旗的大漢叫彭虎，外號「鐵羅漢」，知道的人亦極多。

彭虎一身外家功夫，幾乎打遍關外無敵手，單只看他在這種天氣裏，仍是敞着外衣，露出結實堅硬而高聳的胸肌，這份氣勢已教敵人膽顫心驚！

彭虎在鐵雁鏢局只是一名旗手！總鏢頭「白臉雁」龐鐵城武功之高，已可想而知！

近年來，鐵雁鏢局聲威大盛，不但關外黑白兩道都要給龐鐵城方便，連關內的也要給他幾分面子，所以龐鐵城是甚少親自押鏢，但這次却見他隨在暖轎之後！

鐵雁鏢局的鏢旗所到之處，荊棘變坦途，龐鐵城親自出馬，那就更加穩如泰山了，是故這一行人由關內碣石山下，接過關內第一大鏢局鎮威之手，一路至沈州地界平安無事。

龐鐵城本亦不想在這種天氣親自出馬，不過偓主出重金，言明必須由他親自押陣，保的不是紅貨，而是一個人，也就是偓主的兒子李秀峯！

偓主李富金顧名思議家財萬貫，富可敵國，仗着內弟是京官，在京城做幾門生意，賺了數不清的錢。李富金雖然有一妻二妾，但可惜只生了李秀峯一個兒子。

李秀峯因得天獨厚，生長在這種家庭裡，自小便不務正業，父親又因他是獨子，加上有花不盡的家財，因此對兒子的所作所爲不聞不問，使李秀峯更加放肆，終日嫖賭飲吹，交往的全不是正經人家，後來更變本加厲，只要有美貌的姑娘讓他看上眼，便不理對方願意與否，必須得手而後甘心。

年多來汚辱了不少良家婦女，更因此連累了好幾條人命。苦主家人告到官府裡去，不但奈何不了李秀峯，反而吃盡了苦頭，花盡了銀兩，因此李秀峯更加肆無忌憚，被稱「京城小虎」。

只是最近李秀峯因姦不遂，錯手殺死了一名叫做羅明珠的窮家女，須知羅家雖然窮，却有一名遠親叫馬君行，在武林中名頭響噹噹，掙下了一個「金刀少俠」的外號，這羅明珠自小便許配與馬君行，馬君行因醉心武學，延誤了佳期，但終於決定在明春迎娶羅明珠過門，偏偏在這時候羅明珠生了慘劇！

馬君行有位同門師兄在尚書門下當侍衛，馬君行通過他決定捉拿李秀峯歸案，同時放出聲氣，若官府不秉公辦案，便採取私了！

所謂私了，當然是以武力解決，李秀峯對女人膽子大，對男人膽子却小得很，聽到風聲才知道自己闖下了大禍，李富金的內弟亦勸他讓兒子回原籍暫避一下風頭，以免難向尚書大人交代，所以才在這種打狗不出門的日子裡，長途跋涉，遠赴關外。

對李富金來說，兒子的命比銀子重要得多，因此花鉅金聘請關內關外最負盛名的兩家鏢局，沿途保護自己兒子。

李秀峯離京，當然十分秘密，就連此際鐵雁鏢局的人，也僅有三個人知道其眞正的身份！

這便是龐鐵城親自押鏢的前因後果！

＊　＊　＊

申牌剛過，天色更爲灰沉，衆人經過大半日的辛苦，此刻都有點疲累，尤其是那四名轎夫，更有舉步維艱之感，可是龐鐵城却沒有讓下屬休息的意思，心內揣思着：「看脚程，今晚便可到達地頭，總算沒讓熱山芋燙傷了手！」

當下高聲道：「弟兄加一把勁，望能在城門關閉之前進城，交了貨，今晚到醉玉院樂一樂，開銷全由龐某負責！」

那十來個漢子聞言發出一道歡呼聲，精神均是一振，忽然轎內傳出一個不悅的聲音：「喂，總鏢頭，少爺內急，停一停讓少爺解了手再走！」

殺手傳奇故事集／西門丁·文
可飛·圖

黃

龐鐵城只好道：「停轎，大家原地休息一下，小心注意四周的動靜，莫到岸邊才翻船！」

一個姓羅的鏢師笑道：「總鏢頭不也小心，這段路咱們走過千百次，幾乎未發生過一點兒麻煩？」

龐鐵城沉着臉道：「由你負責跟着李少爺，寸步不離！」說着李秀峯已掀開轎帘走了出來，龐鐵城道：「李少爺，道上無人，就在路旁解決吧！」

「這還用你說！」路之兩側，長着不疏不密的大樹，樹枝上光光禿禿掛着冰柱。李秀峯走至樹旁，解下腰帶掏出話兒便「嘩啦嘩啦」地解決起來，羅鏢師手按刀柄站在他背後，一對眼睛不停地瞄着附近的一樹一木。

龐鐵城仍坐在馬鞍上，經驗告訴他，許多失鏢都是在最沒有可能的情況下發生的，所以他比剛才緊張得多，這也是鐵雁鏢局能屹立不倒的原因之一。

他拿眼遠眺，道路一片白皚皚，雪「路」上疏疏落落地豎着兩排樹，但見樹枝上光禿禿的，藏不了人，雪地上沒有脚印，令他放心不少，再回頭望背後，情形與前面差不多，但他仍不敢鬆懈，把目光移動面前。

白皚皚的雪地上，毫無異狀，路中只有兩三根枯草桿兒在風中輕輕地搖晃着，目光橫掠，李秀峯已走回來，邊縛腰帶邊嘮叼着：「他娘的，這種鬼天氣才叫少爺出關，眞是倒霉！」

他一手掀起轎帘，剛探身進去，又回頭道：「大家走快一點，到城裡今晚由少

爺請喝酒，而且每人都有賞錢！」說着一頭鑽進轎內，口中仍不斷地呼道：「快走快走，冷死了！」

龐鐵城含笑道：「少爺放心，包你今晚在沈州城內睡暖覺，起轎！」

四名轎夫一矮身，將暖轎抬了起來，彭虎一展鏢旗又迎風吆喝着，「威鎮關外、我武維揚！」鏢隊又起程了。

剛去了幾步，雪地上的那幾根草，忽然有點晃動，這晃動全不是因風吹而引起的，可惜此刻暖轎已接近那裡，而背後的龐鐵城視線又被轎子擋住，毫無發覺。

當轎子來到那幾根短草上面，說時遲，那時快，地上的積雪突然濺起，四個轎夫什麼也看不到，只聽到轎內傳出李秀峯的一道慘叫！

這道慘叫聲使得鐵雁鏢局十多個人都是一愕，緊接着暖轎向旁傾倒，地上跳出一團圓鼓鼓的「球」兒！

說那是個球兒只是驚鴻一瞥的感覺而已，實際上是一個用白布纏住全身的人，這個人連臉上亦用布包緊，只露出眼睛、嘴巴和耳朵的幾個小洞！怪人手上抓着一柄劍，劍刃上還淌着血！

這件事寫來雖慢，實際上疾如閃電，怪人一劍刺進轎內，立即抽劍發掌，將轎夫推開，人亦如豹子般竄了出來！

這時候龐鐵城才驚醒，急忙要抽出其成名兵器雁翎刀，但怪人左掌一揚，已洒下了一把毒針！這一着，突如其來，好些人馬閃避不及，紛紛中針，馬匹在驚痛之下，驀然人立而起，或負痛而奔，不受控制。

龐鐵城乍見毒針閃着藍光，心頭大驚，來不及抽刀，急切之間，上身向側一伏，來一個蹬裏藏身，僥倖被他閃過，可是胯下那匹馬却中了兩根毒針。針上淬的藥與衆不同，不是見血封喉，而是中後全身如同被針刺刀剮，疼痛難當，是以那匹馬突向前一標，撞及倒地的轎子，登時將龐鐵城拋下馬去！

與此同時，怪人已發足向左奔去，其疾如風，甚難想像，他埋在雪地裏這許久，四肢不但未僵硬，關節還這般柔軟！

彭虎走在最前面，因此毫不受影響，他勒住馬，向背後那幾名也不受影響的鏢師道：「快追！」

一陣希聿聿的馬嘶聲響，五騎人馬向怪人急追而去，四蹄翻飛，揚上積雪，煞是好看！

怪人儘管天賦奇稟，但到底是血肉之軀，未能發揮其超卓的輕功，是以跑了不及一里便給後面那五騎追上。只見他一回身又拋出一把毒針，趁此良機，再發足狂奔！

不遠之處有一座密林，全是不畏風霜的松柏，他的目標便是那裡，只要入了樹林，便有脫身之機，是以他不斷向後發射暗器！

彭虎喝道：「快，不要讓他進林！」他這人死心眼得很，這時候仍然抓緊那枝鏢旗，旗幟被北風吹得獵獵作響，倍增重量，但他乃能奮勇當先，揮旗盡力向前一戮，把旗杆尖端當作槍頭使用！

風聲驚動了怪人，只見他突然俯伏地上，讓過鏢旗，人隨即一滾，面向上，恰好馬匹已至，只見他雙脚一蹬，人斜飛而起，一拳擊在馬首上！

「希聿聿」馬匹悲嘶一聲，人立而起，怪人轉身又跑，可是其他四騎已自後抄至，怪人洒出最後幾根毒針，又跑了六七步，便被圍住了，此刻距離密林，尚有五六丈！

怪人當機立斷，抱劍飛起，向一個鏢師射去，四名鏢師却同時發動攻勢！被怪人突襲的正是那位羅鏢師，他見怪人橫空而至，連忙揮刀反剁其下身，同時準備拉韁，改變馬匹位置。

不料怪人凌空居然能使出「移形換位」的上乘功夫，橫移尺餘，足尖在馬臀上一點，身子標前，向密林射去！這一着，不但顯露了其武功，亦充份表現他是個聰明人！

鐵雁鏢局的鏢師，當然亦非省油燈，只差幾步，又追了上去，尾隨其後投入密林！

馬匹一入樹林，便無所施展其所長，怪人繞樹跑了十來丈，反將背後的人拋開，一個姓卜的鏢師道：「咱們下馬追，四面包圍，不怕他能插翅飛上天去！」與此同時，外面已傳來一陣急驟的馬蹄，顯然龐鐵城等人亦追來了！

怪人輕功極高，在樹叢中跳躍如飛，那四名鏢師根本難以追近，姓卜的忽然摸出兩把飛刀，脫手向他射去！其他同伴立即大聲呼喝，以掩飛刀破空之聲！

「噗！」其中一柄飛刀正中怪人的左後腿，飛刀入肉甚深，只見他一個踉蹌，幾乎一跤摔倒，但仍掙扎着走前，這時候才發覺前面樹幹上拴着兩匹神駿的白馬！

卜鏢師叫道：「快追，別讓他上了馬！」四名鏢師見他腿部受傷，精神均是一振，就在他割斷馬韁時追及，卜鏢師一馬當先，短槍向其後心急扎！

怪人一手扶住馬鞍，一手揮劍擋敵，他在生死繫於一髮之際，潛力發揮殆盡，一劍便將短槍格開兩尺，使得卜鏢師中門大開，又見他手臂一直，長劍指向其胸膛！

雖說卜鏢師使的是短槍，但終還是比長劍長，就距離而言，怪人那一劍根本刺不到他，可是萬料不到二尺四寸長的劍刃，突然發出「刷」地一聲響，劍尖暴長半尺，剛好刺進其胸膛！

變生肘腋，卜鏢師中劍之後，下意識地向後急退，却與自後而上的羅鏢師等人撞在一起！

這些事寫來雖慢，其實疾如白駒過隙，待得羅鏢師等人扶住卜鏢師，怪人已上了馬鞍，再揮劍割斷第三匹馬的馬韁！

羅鏢師心急如焚，脫手拋出他輕易不用的「蜘蛛鏢」，「噗」的一聲，「蜘蛛鏢」嵌進怪人的後背，只聽他忍痛吆喝一聲，胯下馬正急馳出林，第二匹馬似久經訓練，隨後而馳！

「快追！」羅鏢師大叫：「他已中了我的蜘蛛鏢，跑不遠，就算死了也要屍體，否則無從交代！」

可是此際已至樹林另一端的邊緣，馬匹出林之後，踢雪急馳，仿如天馬行空，羅鏢師追了幾步，都停下脚來，回首道：「老趙快回去取馬，咱們先跟上！」

羅鏢師與郝鏢師發足狂追，可是怪人的馬匹十分神駿，雙方距離越拉越遠，眨眼間，只見前頭一片白茫茫，連其身影亦已看不清！

正想放棄，背後馬蹄聲響，回頭一望，只見龐鐵城寒着臉，率衆急追而來，遂停下等候。

龐鐵城人未至，已開腔問道：「人呢？」

羅鏢師苦笑一聲，道：「讓他溜掉了，不過循跡跟蹤，還可以找到他，因爲他中了我的蜘蛛鏢！」

龐鐵城急道：「鏢上有毒，他……」

「屬下怕被他溜掉，難向僱主交代，所以迫不得已才……咳咳，那位少爺如何？」

龐鐵城怒哼一聲：「死了！哼，想不到居然有人敢在我眼皮下動手！追！追到天涯海角，就算屍體也要將他扛回來！」

當下七八騎人馬循馬蹄印急追，可是追了七八里路，仍不見人影，但蹄印清晰，顯然怪人是走這條路的！

天色已黑了，龐鐵城下令點火把，繼續追踪，如此奔馳了二十里路，羅鏢師忽然輕嘆一聲：「總鏢頭，咱們好像走回頭路嘛！」

龐鐵城早已發現自己一行人只在附近兜了一圈，只是下面的馬蹄印宛然在目，令人不生懸念！果然不久之後，便遠遠見到那乘倒在地上的暖轎，以及留下看守的轎夫！

龐鐵城率衆馳去，問道：「可有看見一匹白馬由此經過否？」

一個轎夫道：「總鏢頭，頓飯工夫之前有兩匹白馬由外面那裡經過，但奇怪的是其中一匹馬並無騎客！」

龐鐵城目光一亮，問道：「馬上騎客穿什麼衣褲，是否那刺客？」

轎夫道：「那人穿白裘衣，年紀看來已近五十，不是那位刺客！」

羅鏢師道：「也許他易了容！」

龐鐵城一拳擊在自己的掌心上，道：「不好，咱們中了他的計！」

羅鏢師道：「咱們快回頭找，他中了鏢，跑不遠的！」當下一行人再由原路馳回去，一路留意馬蹄印跡和脚印，奈何一路沒有發現，直至一座樹林之外，龐鐵城才下令入林。

樹林不密，幾乎可一目了然，林內無人，林後却有一道馬蹄印。羅鏢師道：「在這裡！」當下幾個人忍飢抵餓，繼續追踪。

如此追了三四里，又有一座樹林，龐鐵城揮手示意入林，羅鏢師一口氣跑到林後，呼道：「總鏢頭，這裡又有馬蹄印！」

「追！」龐鐵城雙眼佈滿紅根，揮着拳頭道：「追不到他便不回家！」

馬蹄印軌跡與剛才的有點異同，常出現曲線，但龐鐵城仍沒法找出原因，不過再過四里路之後一切便明白了！只見一匹白馬站在一棵大樹前，鼻孔直噴着白烟，鞍上却不見有人！

龐鐵城再叫一聲：「咱們又中計了！」

羅鏢師道：「但他分明中了屬下的蜘蛛鏢，這是不可能的……」

「飯桶！」龐鐵城一張青臉漲得通紅，想道：「誰知道他還有沒有接應的同伴？這次咱們算是栽到了家！」一頓又道：「由來路回去，大家注意兩旁的雪地！」

返回剛才那座樹林，只見左側雪地上有兩道淺淺的痕跡，龐鐵城大叫一聲：「他們利用雪撬逃跑的，一定有人接應！」

他猛吸一口氣，讓自己冷靜一下，抬頭望着夜空，喃喃地道：「這是誰幹的？」

老天爺當然不能回答他，唯一的反應是又下起鵝毛雪了！

風雪之夜，更加迷漫，羅鏢師低聲道：「要追查這次失鏢，只怕難上加難……」

＊　＊　＊

那「怪人」其實是殺手「疾如風」唐斐。「疾如風」這幾年在殺手當中脫穎而出，但「認識」他的人却極少，「疾如風」這三個字亦不響，多數只知道有這麼的一位殺手，至於這殺手的其他資料，就更無人知道了，甚至有人連他是男還是女也搞不清楚。

唐斐有兩重身份，「疾如風」是殺手，「小壺仙」是他的另一種身份，這身份是公開的。

武林中有一位前輩好手，遊戲人間，不拘小節，但是非分明，因每日無酒不飲，因此搏得了「壺中仙」的稱號，他的眞正姓名樓棟樑，反而少人知道。

唐斐頗有樓棟樑之風，因此江湖上好事之徒皆稱他爲「小壺仙」。事實上「小壺仙」跟「壺中仙」還有一個相似之點，兩人都不知由何處冒出來，而一出現江湖，便有一身好武功；分別的是樓棟樑如今已甚少在江湖上走動，唐斐則不時出現。

酒鬼又怎會當上殺手？這便是唐斐過人之處，他對人狠，對自己也狠，執行任務前一日，他可滴酒不沾，而且他醉後從不說醉語。

不過還是有人替他們作個比較，「壺中仙」的酒量勝過「小壺仙」，但幸而有個小字，因此亦無好事之徒替他另起外號。

唐斐爲何會當起殺手？又爲何要殺李秀峯？

＊　＊　＊

龐鐵城沒有猜錯，唐斐這次行動，的確有人接應，否則在中了「蜘蛛毒鏢」之後，如何還能插翅而飛？不過有人接應他此事，他事前完全不知道，這恐怕龐鐵城做夢也想不到！

＊　＊　＊

錦帳暖床，花梨木几椅，漆金大櫃，一塵不染，床前一盆火爐，炭火正旺，室內與室外，竟是兩個世界。

這寢室佈置似是大富之家，偏生床上躺着一位赤身露體的漢子。

房門輕輕打開，進來的不是丫頭，而是一個臉目死板的黃髮老翁，老翁手上捧着一個木盒，木盒上放着一大碗稀飯，大概剛離鍋，白烟裊裊。

床上的漢子眼皮晃動了一下，忽然張開了，目光一及，澀聲問道：「怎會是你？」

老翁將木盒放在床沿，用慈祥的語氣道：「小唐，你一條命終於撿回來了！」

床上那人便是唐斐，他霍地坐了起來，大概牽動了傷口，眉頭皺了一皺，終於坐定。「咱們早已說好，你我之間的恩怨已因殺了李秀峯而一刀兩斷，從此你走你

的陽關路，我走我的獨木橋，各不相干！」

老翁微微一笑。「傻孩子，你這算是什麼話？你我一場賓主，難道我眼看你踏上黃泉之路，也不拉你一把？」

「你跟着我？」唐斐一指幾乎戳到老翁的鼻子上。

老翁慈祥的目光，突然變得十分鋒利，語氣冰冷如雪。「老夫跟在你背後又如何？咱們事先可有說定？老夫不伏在附近，又怎知道你能否完成任務？」

「你是害怕我會失手落在龐鐵城的手中，將你供出來！」

老翁目光再一變，輕哼一聲：「老夫眼睛還未瞎，對自己也還有信心，我不會看錯人，你也不會毀信供出老夫的！大丈夫一諾千金嘛！」

唐斐聲音轉厲。「既然如此，你何須跟在我背後？我能否完成任務，事後你必會知道！」

老翁一字一頓地道：「因爲老夫不忍心你失手被殺！」稍頓又道：「你可以不念舊情，但老夫不會！一個人年紀大了，對後輩總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不要忘記，你是我養大的！」

唐斐身子一抖，又慢慢躺下去，半晌方道：「不錯，你對我有養育之恩，但我亦已替你賺了不少錢！我討厭這種活在黑暗中的生涯！我要跟黑暗斷絕關係！」

「我不是指這件事！而是因爲老夫看着你長大，明知此去有危險，難道老夫會無動於衷？」

唐斐緊緊咬住牙齦，咬得牙齒格格地響着，看得出他內心充滿了矛盾和痛苦！

「傻孩子，你以爲不當殺手，便可以將以前的一切忘記了麼？便可以完全改變麼？只怕未必！以後你依然會記着這些事，仍會時刻提防別人會發現你的底細，甚至在夢中也不得安穩！」

唐斐怪叫一聲，突然坐了起來，捏拳欲打，老翁目光如刃，冷冷地瞪着他，唐斐輕輕嘆了一口氣，五指又放鬆了。

老翁目光閃過一絲笑意，道：「別想得太多了，先把肚子塡飽吧，你已昏迷了兩日一夜了！」

「你爲什麼還要救我？死了反倒乾淨！」

「痴話！」老翁道：「只要不死，便還有機會！」

「什麼機會？」唐斐目光充滿了希望。

「改變這一切的機會！」

「鬼話！」

老翁哈哈一笑：「天下間有什麼事不能成事實的，又有什麼事不能發生的？總之，活着便還有機會，這句話總沒有錯！傻子，先吃飯再說吧！」

唐斐考慮了一下，終於決定改變主意，道：「我自己來！」他伸手去接碗，老翁却不讓。唐斐實際上肚子已餓得咕咕作響，一口氣將那一大碗稀飯吃光。

老翁道：「你失了很多血，早點睡吧！嗯，讓你瞧瞧這個！」他從几上取來一隻鐵鑄的蜘蛛。「這種鏢連老夫也是頭一次見到，這鏢十分霸道，八隻足入肉即自動收緊，老夫怕毒性散得更廣，只好剔掉一大塊肉才將它取出來，幸好它毒性不太强，要不你這條小命，焉還能在？」

唐斐只看了一眼便將它拋在一邊，問道：「有沒有酒？」

「毒性未去淨之前，不許酒沾唇！」

老翁去後，仍將門關上，唐斐昏睡了兩日一夜，此刻如何還睡得着，他本以爲可以脫離殺手的生涯，誰知最後還是逃不出「老黃雀」的掌心。

那黃髮老翁，唐斐他們習慣暗中稱他「老黃雀」，老黃雀的身份更加神秘，唐斐只知他專門訓練殺手，供他驅策賺錢，却沒有一個殺手能夠逃出他的掌心！

老黃雀專門找些孤兒來撫養，待他們年紀稍大，便開始教他們識字練武，年紀再大一點，又開始教他們殺人的本領。唐斐知道經他訓練的殺手，起碼有七八個之多，與他同期的也有四個，不過如今只死剩兩個，除了他還有一位叫宋遠。

宋遠年紀比唐斐稍大，兩人雖是同門師兄弟，自小又在一起，但感情並不很好，所謂不好，只是彼此性格不合，缺乏兄弟朋友般的感受。

據唐斐所知，他們這四人已是老黃雀最後一批的弟子，沒有後來者，但在他們之前，一共訓練了多少個，却不知道。小時候，見過幾個師兄，他們雖然都很出色，不過所謂上得山多終遇虎，都先後失手，被人殺死了！

那幾位師兄失手被擒，不知爲何竟無人找到老黃雀，也不知是他們對老黃雀忠心，寧死不吐露半個字，還是老黃雀防範得好！

老黃雀不斷更換住所，他到底有多少座住所，連唐斐也不知道，起碼這裡他以前便未來過。

唐斐與宋遠有個顯著不同的地方，便是他自出道之後，便開始厭惡老黃雀，並不斷想脫離他，老黃雀一直掌握了每個徒弟的缺點，讓他們甘心受其約束。本來唐斐在殺李秀峯前，已跟老黃雀說清楚，待他殺了李秀峯，彼此便恩怨全消，互不虧欠，偏在這次自己受傷中毒，又讓老黃雀救回來！

若說以前的恩怨已解決，那麼這次老黃雀已救了他一命，這筆情又要用多少債來還？他唐斐豈非一生一世都要當殺手？

唐斐一想至此，如何還有睡意？他心中充滿了恨，既恨自己，又恨親生父母，更恨老天爺，爲何如此作弄自己，一生受人擺佈！

「我一定要脫離老黃雀的魔掌！」唐斐心中不斷地喊着這句話。

＊　＊　＊

唐斐身體質素非常之好，養了三日傷，已恢復了好幾分氣力，這天他醒來，立即下床，準備出去走走，誰知房門却被人推開了，進來的不是老黃雀，而是宋遠！

宋遠身材頎長，看來有幾分瀟洒飄逸，只是眉宇間有點陰沉。他身穿裘衣，活像是個富家子弟，嘴角泛着一絲令人難明的笑意。

唐斐心頭似被人刺了一下，淡淡地道：「你來了？幾時來的？」

宋遠的聲音亦不帶半絲情感。「我一直都在這裡，因爲不大方便，所以沒來看你！」

唐斐聲音轉冷。「如今便很方便？」

「老黃雀出去了。」

唐斐心房暴縮，這個人比自己深沉得多，他在老黃雀身上學到的，比自己要多！宋遠又道：「他不喜歡咱們有太多的接觸。」

「我未曾聽他說過！」

「不用他說，也可以猜得到！因爲咱們每一個人都逃不出其掌心，但如果聯合起來，共同進退，那就難說了，最低限度他也得頭痛！」

宋遠的話完全正確，唐斐暗怪自己以前沒有想過，他用諷刺的語氣道：「所以你對我一直不冷不熱？」

唐斐的話剛說畢，宋遠便輕輕一笑。却不作正面的答覆。「那天我騎你的馬引開龐鐵城他們！」

唐斐喉頭發苦，澀聲問道：「是老黃雀叫你去的？」

「你我相處二十年，又同是捕蟬之螳螂，我也不希望你被蟬傷害！哈哈，兔死狐悲嘛！」

老黃雀控制着他倆，他倆不是螳螂又是什麼？唐斐暗嘆一聲：「宋遠看事比我深遠得多！」

宋遠又問：「你身子如何？」

「死不了。謝謝。」

兩人說話都很客氣，可正是太客氣了，所以互相之間，缺乏了親情。宋遠往椅子上坐下。「我很替你難過，我以爲你已經擺脫了老黃雀！」

唐斐道：「難道你不想擺脫他？」

宋遠道：「我還欠他兩個『人』，不過我怕又會走你的舊路！」唐斐臉色登時一變，宋遠忽然輕輕一笑：「不用氣餒，我知道，咱們的師兄師姐之中，也有人成功，而且到現在還活着！」

唐斐目光登時一亮，問道：「他們不是全死了麼？」

「這只是老黃雀說的！因爲他怕咱們學習師兄們擺脫了他！」

「那人是誰？他如今在何處？」

宋遠又微微一笑，露出兩排雪白的牙齒。「時機成熟，我會帶你去見他！」

唐斐忽然輕輕一嘆：「我實在不明白，他至今已有數不清的金錢，爲何還要賺這種骯髒錢？」

宋遠道：「這個問題，我也想過幾百遍，並替他作出十數種設想，最後還未能確定，不過我猜也許他對這門生意有極大的興趣！不，不該說是興趣，而是一種癖好！」

「胡說，豈有這種癖好的？」

「天下之大無奇不有，就比喻喝酒也會上癮！又像李富金錢已賺得夠多了，爲何他還要拚命地賺，有的人已當了大官，尚拚命往上爬，還不惜用同袍的鮮血，染紅自己的烏沙帽，這又是什麼道理？」

唐斐不由閉上了口，天下間的確有許多這種令人莫名其妙的人和事！　宋遠吸了一口氣，道：「我這樣猜想，還有一件事作旁証，因爲據我所知，老黃雀身邊的錢不會太多……」

這次唐斐忍不住截口道：「他有多少錢，難道會告訴你不成？」

宋遠一本正經地道：「他又不是傻瓜，當然不會告訴我，但我可以調查，詳情你不必多問！」他稍頓續道：「因爲他收取的酧金並不高，分給咱們的也不少，且喜歡擺排場，無論是吃的穿的住的喝的，都要最好的！像這棟宅子，相信花了他不少錢！」

唐斐忽然發覺宋遠其實也極欲脫離老黃雀，只是彼此因爲性格不同，所採取的方法也不同，他喜歡用較直接的辦法，宋遠則深思熟慮，首先做了一切準備工作，也相信宋遠做的準備工作，比自己多得很！

房內沉默了一陣，唐斐抬頭問道：「你爲何不出去逛逛？這裡還是關外吧？」

宋遠道：「老黃雀叫我留在這裡等他，另外他還害怕龐鐵城會找上門來！」他雖然沒有說明，但唐斐亦知道老黃雀是要宋遠留下來保護自己，心內登時升起一股難言的感受。

宋遠道：「早餐料已弄好了，我叫丫頭送來給你！此處仍在沈州地界，你暫時最好不要外出！」他一眼見到床頭的蜘蛛鏢，伸手將其取去。

未幾，丫頭先送水進來，讓唐斐盥洗，後來又送來早點，宋遠不與他一齊進食，到午飯後才拿菜進來，替他換上。

日子過得十分平靜、厭悶，眨眼間唐斐已躺了半個多月的床，體內的毒已撥清，傷口亦已合攏。這天他在後花園練了一陣劍，宋遠忽然來找他。「唐斐，咱們喝酒去，我弄來了一罎高粱酒！」

唐斐已有許久未曾喝酒，聞言精神立時一振，將劍收回鞘內，道：「到我房裡去！」誰知兩人到房內，却見老黃雀已坐在床上，眼神萎頓，臂上還紮着紗布，唐斐和宋遠都吃了一驚。

* * *

宋遠用詫異的聲音問道：「您怎會受傷？是龐鐵城幹的好事？」

老黃雀乾澀地一笑：「龐鐵城追查『失鏢』已夠他忙的了，還理得了老夫？嗯，你們聽過魏錦龍的名字嗎？」

唐斐道：「是不是江南的『東海遊龍』？是他傷你的麼？」

「正是他！想不到他居然跑到山海關來，老夫本來想入關替小宋拉生意，誰知碰到魏錦龍，更想不到他如今功力如斯深厚，連老夫也要吃虧！」

「你跟他有什麼樑子？」

「以前的事，不說也罷，如今老夫求你倆一件事，可否替老夫殺了那厮？不過這件事，老夫當作生意處理，殺死魏錦龍，每人一萬兩銀子！」

唐斐急問：「這是要我償還你這次救我的恩情？」

「隨便你，假如你認爲你我之間的恩情，不值得你替老夫殺人，老夫也不怪你！」

唐斐寒着臉道：「你不必故作大方，你明知我不是那種人，不過我先說清楚，這一萬兩銀子我不要，替你免費殺人，便抵你這筆債！」

老黃雀目光亦是一變，怒道：「若要認眞計算，你一條命，只值得替老夫殺一個人？哼，老夫有錢，你不殺，也可僱別人代勞！」

唐斐高聲道：「你明知我不喜歡欠人家的債，你自己說要我替你做幾件事？」

老黃雀欲擒故縱地道：「老夫若開口，豈非又要說是威脅你！你既然不想欠債，還是由你開口吧！」

宋遠忙道：「小唐，你也太小氣，只辦一件事實在有點那個，雖然魏錦龍扎手，但到底還有我助你嘛，但若辦得太多，老頭子也不好意思，好像彼此之間已毫無感情，嗯，你就多辦一件吧！」

老黃雀目光變得狠毒起來，緊緊瞪了宋遠一眼，這個眼神落在唐斐眼中，登時瞿然一醒，忙道：「好吧，那就替你多殺一個人吧，一言爲定，以後若有交往，誰也不欠誰！」

老黃雀冷冷地道：「老夫做事總不虧待人，總之你每殺一個人，我給你一萬兩銀子！」

「銀子我不要，兩萬兩銀子就當作我送給你養老的吧！」

老黃雀氣得滿臉漲紅，幸好他臉上戴着人皮面具，無人看得見，但不斷起伏的胸膛已說明了一切。宋遠忙道：「小唐，快去取藥來，咱們替老頭子換藥！」

老黃雀冷哼一聲：「到底還是小宋有點人情味！」

唐斐去後，宋遠低聲道：「老頭子，殺魏錦龍對我來說，算是一宗，還是半宗？」因爲他們一向單獨行事，故有此一問。

老黃雀又瞪了他一眼，道：「老夫早說過這是一件事，不是半件！何況魏錦龍不比其他，就算你倆聯合起來，也不容易得手！」

宋遠又道：「老頭子，辦了這件事之後，希望你趁快替我拉最後一宗生意！」

老黃雀目光暴亮，不悅地道：「連你也討厭一手將你養大的人？你們不叫我義父也還罷了，但養育之恩……」

宋遠截口道：「你誤會了，因爲我犯了『戒』，愛上一位姑娘……」

「放屁！」老黃雀失常態地道：「吃咱們這口飯的人，也可以談情說愛，你不要命了？」

宋遠痛苦地道：「我根本沒這個打算，可是……唉，這種事眞的難說得很，所以不能再拖……再說我若不替你辦了事，又怎敢成親？」

「還想成親？哧，你們全想作反了，眞是豈有此理！嘿嘿，如今翅膀硬了，用不着我了，便恨不得老夫早點去見閻羅老子！」

「老頭子，你說到那裡去了？咱們只不想長期當殺手，所謂將軍不離陣上亡，瓦罐不離井口破，武功再高，計劃再周詳，也有失手之一日，誰都不希望被人殺死！」宋遠盡量將語氣放柔。「咱們不當殺手，還可以來往嘛！」

老黃雀語氣稍變：「這句話還有點人情味！」

說着唐斐已拿着傷藥進來了，老黃雀一把將藥搶過，道：「用不着你，老夫自己來！」說畢向房門走去，忽又回頭道：「你倆一兩天後便起程，老夫隨後便去，暗號、聯絡辦法照舊！」他用力將門關上。

唐斐撇撇嘴道：「不用我裹傷，樂得清閑！小宋，咱們喝酒，別管那老傢伙！」

＊　＊　＊

雖已是新春，但北國依然寒風刺骨，可是，過了長江，便似到了另一個世界，此際已是二月初，樹梢上吐出新綠，風中已滿溢着春意。

「東海遊龍」魏錦龍近年來在江南一帶，聲名如日方中，魏錦龍不但武功高，而且有財有勢，家內的家丁家將便有不少，隱隱然有獨霸一方之勢。

魏錦龍住在宜興，靠近太湖，太湖雖然有水旱十二寨，但無論是各寨寨主和總瓢把子吳堤對他都敬畏有加。

唐斐和宋遠想殺魏錦龍，困難程度如上青天，可是他們不能不來，替老黃雀報仇，可還一大半「債」！

兩人同時上道，可是却一前一後，裝作互不相識，到常州城，剛過未牌，但唐斐已先至宜男客棧投宿。待唐斐進了房，宋遠也到了。他開的房，恰好在唐斐隔壁。

兩人雖有一身武功，又年當力壯，但長途跋涉，走了千多里路，鐵打的人也會疲勞，因此洗了澡之後，連飯也不吃，便上床睡覺。

一覺睡至華燈初上，唐斐擦了把臉，開門出房，誰知隔壁的門也打開了，宋遠裝出一副驚喜的神情：「咦，你不是小壺仙麼？」

唐斐愕然道：「在下正是，閣下是誰？」

「在下宋遠，也好杯中物，久仰小壺仙大名，今日有幸相會，請賞臉讓在下作個東如何？」宋遠見他沉吟不語，忙又道：「酒逢知己千杯少，彼此都是劉伶，幸勿推辭！」

唐斐打了個哈哈，笑道：「說得好，既然彼此有同好，又何須客氣！」當下兩人携手出店，使得店內的旅客都十分欣羨。

兩人回店時，已醉態可掬，脚步歪斜，互扶互携，宋遠忽道：「唐兄，小弟房內尚有一瓶酒，你敢與我再喝一場麼？」

「有何不敢？剛才那幾壺酒……我，我還不夠哩！」

小二恨不得兩個酒鬼早點進房，可是宋遠和唐斐進房之後，臉上的醉意全然消失。兩人坐在床上，宋遠首先問道：「小唐，你有什麼辦法殺魏錦龍？」

唐斐想了一下，道：「依我看，咱們還是埋伏在他家附近，等他出來時才伏擊他！」

宋遠搖搖頭，道：「這辦法不好，因爲魏錦龍每次離家都有許多人跟着，根本沒有下手的機會！」

唐斐考慮的雖然沒宋遠周詳，但他絕不笨，聞言反問：「原來你早已有計劃！」

宋遠道：「小弟也還未考慮清楚，不過覺得若咱們能潛入魏家，便能找到下手殺他的良機！」

唐斐吃了一驚，脫口道：「什麼？混進他家裡？這……這不是送羊入虎口麼？魏家可不比別處！」

宋遠嚴厲地道：「這是最好的辦法，

因爲對付魏錦龍必須一擊即中，而在他家內他才會鬆懈，咱們亦方有成功的把握！」

唐斐抓抓頭皮，道：「就怕咱們尚未動手，已被人發現身份，屆時插翅也難飛！」

「潛進魏家，當然有危險，不過這個險，又不得不冒，反正老黃雀沒有規限時間，咱們便慢慢等候良機吧！」

唐斐點點頭，道：「咱們到宜興再商量！」

宋遠道：「明早我先去，你再隨後來，咱們在宜興鎭的太湖客棧見面！」

* * *

宋遠是在次日上午離開的，唐斐却等到下午才出發，他到宜興已是半夜，依約到太湖客棧投宿，一宿無話，次日一早，唐斐不管宋遠，獨自出店在鎭上逛。

老實說他心中根本無底，只在碰機會，不過既然要殺魏錦龍，他自然要將熟悉附近的地形。魏家不在鎭內，而是在鎭東三里的一座小村，那座小村其實是應魏家而生的，除了魏家之外，只有十多位人家，村名也就叫東海。

唐斐在鎭上走了兩匝之後，信步出鎭東，在東海村外，隔遠望了魏家那座莊院幾眼，因恐引人注意，便急急回鎭，找了一家乾淨的麵店坐下。

他慢慢地吃着餃子，一對眼睛四處溜。小鎭鎭民十分淳樸，早頓大多在家裡吃，因此麵店很有點冷清的感覺。

唐斐剛想結賬離開，忽聞掌櫃喊道：

「小三子，小三子！進來說話。」

店外走進一個十四五歲的少年來。

「掌櫃，您有什麼指教？」

「去你的，你幾時跟我用這種腔調說話？」掌櫃白了小三子一眼，一把將他拉住。

小三子用力一掙，道：「掌櫃，我可沒欠你什麼，你拉着我幹甚？」

掌櫃想道：「你二哥請假三天，今天已經是第五天了，他病還沒好哇？」

「見鬼，誰說他病了！他去魏老爺家幹活！」

掌櫃一怔，反問：「那位魏老爺？幹什麼活？」

「宜興還有那一位魏老爺！我大哥把我二哥拉去他家做短工，聽說工錢高得很！嗯，他幹完了活就會回店！」

「我呸，叫他以後都別來，叫魏老爺養他一生，滾！」掌櫃一把將小三子推開，小三子嘟囔着出店。

唐斐抛下一錠碎銀追出去。「喂，小三子哥，您請等等！」

小三詫異地轉過頭來，訝然道：「您……我可不認識你！」

「咦，你沒聽過相逢何必曾相識這句話？」唐斐一手搭在小三子肩上，道：「剛才您說的那位魏老爺，可是魏錦龍？」

「不是他還有誰？」

「他家爲何要僱短工？」

「瞧你是外地人吧？魏老爺的爹魏老太爺快做七十大壽，您知道魏家這會兒可有多忙？我老大跟老二替他們準備酒席點心，嗯，可惜我年紀太小，人家不要！」

唐斐忙問：「魏老太爺七十大壽，是什麼日子？」

「嗯，好像……好像是初八。不過魏家交遊廣闊，過兩天便有賓客上門！」

「小哥可知道魏家還要不要做短工的？」

「這個我可不太清楚。」小三子老氣橫秋地看了他幾眼，道：「人家可不要酒囊飯袋，你能幹什麼活？」

辦七十大壽，需要什麼人材？唐斐心念電轉，隨口道：「我懂的事可多了，燒火劈柴、拉胡琴都行！」

「燒火劈柴誰不懂？不過拉胡琴這個倒可以替你問問，懂得演戲麼？」

唐斐道：「我不懂，但我的朋友懂，幾時我去你家裡探望你！」

「你住在那裡？還是讓我來通知你吧！」

唐斐見旁邊就有一爿小客棧，便道：「呶，我住在裡面，我叫唐仁！」他塞了幾文錢給小三子，小三子便興高采烈地走了。

唐斐回太湖客棧，找到宋遠，兩人立即搬到那爿小客棧。「咱們若住在太湖客棧可要露出馬脚！」

宋遠笑道：「小弟明白！」當下兩人鑽進一間小房，閑扯起來。「小宋，你可有探到什麼消息？」

宋遠道：「成績不如你，我只查到魏錦龍的爲人，以前宜興人對他印象不錯，但近兩年來，情形有所改變，雖然表面上沒宣之於口，但心中都有所不滿！」

唐斐問道：「有財有勢，便欺侮弱小了！」

「那是少不免的！另外他越來越注重派頭排場，鎭民亦看不過眼，所幸劣跡還不多！這種人倒比較好對付！」

「不錯，他飛揚跋扈，證明爲人不夠深沉，咱們便有可乘之機！」

如此一說，兩人信心都加强了許多。

唐斐又問道：「不知那天魏家會有什麼高手？殺了人之後，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逃生！」

宋遠長長吸了一口氣，道：「這只能待咱們混進魏家之後，再作打算了！」這一天唐斐忙得很，他得改裝胡琴。

次日上午，小三子便興冲冲地跑來找唐斐，嚷道：「唐大哥，恭喜恭喜，大總管肯要你們了！」

「多謝你小三子！但不知要咱們幹什麼活？」

「一個拉胡琴，一個演戲！」

宋遠心想如果到初八才進魏家，根本沒有時間計劃，豈非白去，因此忙問：「咱們幾時去魏家？不先排演，屆時如何表演？」

小三子道：「今晚便去，我二哥會來引你們去見大總管！」

「謝謝你！」唐斐又塞了幾文錢給小三子。「待咱們領了工錢，再請你吃飯！」

小三子去後，宋遠緊緊握住唐斐的手，道：「小唐，這是咱們第一次合作，一定要成功！」

唐斐用堅定的語氣道：「一定能夠成功！」

* * *

潛龍伏虎聚首一堂

小三子的二哥就叫小二子，他爹貪圖省事，第一個兒子叫大子，以後的便順序排列，即使千孫百子，也不必爲替子孫安名而煩惱。小二子大概十八歲，人長得高大，大概自小在灶房裡幹活，沾了點油水，身子長了許多肥肉，一張胖嘟嘟的臉龐教人頓生好感，尤其在笑起來時，更叫人心情愉快。

小二子在晚飯後到鎮上，與小三子去找唐斐宋遠，小三子稍作介紹，三人便離鎮去魏家。唐斐和宋遠在來宜興之前已易了容，不虞被人認出來，老黃雀有一絕技，便是有一手巧絕天工的易容術，唐斐和宋遠是其得意門生，自然也將這門絕技學上手。

宋遠化名袁高，小二子信以爲眞，沿途替他倆介紹魏家的規矩。「本來魏老爺是要請大慶榮戲班的，因爲那個班子配搭最齊全，戲寶也最多，可惜大慶榮進京賣藝，臨時只好拉新榮華戲班湊熱鬧，前些時班主與幾個戲子吵架，戲子散了，改搭別的班子，所以還欠幾個角色，嗯，袁大哥演什麼行當？」

「文武老生、武生都在行。」

「那就沒問題了，他們欠的就是一名武生！」

宋遠問道：「小二子，初八日魏家有許多賓客麼？」

「那還用說？太湖十二寨寨主都會來，還有其他武林好友，外加親朋戚友，筵開七十席絕無問題！替魏老爺辦事，他絕不會虧欠你，但他家的規矩嚴得很！這幾天你倆雖然住在魏家，但可不能到處亂跑！」

唐斐道：「還請二哥多多指點。」

「到時大總管自然會告訴你！」

「大總管是誰？」

「大總管、二總管都是魏老爺的堂兄弟，三總管則是魏老爺的內弟。」

「他們都跟魏老爺一樣，能夠飛簷走壁，力敵十人麼？」

小二子壓低聲音道：「聽說大總管魏錦華和二總管魏錦宗武功都十分了得，但三總管却是個文弱書生。魏家的人，懂武功的十分多，要不太湖十二寨總瓢子爲何也得來巴結魏家？」

「魏老爺喜歡看戲麼？」宋遠問道：「他還有什麼嗜好？」

「據我所知喜歡看戲的是老太爺，老爺對女人最喜愛……」小二子忽然又壓低聲音道：「這幾句話你們千萬別說出去！」

唐斐忙道：「二哥放心，咱們不會嚼舌！」說着已至魏府，只見門前氣派非凡，大半院的七級石階，兩旁矗立着一對大石獅子，門簷上掛着幾盞燈籠，站着八位雄糾糾的家將。

小二子道：「咱們下人不能由正門出入，走角門吧！」他帶唐、宋兩人到角門去，伸手去拍門，未幾一個家丁拉開角門，小二子忙道：「這兩位是來幹活的，已經知會了大總管！」

那家丁讓他們進內，道：「大總管在前堂招呼賓客，去找三總管吧！他在帳房裡。」

小二子似乎對魏府地形頗熟，直接帶他們去帳房，誰知剛走了幾步，通道上便出現一個佩刃的大漢，喝道：「去那裡？」

小二子依情實說，那大漢道：「跟我來！」三人隨即跟在他背後，那大漢左穿右插，也不知經過多少房舍，才來至帳房，高聲道：「三總管，小二子有事找你！」

房門拉開，走出一位長得十分白晰斯文的壯年漢子來，問道：「誰是小二子？」

「是小的。」小二子忙自我介紹一番。「這兩位是來拉胡琴和演戲的。已請示過大總管，他叫小的帶他倆來見他，只是他如今在接待賓客……」

三總管楊文不耐煩地道：「我正在忙着，你直接跟勞老闆談吧，他肯用就用，反正戲金咱們早已付了！魏松，帶他們去見勞老闆！」

那位佩刀大漢又引他們到東院，見新榮華戲班的勞老闆。勞老闆還在偏廳排戲，一見到唐斐和宋遠便問：「你倆懂得什麼？」

宋遠反問：「勞老闆，你們今晚演排的是什麼戲？」

「正在排『挑滑車』，你能演高寵那個角色麼？」

「能，就怕未合勞老闆的要求！」

「好，換戲服試一試。」勞老闆又對唐斐道：「你拉胡琴吧！」

唐斐舉一舉手中的胡琴，坐到樂隊那裡去。宋遠換了戲服，開始排練。這齣演是說岳飛愛將高寵，不聽軍令，孤軍深入敵陣，殺得金兵大敗，最後被金國四太子兀朮，利用地形，將滑車推下山，高寵力戰以槍挑車，最後力竭而被車輾斃。整齣戲集中在高寵身上唱腔雖少，但對主角的武打翻撲的功夫要求極高，憑宋遠的武功底子，自然勝任有餘。

勞老闆大喜，道：「運腔雖然未圓熟，但身手倒是沒話說的，好，就用你吧！」回頭又讚唐斐的胡琴拉得夠俏，頗能將戰場的緊張激烈氣氛襯托出來，自然亦被採用。當下議好戲金。便道：「你倆便睡在東院尾房吧，今夜到此爲止，大家先落粧，明天再排一下，後天便得開始上台，每日演三齣，一定要養精蓄銳，以後不許賭錢！」

正在忙亂之際，忽然有人道：「勞老闆，宵夜來啦！」接着只見外面來了幾位下人，手上拿着竹籃。走在最後那一位佝僂着身，走動時身子一晃一晃的，似是其中一脚有問題，這人滿臉皺紋，歷盡滄桑的樣子，但坐在一旁的唐斐，却在無意中發現他眼神充足，雖只一閃而過，已引起他的懷疑：「怎地此人眼神如此明亮，似是一位武林高手？武林高手又怎會在魏府當下人？」

那跛脚漢子一直默默地將竹籃內的東西拿出來，無非是餃子麵條之類的食物，然後又退在一旁。

唐斐一直注視他，可惜他垂着頭，再無發現，回頭要找宋遠，却尚未下粧回來，耳畔聽到勞老闆喚道：「小唐吃麵條！」

唐斐走過去，跛漢似乎向他投過一瞥眼色，轉身向外走去。唐斐捧了一碗麵仍坐回原位。一個敲鑼的老漢問道：「小唐，你以前搭那個班子？」

「我只是玩票的，四海爲家，沒錢的時候，便隨便找點活幹！您貴姓？」

「我就是姓桂！」打鑼的老漢年紀雖不小，但仍甚豪邁，不脫江湖本色。「這跟我倒是一般！」

唐斐輕哦一聲，道：「我還以爲您是新榮華的！」

「剛搭班不久，說明搭半年，還剩三個月，拿了錢便去姑蘇逛逛！你去過沒有？」

「前年就去過了，所謂上有天堂，下有蘇杭，不去蘇杭看看，這一生也算白活了！」

「說得是，說得是。你看我已有一把年紀，再不去恐怕以後未必有機會了！」

說着宋遠也落了粧回來了，他剛才賣力，足足吃了二十個餃子才住了手，勞老闆道：「吃飽了，大家便回房休息吧！」

桂老頭道：「我帶你倆到房裡去！」唐斐和宋遠提起包袱隨他而去。桂老頭引他倆到東院最後一間房，伸手一推房門，門便開了。他一脚跨了進去，伸手摸索着，將桌上的油燈點燃。

燈光一亮，只見房內有兩張床，被褥枕頭一應俱全，木架上還放着兩盆清水，架上掛着毛巾，房內收拾得一塵不染。

桂老頭道：「兩位早點歇吧，我也要回房了！」

唐斐道：「如今還早，何不先坐一會才回去？」桂老頭看來頗愛聊天，聞言坐下，把鞋脫掉。唐斐問道：「大叔那裡人氏？」

「我是泰州人，不過自小便到處流浪，已將近二十年未回過家鄉。」

「你頭一趟來魏府？」

「不錯，雖聞名已久，却在前天才進來。噢噢，進魏府有如入侯門，裡面到底有多大也不曉得！魏老爺這幾年發了不少財！」

宋遠搶腔問道：「這是祖業麼？」

「當然不是！魏老爺是溫州人……」桂老頭忽然壓低聲音：「你們不知道他有個外號叫甚麼『東海遊龍』麼？聽說他們祖上是打魚爲生的，魏老爺小時候也在大海裡討生活，後來不知甚麼原因發了大財才搬來這裡！」

宋遠恍然道：「難怪他有這個外號！」

桂老頭再將聲音壓低：「聽說魏老爺武功十分高强，打遍天下無敵手，所以附近的百姓都有點怕他，幸好他却常捐錢做些好事，其實以我看……唉唉，不說也罷，免得惹麻煩！」

唐斐鼓勵他。「怕甚麼？這裡只有咱們三個人！嗯，大叔認爲他做人有問題？」

桂老頭考慮了一陣，終於說出一句話。「我雖不知他的底細，但憑我閱人的經驗，有錢有勢的人，又豈有一個能保持廉正，又有誰不欺凌弱小的？」他似乎不想多說，長身告辭回房。

唐斐將門關上，把跛漢的情況說了一下。宋遠笑問道：「你因何對他如此注意？」

「不知道爲甚麼，我一眼便覺得他是得深藏不露的高手！」唐斐問道：「小宋，你說會否有人要搶咱們的生意？」

宋遠沉吟道：「有此可能，亦未必這麼巧，在沒有其他跡象之前，無須多作揣測，總之咱們先下手爲强就是！目前小弟最擔心的是，咱們沒有機會了解魏府地形，否則動手之後，如何逃脫？」

唐斐道：「老黃雀若果還想利用咱們的，料會來接應咱們，說到底咱們爲他報了仇！」

宋遠笑而不語，唐斐不悅地道：「你笑甚麼？」

宋遠道：「你以爲老黃雀眞的與魏錦龍有仇？」

「他被魏錦龍打傷，難道還有假的？」

「老黃雀被魏錦龍打傷，有誰看見？很可能是被別人打傷的，更有可能他跟本沒有傷，否則爲何不讓你裹傷換藥？當然這只是推測，誰也不敢肯定！」

唐斐一張臉登時變白，鬢髮齊揚，心情如煮沸了的開水，澀聲道：「他爲何要騙咱們？」宋遠輕笑一聲，唐斐又似被人插了一刀，這句話自己的確問得太愚蠢，老黃雀騙自己，還不是怕自己不再爲他賣命？

「豈有此理，這老狐狸！」

宋遠忙安慰他，「小唐，假如他不騙你，你肯不肯爲他再殺一人以報救命之恩？」

唐斐嘴巴如被人塞了一團臭泥，宋遠的確很了解他，他是個有恩報恩，一絲也不含糊的漢子！良久他才嘆息道：「其實他根本用不着騙我？」

「他要你死心塌地嘛！」宋遠道：「別想得太多了，既來之則安之，如果咱們沒有必勝的把握，便不要勉强動手，反正他又沒有限定時間，咱們大可以慢慢等候機會！」言畢一口氣將燈吹熄。

次日一早，唐斐和宋遠便下床，到東西院中間的小院裡活動一下手脚，當然志不在此，可是又不敢走出這個範圍。勞老闆開門出來，道：「兩位早哩！」

「老闆！」唐斐眼尖，見他房內有一個女人，心中十分奇怪，蓋戲班最忌有女人，因而認定是他老婆。

勞老闆問道：「你們回房去吧，等下魏府會送早飯來！」唐斐和宋遠只好回房，但宋遠却站在窗後偷窺，唐斐心頭一動，也走了過去。

只見勞老闆房內走出一個三十左右的婦人來，荊釵布衣，一看便知是魏府的下人，且是幹粗活的。不過那婦女走了幾步之後，唐斐和宋遠心頭都是一跳，因爲這婦人亦有一身武功！

剎那間，兩人互望了一眼，心中都詫異到了極點！魏府的下人爲何會有一身武功？又怎會跑到勞老闆房內？想不到魏府竟有這許多神秘人物！

宋遠眉頭一皺，道：「她不是魏府下人，但有此武功何須到魏府當下人？」他忽然開門閃了出來，「你在房內等我！」

戲子們都習慣遲起床，庭院裡依然沒人，勞老闆房門重新關上。宋遠向那婦人去的方向急走過去。

東西院中間有一道長廊，長廊直通中院，宋遠見前頭無人，正在猶疑之際，忽覺西院那邊有人影閃動，宋遠反應極快，立即伏在柱後偷窺。

只見一條人影迅速掠來，行動時，雙肩一高一低地起伏着，宋遠心頭猛地一跳，目光望向遠處，只見西院牆角露出一張女人的臉龐，竟是剛才自勞老闆房內出來的那一位！

那人影來得極快，至長廊附近忽將去勢頓住，慢慢走過來，他腿部似有問題，走路一瘸一瘸的。宋遠立即跳出長廊，伏在一叢花林之後，未幾，又見跛漢向中院的方向走去。

宋遠回頭望一望四周，見仍未有人，遂閃回房中，將所見告訴唐斐。唐斐道：「此人必就是昨夜我說的那個跛漢！」

宋遠目光望着牆角，喃喃地道：「魏府藏龍伏虎，咱們必須小心！」

俄頃，忽聽外面的勞老闆喊道：「大家出來拿東西吃飯！」

唐斐開門出去，覺得勞老闆望着自己，目光似有深意，不過他看不出勞老闆是身懷絕技之輩，除非他已臻反璞歸眞之境界，這就使他更加詫異。

早飯吃饅頭，還有小菜和湯，魏府果然有氣派，連給短工吃的東西也很好。當下戲班諸人各領一份回房吃。那跛漢依然目無表情地站在一旁，唐斐和宋遠不斷留意他，不見有絲毫異狀，此人喬裝功夫之深，幾至爐火純青之境！

忽然一個灶房來的大漢喝道：「老蘇，還不把籃子收起來！」跛漢應了一聲，走過來收拾，唐斐和宋遠不便久留也返回房中。來到魏府之後，唯一收獲便是知道有兩位高手混進魏府當下人。而勞老闆的身份也值得懷疑。

飯後又休息了半炷香工夫，才聽勞老闆道：「排戲啦，都出來吧！」

戲子們到偏廳排練，剛起了調，忽然外面走進一名壯漢來，勞老闆忙迎前哈腰道：「總管您好！」

原來那人便是魏府的二總管魏錦宗。只見他目光一凝，在衆人臉上一掃而過，道：「明天開始賓客便紛紛上門，你們便得開始演戲，勞老闆知道自己的責任，咱們付給你的戲金可不少！」

勞老闆忙諂笑道：「咱們有幸能替魏老爺效勞，怎敢不盡全力？您放心，保不令您失望！」

魏錦宗冷冷地道：「魏老爺有一句名言：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我已給至『極品』，甚麼事若能過得去便可交代，但若果出了紕漏……哼哼，您又得小心！」

勞老闆打了個冷顫，忙道：「您放心，包不出紕漏！」

魏錦宗道：「前院的戲台已竣工，你們到台上排練吧，早點熟悉地形，少出紕漏！」

勞老闆連聲應是，回頭喝道：「還不快收拾到前院去！」當下衆人收拾戲服樂器，隨魏錦宗到前院。

這時候，唐斐和宋遠方知前堂那座廣場有多大！廣場的一角搭了一座木戲台，台前放着數十張長板櫈，都是新造的，板櫈上無人，戲台垂着帳幕，但看情況總不會小。

魏錦宗伸手一指，道：「你們自個上台去吧，今午也在這裡吃飯！」

勞老闆帶頭，引戲子們由台側的一道木梯走上去，戲台果然很大，兩側空位又大，是可供樂隊伴奏之用，後台更大，便於化粧和更換戲服。

勞老闆精神一振，道：「速速準備，先排『三岔口』，再排『挑滑車』！」

唐斐隨桂老頭等人到左側坐下，轉琴軫調絃定調，未幾鑼鼓齊響，便開始排練了。戲子們十分落力，但唐斐却心急如焚，若果日日如是，根本沒有下手的機會，這一趟便要是白幹了！

勞累了一天，戲子們重新回東院休息，因爲明日午後便開始演戲，因此勞老闆千叮萬囑，不許戲子們賭錢，以免影响精神。

唐斐和宋遠坐在房內發悶，他倆都是有經驗的殺手，在沒有把握之前，絕不會輕舉妄動。唐斐忽然道：「假如明天魏錦龍也來看戲，咱們動不動手？」

宋遠道：「有機會當然要動手，只担心逃跑的問題！不過那裡靠近圍牆，也不是完全沒有機會！」

唐斐道：「屆時我看你的眼色行事就是！」

宋遠吸了一口氣，道：「那就由我作決定，小弟動了手之後，你才配合！」當下定決心之後，兩人便寬衣睡覺。

次日上午休息，午飯却提早吃，午時便上台準備，未牌時分便開鑼。鑼鼓響了三遍，帳幕慢慢拉開了，只見台下坐了百多個人，既有府內的人，也有賓客。

今日演的是折子戲，第一齣是「三岔口」。到會賀壽，爲求雅俗共賞，通常都演武生戲，鑼鼓聲亦襯起熱鬧的氣氛。

鑼鼓响了之後，台下的觀衆越來越多。戲子們一來戲金豐厚；二來又懾於魏家的勢力，因此演得十分賣力，搏得不少掌聲。

一齣「三岔口」終於落幕，接着便輪到宋遠担綱的「挑滑車」登場，鑼鼓不斷地响着，台上一片熱鬧緊張，台下也熱鬧得很，魏府下人不斷送遞點心，就在此刻，大門那邊傳來一聲吆喝：「端木少俠駕到！」吆喝聲一道接着一道，一直傳到大廳裡。

台上的帳幕又再拉開，金兀朮率領金兵金將走過場，接着便是岳飛上台點將，八大名將盔甲鮮明，好不熱鬧。

大廳內的魏錦龍帶着總管魏錦華、兒子魏高、魏峨，還有貼身保鏢「拚命雙槍將」顏懷義出廳走向大門接迎貴賓！

魏錦龍名頭响，爲何會爲一位「少俠」降尊紆貴！

只見大門外立着一位白衣青年，身材頎長，臉目俊朗，英氣勃勃，令人不敢迫視。那青年一見魏錦龍忙道：「魏老爺您來得正好，貴價竟不准在下進內，眞是豈有此理！」

魏錦龍打了個哈哈。「端木少俠眞會說笑！這是魏某再三交代過，若少俠駕臨，必須火速通報，魏某一定親自迎接！」

「這就是你不對了，教在下白白站了好一陣！」

魏錦龍哈哈笑道：「是魏某不對，待會兒魏某自罰三杯酒！少俠請！」

白衣少俠指一指魏錦龍的兒子，問道：「這兩位是令郎？」

魏高道：「小弟魏高，舍弟魏峨。久

聞端木越大名，如雷貫耳，今日一見果是人中龍鳳，令小弟敬仰不已！」

原來這端木越乃昔江南總捕頭「笑面神鷹」管一見手下大將端木盛的兒子。端木越除了家學之外，又拜皇甫雲爲師，更得管一見指點。

皇甫雲亦爲管一見手下大將，隨管一見出生入死，破了不少大案，聲名不下端木盛之下，端木越一身得幾家眞傳，因此年紀輕輕在江南一帶已闖下極大之名頭。武林中人又因其背景，更對他青睞有加，幾許年輕女俠更視之爲夢中情人。

管一見與江北總捕頭「神眼禿鷹」沈鷹退出江湖之後，他倆手下一干大將亦跟着歸隱，但近來端木盛等人靜極思動，偶爾也會下山走動一下。很多舊雨新知都欲聘他們查案，但都被婉拒，不過他們又讓下一輩接手，故而端木越近年來亦已破了不少疑難大案，連六扇門內的人都要給他們幾分面子。

當下端木越隨魏錦龍入門，耳邊聽着鑼鼓聲，遂問道：「魏老爺請戲班到會賀壽？」

魏錦龍謙虛地道：「可惜請不到好的戲班！」

這時候宋遠已出場，正在大戰番兵番將，雖然一身盔甲，但翻騰撲打乾淨俐落，難度之高，戲迷未曾見過，是以喝采聲和掌聲，震耳欲聾。

端木越看了幾眼，輕咦一聲，道：「這高寵不錯嘛！哎，連胡琴也拉得花俏精神，不俗不俗！」

魏錦龍道：「原來少俠還是戲迷，失察失察！咱們進廳先喝杯茶再來看吧！」

端木越笑道：「何必多此一舉？難道在台下不許喝酒飲茶？」說着向台下走去，魏錦龍只好在前引路，邊吩咐堂弟魏錦華着人侍候茶水點心。

魏錦華交代了下人之後，走在最前面，到前面那一排道：「誰肯讓一讓座位！端木少俠要看戲。」

端木越是名門之子，如何肯做這樣的事？忙道：「大總管不必客氣，在下坐在後面就行了！」

可是魏錦華一開腔便有好幾個人站了起來，把中間的幾個座位讓出來，魏錦龍邊向賓客道歉，邊安排讓位的人坐到第二排去，又把府內的人趕到後排去。台下頓時一陣忙亂。

魏錦龍一手搭在端木越的肩上，道：「少俠，來來，咱們到前面去！」

端木越雙脚運勁抵住地，硬是不動，正容地道：「魏老爺，您這樣做是在折我的福！請您叫他們坐回去，在下坐在後面就行！」

魏錦龍如何肯依？道：「少俠這樣就是看不起魏某，快請坐！」台下的情形，台上的宋遠都看在眼中，連坐在幕側的唐斐也知道魏錦龍在台前，心頭不由一陣緊張，胡琴節奏不覺快了起來，錚簫鑼鼓齊跟着他。

端木越還是不肯，道：「魏老爺，你再這樣，在下寧願不看了！」

說着一個丫頭捧着茶水來，背後一個女僕正捧着一盤點心跟着來。宋遠眼尖，認得那女僕便是昨早到勞老闆房中的！目光登時一亮，幾乎忘記閃避，差一點便讓一個番兵的槍刺個正着，台下觀衆如何知道底蘊，只道他故意賣弄，剎那間爆出一陣喝采聲！

而這時候，端木越和魏錦龍安正在推讓之間，忽然那名女僕越過丫頭走上來，道：「老爺，先吃點點心再說吧！」

魏錦龍頭也不回，伸手一推怒道：「你瞎了眼麼？讓開！」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女僕一手自木盆下翻了出來，手上已多了一柄匕首，手起刀落，插向魏錦龍的脅下！

這一刀疾如閃電，而且變生肘腋，魏錦龍面對端木越，根本不知發生了何事！與此同時，端木越却看得分明，可是欲救無從，手臂又不夠長去拉魏錦龍，急中生智，迫得飛起一脚，向魏錦龍掃去！

魏錦龍做夢也想不到端木越會踢自己，登時被踢個正着，同時脅下覺得一涼，隨即倒地，這剎那他才見到一串血珠自身上飛起！

那女僕一刀不能取其性命，標前一步，一彎腰，第二刀又向魏錦龍的胸膛插下去！

千鈞一髮之際，只見魏錦龍隨身保鏢顧懷義飛前，一脚飛起，蹴向女僕的心窩！那女僕咬一咬牙，右手匕首去勢不變，左手橫臂一格，不料顏懷義那一脚力道之猛，實在出乎其意料，便覺手臂一痲，嬌軀已被彈退幾步！

這些事寫來慢，但實際上疾如閃電！直至此刻，台下觀衆才知道發生了怎麼一回事，剎那間發出一陣驚呼聲！

台上的戲子們居高臨下，亦看得清楚，鑼鼓齊停，宋遠大喝一聲：「出了大事啦！」邊說邊用力將盔甲卸下。唐斐抓着胡琴衝出台。

宋遠叫道：「快抓住兇手！」

那女僕被顏懷義迫退之後，知道今日難以成功，又見端木越也向自己迫過來，遂洒出一把梅花針，向大門飛去，誰知大門外有許多家丁家將，聞聲湧了進來，那婦人大驚，轉向內堂飛去！

魏錦華將魏錦龍交給魏高魏峨倆兄弟，大聲呼道：「大家別慌，凶徒跑不掉的！」

端木越是賓客，不便動手，站在一旁觀望。宋遠和唐斐趕至，宋遠伸手往懷內掏，道：「咱有少林寺的療傷聖藥！」偸偸又向唐斐打了個眼色。

魏峨喜道：「快把藥拿來，藥金少不了你的！」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唐斐伸手拔出琴杆，杆尖裝有四寸長的利器，他手腕一翻，尖端已刺進魏錦龍的胸膛！

魏高和魏峨自小在父蔭之下生活，事事如意，事事有人照顧，幾時經歷過這等場面？在毫無防備之下，讓唐斐輕易下手！

唐斐和宋遠雖然混進魏府，但連魏錦龍都未見過，根本無從下手，却料不到因利乘便，輕易得手，心頭又驚又喜，喜的是已完成任務，驚的是未知能否乘亂逃出魏府！

端木越在旁救援不及，驚呼道：「這是同黨！」

唐斐揮動琴杆向外殺去，前面却為端木越所阻，附近的魏府家丁家將都湧了過來，端木越喝道：「速速放下兵器投降！」

背後的宋遠忽然喝道：「伏下！」唐斐依言弓着腰，宋遠自後拋出一把毒針，又喝道：「退！」

端木越見毒針飛至，連忙閃身讓開，唐斐乘機倒退，問道：「為何要退？」

宋遠道：「衝不出去了，只好進內堂，還有一線生機！」唐斐隨即明白宋遠要進內堂的目的，當下兩人立即向大廳方向奔去。

剛才那女僕亦向內堂疾奔，由於事出突然，即使有人倉猝攔截，也擋不住其銳氣，被她衝了進去，可是魏府的家丁家將數量極多，一時間如何能夠擺脫糾纏？

就在此刻，屋頂上忽然出現了一個人，雙手連揚，拋下了無數的暗器，家丁們紛紛被打中，女僕乘機進內。那男人叫道：「到原訂之地等我！」他繼續拋射暗器，之後在屋頂上跳躍飛奔吸引魏府家丁的視綫。

俄頃，唐斐和宋遠亦已衝了進來，宋遠搶了一把刀，與唐斐並肩拚殺。唐斐喝道：「擋我者死！」

只聽慘叫聲四起，又聞魏錦華的呼聲：「大家不用急，先將他們圍住，便不怕他們飛上去！」

唐斐和宋遠必須衝進內堂，若能擄到魏老太爺，便有機會逃出生天，可是內堂亦有許多家丁如潮水般湧了過來，喊聲震天！

唐斐吃了一驚，問道：「小宋，如今怎辦？」

這次行動，事先根本沒有準備，可以說是突發的！是故宋遠在此情況下，也不知怎辦。

可是忽然有人道：「快跟我來！」

唐斐和宋遠聞聲望去，只見牆後有個男人向他們招手，正是那位跛漢！唐斐和宋遠心裏電閃，覺得對方若想陷害自己，根本不必現身指點，因此交換了一下眼色，便一齊向那邊衝殺過去。

唐斐出手凶狠，擋者披靡，宋遠則不斷發射毒針，中針者都痛得哇哇大叫。眼看就快脫困，忽然背後傳來一聲大喝：「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唐斐一回頭，見一條彪形大漢手提一對短槍，如風衝至，不用問也知道來者是魏錦龍的保鏢「拚命雙槍將」顏懷義。

顏懷義深受魏錦龍大恩，大志以命相報，不料魏錦龍竟會在自己家裏被人刺殺，不但顏錦龍沒有準備，他自己亦做夢也料不到，因此連雙槍也沒有帶在身上，他被女僕溜脫，回頭又知唐斐宋遠是同黨，便回房取槍趕了過來！

那些家丁家將見顏懷義趕到，精神都是一振，鼓起餘勢重新將唐斐和宋遠圍住。顏懷義標前幾步，雙槍如白蛇出洞，分取兩人。

唐斐喝道：「讓小的來對付他！」他回身手腕一抖，一劍兩式，將顏懷義雙槍盡皆擋開。

懷義雙眼佈滿紅絲，手臂一沉，右槍向上斜刺，喝道：「今日若讓你倆逃脫，顏某便自刎謝世！」

唐斐冷笑道：「這倒不必你自己動手，唐斐願意代勞！」他手中的琴杆時而使出槍法，甚至夾了判官筆法，招式之凶狠毒辣，連「拚命雙槍將」顏懷義也自嘆不如，這並不奇，因為是殺手，殺手的招式雖然不好看，卻非常實用。老黃雀教的絕不是為了強身的武功，而是殺人的武功！

顏懷義歇盡全力，不但佔不到絲毫便宜，反而逐漸落了下風，不過唐斐心情比他還焦急，因為躭得越久，逃出魏府的機會便越微！

宋遠外表斯文，但論到心腸之狠，猶在唐斐之上，他知道家丁家將不是眞正肯為魏錦龍賣命的，因此一出手絕不留情，殺傷了幾個人之後，包圍圈果然擴大了，可是仍未能脫困。

就在此刻，遠處又傳來了魏錦龍的聲音：「快，他倆還未離開！」

唐斐和宋遠大急，可是這當兒兩院突然冒起一股濃煙，魏府上家丁家將都驚呼起來。只聽端木越道：「大總管，你去救火，我去捉拿凶手，別中了他們的狡計！」

語音剛落，忽然牆頭上洒下了一片金錢鏢，有人道：「快衝！」三柄飛刀成品字形直取顏懷義，顏懷義只好退開一步，揮槍將之擊落，唐斐卻乘此退後轉身，與宋遠衝破圍圈，由通道穿入中院。

只見前頭那跛漢在向他倆招手，他一腳不方便，但行動依然迅捷非常，唐斐和宋遠無暇思索，緊隨其後。

跛漢向起火的西院衝進去，一腳踢開一扇房門，回頭道：「快！」

唐斐首先進房，問道：「你到底是不是要救咱們？怎麼跑進這裡？」

跛漢將炕上的牀板揭起，道：「跳下去，等下再說！」在此情況之下，唐宋兩人只好遵令，原來下面有一條地道。

跛漢最後一個跳進炕裡，卻放火將炕上的被褥點燃，最後才走下地道。地道的入口有塊鐵板，他小心將鐵板關上閂好，然後躍下與唐斐宋遠相會。

宋遠道：「這裡始終會被發現！」

跛漢舉着火摺子閃身走在前頭，道：「跟着我！」

唐斐道：「你到底是什麼人？為何要幫助咱倆？」

跛漢一言不發，急步而行，那地道忽然彎曲起來，約莫走了三四十丈，他忽然停住，拾起地上的一塊石頭，在壁上敲打，未幾「胡胡」一陣響，壁上現出一道石門，門內站着一個人，正是那女僕！

女僕低聲問道：「上面的人追來了沒有？」

「沒有。」

女僕推上石門，那裡又有一條地道，不過却很狹窄而又簡陋，而且只有二三丈長，跛漢又走至壁前，道：「你倆用力推開這塊石！」他指指壁上的一塊石頭。

唐斐宋遠交換了一個眼色，一齊走前，四掌抵在石上用力一推，那塊石頭應聲陷了進去，接着一陣臭氣迎面吹來，令人欲嘔！

宋遠問道：「裡面是什麼地方？」

跛漢道：「是通水道，快鑽進去！」

唐斐首先鑽過去，那頭果然是條通水

道，高約五尺，寬三尺，水深三尺，臭得令人難以呼吸，他索性閉住呼吸。跛漢的聲音又自後傳來：「轉左直行！」

唐斐也摸出火摺子來，亮着火走在前頭，四人一脚高一脚淺，一口氣走了兩三里路，跛漢又道：「停！」

只見他走前兩步，伸手指一指頭頂上的一塊石板，石板四周有隙，有微光透下來，唐斐吹熄火摺子，雙掌抵住石板，慢慢站直，石板離地而起，一道陽光照了下來。

唐斐敏捷得就像一頭獅子，他雙手扳住邊緣，一用力，上身已探出去，此處靠近一條小河，附近無人，他一躍而上，道：「快！」

眨眼間四人都爬了上去，用力地喘着氣，泥土和青草的芳香，比那些臭水可愛得多了！

跛漢將石板放回原處，向四周看了幾眼，瘸着腿向前跑，道：「快來！」

＊　＊　＊

河畔有一棟幢青石房子，孤零零地矗立着，走過去一看，原來是座河神廟。

廟小而失修，不見有香客，跛漢對此處似乎十分熟悉，鑽進香案下，又揭起一塊石板，道：「魏府的勢力十分龐大，先下去躲避一下！」

唐斐和宋遠一直都受其擺佈，至此地步更加不會反對，這次由宋遠先跳下去，原來下面是座石室，長丈半，寬八九尺，地上鋪了乾草，還放着很多乾糧食水，也不知通氣設備如何搞好，居然沒有氣悶之感。

跛漢最後一個跳下去，唐斐道：「多謝閣下相救之情，異日有機粉身必報！但尙未請教恩公高姓大名！」

跛漢哈了一聲，笑聲悲凉。「我的名字早已忘記，人人不是叫我跛漢，便是叫我老蘇，至於……」

他語還未說畢，唐斐已向他長長一揖：「多謝蘇大哥救命之恩！」宋遠亦上前拜謝。

老蘇忙道：「免了免了，你幫咱們殺了魏錦龍，蘇某還未答謝你呢！」。

宋遠道：「咱們殺魏錦龍與你無關，閣下何須道謝？嗯，兩位與魏錦龍有什麼仇恨？」

老蘇道：「彼此萍水相逢，咱們不問你，你又何必問咱們？」

宋遠笑道：「在江湖上跑過幾天的人都淸楚，知道越多秘密、越多隱私的，越不安全，不過這幾天難道大家便一直無言以對？」

唐斐轉頭問女僕，「尙未請教女俠的姓名，在下唐斐，這位是敝師兄宋遠！」

那女僕道：「我是爲拙夫報仇的，兩位的大名我知道，不過……」

唐斐和宋遠心頭均是一跳，齊聲問道：「女俠怎會知道賤名？不過什麼？」

女僕忽然哈哈大笑，笑聲充滿了嘲弄，良久方反問：「我若是女俠，兩位能否稱大俠，殺手也配當大俠？」

唐斐和宋遠幾乎跳了起來，臉上都變了顏色，兩人交換了一個眼色，暗中運勁於臂，準備殺人滅口——他們的底細若被人揭穿，還能在江湖上混？

女僕又是一陣大笑：「兩位的膽子也太小了，亦太沒出息了，偷偷摸摸的殺手總成不了大器，老黃雀本身如此，他所調教的徒弟至今猶如此！」

這幾句話更教唐斐和宋遠心內詫異至極！天下人雖多，但知道老黃雀的人直如鳳毛麟角！

誰知老蘇居然說漏了一句話：「什麼？你倆也是老黃雀的徒弟？」

到底宋遠比較仔細，腦海裡靈光一閃，道：「恭喜蘇師兄，原來蘇師兄尙在人間，咱們還以爲你已經……」

老蘇臉色一變，道：「什麼蘇師兄？誰認得你！」

宋遠一字一頓的道：「蘇振武師兄！昔年奉老黃雀之命去嶗山殺『九環金刀、三把飛刀』藍晴空的蘇振武師兄，想不到蘇師兄詐死之技如此巧妙，連老黃雀也瞞過，小弟佩服之至！」

唐斐啊地失聲驚呼，「蘇師兄請藍晴空協助？只是他怎肯助你這位殺手？」

那女僕輕輕一嘆：「同是天涯淪落人，蘇師兄又何必當而不認？」

老蘇長長一嘆，聲音充滿了痛苦。「不錯，我就是蘇振武，也是你們的師兄！」

唐斐和宋遠登時興奮起來，女僕接道：「愚姐就是丁鈴鈴！」唐斐和宋遠又啊地驚呼一聲。

丁鈴鈴苦澀地一笑。「你們大概亦以爲愚姐早已死了吧？」

唐斐道：「不錯，老黃雀說你死在苗疆的桃花瘴之下！」

丁鈴鈴道：「見鬼！愚姐是趁着去苗疆時，找機會擺脫老黃雀的，以後一直改名換姓，嫁夫生子做個平凡的女人！」

宋遠道：「未知姐夫是誰，又怎會替魏錦龍結下樑子？」

「你姐夫叫盧叫天，是個戲子，兩年前，魏錦龍看上他戲班內的一位小伙子，强迫他做魏錦龍的『相公』，你姐夫爲人正直，抱打不平，遭了魏錦龍的毒手！」

唐斐呸了一聲。「原來魏錦龍那厮還有斷袖分桃之癖，眞該死，今日倒沒枉殺了他！」

「愚姐一直尋思報仇，後來發現了蘇師兄，承他幫助，趁他爹要做大壽，混進了魏府，不過今日若非得兩位師弟相助，也難以得償所願！」

唐斐嘆息道：「眞想不到，咱們師兄弟在此認識，可惜無酒，否則眞該喝個痛快！」

「誰說沒酒？」蘇振武爬了上來，向牆角走去。

丁鈴鈴道：「你們不認識我，但愚姐卻還記得你倆，只是當時你倆年紀尙小，而後來彼此又被老黃雀分開居住，所以再沒見過而已，不過你倆的名字愚姐倒是記得的！適才聽了你們的名字，再想起你倆的招式，估計沒有認錯人，所以大膽出言相試！」

宋遠道：「原來如此！」

說着蘇振武已拿了一小罎酒來，又用碗舀了，自己首先喝了，再將碗遞與唐斐，唐斐喝了之後，又遞給宋遠，最後則是丁鈴鈴。唐斐道：「適才丁師姐說得有理

，咱們雖然今日才認識，但同是天涯淪落人，同是捕蟬的螳螂，又是同門師兄弟，得好好慶祝一下！」

蘇振武問道：「是老黃雀着你們來殺魏錦龍的麼？」

宋遠將來龍去脈扼要地說了一遍，問道：「蘇師兄怎麼會在魏府當下人？」

「蘇某已是個殘廢人，不躭在魏府還有什麼地方好去？再說魏府是棵能遮蔭的大樹，躲在裡面安全得很！」

唐斐忙道：「蘇師兄怎弄得是殘廢人？」

蘇振武道：「愚兄總不會胡說八道，當年老黃雀命我去殺藍晴空，誰知我在下手之際，認出他身上的一件信物，原來他竟是我表哥，當然老黃雀不知道，否則也不會派我去殺他。表兄弟相認之後，難免提及身世，表哥便與我殺了嶗山妖道，再將他扮成我，梟了首級，然後由表哥宣稱殺死了殺手蘇振武！」

「原來如此，但不知蘇師兄的脚又為什麼會傷了？」。

蘇振武續道：「我表哥本要我留在嶗山山莊，但蘇某恐會連累他，故此只盤桓了幾天便離開了，不料在半途遇到响馬，半生賣命得來的財產被洗劫一空，還被挑斷了一條脚筋，以後雖然續回，但已不如常人俐落！」

說到此，他苦笑一聲，道：「所謂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也許我反而因此而逃過大難也未定！」

唐斐訝然道：「師兄此語令人難明，可否詳細解釋一下？」

蘇振武哈哈了一笑。「我雖然瞞過了老黃雀，但未必能夠瞞盡天下人，這脚一跛，起碼人家不會懷疑！」

宋遠問道：「師兄半生積蓄，被响馬劫去，為何事後不想辦法報仇？」

「算啦，起初我也憤憤不平，但後來回心一想，那些錢都是骯髒錢，失去也沒什麼，說不定這是報應！」

蘇振武苦笑一下，道：「也許你倆會認為我沒志氣，不過……唉，也許彼此對調位置，你倆也會同意愚兄的看法！」

唐斐和宋遠聽了這話還是不明白，覺得他頹喪得沒來由。半晌，宋遠又問：「未知蘇師兄替咱們找到師嫂沒有？」

唐斐接問：「蘇師兄可知咱們還有什麼師兄弟，尚在人間的？」

「愚兄自顧不暇，還管得那許多？」蘇振武輕嘆了一聲：「蘇振武調教出來的弟子，彼此之間有什麼感情？愚兄與丁師妹也是在偶然的情況下相逢的！」

唐斐乾咳了一聲，問道：「丁師姐，那天早上您……好像，好像從勞老闆房內出來……他也是蘇振武的弟子？」

「不是，那是外子的朋友。」丁鈴鈴雙頰微紅，道：「他知道我混進魏府是要為夫報仇，那天早上我去問他演出的日期和時間，然後央求梁媽媽讓我到台前遞茶送水，以便找尋機會！」

蘇振武道：「梁媽媽是專門負責安排女短工的工作的。」

宋遠道：「哦，原來如此！」

唐斐忽然叫了起來，「哎呀，不好！咱們這一鬧未知會否連累勞老闆和小二子？」

丁鈴鈴微微一笑，道：「你心地倒還不錯！勞老闆是跑慣江湖的，他自有應付之法，咱們不必擔心，萬一有事，日後還可以再想辦法搭救！」

蘇振武道：「今日端木越在場，他秉正廉明，不會冤枉無辜，只是你倆以後遇到他可得小心！」

宋遠忙問：「這人當眞這般厲害？」蘇振武還將端木越的底細說了一遍。

宋遠道：「對啦，差點忘記，這地下室是蘇師兄建的？」

「一是愚兄在無意中發現的，魏府的地道也是我發現的，後來才挖開那段通經水渠的地道，以備不時之需，那知居然用得上！」

蘇振武和丁鈴鈴互望了一眼，一齊搖頭，反問：「難道你倆知道？」

宋遠嘆息道：「咱們就是不知道才會問你倆！」

蘇振武道：「當殺手儘管你殺的都不是正派中人，但始終不會有好結果的，你倆還是想辦法，趁早離開老黃雀吧！」

丁鈴鈴接道：「蘇師兄說得對，事在人為，天下間沒有辦不成之事！嗯，不過兩位見到老黃雀，千萬別說見到咱們兩個！」

唐斐激憤地道：「這還用得着師姐叮嚀？咱們也是受害人，若出賣師姐和師兄，還算得是人麼？」稍頓又問：「蘇師兄，魏府你是去不得的，今後有何打算？」

「愚兄孑然一身，何處不可為家？我今生從未去過嶺南，乘此機會去看看也好。」

「丁師姐呢？」

「愚姐有個孩子，倒需要妥善安排一下。」

宋遠道：「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咱們準備在這裡躲多少天？」

蘇振武想了一下，道：「三天。」

過了三天，地室內的食糧已盡，唐斐和宋遠因為帶了易容藥在身，所以四人先易了容。宋遠道：「待小弟先上去看看！」

他首先推開石板爬上去，小廟依然不見一人，再到廟外觀察了一下，遠處還有幾位荷鋤下田的農夫，沒有扎眼人，便回頭通知蘇振武等人。

當下四人出了廟，蘇振武道：「咱們是分開走，還是一齊行動？」

唐斐道：「在未脫離危險地帶之前，當然一齊行動，有難也可以互相照應，蘇師兄，你說咱們該走那一條路？」

蘇振武沉吟道：「魏府必有人把守住河道，咱們不可過河，還是先北上吧！」丁鈴鈴似有異議，但猶疑了一下，終於忍住不言，隨後而行。

四人急步行了一陣，僥倖平安，這時候，日已近午，丁鈴鈴道：「咱們雖然易了容，但還是這套衣褂，始終不大方便，尤其是宋師弟身上還穿着戲服！」

唐斐道：「前頭有座村落，待小弟去買幾套衣褲，你們先在此等我！」當下他走進一條小村，向農戶買了幾套衣服和一包乾糧，再匆匆回來。

四人換了衣服，吃了乾糧，全速前進，宋遠道：「這附近有農村，咱們還是匿

在附近，待晚上再走吧，莫功虧於一簣！」

蘇振武同意，當下便躲在一座小村後，至正午時分，忽見外面來了一羣人，却是太湖的西山寨嘍囉，到村內查問了一陣，又向遠前去。

唐斐道：「幸好咱們沒有魯莽，看來太湖十二寨與魏府的關係十分密切。」四人不敢進村，一直至黃昏才由丁鈴鈴進去向人買了幾個地瓜裹腹，然後連夜展開輕功急馳。

如此晝伏夜行，去了四天，方繞了一圈，乘船到蕪湖城。一進城，宋遠又去買了幾套衣服，然後分先後投店。到此地四人都認爲已安全，因此心情大佳，唐斐道：「今晚咱們去吃一頓好的，好好慶祝一下！」

宋遠道：「咱們能夠認識蘇師兄和丁師姐，這件事便値得慶祝了！」

蘇振武道：「以後咱們還是朋友相稱較好，當老黃雀的徒弟又不是光采的事！」

唐斐等人都不反對，丁鈴鈴却道：「走了這許多天，一身風塵，先洗澡吧！今晚再見！」其他三個男人只好回房。

他們三人住一間大房，唐斐道：「不如咱們去澡堂洗澡吧！」

宋遠第一個贊成，道：「反正時候還早，最好找個小妞泡一泡，不如去青樓裡洗吧！」

蘇振武道：「你們去吧，愚兄留在客棧裡洗就是！」

宋遠忙道：「蘇兄對女人不感興趣，咱們就去澡堂洗吧！」

蘇振武苦笑道：「愚兄實在去不得那種地方……」

唐斐訝然問道：「是丁師姐不許你去麼？」

「胡說，她是個好女人，你想到那裡去了！」

宋遠乾咳一聲，道：「小弟雖然不知道你們的關係，但那幾天在地下室裡，小弟發覺師姐對你好像還有點意思……其實這也沒有什麼問題，你還未有家室，師姐又沒有丈夫，且大家又是同門……」

話還未說畢，蘇振武揮揮手，道：「你們越說越離譜了！老實說，愚兄已不能人道了，又怎會……」

唐斐和宋遠異地交換了一個眼神，蘇振武雙眼忽然噴出怒火：「這都是拜那些響馬之賜！」

「那些狗賊眞是混賬！」唐斐和宋遠却明白了他頹喪和自稱是殘廢人的意思。

蘇振武揮揮手，道：「你倆速速去吧！」唐斐和宋遠只好留下他，問了小二去蕪湖城最大的一家青樓，泡了一個時辰才回店。

誰知到了店外，唐斐忽然指一指墻頭，低聲道：「小宋，你看！」只見墻頭上嵌着幾枚金絨線！

宋遠心頭一跳，脫口道：「蘇兄好像是用金絨線的，未知他們……」

唐斐未待他說畢已道：「你由店口進去，小弟翻墻，快！」他飛身一掠，左手在墻頭上輕輕一扳，身子已輕輕巧巧地翻進墻內。

墻內是一條窄窄的通道！唐斐那間房的窗子向正着通道，窗子緊緊關着，裡面毫無動靜，唐斐自己也覺得好笑：「眞是杯弓蛇影？我幾時變得如此胆小？」他伸手推推窗子，不能動彈，這時候却聽到房內水聲，當下又繞到門前，只見宋遠也到了。「怎樣？」

唐斐道：「裡面有水聲，蘇師兄另似乎還在洗澡，咱們等下再進去吧！」

宋遠眉頭一皺，道：「奇怪，一個時辰還未洗好澡？這裡面有沒有問題？」

唐斐心頭一動，目光向四周掃射，忽覺瓦頂上似乎有人，當下邊向宋遠打手勢，便道：「有什麼問題，也許店內沒有熱湯，要臨晚燒，躭誤了不少工夫！」

話音剛落，宋遠已斜飛一步，足尖一頓，身子拔空而起，躍上屋頂。而唐斐則標前一步，一脚將房門踢開！

「砰」的一聲，房門洞開，只見床上坐着一個人，用脚去拌床前澡盆裡的水，身上提着一把劍，與此同時，門後忽然發出一聲輕呼，唐斐反應極快，一擰腰，以足踭用力壓住門板，喝道：「你們是誰？」

床上那人一躍而起，道：「來捉凶手的！」

唐斐聞得屋頂上有兵刃碰撞聲，惡向胆邊生，反手一劍劃進門板，縫隙裡立即湧出一股鮮血。

說時遲，那時快，床上那赤足漢子已撲到！唐斐大喝一聲：「看！」左手輕揚，那人大驚，硬生生將身形頓住，揮臂在身前佈下一道嚴密的劍網。

唐斐左掌根本沒有暗器，那人一阻擱，他已拔出劍來，標前揮劍急刺，他目光準，動作快，劍網中只有一線空隙，他的劍刃便破網而入！

唐斐的劍法以快制勝，另有「疾如風」之外號，那人被其氣勢所懾，跟蹌而退，他一退，唐斐隨之逼進，喝道：「快說，房內的人去了何處？」

那漢子獰笑一聲，道：「他早已被端木越送進官府裡地了！」

「那就拿你來塡命！」唐斐雙眼盡赤，劍勢更急更猛，只聞「噹噹」的一陣劍刃碰撞聲過後，挾着一聲慘叫，唐斐的劍尖已劃過其胸膛！

劍刃一進胸膛即又拔出，帶起了一串血珠，赤足漢子捂胸而退。唐斐喝道：「撒劍！」手臂一橫，長劍急削其手腕，赤足大漢執劍而退，唐斐劍刃一沾其腕即收，再飛起一脚將其掃倒。

赤足大漢胸前鮮血不斷自指縫裡漏出，唐斐踏前一步，劍刃抵在其喉頭，問道：「快說實話，即替你療傷，是誰派你們來的？你叫什麼名？」

「是……白，白衣……」話未說畢，赤足大漢已經氣絕。唐斐咬一咬牙，喃喃地道：「白衣少俠端木越，你我本無仇，你何必迫人太甚！」忽然回身奔向大門，只見地上躺着一個蛇頭鼠眼的漢子，胸膛一片血跡，早已斷了氣！

唐斐頓一頓足，飛身出店，躍足屋頂，只見上面空空如也，宋遠已不知去向！

唐斐這一驚非同小可，極目四望，下面已傳來人聲，知道店裡的人已發現，遂向前奔走。他在屋頂上跳躍彈飛，越過四

五棧頭房，方見下面小巷裡有一條漢子，却是宋遠，便躍下身子，問道：「屋頂上是不是有人？如今人呢？」

宋遠道：「他們有三個人，剛溜掉了，正去找尋，你到房內有何發現？」

「房內有兩個人都被我殺了！」唐斐咬牙道：「他們說是的端木越派來的，蘇師兄已被他擄進官府！」

宋遠臉色大變，道：「端木越眞的如此神通廣大？小弟不信！」

「不信也得信，小弟絕對沒有聽錯！」

就在此刻，巷口已傳來一陣脚步聲，有人道：「凶手就在裡面！」

宋遠回頭見巷口來了幾位捕快，忙道：「快跑！」兩人撒腿便跑，轉過幾條小巷，終於擺脫了後面的追兵，而出了蕪湖城。

唐斐道：「蘇師兄對咱們有救命之恩，他被送進官府裡，咱們理應去救他！」

宋遠皺一皺眉道：「問題是咱們不知道他被囚在那座官府裡！」

唐斐道：「料還在蕪湖城內，小宋，你有胆量與我再走進城去一趟麼！」

宋遠微笑一怔，道：「咱們既然合作，自然得共同進退，蕪湖城又不是什麼龍潭虎穴，有何不敢？不過我們可得先『改容易服』一番才進城！」

* * *

當唐斐和宋遠到客棧外，天色已黑，只見外面圍了許多人，還有一隊官兵在把守，一個小二站在門口，宋遠走前問道：「小二哥，店內發生了事？不做生意了麼？」

小二臉色青白地說：「剛才有人在小店打架，嗯……死了兩個人，官府正在調整。」

「是强盗來搶劫麼？」

「好像不是這回事……殺人的本來是住在店內的，被殺死的人却是外人。」

宋遠大叫一聲，道：「哎唷，這凶手怎地如此殘惡，就算有强盗來搶劫，也用不着殺人，就算要殺人，也不該在店內殺嘛！嗯，凶手有幾個？」

「客官說得是，這兩天咱們還能做生意麼！」小二說：「凶手是兩個……」

「你看見麼？」

小二口吃似的道：「小的怎看得見？不過他們是三個人一齊來投店的，不過有客官只見到兩個逃亡，另一個不知去向！」

「之前難道完全沒有徵兆？」

「那兩個疑凶黃昏前出店，回來便發生這件事，而另一個腿部有毛病的沒有出店，但事後也不見了！」

宋遠忙再問：「會否那腿部有毛病的漢子被强盗殺害，他同伴爲他報仇才殺人的？」

小二道：「這個便不知道了，官府還在調查，店內的夥記却沒聽到什麼聲息。」

一個官兵走了過來，喝道：「讓開讓開，你問得這般詳細，莫非與凶手有關係？」

宋遠忙道：「小的剛剛進城，怎會跟凶手有關係？唏，您眞會說笑！」

官兵喝道：「既然沒有關係，便趁早滾吧！」宋遠和唐斐只好退出人羣，兩人到附近的一家小店投宿，又匆匆去酒樓吃飯，打探消息。

酒樓裡的食客，都是議論這件事，只是竟無一人提到蘇振武和丁鈴鈴。

唐斐低聲道：「丁師姐會否也被端木越擄去？」

宋遠道：「這可難說，也許蘇師兄保護她，因此自已失手被擒。」

「不對不對。」唐斐雙手亂搖。「剛才店小二不是說沒有發現什麼徵兆麼？若果打架，必有人聽見！弟最怕的是他們被人下了迷香，如此則兩人均失手的機會極大！」

宋遠道：「那就以後再慢慢打探吧！」

唐斐一瞪眼，道：「你說什麼？咱們這兩條命是他倆給的！俗語云：救兵如救火，還能等以後麼？」

宋遠微微一笑，道：「你有什麼好辦法？」

唐斐微微一怔：「咱們去衙門裡打探一下！」

宋遠欲言又止，終於點點頭，道：「小弟以你馬首是瞻！」當下兩人用過飯後，便返回客棧，也不睡覺，坐在床上練功調息。

窗外傳來三更的梆子聲，兩人換了夜行衣，推開窗子躍出去，蕪湖城衙門的位置，他倆早已知道，因此畢直而行。今夜街上巡邏的官兵，比往常多得很，却難不住他倆。一口氣走到向陽巷，出了巷便是衙門了。可是當他倆走進巷裡，巷口忽然出現一道黑影！

這一下子大出唐、宋兩人之意外，一時之間不知進退，那黑影身形龐大，雖然是穿着一件寬袍，因背着月光，看不到面廓，但那淵停嶽峙的氣派，却教人心寒！

唐斐和宋遠打了個手勢，兩人同時決定先避避他，因爲那人顯然是位扎手的人物，動起手來，非三五十個回合始能分勝負，也必然會驚動了官兵，當下兩人同時振衣躍起，分落在小巷兩旁的屋頂上！

誰知黑袍人亦拔身而起，雙脚張開，一脚踏在一邊的屋頂上，雙脚張開變成一字，但黑袍人却穩如鐵塔！

唐斐脫口道：「誰？」

黑袍人雙脚一沉一升，身子彈起，落在左邊的屋頂上，沉聲道：「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

唐斐和宋遠均猛地一愕，宋遠到底比較鎮定，飛身躍過去，道：「莫倚高枝縱繁响，也應回首顧螳螂。」

黑袍人如幽靈般飄了過來，冷森森地應：「你倆見到老夫爲何撒腿便跑？」原來黑袍人竟是老黃雀，想不到蕪湖離宜興不近，老黃雀却能夠追上來，實在是個意外！

唐斐和宋遠一時不知如何作答，老黃雀又問：「你們夤夜要去何處？」

唐斐氣往上衝，怒道：「咱們要去宿娼，你管得着麼？你要咱們殺魏錦龍，咱們臨陣退縮麼？你我之間只差一個人的債，你管不着這許多！」

老黃雀乾咳一聲，道：「老夫幾時管過你們的私生活？我怕你們幹傻事，問一問不行麼？」

宋遠忙打圓場：「剛才你背着光，咱們不知道是你，爲恐生出事故，因此溜開。你是跟着咱們的，還是無意中碰上的？」

老黃雀道：「到安寧客棧再說。」唐斐和宋遠心頭都是一沉，蓋他們正是住在安寧客棧，由此可見自己的行動早已落在老黃雀眼中。

三人蛇行鼠伏，避過巡邏的官兵，平安返回安寧客棧。老黃雀往床緣坐下，宋遠問道：「您老幾時來的？也住在安寧？」

老黃雀寒着臉道：「你倆殺了人之後，爲何不留暗記？」

「魏府的勢力有多大，你不會不知道。」唐斐反駁道：「咱們殺了人還能在宜興勾留麼？你可知道端木越也是魏府座上客？」

老黃雀臉色稍霽，道：「那你們也可沿途留暗記嘛！」

「誰說沒有？」

老黃雀怒道：「小唐，老夫忍讓你，可不是害怕你，這一點你可得弄清楚！」

唐斐倔強地道：「你我之間，誰也用不着害怕誰！我說的是事實！」

老黃雀果然不愧是老狐狸，對方態度強硬，他立即放軟，乾笑一聲，道：「咱們相處二十年，何必因一件小事而壞了感情？嗯，對啦，老夫一早已匿在魏府附近，只見你們進府，却不見你們離開，到底這是怎麼一回事？」

宋遠便將經過說了一遍，當然將蘇振武及丁鈴的年紀及姓名隱瞞了。老黃雀冷冷地道：「你倆感恩圖報，今夜想到裔門內劫獄？眞是混帳！假如端木越在蕪湖，你們不是去自投羅網麼？不過……」

，唐斐問道：「你還有甚麼不相信咱們的？」

「小唐，你將那個赤足漢子的話複述一遍！」

唐斐依言將赤足漢子的話複述了一遍。老黃雀皺眉道：「這裡面可能有問題。假如那赤足漢子是端木越派來的，理應不會直呼其名，且語氣不遜！」

唐斐不以爲然地道：「這有何奇怪？一個人在臨死前，還管得了什麼？」

「老夫不想與你鬥咀，不過你倆千萬不可因此而犯險，你們必須再殺一人，才可恢復自由，萬莫功虧一簣！」

唐斐暗暗冷笑，本想諷刺他幾句，終還是忍住。宋遠道：「您老找到咱們，料已有了殺人之目標。」

老黃雀輕笑一聲：「還是小宋聰明。不錯，最後一個目標是『金刀大俠』韋卓邦！」

「什麼？」唐斐大吃一驚，脫口道：「這個人怎殺得？」

老黃雀冷笑一聲：「你幾時生成一副菩薩心腸？在出家人眼中，好人壞人都是一條命。不管殺人還是踩死一隻螞蟻，都是殺生！何況金刀大俠根本是沽名釣譽的僞君子！」

唐斐冷冷地道：「這話有何根據？」

老黃雀道：「魏錦龍仗勢迫人扮『相公』，而韋卓邦更加豬狗不如，跟他同胞姐姐苟且，這種人該不該殺？」

「眞的？」

老黃雀道：「老夫至此還需要騙你麼？幹了這宗生意，老夫也洗手不幹了！」

宋遠道：「殺韋卓邦不容易，而且外人若不知道他的行爲，日後咱倆寢食難安，可否另找一個目標？」

老黃雀嘆了一口氣，道：「這宗生意值八萬兩銀子，你倆也知道老夫以前雖然賺了不少錢，但花費亦大，根本沒有積蓄，這八萬兩是用來養老的，難道你倆心腸這般硬？」

唐斐聽他這樣說，心腸登時一軟，改口道：「假如咱們發現他並非僞君子，便不下手。屆時休莫要責怪，大不了替你殺別人，何況你要養老也用不着這許多銀子！」

老黃雀沉吟道：「但老夫已收了人家的訂金，最後一宗，你就勉爲其難吧！」

宋遠連忙道：「也罷，就此決定！可有限期？」

老黃雀道：「兩個月時間，足夠你倆準備！」稍頓又道：「那一男一女爲何要殺魏錦龍？又是什麼來路？」

唐斐道：「別人的事咱們何必多管？」

老黃雀瞪了他一眼，冷哼一聲。「夜深了，早點歇息吧，希望你倆馬到功成，完成最後一宗生意！」言畢推門出去。

唐斐關上房門，低聲問道：「小宋，我不相信韋卓邦是那種人，一定是老黃雀騙咱們的！」

宋遠笑道：「咱們既然與他已有言在先，你又何必煩惱？趁早睡覺吧！」

以怨報德迫於無奈

次日，唐斐和宋遠仍逗留在蕪湖城，暗中打探蘇振武及丁鈴的消息，可是却毫無所獲。第三天只好起程去餘杭。

「金刀大俠」韋卓邦勢力不如魏錦龍，但聲名之響，更在魏錦龍之上。

若依江湖上之傳聞，以及當事人之描述，韋卓邦的確不愧有大俠之稱。他在江南俠譽之佳，一時無兩。因此唐斐和宋遠如果殺死韋卓邦，又不愼被人揭穿身份，江湖雖大，亦無其容身之地！。

金刀大俠顧名思義，使的是一柄二十斤重的金刀。這把金刀有一段來歷，乃因韋卓邦曾經對九大門派有恩，是以九大門派掌門鑄了這把金刀送給他，刀脊上還鑄了九大門派掌門人的名字！

這是武林最高的榮耀！而唐斐和宋遠却要去殺他！

天氣已有點兒熱，但道之兩旁樹木青翠，夾雜着各式各樣的野花，頗有減輕客旅寂寥之功。

唐斐和宋遠如赴刑場，任由胯下馬匹緩緩行進。唐斐縱目飽覽山景，耳邊聞宋遠像唸書似的道：「韋卓邦今年三十八九歲，妻李氏，生有一子一女。江湖上聞名而來求藝者不知凡幾，韋卓邦恐厚此薄彼引人誤會，所以只收了他義兄的遺孤爲徒……」

唐斐不耐煩地道：「得啦，你別再嘮叨了，他收什麼人爲徒，與咱們何干？」

「誰說無關係？韋卓邦愛惜羽毛，如果咱們能擄了他的徒弟，便可以引韋卓邦

到咱們佈下的陷阱去！」

唐斐沒好氣地道：「好吧，你再說下去！」

「韋卓邦很少在家內，一般都在江南閩北活動，深受各方愛戴。其最厲害的是一手『追風刀』，刀沉而猛。最難得的是他的刀重，但却能以快取勝，由此可見其內功之深厚。照江湖上之傳說，他當年能擊敗女魔頭『藍羅刹』，雖然憑一股銳氣，但若沒有幾分眞實本領，又焉能取勝？因此正面衝突，你我兩人均非其敵！」

唐斐冷哼一聲：「兩人加起來也未必勝得過他？」

宋遠苦笑道：「這一點我幾乎已可以肯定，咱倆失敗的機會佔八成！所以不得不另尋途徑！」

「問題是如果他確是位人人敬佩的大俠，咱們怎下得手？」

宋遠反問：「這一宗生意，你想不幹？」

唐斐痛苦地道：「小弟的確不想殺他，甚至不想與他爲敵，可是又親口答應了老黃雀！」

宋遠望着天上的白雲，喃喃地道：「小弟只怕這還不是最後一宗生意！」

唐斐緊張地道：「你說什麼？咱們不是已跟他說清楚了？哼，不管如何，小弟以後絕不再替他殺人！」

宋遠笑道：「以你的性格這可難說得很。也許再讓他救一次命，又得替他多殺幾個了！老黃雀將你的弱點看透了！」

唐斐反問：「那你自己又如何？你有什麼把柄落在他手中？」

宋遠苦笑道：「我比你更慘，我有一種隱疾，屢醫無效，只有服食老黃雀秘製的藥丸，方可抑住病情！」

唐斐一怔，用力瞪着他，神情十分複雜。「你有什麼病？爲何我一直不知道？」

「這病在八九歲時便有了，起因是一場大病，病後却產生後遺症，每隔一段時間，大小便便會失禁，屢醫無效。你說我有了這種病，還有什麼人生樂趣？」

唐斐心頭登時如壓上一塊巨石，猛覺宋遠比自己悲慘、可憐，當下關心地問道：「假如你不再替老黃雀殺人，他不給藥你，你怎辦？」

宋遠苦笑道：「屆時再說吧！」

唐斐一把抓住他的手臂，大聲道：「這如何使得？你沒跟他說清楚，須將藥方給你？」

宋遠道：「條件早就談好了，只是誰知道屆時他出不出現？」

唐斐咬牙道：「他不出現，小弟幫你挖他出來！」兩人邊行邊說，到了一叢樹林前，唐斐道：「小弟進去小解！」

唐斐到林中小解，剛解下腰帶，背後忽然傳來一個聲音：「唐仁，不要動，咱們說幾句話好不好？」

唐斐猛吃一驚，他居然讓人迫近身後而毫無所覺，這人武功之高，可想而知！當下他已顧不得小解，暗中運力於雙臂，準備出手。背後那人又道：「在下劍尖已離閣下後背『靈台穴』一寸，請唐兄別動，千萬莫冒險！」

唐斐心頭一動，脫口道：「你是端木越？」

那人吃吃笑道：「閣下當眞聰明，只希望莫被聰明所誤！快說，你爲何要殺魏錦龍？」

唐斐道：「他迫死我一個朋友，我爲友報仇！」

端木越輕嘆一聲，問道：「貴友是誰？魏錦龍因何迫死他？」

「魏錦龍有龍陽之癖，迫敝友之友供其鷄姦，敝友維護他，結果遭魏錦龍毒手，像魏錦龍這種人留在世上只會害人，不殺何以對得住蒼天？」

端木越冷笑道：「聽閣下之口氣，似乎是替天行道，但不知所說是否屬實？」

唐斐道：「唐某何須騙你？端木越，你是不是擄了咱們的朋友跛脚老蘇？」

端木越又輕嘆一聲：「就是那天帶你逃去的那位魏府僕人？沒有這回事！」

「你的手下早已供出其實。你是個男子漢，既是做了但又怕承認？」

端木越吃吃一笑：「江湖上誰不知我端木越，一向單獨行事，幾時有甚麼手下？」

「閣下敢發誓麼？」

端木越冷哼一聲，道：「端木某說話從來說一是一，說二是二，發什麼誓？我從不胡亂殺人，你不必以此來轉移我的注意力！」

唐斐怒道：「碰巧我也是說一是一，說二是二的漢子！還有那位女僕也失踪了！」

「此都與端木某無關，你與他們到底有何關係？」

「那女僕便是敝友之妻！端木越，是魏府僱你來找唐某麼？」

端木越冷笑一聲：「端木某不是隨便讓人僱請的，何況我與魏家並無深厚的感情！」他說至此，聲音忽然一變：「宋高，出來吧，別想偷襲，否則第一個死的必是唐仁！」

只見宋遠自一棵樹後走出來，道：「端木越，彼此河水不犯井水，你何必來淌渾水？假如你無惡意的，何不收劍大家詳細談談？」

「不，還是這樣比較安全！只要你倆不動手，在下手中劍必不會送入唐仁的背！」

唐斐心想自己此行已易過另一副容貌，怎會讓端木越認出來？當下問道：「閣下怎知我是唐仁？」

「唐仁根本也是個化名！」端木越吃吃一笑。「難道你不知道管一見管爺爺是武林中百年來第一位易容高手，又是著名的捕頭？我若沒有幾分本領，家父也不肯讓我下山！不過我雖不想殺人，但也有個條件……」

宋遠急問：「你有甚麼條件？」

端木越道：「我不喜歡聽不盡不實的話！」

唐斐怒道：「唐某一向說實話，我有那一句話不盡不實？」

端木越大笑：「難道你混進魏府也是說實話？你還未告訴我，貴友的姓名！」

宋遠忙道：「你既然要調查這件事，料終有一日會知道一切，今日又何必多問！咱們答應過人家，不洩漏一丁點兒口風！」

唐斐與宋遠正擬劫獄救人時，突被一黑袍人所阻。

「兩位是那位婦人僱請的？」

唐斐喝道：「胡說，不許你侮辱她！」

端木越猶疑了一下，忽然收起了長劍，道：「也罷，今日到此爲止，但日後若讓我查出你們有問題，不管你倆逃到那裡，端木某都有辦法找到！」言畢縱身出林，施展上乘輕功，眨眼間已剩下一個白點！

唐斐嘆息道：「這小子當眞厲害！」

宋遠憂心忡忡地道：「他多管閑事，就怕他會揭穿咱們的身份，屆時便……」

唐斐繫好褲子，道：「屆時再說，走吧！」兩人重新上馬，這次却催馬急馳！

唐斐和宋遠急馳了一陣，日已過午，前頭路旁樹後伸出一枝酒招，兩人早已腹飢，宋遠喜道：「咱們先到那裡裹腹再上道！」唐斐應了一聲，游目四觀，生恐端木越暗中跟梢。

酒招下只有兩張桌子，沒有食客。露天的攤子，一老一幼在爐邊忙碌。老的見來了客人喜道：「喜兒，快招呼客官！」

喜兒是位十五六歲的姑娘，抓起一塊白毛巾走了過來，那毛巾十分潔白，姑娘又長得清秀，令人產生好感。喜兒怯生生地問道：「客官想吃點什麼？」邊問邊用毛巾擦桌，露出十管春葱似的手指來。

宋遠笑道：「瞧姑娘根本不是做買賣的！嗯，你們有什麼東西吃？」

那老頭站了起來，道：「兩位客官有所不知，拙荊剛過世不久，所以才要小女出來幫忙！唉，咱們已歇了三個月業，今日才再新開張！鍋內有紅燒肉、醬牛肉、滷鷄雜、鷄蛋、白花鷄、饅頭、餃子，當然還有酒！」

宋遠走了過去，用力嗅了一下，道：「味道好像還不錯！嗯，除了饅頭之外，每樣給我們來一點！」

那老的不知爲何，臉色微微一變，連聲應是，宋遠就站在旁邊，瞧他切菜盛肉，並親自替他傳遞。喜兒道：「客官，還是讓我來吧！」

「小姑娘十指纖纖，不宜操勞，在下對飲食一道又頗有興趣，呶呶，姑娘坐下跟咱們喝一杯吧！」

喜兒飛紅了雙頰，忙道：「我替你們拿酒！」

唐斐起初有點奇怪，但很快便明白宋遠的用意，忙道：「有整罈未開的酒麼？來一罈！」

喜兒捧了一小罈燒刀子來，泥封尚未開。唐斐一掌將它拍開，喜兒忙又遞上兩隻碗。這時候宋遠也把菜全端上來了，兩人坐下，又道：「兩位一齊來喝一碗吧！」

老頭忙道：「客官客氣了，請自便吧！」回頭與女兒又去張羅。宋遠悄悄向唐斐丟了個眼色；唐斐也覺得這父女不大像是做買賣幹活的，當下暗中戒備，可是酒菜並無異樣，一陣風捲殘雲，把桌上的酒菜掃個精光！

老頭含笑問道：「客官，老朽的手藝兒還可以吧？」

「不錯不錯，算賬！」宋遠已有點醉意，邊伸手掏錢，邊又問道：「咦，這裡前不搭店，後不靠村，那有生意？呶，到現在還沒有食客上門，這生意如何做得！」

老頭苦笑一聲：「老朽也不知今日是

何原因，無人上門，以前的生意還過得去的，別瞧這附近人少，但此乃官途，每天由此過路的可不少！客官，再來一碗醒酒湯如何？」

宋遠笑道：「這一點酒還奈何不了我。」說着拋下銀子，忽然前面來了幾個客旅，一到酒攤便嘮叨個不了。

老頭問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一個肥胖的商人氣呼呼地道：「不知什麼原因，前面官途被官兵攔截，說要查什麼汪洋大盜的。咱們過不去，只好退回來，便宜了你，多做幾宗生意！」

老頭笑道：「老朽早就叫你們吃了飯再慢慢上路未遲。咦，原來如此，難怪今日來往的人，比往常稀少！」

唐斐和宋遠正要離開，聞言對望了一眼。宋遠在馬上抱拳問道：「掌櫃的，附近有沒有小路是去餘杭的？」

老頭道：「直通餘杭的，當然沒有，但通過天目山的倒有。兩位客官只須往回頭路去半里左右，便會見到三棵大榆樹，樹後那條小道便是。這條路比較難走，雖是繞山而行，但算起來，還是比走官途近，而且仍可以騎馬！」

那胖商人道：「有這樣的好路，倒可一試，不知路上安靖否？」

老頭道：「未曾聽見有强盜出入！」

唐斐忙道：「少說廢話，替咱們包幾個饅頭和醬牛肉來！」老者忙令女兒準備，未幾包成一包。唐斐和宋遠策馬往來路去，走了半里，果然見到三棵大榆樹，而榆樹之後又確有小路。

這條路築得整齊，兩旁長滿了青翠的野草，比起官途雖然狹窄，但仍可策馬。走了一會，兩旁的樹木漸多，唐斐道：「小宋，你說前頭那些官兵，會否是爲咱們而來的？」

宋遠道：「端木越看來不是那種人！不過今日有點奇怪，心頭老是不能安定，路上須得小心！」

再走了一程，地勢漸高，小路也曲折起來。忽然路上出現了許多腐朽的木板，兩人立即將馬勒住，抬眼四望。唐斐道：「待小弟下馬看看！」

唐斐跳下馬背，小心翼翼走前，伸手揭起幾板腐朽木板，見地上並無異狀。可是粗略一計，那些木板足有百來塊，要搬開可得花費不少時間，而路之左邊是山下，右邊是斜坡，馬匹不能通。只好上馬道：「看來沒有問題，待小弟先行，你隨後才過來！」

這不失是個辦法，當下唐斐策馬先行，不料剛走了一半，「喀嗤」一聲響，木板斷裂，連人帶馬陷了下去！

馬正悲嘶聲中，夾雜着唐斐驚呼聲，宋遠連忙自馬背上飛起，縱身飛去搶救！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後面那些木板躍起幾個人來，手上都提着兵器，與此同時，唐斐亦自坑中躍起，身上血跡斑斑！

那些漢子爲首的那個手提雙槍，先宋遠幾步趕至，唐斐脚未落地，他雙槍齊出，彷如毒蛇出洞。唐斐眼明手快，凌空揮劍擋格，可是已格開一槍，另一槍閃不開，被刺中小腹！

槍入即出，血如泉湧，唐斐眞氣一洩，倒跌落地！那漢子大喝一聲，雙槍再出，這次宋遠已趕至，一長劍急刺其胸，這是攻人之必救！

那漢子連忙退開兩步，把背後的人也撞退，宋遠爭得先機，第二劍刺其小腹。「顏懷義，你暗箭傷人，算甚麼好漢！」

那雙槍將正是魏錦龍的保鏢「拚命雙槍將」顏懷義。只聽他長笑一聲：「顏某只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而已，今日你們兩個都得死！」

唐斐自地上爬了起來，咬牙道：「只怕未必，要死也要拉你墊背！」

宋遠長劍攻勢源源不絕，讓唐斐插不上手，道：「你快紮住傷口！」

顏懷義道：「你們還不上前動手！」他背後那五個人，自他身邊閃過，欲繞過去對付唐斐，宋遠長劍拚命遮擋。顏懷義緩了一口氣，乘機反攻。「咱們費盡心機，才將你們引來此處，豈容你逃脫！」

宋遠又驚又急，道：「小唐，快乘我的馬先走！」

唐斐用腰帶紮住小腹的傷口，道：「你我生死與共，不必多言，放他們過去！」

宋遠不想放，可是那幾個大漢乃顏懷義請來的幫手，都有一身武功，以他一人如何抵擋得住？不過三五個照面，已讓其中一個叫齊樂的跳上山坡繞過去；唐斐也不打話，揮劍便打。

齊樂使的是一柄厚背刀，刀法十分兇猛。唐斐則劍走龍蛇，恰好相反；唐斐憑一口銳氣，着着佔先。可是俄頃又有一個使短斧的漢子突破宋遠的劍網衝了過來。

顏懷義道：「那小子受傷不淺，不必强攻，耗盡其氣力，還不乖乖伏誅？剩下這一個便更加不必担心了！」

宋遠忍不住問道：「你們倉猝間怎來得及挖這道坑？又怎有工夫搬這些木板？」

「這只是因利乘便，本來就有了的，咱們只在幾塊木板上做了點手脚而已，當然你到老周酒攤，那些都是咱們的人，哈哈！」

宋遠仍未能明白，又問：「你怎麼知道咱們會去他那裡？」

「前面還有人作準備，萬一不行，咱們還可以再想辦法！端木越自以爲聰明，堅持要獨自調查，嘿嘿，老子自問沒他聰明，但我只需跟着他便能達到目的，如今你們全明白了沒有？」

唐斐大叫一聲，問道：「你們去蕪湖同慶客棧擄去了跛脚老蘇？」

顏懷義狠狠地道：「只可惜讓他知機和那賤人溜掉了！」他咀上說話，手上雙槍毫不慢，由於左右尚有助手配合，因此宋遠漸漸難以抵擋，不斷後退，可是他背後便是齊樂，齊樂見機不可失，忽然反手一刀扎進宋遠的後背！

這一刀出其不意，宋遠如受傷的兔子一般的跳了起來。顏懷義見機不可失，雙槍齊出，向凌空的宋遠刺去！

宋遠長劍去處，不能抵擋，急切間握腕格住了右手槍，左手抓住其槍桿！顏懷義大喝一聲，手臂一甩，意欲將宋遠甩掉！可是下面便是山坡，宋遠如何肯放？死命抓住！

說時遲，那時快，旁邊又有一刀砍到

，宋遠脚尖剛着地，無力反擊，生死關頭下意識地用力擰腰一閃！可是他已站在路旁，這一閃，登時失了重心，而顏懷義亦慮不及此，登時被拉倒！

利那間，只見兩人由山上滾落，宋遠要找人陪葬，死抓住槍杆不放！

這幾個動作寫來雖慢，實際上疾如閃電！待兩人滾下山，齊樂他們才發出驚呼！唐斐知道宋遠一去，自己亦無活命之機，當下乘對方不備，突然一彎腰，伸手握住齊樂的足踝滾下山坡！

殺手一向只殺人，被人殺時，肯豈甘心受戮？要死也得找人陪葬！

* * *

唐斐有了點知覺，但覺渾身疼痛，頭痛欲裂，喉頭更是乾涸得冒烟，耳邊聽到一個「哎哎」的聲音，他慢慢睜開雙眼，首先映入眼帘中的是一片竹蓆，待他神智稍復，才知道自己躺在一輛馬車上！

車上有竹蓬，前後有布帘，看不到駕車的車伕，幸好宋遠也躺在自己身邊，却不見齊樂和顏懷義！

第一個念頭閃過唐斐腦海的是誰救了自己？他想開口，誰知喉頭被濃痰塞住，只發出「胡胡」之聲，這時候，宋遠也醒來了，眼光充滿了疑惑！

前面有人輕咦一聲：「他倆好像已經醒來了！」布帘一晃，一個枯瘦的老者鑽了進來，那老者臉色奇佳，白髮童顏，甚是清奇。

宋遠道：「多謝……老丈……救命之恩。」唐斐却說不出話來，老者走前，一掌拍在唐斐背上，登時吐出一口痰來。

「多謝老丈大恩，敢問老丈高姓大名，日後也好報答！」

老者微微一笑，道：「老夫救人無數，若人人要報答我，老夫也接應不暇！」

宋遠忽然想起一個人來，問道：「恩公是『閻王敵』上官大夫？」

「正是，你倆傷勢頗重，少說話爲佳！」神醫上官濟道：「你倆運氣極佳，另外兩個已回天乏術！」

唐斐和宋遠聽後又驚又喜，又聞上官濟道：「這位小哥貴姓，你似乎長期服食一種藥，剛才老夫自你血中嗅出來的！」

宋遠聞後精神一振，素聞「閻王敵」醫術超羣，有再世華佗之稱，往昔找尋不獲，不想今竟被其救了一命，當下忙道：「大夫說得不錯，晚輩宋遠長期服食一種藥以治隱疾。」

上官濟訝然問道：「你身上有何隱疾？」

「每隔一段時期便會大小便失禁！後來有人給了晚輩一種藥，要每天服食！」

「那藥還在你身上麼？」

宋遠立即自身上摸出一包藥給上官濟，上官濟解開嗅了幾下，道：「這藥且放在老夫處，待我研究過後才給你！」他回身取來一罐水，道：「你倆已昏迷了三天三夜，先喝點水再說！」

經他一提，唐斐和宋遠才同時覺得飢腸轆轆，唐斐喝麼幾口水，喘着氣道：「恩公大恩大德，晚輩沒齒難忘，日後前輩有何需要，但請吩咐，不管你肯不肯接受別人報恩，但我唐仁一向是涓滴必報的！」

上官濟笑道：「其實救你倆的不是老夫，而是車夫！」言畢又是一陣大笑。

馬車忽然停住，布帘一掀，鑽進一條中年漢子，道：「天已黑了，先進村借宿一宵，明早再上路吧！」

上官濟笑道：「這便是兩位的救命恩公，還不多謝！」

唐斐邊掙扎起來，邊道：「多謝恩公救命之情，請問高姓大名，日後好報答！」

那漢子微微一笑，道：「報答倒不用，彼此同道中人，救死扶傷又是我輩所爲者！嗯，韋某草字卓邦，尚未請教兩位大名！」

他這句話輕輕巧巧，但聽在唐斐和宋遠耳中，却似個旱天霹靂！良久，唐斐才稍定下神來，顫聲問道：「你，你就是……『金刀大俠』韋卓邦？」

韋卓邦又是一笑。「大俠兩字乃道上朋友往我臉上貼金，金刀倒是有一把！」

這句話無疑承認了自己的身份，利那間，唐斐和宋遠心情複雜到了極點，他倆最後一個殺人目標却是自己的救命恩人。教他倆如何下得了手？尤其是唐斐更是沮喪，他做人的宗旨，一向是有恩不報，豬狗不如！

假如殺死救命恩公，他唐斐還是人麼？

韋卓邦見狀微微一怔，問道：「兩位小兄弟身子不舒服？」

上官濟冷眼旁觀，道：「身子當然有問題，但重要是心裡有問題！」這句話又似一道霹靂，在唐斐和宋遠耳邊炸响！

宋遠到底比較靈活，聞言忙道：「上官大夫眞會說笑，咱們只是驚喜過度而已！」

韋卓邦訝然問道：「兩位因何事而驚喜過度？」

「韋大俠大名咱們兩位久聞，是次南下正是要去餘杭一瞻風采，不料咱們兩條命竟是大俠所救，你說在下兩人的心情會如何！」

韋卓邦道：「兩位如此抬舉韋某，實令韋某汗顏！」他伸手拍拍唐斐的肩膊。「兩位躺下，待在下進林借宿，明天再趕一程，便可到舍下了！」

唐斐脫口道：「大俠早有意帶在下到府上？」

韋卓邦微微一愕，反問：「兩位有急事要辦麼？不過身體受傷，任何事都得放下，專心養傷，才能痊癒。舍下雖不大，但招呼幾位朋友還可以！」

上官濟道：「兩位不是要去餘杭找韋大俠麼？爲何見了韋大俠反而不想去？莫非兩位認爲韋大俠見面不如聞名？」

韋卓邦道：「韋某要送兩位到舍下乃後天是拙荊壽辰，當然兩位若不想去的，韋某絕不勉强，不過上官大夫要去舍下，兩位最好住在餘杭，診治比較方便。」

宋遠急道：「韋大俠說那裡的話來？咱們高興還來及，怎會不想去府上？小唐只是隨口問問而已。」

唐斐接道：「不錯，在下只是隨口問問，能到府上參加尊夫人的壽宴，那是咱們的榮幸！」

韋卓邦笑道：「拙荊不是武林人物，

且又不是什麼大壽，亦不想勞動武林中的朋友，不外是幾位親戚及知己吃一頓便飯而已！兩位休息一下吧！」言畢揭開布帘跳下車去。

過了頓飯工夫，韋卓邦又回來，道：「到了！」他拉着馬車進林。韋卓邦在此一帶幾乎婦孺皆知，是故向村長借宿，絕無困難。

那村長家財頗厚，一棟巨宅裝飾得美侖美奐。還特意吩咐廚師加料泡製小菜宴客，又派丫頭到客房餵唐斐和宋遠吃稀飯。

唐斐和宋遠待丫頭去後，才敢交談，宋遠責怪唐斐。「小唐，剛才你幾乎露出馬脚！」

唐斐苦笑道：「小弟做夢也想不到，會讓他救了咱們，你說如今該怎辦？」

「一切必須謹慎，暫時絕不宜動手，即使有機會也只能視若無睹！」

「小弟是指以後，難道以後咱們便翻臉不認人？這還是人麼？」

宋遠一字一頓地道：「以後的事，以後再說！」稍頓續道：「記着，小心露出馬脚，否則你我兩條命便完蛋了！你固然不想殺他，相信也不希望讓他殺死吧！」

唐斐又一聲苦笑：「這個當然！你可會發現，咱們臉上的易容藥已給人抹掉，到韋卓邦家之後，必有人認出我是小壺仙！」

宋遠道：「我們索性將眞姓名告訴他吧！還有，記得先套好口風，萬一他問起我們的來歷和受傷的經過，不能出錯！」

* * *

韋卓邦和上官濟睡在另一間客房，他們也在討論這件事。「韋大俠，你不覺得這兩人身份值得懷疑？」

韋卓邦微笑問道：「他倆有何值得懷疑？」

「他倆都塗了易容藥，一聽到你的大名，表現出來的，無論是神情和語氣，都值得思疑，你帶他倆回家，必須小心，以免引狼入室！」

韋卓邦仍不將他的話放在心裡，只淡淡地道：「他們傷勢不輕，就算有對我不利之心，亦有心無力，大夫何須杞人憂天？」

上官濟一時語塞，半晌方道：「總之你必須小心，咱們連他倆的名字也聞所未聞，但他們都身負上乘武功，這又作何解釋？大俠對朋友實在太好了，難怪時常吃虧！」

韋卓邦吃吃笑道：「關於他們的底細，明天你大可以問他！」他伸手拍拍上官大夫肩膊，道：「放心，在下絕對不會粗心大意；睡覺吧，明天你還得一早下床熬藥給他倆喝！」他自顧上床睡覺。

上官濟聳聳肩，道：「算啦，皇上不急太監急，這是什麼玩意兒？」

* * *

下午，馬車終於駛進餘杭城。一進城，韋卓邦可就忙啦，不斷與兩旁的行人打招呼！是以馬車走得甚慢。

上官濟忽然跳下馬車，道：「老夫去藥舖配些藥，等下自己到府上。」

宋遠忙叫道：「上官大夫請等等！」上官濟退回來，宋遠低頭道：「請大夫替我倆各備一份禮，明天是韋大俠夫人壽誕，咱們去打擾她，更不能失了禮儀！」言畢撲出一錠金子來，足足有十兩重。

上官濟一手接過，道：「包在老夫身上！」說着快步而去。

* * *

韋家雖然不太大，婢僕人數亦不多，不過客房倒也有幾間，唐斐和宋遠自然被安排住在一起。路上唐斐很想與韋卓邦及上官濟交談，順便說出自己是「小壺仙」的身份，不過韋卓邦和上官濟根本不給他倆機會，一直都坐在車轅上。反令得唐斐急如熱鍋上的螞蟻。

萬一明天有賓客認出他來，那可尷尬，也令韋卓邦難以下台。幸好黃昏前上官濟來換藥，唐斐結結巴巴地道：「大夫，其實在下不叫唐仁……我是唐斐……」

上官濟淡淡地道：「咱們早已認出你來，你是小壺仙，唐仁只是你在魏家臥底時用的化名！」

此言一出，唐斐和宋遠齊吃一驚，張大了嘴巴，一時說不出話來。上官濟頭也不抬地道：「有些話是顏懷義臨死前說的！只是宋高實際是誰，咱們不知道。」

宋遠忙道：「晚輩宋遠，請原諒晚輩等……咳咳，韋大俠那裡……」

上官濟吃吃笑道：「韋大俠比老夫高明得多了，他早算定兩位終有一日說出眞實身份！」唐斐和宋遠一張臉登時漲紅，因爲他倆至今爲止，仍然隱瞞了很多實情。

上官濟替唐斐換了藥，又替宋遠換。「宋小哥，你那些藥的成份十分複雜，但老夫必要揭開謎底，這些藥是誰給你的？」

「一個萍水相逢的老人，他自號老黃雀！」

「老黃雀？」上官濟一臉不信之色，輕哼一聲，轉了個話題。「魏錦龍的爲人，江湖上不少人知道，不過此人不但與太湖十二寨聯成一氣，在東海一帶也有不少勢力，所以無人敢動他，何況要對付這種人，一定要拿出眞憑實據，否則事後麻煩的事可不少！」

宋遠謹慎地問道：「大夫說魏錦龍爲人有問題，指的是那一方面？」

「太髒的字，老夫說不出口！」上官濟反問：「兩位殺人當然有目的，可否告知老夫一二？」

宋遠道：「魏錦龍雞姦一名戲子，被敝友發現阻止，因而遭毒手，遺下妻兒境況淒涼，所以咱們下決心入魏府報仇！不過敝友不是武林中人，咱們也不想提他的姓名！」

「有一位跛脚的，還有一位女僕，又是什麼人？」

「女僕乃敝友之妻，跛脚漢亦是敝友之友，目的相同，但動手時我們才知道，至今也不知他倆去了何處！」宋遠道：「咱們也知道殺了魏錦龍之後，麻煩必多，因爲隱瞞身份，又恐遭端木越和魏家的人跟蹤，所以易容上道，誰知道仍是逃不了，若非大夫及韋大俠相救，晚輩兩人早已死了！」

上官濟點點頭，道：「兩位武功不錯呀，爲何只聞唐斐之名，未知小哥之

名？」

宋遠道：「晚輩甚少在江湖上走動，即使有也多數在河北一帶活動。」

說着韋卓邦推門進來，還帶來了兩位丫頭，道：「遵上官大夫之令，兩位暫時只能吃稀飯，只好委屈一下了！」當下着兩位丫頭餵他倆，上官濟乘機告退。

唐斐和宋遠吃畢，丫頭將碗筷收起，韋卓邦與他倆聊天，宋遠乘機將適才對上官濟的話，複述了一遍，韋卓邦問道：「兩位放心，韋某早已欲除掉他，將他殺了，韋某佩服之至，亦會為兩位保守秘密！」

唐斐和宋遠滿臉羞愧。唐斐道：「大俠的讚詞令人汗顏，其實我們只是為友報仇，與大俠欲為民除害之心，相差不可以里計！」

「不管如何，兩位總是做了件好事！」韋卓邦問道：「兩位是同門師兄弟還是朋友？」

宋遠快口道：「是朋友，一見如舊！」

唐斐反問：「大俠家裡有什麼人？」

「拙荊和小兒小女，由於先父早亡，而家姐又有殘疾，故此皈依我佛，在家修行。」

宋遠問道：「令姐之疾，難道上官大夫也無能為力？」

韋卓邦吃吃一笑，「上官大夫又非神仙！待兩位傷養好了之後，韋某再帶你們四處遊覽一番。」言畢長身欲行。

唐斐忽道：「大俠，明日令正壽宴，在下兩人依禮參加，請代向令正致意！」說着將上官濟代辦的禮物捧上。「大俠若不收，在下也不敢在此養傷了！」

韋卓邦一笑收下。「兩位的心意，韋某怎敢拒絕！」

＊　＊　＊

次日，韋家甚是熱鬧，但上門的賀客，果然不多，只有十多位，韋卓邦果然不向賓客提及唐、宋二人，也不來打擾他們，只着丫頭餵他倆吃麵。

賓客多數住在餘杭，因此晚宴之後，便紛紛告辭了，韋家又歸於平靜。眨眼間，唐、宋二人在韋家已住了半個月，斷了的手腳骨早已接回，上官濟的醫術果然不同凡响。

兩人可以下床，便忍不住走出客房，見到院子是燦爛的陽光和盛放的花兒，煩惱全消。兩人深深吸了幾口氣，在院子裡步行。

一位僕人正在澆花，唐斐問道：「請問上官大夫住在那裡？」

那僕人道：「大夫早走了，不過他好像說過幾天會再回來，兩位的藥他早已配好，吩咐丫頭熬煉，不必担心！」唐斐微微一愕。

宋遠再問：「貴主人韋大俠在家麼？」

僕人又道：「老爺昨晚送上官大夫出去，大概要過幾天才會回來，不過老爺吩咐過，一定要兩位留下來等他回來之後再說，嗯，兩位有事麼？」

宋遠也是一愕，忙道：「沒有什麼事……對啦，韋大俠可有說要去那裡麼？」

「沒有，哎，小的記起了，上官大夫交代過。說兩位可以下床以後，要多點走動，不過不能快！敝莊不大，兩位大可以四處走走！」那僕人言畢又轉身澆花。

唐斐和宋遠對望了一眼，謝了一聲，向內院慢慢走去。到內堂院子裡，只見一個少年一個少女在樹下讀書，看年紀大概是韋卓邦的兒女。

果然那孩子見他兩人立即問道：「兩位是唐叔叔和宋叔叔？小侄韋光，這是令妹韋珊。」

「原來是韋小俠和韋小姐，失敬。剛才聽貴僕謂令尊不在家，未知去了何處？又未悉幾時回來？」

「家父陪上官伯伯去找一位朋友，可沒交代是幾時回來，但估計最快也得在三四日之後。」

話音剛落，裡面忽然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光兒，你在跟誰說話？」

韋珊道：「娘，是唐叔叔和宋叔叔！」說着裡面走出一位年約三十三四歲，端莊大方的婦人來。

唐斐和宋遠忙抱拳道：「拜見夫人！夫人壽辰，在下因有傷在身，失了禮儀，尚請原諒！」

那婦人荊氏忙道：「兩位少俠這樣說，反教賤妾不安。光兒，還不叫人侍茶。兩位請進內廳喝杯茶！」她雖非江湖兒女，但大概受韋卓邦影响，甚是大方。唐斐和宋遠交換了一下眼色，謝了一聲，隨他進廳。

內廳佈置甚為精緻，但毫無俗氣，几椅全是籐製品，角几上放着一瓶花，几明窗淨，陽光自外照進來，廳內甚是光亮。「兩位請坐。」荊氏指一指籐椅。

唐斐和宋遠坐下，荊氏坐在對面問道：「兩位少俠傷勢有否起色？」

荊氏分明未曉武功，唐斐和宋遠雖然身上有傷，但若要攫住她以威脅韋卓邦，仍然輕而易舉，可是兩人此刻竟無此念頭，只拘束地與她閒聊着。

忽然裡面傳來一陣木魚聲音，荊氏見他倆臉有詫色，忙道：「這是卓珠姐姐在做早課！」

宋遠道：「說來失禮，咱們承蒙大俠大恩，來此半月，尚未拜會其姐，未知夫人可否替我們引見一下？」

荊氏點點頭道，過了一陣，木魚聲已止，荊氏引他倆到廳後佛庵，只見一位婦人皮膚比雪還白，坐在蒲團上，面貌姣好，穿一件灰僧袍，頭頂上刷得光溜溜。

「姐姐，這兩位少俠受傷，被大哥救回來，特意來拜會你！」

「阿彌陀佛！」韋卓珠端坐如舊，稽首道：「請恕貧尼下身不便，未能長身相迎！」

荊氏道：「姐姐自小下身便不能動移，連上官大夫也束手無策！」

唐斐和宋遠互望了一眼，心中甚是慚愧，歉然道：「姐姐何罪之有？乃在下等冒昧打擾了。」

韋卓珠道：「貧尼雖然未正式受戒，但與出家人已無異，外面的世界與貧尼已無緣！嗯，還是請妹妹代貧尼招呼吧！」這無疑是下逐客令，唐斐和宋遠連忙拜謝而出。到廳裡，荊氏一對兒女已泡好了茶，唐斐和宋遠亦無心再躭，喝了茶便告辭回房。

一進房，唐斐便咬牙罵道：「豈有此理，老黃雀當眞可惡，胡說韋大俠與他姐姐有苟且行爲，簡直放屁！」

宋遠道：「這件事料是他捏造出來的，毫無疑問，他要我們來殺韋卓邦，其實是要我們送死！」

唐斐臉色一變，澀聲道：「他的心眞的這般狠毒！」

宋遠冷冷地道：「你以爲他與咱們眞的有感情麼？咱們既然不能爲其所用，最佳的辦法，便是讓人殺死，如此方可保住他的秘密」！

「可惡！」

話音剛落，忽然隱隱傳來一陣拍門聲，唐斐打開窗子望出去，只見一個僕人匆匆奔前，打開大門，門外停着一位披頭散髮，甚是潦倒的老漢，那老漢腰間懸着一個巨大的酒葫蘆，醉態可掬，唐斐不由一怔。

那僕人見狀喝道：「誰敢來韋家撒野？喝醉了酒就可壯膽麼？呸！」言畢欲將門關起。

那人雙手一張，將門抵住，道：「你胡說什麼？我樓棟樑在江湖上也非無名小卒，眞是狗眼看人低，韋大俠在家麼？」

唐斐又是一征，他外號「小壺仙」，可是卻從未與這個「壺中仙」樓棟樑見過面！宋遠聞聲亦走過來窺望。

那僕人頗有膽色，道：「對不起，小的也以爲是醉漢上門找衅，未知閣下找敝上有何貴幹？」

「老夫路過餘杭，因久聞韋大俠大名，因此登門拜訪，別無他意，若韋卓邦規定要衣着光鮮者才能進門，老夫扭頭便是！」

僕人忙道：「敝上並無此規矩，閣卜萬勿誤會！不過敝上因有事出門，不在家裡，閣下來得不巧！」

「韋大俠不在家，朋友們登門就不招呼！」

唐斐忍不住走出來，道：「在下唐斐，匪號『小狐仙』，久仰樓前輩大名，今日有緣相見，不勝之喜！」

樓棟樑怪眼一翻，道：「原來小壺仙便是你這小子！韋卓邦不在家，爲何你在此處？」

「晚輩受傷，承韋大俠相救留我在此養傷，前輩如欲拜會韋大俠，請過幾天再來吧！」

樓棟樑問道：「只你一個人在此？」

唐斐微微一愕，沉吟道：「不錯，未知前輩有何指教？」

樓棟樑長笑道：「指教兩字實在不敢當，老夫早已聲明過，此行純屬拜訪，既然韋大俠不在家，唯有期待下次！後會有期！」言畢舉起酒葫蘆，「咕嘟嘟」地喝了幾口，哼着山歌，慢慢去了。

僕人將大門關上，唐斐仍未將目光收回，不知爲何心情一片紊亂，宋遠走了出來，輕聲道：「回房休息吧！」

此後唐斐和宋遠每日均去院子裡散步，雖不敢練武，但每晚均苦修內功。這天晚上，內堂忽然傳來一鑼鼓聲，唐斐和宋遠毫不猶疑，立即下床推門而出，奔向內堂。

他們剛到內堂的庭院裡，即見屋頂上有道黑影，迅疾如電，向遠處掠去，韋卓邦的一對子女站在門口，手上都提着刀。

唐斐急問：「發生了什麼事？」

韋光道：「剛才有夜行人進堂內，如今被鑼聲驚跑了！」

宋遠急再問道：「可有什麼損失？」

韋珊道：「沒有。」

唐斐噓了一口氣，道：「令堂亦無恙吧！」話音渺茫，只見屋頂上一條人影迅速飛來，躍落地上，却是「金刀大俠」韋卓邦！

韋卓邦一落地即道：「剛才爲父見到一道人影由此飛出，又聞鑼聲，發生了什麼事？」

韋光道：「剛才有夜行人，觸到暗鈴，林大叔他們敲起銅鑼，驚走了他，唐叔叔和宋叔叔也是聞鑼聲趕來的！爹，上官伯伯呢？」

韋卓邦一出現，唐斐和宋遠心頭隨之一沉，忖道：「莫非韋卓邦不相信咱們，伏在附近窺伺？幸好我們沒有妄動，否則豈不是……」

韋卓邦見他倆神情呆滯，忙問道：「兩位觸傷了舊患？」

「不是。」唐斐忙問：「剛才那夜行人的相貌，大俠可曾見到？」

韋卓邦沉吟道：「看不清楚，但驟眼間……他似乎披頭散髮……總之鬢髮不齊整！」

唐斐脫口道：「是樓棟樑？」

韋卓邦急問：「那位樓棟樑？」

唐斐遂將前幾天樓棟樑來訪的經過告訴韋卓邦，韋卓邦皺着眉頭道：「韋某與樓棟樑既無樑子，亦無來往，他來找我不奇怪，但是晚上潛進來就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兩位可知其原因麼？」

宋遠道：「毫無根據，不敢亂猜，大俠這幾天在何處？」

「就在城內，與上官大夫在一起。」

宋遠一怔，問道：「既然如此，爲何不在家裡？」

韋卓邦笑道：「那是爲了宋少俠你嘛！」他不讓宋遠再問下去，又道：「好啦，夜已深了，兩位回去休息吧，有話明天再說！」

唐斐和宋遠回房之後，如何睡得着？宋遠低聲道：「小唐，你猜得出他那句話是什麼意思麼？」

唐斐道：「誰知道？也許他已開始懷疑咱們！」想到此，他機伶伶地打了個冷顫。

宋遠道：「韋卓邦不可怕，可怕的是上官濟！此人一對眼睛十分犀利！」

唐斐低聲道：「咱們再在此住下去，恐怕會露出馬脚，不如……」

宋遠截口道：「但一離開，就會更加露出馬脚！」

「小宋，今夜那人是不是樓棟樑？他潛進內堂，目的何在？」唐斐道：「那天我一見到他，便老是覺得心緒不安，也不知是什麼原故，莫非他也是殺手？」

宋遠目光一亮，道：「小壺仙是殺手，壺中仙也是殺手，這有何奇怪？」兩人商量了一夜，始終難以得出結論，最後還是決定留在韋家。

次日一早，又來個不速之客。唐斐剛

散了功，便聽見窗外有人道：「請端木少俠隨老奴來！」

端木少俠這四個字一入耳，唐斐和宋遠如被人擊了一拳，立即自床上彈起來，走到窗後，自隙縫中望去，只見一位韋家的僕人帶着一個白衣青年自窗外走過，向大廳走去，可不是端木越？

端木越爲何會在此刻上門？目的是否來找自己？

唐斐和宋遠對望一眼，心頭怦怦亂跳，宋遠低聲道：「鎮定一點，端木越又不是神仙，他知道多少事情？」

唐斐吐了一口氣，道：「大不了將命還於韋卓邦！」忽然外面傳來一陣脚步聲，兩人立即閉口。

「唐少俠、宋少俠，敝上在廳裡，請兩位過去一聚！」外面傳來那位僕人的聲音。

「稍候即去！」宋遠向唐斐打了個眼色，兩人穿好衣服推門出去。

到廳裡，只見韋卓邦和端木越坐在那裡喝茶，韋卓邦道：「待韋某替你們引見……」

端木越笑道：「不必了，且怕咱們認識還在韋大俠之前，小壺仙，你說是麼？請坐！」

唐斐苦笑：「端木越果然神通廣大，佩服佩服！」他性格與宋遠頗有不同，立志把命還給韋卓邦，便豁了出去，坦然坐在端木越身旁。

宋遠問道：「端木兄何事來此？」

端木越笑道：「咦，這句話應該由主人問才對！」

韋卓邦忙道：「端木少俠常來舍下走動。」他忽然轉了個話題，問道：「少俠可了解樓棟樑的來龍去脈否？」

端木越微微一怔。「『壺中仙』樓棟樑？大俠因何問此？」韋卓邦乃將情況說了一趟。端木越道：「此人如神龍見首不見尾，是個神秘的人物，近年已甚少在江湖上露面，又不知因何又出現，在下早想會會他，可惜緣慳一面！」說着丫頭將早點捧了出來。四人遂邊吃邊談。

韋卓邦看了唐、宋一眼，道：「魏錦龍的爲人少俠已查清楚？」

端木越笑道：「早已知道，否則唐兄宋兄那天豈會跑得這般容易？不過魏家却不知道在下對他們不懷好意！」

韋卓邦大笑；唐斐和宋遠亦大笑。端木越又道：「顏懷義那傻漢，對魏錦龍忠心耿耿，發誓要殺兩位，兩位今後可得小心他！」

宋遠道：「他並不傻，一直跟在你後面，輕易找到咱們，若非韋大俠相救，咱們早已死了！」

端木越臉色一變，道：「眞有此事？」唐斐乃將經過說了一遍。端木越苦笑道：「在下倒是輕視了他！幸好兩位命大運佳，否則端木越豈不變成罪人？」

宋遠見端木越似乎有事與韋卓邦商量，便拉一拉唐斐衣袖，欠身道：「兩位慢吃，咱們要去散步了！」

兩人到前院，唐斐輕聲道：「想不到端木越不是來找咱們的！」

宋遠道：「別高興得太早！」語音剛落，忽然在後飛起一道人影，宋遠脫口喝道：「誰？」那人左臂一甩，一封信如硬物一般向宋遠射去！

唐斐見那人翻過墻頭，忙標前一步，亦躍上墻頭，宋遠低頭一望，見信封上寫着自己和唐斐的名字，字跡十分熟悉，忙道：「莫追！」順手將信塞進懷內！

就在此刻，韋卓邦和端木越亦聞訊趕來，宋遠連忙向唐斐打眼色，韋卓邦問道：「什麼事？」

唐斐道：「剛才我們在此散步，忽見花樹後飛起一道人影，越墻而去。在下躍上墻頭，那人已去遠！」端木越在他說話時，已飛上墻頭。

韋卓邦問道：「那人相貌身材如何？」

唐斐道：「看不到面目，身材一般，穿件灰袍。」

端木越自墻上躍落地，問道：「會否是樓棟樑？」

「雖然是一剎那之間，但絕對不是！」

韋卓邦眉頭深鎖，喃喃地道：「這就奇怪了，爲何這兩天發生了這麼多古怪的事？」

端木越忽然抱拳道：「韋大俠，兩位少俠，在下尚有要事待辦，就此別過，後會有期！」

韋卓邦訝然道：「少俠因何來去匆匆？」

「確是有事在身，請恕罪！」端木越言畢竟不走大門，越墻而去。

宋遠以退爲進，抱拳道：「韋大俠，我們來到府上之後，給你添了無數痲煩，實在難以安心，如今傷勢已癒七八，也該告辭了！」

韋卓邦急道：「宋少俠你這樣說可就太見外了，韋某絕對相信兩位，假如你們在這個時候離開，韋某反而不高興了！何況上官大夫正在爲你研究那種不知名的藥丸，如今已接近成功！」

宋遠一怔，忍不住問道：「大俠亦參與研究！」

韋卓邦道：「韋某昔年因不忍家祖受苦，因此曾經鑽研過草藥，至今亦略有成就！」宋遠暗叫了一聲慚愧，連忙致謝。

韋卓邦拍拍他的肩膊，道：「兩位初癒，不宜過份勞動，先回房休息一下，下午再出來活動吧！」他拱拱手轉身內進，唐、宋二人返回房中。

唐斐一關上門，便急不及待地問道：「那人爲何拋信給你，快打開來看看，裡面寫些什麼？」

宋遠忙取出那封信，將緘口斯開，信緘上只寫着一行字：半月之內動手，否則後果自負，勿怪我無情！

信末只蓋了一隻痲雀，宋遠立即點了燈，將信燒掉。唐斐咬牙道：「老黃雀眞可惡，居然向我們下最後通牒！」稍頓又道：「小宋，假如咱們不動手，你說他會幹出什麼事來？」

宋遠道：「他那個人什麼事幹不出來？」

唐斐道：「只怕他以後不會給藥你，更不會公開藥方，以後你……」

宋遠痛苦地喘了一口氣，道：「這也沒有什麼大不了，最多以後關在家裡不出門！」

這不等於是行屍走肉？唐斐吸了一口

氣，道：「小弟這方面問題不大，最多給他罵我背信而已，倒是你需再考慮一下！」

宋遠笑道：「你別再天眞，難道你要我殺韋卓邦？那我還是人麼？就是能活下來，今生也絕不會有快樂的日子過！」

「這倒是眞的，但你因何說小弟天眞？」

「老黃雀今次若得逞，以後還會不會重施故技？屆時還替不替他殺人？你若不再殺人，今次又何必動手？」

唐斐如被人砍了一刀，跳了起來，咬牙道：「你當眞敢這樣做？」

宋遠哈哈大笑道：「他還有什麼不敢做？」

忽然外面傳來一個驚喜的聲音：「宋少俠，誰不敢做什麼事？」

唐斐和宋遠對望了一眼，還是唐斐將門打開，只見門外站着上官濟，他神情疲勞，但目光充滿了喜悅！

＊ ＊ ＊

宋遠收到老黃雀之信的第一天晚上。

初夏，半夜風吹來，使人有種清涼的感覺，怪舒服的；夏蟲唱鳴，更令人心境愉快。

兩條黑影由外堂廂房，向內堂掠去，匿在內堂庭院中的榆樹後。

遠處傳來二更的梆子聲，內堂門打開，走出一個人來，正是韋卓邦。。韋卓邦捋起衣袖，在院子裡打起拳來。他的拳路沉實，不尚花巧，是故使到急處，拳風呼呼。

韋卓邦打了一趟拳後，收手仰望月色，忽然一扇窗子推開，韋光探頭道：「爹，你還不睡？」

韋卓邦即道：「光兒，你還在讀書麼？早點休息吧，爹也要睡了。」他剛轉身又回頭道：「對啦，爹明天要出遠門，你娘和姑姑身子又不好，你要小心照顧他們！」

韋光道：「孩兒曉得，爹放心。嗯，爹你要去那裡？去找上官伯伯？」

韋卓邦道：「爹去金華找你應伯伯，他娶媳婦，家內門戶要小心！」

＊ ＊ ＊

次日一早，唐斐和宋遠便向韋卓邦辭行。韋卓邦道：「韋某也要出門，何不一起走？」

唐斐道：「咱們回江北，未知同路否？若不同路，就此告別，大俠大恩大德日後再報答！」

唐斐和宋遠出了北門，立即繞路南下，他倆策馬飛馳，一路不停，到日落前，來到一座樹林附近，見周圍無人便匿進林中。

天色漸晚，樹上盤旋着歸飛的烏鴉，呱呱地叫個不停，路上行人漸稀，可是唐斐和宋遠依然不停地注視着遠方，因爲他們知道此乃去金華必經之路，韋卓邦遲早也會在路上出現。

大地已一片黑暗，遠處忽然傳來一陣急驟的馬蹄聲，唐斐立即向宋遠打了個手勢，兩人同時掏出一把毒針。俄頃，只見一人一騎急馳而到，馬上那人虎背熊腰，相貌堂堂，可不正是韋卓邦？

馬至林前，韋卓邦似乎發覺到危險，將馬勒慢，說時遲，那時快，林內飛出兩道毒針。但見韋卓邦抽出金刀來。一陣揮舞，毒針沾上金刀，紛紛跌落地上，可是馬匹被毒針打中，疼痛難當，突然長嘶一聲，人立而起！

好個韋卓邦，果然不愧是江南武林的有數高手，只見他甩蹬弓身彈起，輕飄飄地躍落地上，姿態從容之至。

就在此刻，林內飛出兩道黑影，一前一後將他圍住。韋卓邦喝道：「何方鼠輩，速速報上名來！」

唐斐和宋遠一言不發，揮劍便刺。韋卓邦冷哼一聲：「米粒之珠，也放光芒！」他退了半步，左脚一跨，面向樹林，金刀一盪，立將長劍格開。

唐斐和宋遠一劍不中，第二劍又至，一劍比一劍快。韋卓邦亦非名油燈，金刀舞至急處，呼呼作响，只見一圈金光繞體而生，不見人影。

「韋某還以爲是翦徑小賊，却原來是高手，既然是有頭有面的，爲何幪住面又不敢亮號？」

唐斐道：「待你斷氣之後，自然會告訴你，不教你做個糊塗鬼就是！」

「只怕未必！」韋卓邦在兩大高手夾攻之下，仍毫不在意，寶刀攻守有緻，居然打個平手。「如此說來彼此並無仇恨，何事殺我，爲了成名？」

宋遠道：「你不必多問，咱們不會告訴你！總之有人要你死，你只好在這個世界消失！」

韋卓邦突然大笑。「你們中了韋某之計了！雖不亮號，但韋某已自你倆的聲音中認了出來，唐斐、宋遠想不到你倆竟是殺手！」

唐斐喝道：「既然知道又何必再費唇舌？」

韋卓邦咬牙道：「想韋某救了你們的性命，到頭來反來殺我，眞是猪狗也不如！」

宋遠移前一步，長劍急刺韋卓邦的脅下空門，喝道：「如今後悔已經太遲了！」

韋卓邦身子一旋，金刀反撩，斜砍宋遠的手臂，宋遠急忙後退。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宋遠移前，長劍刺其後背。

韋卓邦反應亦快，宋遠退，他立即跟進，金刀急劈而下，這一刀力蘊千鈞，有如泰山壓頂，攝人魂魄！

好個宋遠，他收劍極快，千鈞一髮之際，長劍一橫一抬，但聞「噹」的一聲响，火星子四濺，宋遠的長劍竟被擊落地上！

韋卓邦見機不可失，下身不動，上身探前，左掌急指而出，宋遠長劍落地，神情不由一呆，待掌至亦後退，可是已慢了半步，韋卓邦胸膛被擊中，張口噴出了一口鮮血，跟蹌退進樹林！

與此同時，唐斐那一劍刺中韋卓邦的後背，可幸韋卓邦上身探前，劍刄入肉只及一寸，但饒是如此，鮮血仍如泉湧。

韋卓邦宋遠怒哼一聲。「今日你們兩個都得死在此處！」他振身一掠，急射入林，追趕宋遠。

唐斐叫道：「休傷吾友！」尾隨韋卓邦入林。

宋遠繞樹而跑，韋卓邦急追，但擺脫不了唐斐，他一怒之下，叫道：「先殺了

你！」回身揮刀，唐斐一閃身，手臂一直，長劍反刺其咽喉！

韋卓邦上身向後一仰，堪堪避過長劍，可是唐斐手腕突然一沉，但聞「錚」的一聲响，劍尖突然暴長半尺，正好刺進韋卓邦的胸膛！

鮮血狂噴，夾雜着韋卓邦的怪叫，他盡力直起腰來，跟蹌向唐斐走去，唐斐急閃開去，韋卓邦走了幾步，終於撲倒地上！。

黃雀身份撲朔迷離

唐斐扶着宋遠騎上自己的馬匹，向東路急馳而去。他每馳二三里路，便停馬在樹上畫下暗記。

* * *

韋卓邦被殺之後三日，端木越和宋遠已到明州府置的鄞縣縣城。他倆就住在明遠客棧，客棧外墻被人用黃粉畫了兩隻螳螂。

螳螂乃老黃雀手下的暗號，也是他們通知同門前來相會的符號。

宋遠仍然躺在床上養傷，韋卓邦那一掌着實不輕，至今仍要服藥，可是他們在明遠客棧住了三天，老黃雀仍然未來聯絡！

唐斐焦慮地在房內踱着步，喃喃地道：「老黃雀會否不來？」

宋遠道：「不管如何，咱們也得等下去，否則豈非枉作小人？」

唐斐忽然換了個話題。「小宋，蘇師兄和丁師姐既然無事，爲何不與咱們聯絡？」

宋遠揮揮手，不耐煩地道：「你担心老黃雀爲何不與咱們聯絡，還比較實際？」

* * *

韋卓邦的死訊傳遍江南，那是在他死後半個月左右，這個消息令到武林爲之震盪，就連他是被誰人所殺的也不知道，是以一時間議論紛紛！

韋家上下爲了辦韋卓邦的喪事，忙個不了，荊氏母子更是傷心欲絕，由於韋卓邦生前救人無數，因此弔客川流不息，江南地面有頭有面的人，幾乎全部上門弔喪。

五月初七便是韋卓邦出殯之日，這天仍有不少武林中的名人前來弔唁，端木越亦在今早方趕來。他上了香之後，便問荊氏：「大嫂，韋大俠被什麼人害死？」

荊氏嗚咽道：「未亡人也不知道，他是死在路上的，多虧凌氏雙雄發現，仗義將先夫的屍體運回家……他是死在劍下的。」言畢淚如雨下，見者爲之心傷。

正廳裡一個滿臉于思的壯漢道：「豈有此理，韋大俠一生救人無數，不知是那個喪盡天良的畜牲，將他加害，若讓我老凌知道，必將其碎屍萬段，以洩心頭之恨！」此人便是荊氏口中的凌氏雙雄的老大凌大壯，出名的霹靂脾氣。

座中又有一位穿長袍蓄美髯的斯文漢子道：「凌老大不可魯莽，試想此人能夠殺死韋大俠，又焉是尋常之輩？若有那個知道誰是兇手，必須立即通知同道，四方堵截，務必將其生擒，否則讓其逃脫，日後要再找他就困難了！」

凌大壯睜大了眼睛，怒道：「神算子，你是瞧不起我老凌了？」

長袖客忙道：「區區絕無此意，凌老大莫疑心！」

端木越忙道：「神算先生所言不虛，想那人能殺死韋大俠，若非武功有驚天地泣神鬼之能！便必是心機狡詐之輩，任何人遇到他，都不能輕敵！」

凌大壯的結義弟弟凌小峯道：「這也未必，說不定凶手是韋大俠之朋友，因爲韋大俠沒有防備，斯人方能落手！」

上官濟長身道：「諸位可否聽老夫一言？老夫驗過屍，韋大俠是胸膛中劍而亡的，而後背還有一個傷口，亦是劍傷，有可能韋大俠是遭人圍攻的。」

一個又瘦又高的老者道：「這個說法最能使人入信，否則那名凶手武功之高，實在太可怕了！」

凌大壯大聲道：「這都是廢話，問題是在那裡找尋凶手！」

韋光忽然當衆跪下，道：「諸位叔叔伯伯，調查殺死家父凶手的事，便請你們多費點神了！子侄代表家母向大家叩頭！」

廳內的弔客，連忙欠身回禮，端木越一把將他拉起，道：「在場之人誰不痛恨凶手？這件事就交給咱們吧！」

高瘦老叟又道：「既然如此，咱們便推選端木少俠作爲調查凶手的主持人吧！」一呼百諾，此事便就此決定下來。

堂倌唱道：「吉時到，準備出殯，在場好友若有肖豬者請莫送葬！」樂手們又奏起了喪樂。

就在此刻，大門外走進一個披頭散髮的人來，高聲道：「且慢！」他邊說邊走上靈臺。

有人低聲道：「此人好像是『壺中仙』樓棟樑！」

那人上了香，喃喃地道：「韋卓邦啊韋卓邦，我樓棟樑一向敬仰你，上次登門造訪，不想你不在，如今再來，豈料你已成黃泉客，寧不遺憾？」

他雙腳一錯，突然橫掠七人，邊說：「難道你我當眞如此無緣？教樓某怎能心甘？今日好歹也得見上一面！」言畢雙手已落在棺蓋，袖管無風自動，如風帆般鼓起！

端木越最近他，倏地扳腕抽劍而出，喝道：「不得無禮！」這一劍速度之快，不亞於他義父皇甫雲當年，當眞是一閃即至！

好個樓棟樑，雙肩一聳，身子已滑開兩尺，再一個風車大轉身，怒道：「靈堂之上，那容你動刀動劍！」他袖管在內力催迫下，仿如刀刃，向端木越顏面畫去！

端木越一劍不中，次劍再出，刺在樓棟樑袖管上，但聞「卜」的一聲，長劍竟然彈開，但樓棟樑的袖管亦軟綿綿地垂了下來。

這刹那，座中羣豪都欠身而起，樓棟樑道：「爲何棺木上了釘竟無人通知樓某？」

凌大壯喝道：「閣下到底來此有何目的？」

樓棟樑道：「老夫確是專誠來拜祭韋

大俠的，絕無惡意！」

凌大壯冷冷地道：「說不定凶手就是你！」

「放屁！」樓棟樑怒道：「誰不知老夫從不使用兵器，更何況我若是凶手，又何須開棺瞻仰遺容？更不會自投羅網！閣下年紀雖然不輕，但說話仍如小孩子！」

凌大壯登時語塞，端木越忙道：「樓大俠說得有理，是在下孟浪，請恕罪！」

樓棟樑道：「老夫不是肖猪，可否送葬？」堂倌忙道：「歡迎之至！奏樂！」當下仵工抬起棺材，吹打在走在最前面，棺後則是未亡人和孝子至親，最後才是武林好友。

韋卓邦的墳地就是郊外，當豎好墓碑，衆人又紛紛上前鞠躬，可是這時候，凌大壯却叫了起來：「咦，那樓棟樑呢？」

神算子接道：「端木少俠也不見了！」

端木越去了那裡？他當然是爲了追踪樓棟樑！

樓棟樑在送殯的隊伍出了城之後，突然溜開。端木越表面上不動聲息，其實一直留意他的動靜，樓棟樑剛離開，他便發現，當下立即緊躡其後。

誰知一入城，便不見了樓棟樑，端木越用力嗅了一下，嘴角含笑，走進一條小巷。這是管一見給他的「十里飄香」藥散起來的作用。剛才在靈堂內，端木越已稍稍放了一撮在他衣上。除非風大，否則任你樓棟樑如何狡猾，他都可以循香味而尋到。不過使用這種藥，有一個先決條件，便是鼻子需特別靈敏，因爲香氣雖飄得遠，但其味極淡，否則對方豈非也會發覺？

小巷之內，有一家低級的客棧，端木越略一猶疑，跨步走了進去。那掌櫃正在打瞌睡，一見到有客上門，忙堆下笑容。「客官，您租店？」

端木越問道：「剛才是不是有個披頭散髮的男人進店？他住幾號房？

掌櫃見他長得俊秀，不像歹徒，便以實相告：「是的，你找的是尚客官麼？他住十號房，呶，走廊最後一間便是！」他欠身向內指了一指。

端木越踏上走廊，再用力嗅了一嗅，不錯，「十里飄香」的氣味仍未散，他來到十號房門外，見門虛掩着，凝神聽了一下，不聞聲息，倏地飛起一脚，將門踢開！

忽然嘩啦啦一聲響，門頂一盆水跌了下來，濺得端木越一身皆濕，事出突然，端木越吃了一驚，下意識地向後跳開，目光一瞥，大叫一驚，一個箭步標進房內！

那房間甚是狹小，後窗闊開，窗紙在風中顫動，人已不見，但床上却有一套樓棟樑適才穿的衣服！

端木越略一猶疑，又穿窗而出。窗外又是一條小巷，兩旁雖然有少却不見樓棟樑！

端木越拉住一位在巷內修補木桶的漢子，問道：「剛才裡面是不是有個人跳窗而出？」

那漢子道：「不錯，但他又跳上屋頂去了！」

端木越再問：「他穿什麼顏色的衣褲？」

那漢子想了一下，道：「好像是藏青色的寬袍……」說畢，端木越已躍上屋頂，極目望去，遠處屋頂並無人影！

端木越自信樓棟樑逃不出自己的五指山，誰知他一個觔斗便由指縫中逃之夭夭，這是他的耻辱，也是他頭一次嘗到失敗的滋味！

他在屋頂上發了一陣楞，跺跺脚，踏碎了兩塊瓦片，只聞下面一個女人殺猪般的叫了起來，他瞿然一驚，發足向前飛去。

當端木越離開之後，一條青影自小巷的一扇木門中閃了出來，一個箭步，又躍進客棧的十號房內。未幾，由客棧內走出一個穿鵝黃色衣褲的青年，不理掌櫃的驚愕，出店揚衣而去！

* * *

唐斐和宋遠在鄞縣一住半個多月，仍然毫無動靜，心頭十分焦慮。這天唐斐實在按捺不住，道：「小宋，看來那老匹夫絕不會出現了，算咱們枉作了小人，去吧！」

宋遠問道：「去何處？」

「去餘杭找荊氏向她道歉！」

宋遠想了一下，道：「也罷，咱們去吧！」兩人結了賬出店，用鞋底將畫在墻上的暗號抹掉，由於來時兩人騎一匹馬，因此又多買了一匹，然後施施然離開。

明州府離餘杭並不遠，但兩人並不焦慮，任由馬匹緩馳。臨午，兩人都有點肚餓，舉目四望，此處前不搭店，後不靠村，只好催馬急馳。

正在奔馳間，前面來了一彪人馬，其快如電，兩人立即提高警覺，唐斐目光一收，更吃一驚，忙提醒宋遠，「小心，是鐵雁鏢局的人！」

宋遠也道：「小弟早認出當先那位便是總鏢頭龐鐵城，萬不得已不可動手！」

眨眼間，那彪人馬已至跟前，宋遠向唐斐打了個眼色，騎馬勒住，靠着路旁，誰知那些人也將馬勒住，馬嘶聲未過，卜鏢師問道：「請問兩位鄞縣離此有多遠？」

宋遠道：「約莫十一二公里！」

「眞的？」

唐斐道：「咱們是由鄞縣出來，難道還會錯？」他邊說邊指左臂，向後一指。

龐鐵城在鞍上抱拳道：「在下龐鐵城，因爲去年失去一枝鏢，爲此而南下，借問兩位可知唐斐是否在鄞縣縣城裡？」

宋遠道：「咱們根本不認識什麼唐斐，閣下還是問別人吧！」

龐鐵城冷笑一聲，道：「龐某雖然不認識你，却認識他！」說着伸手向唐斐一指！「他便是唐斐！小壺仙只是他公開的身份，其實他是一名殺手！」

這一着使得唐斐和宋遠臉色同時大變，前後又爲龐鐵城鏢局的人圍住，欲突圍而出，只恐力有未逮，當下唐斐裝出憤怒的神態，厲聲道：「你們到底是什麼人，含血噴人意欲何爲？」

龐鐵城冷冷地道：「不必裝腔作勢，咱們保的那枝鏢，便是失在你手中！你果得我鐵雁鏢局傾家蕩產，該如何賠償！」

唐斐喝道：「簡直胡說八道！你有何証據？」

「要証據有何難！只需擒住你，証實你是殺手『疾如風』，自然就是証據！」

卜鏢師道：「總鏢頭，何必跟他多說

，先逮住他再拷問，屆時還怕他不乖乖招供！大家上！」

衆人一湧而上，唐斐和宋遠反應亦快，在鞍上一按，身子彈起，宋遠更絕，手中長劍一戮，刺傷了馬匹，那馬負痛，晒開四蹄向前衝，鐵雁鏢局諸人忙不迭閃開，甚是狼狽，宋遠和唐斐才穩穩當當地躍在地上！

唐斐道：「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諸位硬要將罪名派在咱們頭上，在下只好反擊！」兩人並肩向前衝突！

龐鐵城大聲叫道：「不可放過他倆！大家想想咱們家破人亡之苦，這筆賬難道不用清算！」

鐵雁鏢局上下人人奮勇爭先，雖然被唐宋二人先下手爲强，刺傷了一兩個人，但仍悍不畏死，無人後退！使得唐斐和宋遠一向以狠著稱，見狀也覺心寒！

龐鐵城的雁翎刀最是勇猛，專攻唐斐的要害，迫得唐斐非得全力應付不可，如此一來，其他的兵刃都集中在宋遠身上招呼，宋遠登時吃緊，一個失算，左肩已中了一刀！

宋遠又驚又急，高聲道：「不可力敵，先突圍再作打算！」他左衝右突，沒法脫困，只好將希望寄託在唐斐身上。

唐斐武功上只勝在快與狠，論到眞實的本領，實不如龐鐵城之深厚和老到。他身上的兩項救命絕技：毒針和如意劍，却又不敢使用，以免暴露身份，其實他內心之焦急，不在宋遠之下。

龐鐵城向左右瞥了一眼，厲聲道：「兄弟們，他們若不投降，大家也不必顧忌，該殺便殺！」

鐵雁鏢局的人，根本恨不得將他倆一口吞下肚去，聞言攻勢更急，正在危急之時，忽然一騎快馬急馳而至，呼道：「唐兄宋兄勿驚，小弟來也！」

只見一道白影衝了過來，一劍便將龐鐵城和唐斐分開，唐斐微微一愣，脫口道：「怎會是你？」

龐鐵城怒道：「臭小子，敢情是與他倆一道的，難道你不怕死？」

雁翎刀左手向後一指道：「未悉閣下是何方高人？請看看後面那些江南好友！若閣下識相，最好下令停手！」

龐鐵城回頭一望，但見由官途上來了一彪人馬，氣勢洶洶，他經驗和閱歷均甚豐富，一望即知來者都有一身武功，只好道：「大家停手！」回頭又問：「未知閣下如何稱呼？」

「在下乃端木越！」

龐鐵城向在城外活動，對江南英雄認識較少，故淡淡地道：「久仰，在下乃龐鐵城！」

說着那些人已趕至，將官途堵個水洩不通。來的都是去韋家吊喪的英雄，神算子抱拳道：「閣下莫非是鐵雁鏢局的總鏢頭？」

龐鐵城見有人知其名，心頭微悅，回禮道：「正是龐鐵城，請恕龐某寡陋，未識尊駕！」

神算子道：「前頭有座樹林，大家到那裡談話如何？否則只怕要給路人埋怨咱們擋路！」

龐鐵城見對方人多，忖道：「此處雖是他們的地界，但難道便可以不講理？某便不信他們會包庇兩個殺手，陪他們去一遭，又有何妨？」主意打定，忙道：「龐某等人從關外來至江南，連東南西北也分不清，一切自然聽候諸位的安排！」

神算子忙道：「不敢當，請諸位隨後而來！」龐鐵城等人隨後而來，端木越則陪着唐斐和宋遠走在最後面。起初龐鐵城還有點担心，不時回頭探視，後來見他們神態自若，隨後而行才放了心。

端木越假借替宋遠包紮傷口，低聲道：「兩位都是聰明人，當知該如何應對！」

宋遠沉吟道：「小弟正想請教！」

端木越微微一笑，道：「有時候，坦白反而是一種罪過，兩位當能理解！」

衆人走了三四里，果然有一座大樹林，鐵雁鏢局鏢師們都有點忐忑不安，衆眼望着龐鐵城，龐鐵城挺胸跟着神算子首先入林。

樹林不但大，而且還有不少石頭，神算子道：「所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彼此雖然初次認識，但同爲武林一脈，無須見外，諸位請覓地而坐！」

龐鐵城沉不住氣，首先問道：「請問諸位爲何阻止龐某追回失鏢？」

端木越抱拳道：「龐總鏢頭，可否請你將欲殺唐宋兩兄的原因見告？」

龐鐵城心頭有怒，奈何人在矮簷下，不得不低頭，只好抑住不快，將自己保鏢出關，最後所保的人被人殺死等情況說了一遍。他伸手向唐斐一指，道：「殺人者便是他！」

宋遠冷笑一聲：「既然在下不是殺人者，閣下爲何連我也要殺之而後甘心？」

「你以爲龐某不知你與唐斐是一丘之貉？當日若非你救了他，唐斐早已死在關外了！」

唐斐道：「你口口聲聲說我殺了你所保的人，可有証據？」

龐鐵城沉吟道：「咱們若非已經調查清楚，又怎會巴巴地趕來江南？」

唐斐冷笑一聲：「所謂調查，未知是怎樣一回事，你可詳細說說麼？」

龐鐵城沉聲道：「是有個知情人告訴龐某的！」

唐斐喝道：「快說，是誰？」

端木越忙道：「兩位不必爭論，待在下問幾句話！龐鏢頭，你們是幾時入關的，幾時到江南的？」

龐鐵城道：「今春便已入關，由北向南去，沿途明查暗訪，但早幾天，咱們收了一封信，信中寫明本局失鏢的經過和眞相，並謂唐斐在鄞縣縣城，所以咱們立即趕來江南……」

唐斐截口道：「你我不曾見過面，你如何認得出我？」

「信中寫明你雖然擅長易容，但身材不能改變，還有，你左手掌背上有道刀痕，這些特徵，都與你符合，你還有何話好說？」

唐斐吃了一驚，忙以一陣大笑掩飾內心的驚慌，道：「武林中掌背上有刀痕的人，不可勝數！」

端木越道：「唐兄稍安勿躁，待小弟再問他幾件事！龐鏢頭，你收信之日，到底是在那一天，信由誰交給你的？」

「信是在六日前收到的，當時咱們正在揚州城一家叫景泰的客棧內，信是由店小二交給咱們的，據店小二謂是一個小乞丐拿給他的！」龐鐵城道：「咱們收到信之後，便連夜趕來！」

「再問一句，貴局所保之人是誰？」

龐鐵城猶疑了一下，期期艾艾地道：「是一名叫李秀峯的青年……」

端木越「哦」了一聲，道：「可是有『京城小虎』之稱的李秀峯？」龐鐵城點點頭。

話音剛落，凌大壯和凌小峯等人都嚷了起來：「什麼？你竟然爲了那個小畜牲勞師動衆！如果我知道李秀峯離開京城，有機會我也要殺他！」

宋遠吃吃笑道：「在下還以爲鐵雁鏢局保的是什麼大善人，故此傾力追查凶手，由關外追至江南，原來保的是攪得天怒人怨的小色魔！你說在下有份殺死李秀峯，這是抬舉在下！哈哈……」

唐斐亦不笑，道：「殺死小色魔，這個寃大頭在下願意當！不錯，李秀峯是我殺死的！」

龐鐵城鐵青着臉，霍地抽出雁翎刀來，喝道：「既然你自己承認，龐某便沒找錯人了！」

神算子道：「且慢，其實李秀峯是區區殺死的！」言畢在自己的胸膛上拍了幾下，刹那間，其他人紛紛效尤，人人均自承是殺人凶手！

龐鐵城厲聲道：「江南的朋友們，互相包庇，龐某領教了！不過唐斐必是凶手無疑！」

端木越道：「龐鏢頭，這就是你的不是了，即使唐斐是殺手，但他殺的人本就是該殺之人，他也沒有錯！相反，閣下爲了賺錢，却不擇手段，不分黑白，徒令人齒冷！」當下衆人都紛紛指責鐵雁鏢局，使得卜鏢師等人都臉有赧然之色。

龐鐵城結結巴巴地道：「咱們是開門做生意的，有客上門要求保鏢，可不能不接……」

端木越快口道：「不接生意少說也有十個八個理由，問題是閣下爲人的宗旨如何！何況你今日只憑一封匿名信，便認定唐斐是凶手，也缺乏令人信服的証據！」

龐鐵城心想今日絕難得手，不如日後再想辦法，正欲說幾句門面話，誰知衆人突然聽到一個異响，神算子叫道：「似乎有人！」林內羣豪幾乎有一半跑出林去，未幾又回來。

端木越問道：「是什麼人？」

神算子道：「不見有人，跑得好快！」語音剛落，樹頂上忽然跳出一位青年來，神算子脫口問道：「誰？報上名來！」

那青年不慌不忙地道：「在下馬君行！」

神算子一愕，道：「金刀大俠韋卓邦入土爲安，又來了個金刀少俠！」

馬君行一拍腰間的金刀，道：「少俠兩字不敢當，但金刀倒有一把！」他邊說邊向前行，直至龐鐵城面前才站定。

龐鐵城心頭一沉，料不到在此時此地遇到馬君行。當下堆滿笑容道：「龐某雖在關外，亦素聞少俠大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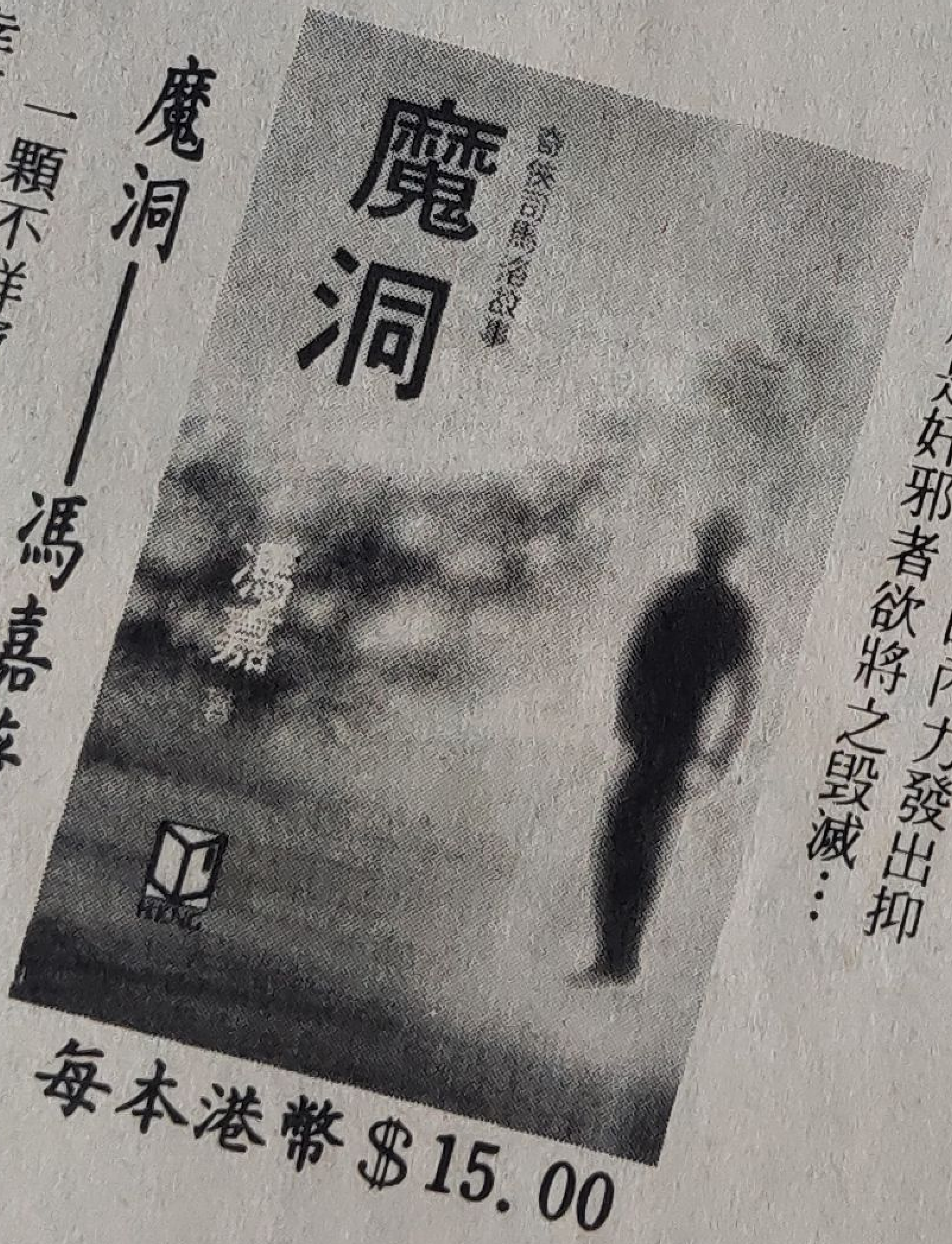
馬君行道：「端木少俠所言固有道理，閣下這些年已賺了不少錢，更不該助紂

環球出版社新書介紹

天地譜——龍乘風著

一本簫譜，能藉譜曲者的內力發出抑制暴戾的曲韻；於是奸邪者欲將之毀滅……

每本港幣$13.00



魔洞——馮嘉著

一顆不祥寶石，令司馬洛的老友不幸死亡。他得到了老友的藏寶圖，引起他的冒險興趣深入礦洞探查……

每本港幣$15.00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萬寧及屈臣氏有售。

H.K.N.G.

爲虐！李秀峯若不被人先一步殺死，在下也不會放過他！更不理會他當時是否仍受鐵雁城局保護！」

龐鐵城心頭恚怒，暗道：「你以爲龐某是紙紮的麼？」嘴上却道：「不管是誰殺了受咱們保護的人，鐵雁鏢局在情在理，都得緝到凶手，向僱主交代，否則以後鐵雁鏢局還能在江湖上混麼？」

馬君行冷笑一聲，道：「有骨氣！在下意願向龐鏢頭討教幾招！」言畢拔出腰間的金刀來。

龐鐵城臉色驟變，他應戰又不是，不應戰又不是，忙向卜鏢師打了個眼色。卜鏢師會意，大聲道：「你是後輩，總鏢頭怎肯與你較量？不如由卜某陪你玩玩吧！」

馬君行冷哼一聲：「你是什麼東西？站開，龐鐵城，難道你害怕了？」

龐鐵城就算是泥人也有火氣，「刷」地一聲，將雁翎刀抽出來，道：「金刀少俠有心指教，龐某敢不從命？先說明白，今日是單打獨鬥，還是羣毆？」

端木越忙道：「兩人若要比試印証，機會尚多，可否由在下先問幾句話？」

馬君行退了一步，道：「請問。」

「馬少俠怎會來此地？」

馬君行道：「在下是跟踪鐵雁鏢局而來，用意也要找尋殺死李秀峯的凶手！」

凌大壯道：「人家替你報了仇，你還要找他，要親自向他致謝？」

「不是，要鬥一鬥他！」馬君行道：「諸位料都知道在下的未婚妻是被李秀峯所殺的，此仇不報枉爲大丈夫，可幸他竟早一步得手，在下能不找他算賬麼？」

龐鐵城道：「如此你應該找他，不應找龐某！」說着向唐斐指了一指。

「殺人凶手固然可惡，但你更可恨！至於這位唐兄弟，在下沒法証據他是否凶手，又豈會貿然冒犯？」

端木越道：「馬少俠既然一直跟踪龐鏢頭，可知是誰送信給龐鐵城的？」

「在下見到一個披頭散髮，衣衫襤褸的潦倒老人交一封信給小乞丐，又給了他幾文錢，像是個乞丐，只不知他是否丐幫弟子！」

宋遠脫口道：「莫非是壺中仙樓楝樑？」

端木越目光一亮，道：「依時間推測，實有可能是他！」

神算子接道：「那天他雙掌按在韋大俠的棺蓋上，後來咱們才發現，他使了『隔山打牛』的功夫，極是險毒！」

端木越吸了一口氣，道：「他是恐怕韋大俠詐死，故此用此毒計殺人，由此可見韋大俠之死，必與他有關！」

凌小峯道：「以前只聞此人酒量豪，亦正亦邪，做事但憑好惡，是個不羈之人，想不到他是個惡魔！」

神算子接道：「可得小心提防！」一頓又問：「馬少俠剛才是否一直藏在那棵樹上！」言畢向左首一棵參天大樹一指。

馬君行道：「不是，在下來得較遲，所以一直躲在右首那方！」

「如此是另有其人的了？」神算子急道：「會否剛才樓楝樑亦來了這裏？」

端木越精神一振，是：「咱們分開找尋搜索！神算先生，請你帶人向右搜索，在下與唐宋兩兄向左方追查？」說着拉了唐斐和宋遠出林，其他人則紛紛跟隨在神算子之後出林，毫不理會鐵雁鏢局的人！」

馬君行想了一下，追趕端木越，卜鏢師局道：「總鏢頭，如今咱們怎辦？」

龐鐵城想了一下，道：「殺死李秀峯的，到底是不是唐斐，咱們也得當面問問發信人！追！」

＊　＊　＊

端木越唐斐和宋遠出林亦向前急馳，未幾馬君行追了上來，道：「此處四通八達，咱們這樣搜索，猶如大海撈針！」

端木越道：「依馬少俠之見，又該如何？」

「你我有坐騎，分左右向兩邊搜索，唐宋兩位則向前去，總之在鄞縣城會合！」

端木越道：「一言爲定！」當下向左馳去，馬君行則去右首，唐斐和宋遠兩人的坐騎已不知去向，唯有徒步急行，可是，一路不見有什麼扎眼的人！

宋遠低聲道：「小唐，你說剛才匿入林內的人，是否老黃雀？」

「這個小弟就不知道了，不過我幾乎已可肯定樓楝樑便是老黃雀！」唐斐深深吸了一口氣，道：「我第一次見到他時，便有一種說不出的感受，總之是心神難以安寧！說來好笑，人人均將我比作壺神仙第二，故稱我小壺仙，想不到壺中仙便是他，小弟實在懵懂！」

宋遠苦笑道：「這又怎能怪你？他易容術高明巧妙，化身千萬，誰想得到？」

兩人邊交談邊觀察四周，可惜直至鄞縣縣城，不但未見到他們要找的人，甚至連一個扎眼點的人物也沒遇到。

此刻已是不早，兩人走了大半天路，肚子餓得咕咕作响，宋遠忙道：「咱們由早至今，未有東西下肚，先吃點東西再說吧！」

由於要找尋樓楝樑，兩人故意找了一家大酒樓吃飯，誰知此刻尚未至晚飯時光，酒樓雖大却無食客，兩人有點意興闌珊，隨便叫了點麵食，便匆匆出店，在城內四處碰運氣。

當他倆經過明遠客棧時，唐斐忽然發現墻脚畫着螳螂，唐斐輕嘆一聲：「小宋，今早咱們不是已抹掉了麼？」

宋遠仔細看了幾眼，道：「暗記沒錯，但絕對不是咱們畫的！」

唐斐脫口道：「莫非是蘇師兄和丁師姐！」

宋遠喜道：「要想知道是誰還不容易？進去看看便知道！」當下兩人進店查詢。掌櫃謂今日到今爲止只有一個男人來投店，報稱姓張。宋遠問道：「他長得怎樣？」

掌櫃道：「普普通通的一個男人，中年漢子大都差不多……」

唐斐斥道：「胡說，怎會都差不多！他的腿可有問題！」

「這個老朽可沒留意。」

宋遠問了房號，拉着唐斐進去，低聲道：「蘇師兄易容術巧妙，怎問得到底細？」唐斐點點頭去到九號房門外，伸手

敲門，他敲的是「螳螂」的暗號一重一輕，二重三輕。

房門也有回音，二輕三重，一輕一重，唐斐大喜，一掌將門推開，道：「蘇師兄！」目光一及，只見床前帳子低垂，床上仍有人在裡面，不由有點奇怪。

宋遠道：「快退！」

忽聞人聲：「兩位師弟既然已來了，怎麼又要離去？」話音一落，樑上躍下一名中年漢來，並非蘇振武！」

唐斐手掌落在劍柄上，喝道：「你到底是唯？」

「與你們一樣，是老黃雀手下的螳螂張軍！比你們出道早多了！」

「張軍？」宋遠詫驚道：「你，你不是已死在武當派的青木道長拂塵之下麼？」

張軍笑道：「那是我故佈的疑雲，否則如何能脫出老黃雀的控制？剛才你們叫什麼蘇師兄，他是那一位？」

宋遠急忙反問：「張師兄既然已脫離老黃雀，爲何來此處又畫了暗號？」

張軍張目望房外，低聲道：「先將門關起！」宋遠將門關上，順勢站在門後。

唐斐道：「你如今可以說吧？」

張軍道：「愚兄爲老黃雀賣命多年，到頭來只換來了一身的傷病，越想越氣難消……咳咳，不知兩位認爲如何？」

宋遠又急道：「張師兄莫岔開話題！」

張軍輕哼一聲聲：「我今早見到老黃雀，原來他就是樓棟樑！」

唐斐又驚又喜，問道：「敢問張師兄在何處見到他？如今他又在何處？」

「愚兄是在城外見到他的，此刻料他尚在城內。愚兄已找了他好幾年，到今日才找到，自己一人動手怕力量不足，故此辜妄畫了暗記，希望能找到同道，果然招來了兩位……」張軍上下看了唐斐一眼，沉吟道：「不過……兩位也許是老黃雀的不二之臣，要你們去殺他，恐怕下不了手！」

唐斐急道：「誰說咱們下不了手？小弟恨不得吃其肉，寢其皮！」

張軍大笑：「好好，你我眞是志同道合，如今我動手便用不着有所顧忌了！」他說這句話時，雙眼閃過一抹殺機。

唐斐道：「如今最大的問題是去那裡找他！」話音未落，張軍和宋遠同時向唐斐撲去！

宋遠比較接近唐斐，他的手首先觸及唐斐的手臂，用力將他拉開，說時遲，那時快，張軍突然握腕，長劍「錚」的一聲，脫鞘而出，向唐斐胸膛急刺！

變生肘腋，唐斐根本料不到張軍會突襲自己，是故被宋遠拉開時，仍有點懵然不知所謂！「刷」劍尖刺進唐斐右胸靠腋之處，一陣冰涼和灼痛刺激了唐斐，直至此刻他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

宋遠抽出長劍來，把唐斐拉到身後。並且慢慢退後，張軍則慢慢迫前，冷冷地道：「你根本沒有機會逃走，留下來拚命，還有一絲機會！」他渾身上下都透出殺機，令人有喘不過氣來的感覺。

宋遠亦知道唐斐一開門，對方便會發動攻勢，自己未必能抵擋得住，但一退之下，難免會撞及唐斐，則兩人都得死在對方劍下，只好用話拖延。「你到底是誰？」

張軍哈哈笑道：「你不知道我是誰，爲何能及時拉開唐斐？若非你拉他一下，那一劍已經送進他的心房！」

「我從你的眼神看出你要殺人！」宋遠忽然哈哈一笑。「還有一點，你一直不問咱們的姓名，卻能叫出咱們的名，証明你不是甚麼張軍，而是老黃雀！」

張軍亦大笑。「宋遠不愧是宋遠，老夫一直認爲你是我衆多弟子中最聰明的一個，而且心思縝密！」

唐斐紮好傷口，抽出長劍，顫聲道：「咱們一直聽你的命令，又將韋單邦殺死了，你因何還要殺咱們？」

老黃雀（張軍）目光一凝，冷冷地道：「因爲你倆若不死，老夫以後安有好日子過？」

唐斐怒喝一聲：「你卑鄙無耻，簡直是畜牲！」

老黃雀作不知羞地道：「老夫是畜牲，你們兩個卻是小畜牲！不管你們心裡怎樣想，今日都跑不掉了！」

宋遠忙道：「你不怕端木越？也許他已來到此地！」

老黃雀踏前一步，道：「多謝你提醒老夫！」殺那間房內充滿了殺氣。「念在咱們有二十年的感情份上，老夫答應替你們找個好地方安葬！」

宋遠喝道：「且慢，我還有一句話問你！你一直跟在咱們身後？」

「不錯，你們一離開餘杭，老夫便跟在背後，目睹韋卓邦被殺，再跟你們來明遠客棧，然後北上找龐鐵城，最後再下餘杭！可憐龐鐵城沒用，否則根本用不着老夫動手！」

「還有，端木越早已懷疑你了！」

老黃雀哈哈大笑：「他只懷疑老夫是樓棟樑而已！反正老夫有幾種身份，以後不用此身份便行，不勞你担心了！」說着又再走前一步。

宋遠又喝道：「且慢！」

「少來這一套！這援兵之計還是老夫教你的！」老黃雀手腕一振，長劍已向宋遠刺去！

唐斐大喝一聲，自宋遠身後閃出，揮劍反刺老黃雀的脅下。「老匹夫，今日與你拚了！」

「班門弄斧，自暴其醜！」老黃雀自忖武功在他們兩人之上，加上唐斐又受傷，更佔盡便宜，意氣風發地道：「米粒之珠，焉能放光！」他傾身一讓，長劍一橫，一招兩式，已將對方雙劍一齊封住。

宋遠忽然大笑：「老黃雀，今日你惡貫滿盈了，死到臨頭，猶不自知？」

老黃雀格格怪笑道：「你一向語不驚人死不休，趁未死之前讓你表演一下吧！」嘴上雖這樣說，但掌中長劍卻攻得更加凶狠了！

「你以爲咱們殺死韋卓邦麼？沒有！咱們根本是在騙你的！」

老黃雀臉色一變，卻故作鎮定地道：「你倆大可以放心，老夫已在其棺上加了一掌，嘿嘿，不說你倆大概還不知老夫擅長『隔山打牛』，就算韋卓邦不死，吃了老夫一掌也得斷氣！」

唐斐大笑。「咱們不但未殺他，還與他台計欺騙你，以引你現身，好爲武林除

害！死在樹林裡那具屍體，根本是另一個人！」

「荒謬！難道老夫眼花看錯不成？」

「正是！」唐斐道：「那屍體是上官濟負責收，咱們還怕會被你看出破綻，如今方知道那是過慮了！」

老黃雀臉色鐵青，寒聲道：「如今老夫根本沒殺錯人了，你們兩個死了之後，可別怪我無情！」

宋遠怒道：「其實迫咱們騙你的，是你自己！」

「放屁，老夫幾時迫你們騙我！」

「我身上的隱疾，根本不是甚麼先天性的，而是着了你的道兒！你在食物中下了慢性毒藥，使我大小便失禁，迫我乖乖受你擺佈，若非上官大夫與餘杭城的大夫合力參透出來，我至今還不知道！」

老黃雀哈哈一笑：「誰叫你自小便聰明過人？老夫不得不預先留下一手！你廢話都說畢了麼？」他手上再度加緊，但聞房內風聲大作，懾人心魄！

唐斐受傷不輕，雖然紮住傷口，但只施了幾招，鮮血又汩汩淌下，宋遠獨力難支，尚要不時照顧唐斐，形勢更加險惡，他心中不由暗暗叫道：「韋大俠，端木越怎地你們還未來？」

兩人已被迫近牆，唐斐目光一掃，見旁邊有一張椅子，忽然大喝一聲，長劍急刺，全不顧自己的安全，老黃雀冷哼一聲：「你這是尋死！」覷得眞切，一劍戳向唐斐左胸空門。

說時遲，那時快，唐斐左脚尖用力一勾，那張椅子乘勢飛起！「篤」的一聲，老黃雀的劍尖刺進椅裡，唐斐左掌突然抵住椅子，叫道：「小宋快！」

宋遠料不到他有此一着，微微一呆，長劍才斜削過去，老黃雀不愧是久經風浪的老江湖，臨危不亂，上身向後一仰，霍地使出一招「鐵板橋」，堪堪避過宋遠那一劍，唐斐大喝一聲，左掌用力向旁一甩，把椅子也帶開，面前再無阻擋，他右脚倏地踢起！

「篷」的一聲，老黃雀被踢個正着，他乘勢後退幾步，宋遠及時標前揮劍，老黃雀雙脚一頓，拔身躍起。宋遠輕喝一聲，提劍飛起，凌空刺向老黃雀！

不料老黃雀左掌在椅上一拍，身子斜飛下來，撲向唐斐。那時唐斐拚盡全身之力，此刻氣力已盡，鮮血更是湧個停不，眼前只覺有十多個老黃雀，明明見他飛來，雙脚竟似木樁般，沒法移動分毫！

宋遠凌空見到，大吃一驚，正所謂遠水救不了近火，百般無奈，只好脫手將長劍當作神箭擲出，射向老黃雀的後背！

老黃雀突聞背後風聲大作，猛吃一驚，他脚尖剛沾地，再沒法改換身形，保命要緊，上身一斜，斜撲落地，長劍在其頭頂飛過，「篤」地釘上門板上！

老黃雀長笑一聲：「你們還有甚麼本領！」他自地上一滾而上，揮劍向唐斐刺去！

與此同時，房門突然「嘩啦啦」一陣亂響，房門被人擊破，木塊四濺中，跳來兩個人來，一男一女，正是蘇振武和丁鈴鈴！

老黃雀一怔，見不是韋卓邦和端木越，心頭略定，喝問道：「誰敢破壞老夫的好事！」

「誰欺侮他倆，咱們便跟誰作對！」

唐斐鬆了一口氣，退後一步，將劍拋給宋遠，邊道：「蘇師兄，他就是老黃雀！」

蘇振武和丁鈴鈴目光大盛，道：「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毫不費工夫！唐師弟你且退開，讓我來會會他！」

老黃雀目光一變，訝然道：「你是蘇振武？你還未死麼？」

蘇振武道：「你既未死，咱們又怎敢輕生！」

宋遠道：「蘇師兄，他要殺人滅口！」

「幸好我與丁師妹經過此地，無意中發現螳螂暗記進來看看，眞是天從人願，老匹夫，咱們替你賣了這許多年的命，到頭來你還不放過咱們，你的心腸怎地這般狠毒？」

老黃雀道：「你們都是老夫一手養大的，今日既不再爲我所用，還留下來作甚？蘇振武，原來你與丁鈴鈴還在人間，今日你們自己送上來，眞是太好了，你們四個死後，天下間便眞無人知道老夫的秘密！」

丁鈴鈴道：「老匹夫，休得囉嗦，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看刀！」她首先揮刀急砍，展開攻勢，旁邊的蘇振武連忙配合她的攻勢，宋遠稍爲喘息一下，振作精神，自後攻老黃雀。

嚴格來說，蘇振武的武功比起唐斐稍遜半分，但他勝在經驗豐富，更何況還有個丁鈴鈴，威力自有所增强，因此老黃雀根本佔不到一絲便宜，唐斐需得乘機在包紮傷口。

四人在狹小的房內格鬥，份外凶險，老黃雀見力戰三個徒弟不下，已存了溜掉之心，當下覷得眞切，突然提了八成眞力於手，一掌擊出，狂飈突生，將蘇振武迫開，身子一竄，穿門而出！

丁鈴鈴反應極快，見他眼珠轉動，已提防他會溜掉，因此老黃雀剛出房，她掌中三把飛刀已脫手飛前！

這三把飛刀，分上中下左右射出，範圍極廣，迫得老黃雀不得不回身揮劍將其擊落，只這一躭擱，丁鈴鈴已穿門而出，纏住老黃雀。

落身在院子裡，老黃雀如大龍入海，精神大振，喝道：「臭丫頭，你要找死，老夫樂得成全你！」他左掌右劍，全力出擊，丁鈴鈴拚盡全力，依然抵擋不住，幸好宋遠已趕到，冒死進攻，方將老黃雀迫退，接着蘇振武亦趕到，三人重新佈陣，將老黃雀圍在核心。

老黃雀知道今日之戰只宜速戰速決，是以全力進攻，不斷發掌，但宋遠三人一個退，另一個立即又補了位，竟似久經訓練般！

唐斐喘了一陣氣，慢慢走出房門，誰知竟見到幾個人，端木越、上官濟、馬君行還有一位蒙面人，蒙面人一見到唐斐即問：「點子出現了！」

「快去，在院子裡！」

端木越、馬君行和那位蒙面人立即自他身邊竄過，向院子裡奔去，上官濟則扶住唐斐，道：「快解下上衣，讓老夫替你

止血！」

蒙面人一至又問：「小宋，已查清楚了？」

「沒錯，他自己也承認了！」

老黃雀大驚，虛擊一掌，將丁鈴鈴迫開一步，未待蘇振武補位，已斜飛而起，脫出包圍圈，可是那蒙面人武功十分到家，也不見他如何作勢，已向老黃雀飛去，人未至，金刀已挾風望老黃雀下身劈去！

老黃雀急忙沉臂拔劍，但聞「噹」的一聲响，兩人同時落地，老黃雀寒發問道：「韋卓邦？」

「不錯！」蒙面人扯下臉上的汗巾，露出本來的面目，正是韋卓邦。「你不是一直想見韋某麼？」

老黃雀傲然道：「單打獨鬥，老夫絕不怕你，就怕你倚多爲勝！」

宋遠未待韋卓邦回答，已截口道：「請韋大俠爲咱們押陣，今日咱們幾位師兄弟，非親手殺死他不可！」

韋卓邦轉頭望一望端木越，見他頷首便退開幾步，道：「諸位請小心！咱們三人守住各方，務求不讓他逃脫！」

老黃雀不再存僥倖之心，雙眼緊緊瞪着宋遠，狠狠地道：「老夫今日就算命喪此處，也要你墊背！」

宋遠見來了援兵，精神大振，笑道：「只怕未能！」話音剛落，老黃雀已向他撲去，宋遠嘴上說得輕鬆，却不敢有一絲大意，忙不迭橫劍一擋，誰知老黃雀這一着根本是虛招，劍至中途，右脚縮起，左脚尖點地，扭腰一旋，長劍變成削向丁鈴鈴的纖腰，同時右掌發出一股强勁的掌風，把蘇振武迫開幾尺！

他一出手便分襲三人，充份顯露出其武功之高超，經驗之豐富，着着均在其徒弟之上。

丁鈴鈴倉猝間沉劍一格，雙劍相隔，只震得丁鈴鈴之手痺痳，但覺對方劍上傳來之暗力，强勁無比，雙脚拿不住樁，倒退幾步！

宋遠見狀大驚，連忙抱劍飛上急刺。好個老黃雀藝高胆大，上身向前一探，長劍仍刺向丁鈴鈴，又恰好避過宋遠那一劍。

宋遠正欲翻腕沉臂，化刺爲砍，不料老黃雀右脚忽然向後蹴出！

宋遠救人心切，上身探前，故此看不到老黃雀那一腿，被踢個正着，登時倒翻落地，老黃雀見得了手，大喜過望，一個風車大轉身，向宋遠飛撲過去！

宋遠小腹被踢中，全身氣力似被抽乾，沒法閃避，而蘇振武、丁鈴鈴又在遠處，韋卓邦等人更是遠水救不了近火！

唐斐在遠處見到，急叫道：「小宋，護手！」

宋遠已了無主意，聞言不由自主地抬起手臂來，食指在護手上一按，但聞「錚」的一聲响，劍刃暴長半尺，恰老黃雀飛撲過來，劍尖刺進其心房！

這刹那，宋遠不知爲何，氣力徒增，左掌一拍，推開老黃雀的長劍，上身抬起，劍刃直插進老黃雀的胸膛！

這些事說來雖慢，實則上快如閃電，待老黃雀撫胸退開之後，衆人才趕了過去，老黃雀喃喃地道：「這把如意劍……」

唐斐道：「這把劍本是你送給我的，剛才我借與小宋，你惡貫滿盈，故此會作法自斃！在客棧外墻畫螳螂，引咱們自投羅網，誰知也引來了蘇師兄和丁師姐，這柄劍是你精心設計讓我去殺人的，如今你自己却死在自己的劍下！」話未說畢，老黃雀已「噴」地一聲噴出一口鮮血，氣絕身亡，但雙眼仍睜得老大。

鄞城的另一家客棧，韋卓邦與唐斐等人歡聚於一堂。端木越等人在聽了唐斐等人的經歷之後，輕嘆一聲，道：「你們自小便是孤兒，被老黃雀撫養成人，之後替他殺人，這也難怪！」

韋卓邦接道：「不錯，所謂知錯能改，善莫大焉，四位以後多行俠義，咱們絕不歧視，至於鐵雁鏢局那方面，韋某自願替你們解決。」

唐斐連忙下拜致謝，却讓韋某一把扯住，「元凶已授首，今日大家多喝幾杯！」

散席之後，丁鈴鈴和蘇振武首先告辭，唐斐忙將他倆攔住：「師兄師姐，咱們好不容易才報了大仇，何不多聚幾天？」

丁鈴鈴道：「小兒託親戚撫養，愚姐如今心急如焚，須得先去探望他一下。」

「侄兒在何處？」

「就在本城，敝親乃是先夫之堂叔母！」

宋遠恍然道：「難怪你們會來這裡！嗯，對啦，上次在蕪湖城，師兄爲何不辭而別？」

蘇振武訝然道：「愚兄曾留字在客棧內，兩位沒看見麼？當日愚兄無意中發現樓棟樑，故此暗中跟踪，誰知被他甩掉，待咱們回蕪湖城找你倆，又已找不到，只好陪師妹來此！」

宋遠將當日的情況告訴他倆，丁鈴鈴道：「如今雨過天晴，日後相見之機會還多，就此告別！」

徵稿啟事

你有好故事嗎，你有豐富幻想力嗎？請試撰著一吓！本社鼓勵有興趣撰寫武俠小說之有志讀者。誠意培植新作家。試用新作品、歡迎投稿。

（每個故事獨立，不超過十萬字。）

故事須新鮮緊湊。文字須簡潔有力。

情節要曲折動人。佈局要注意技巧。

來稿請寄：香港上環新街五至十三號環球大厦三樓

武俠世界編輯部　鄺重先生收便可。

梁山泊英雄傳之十一

高石・編繪

清風寨（二）

「水滸傳」是我國一部古典文學名著，此書描寫宋江等一百零八名好漢，他們各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和遭遇，有朝廷官員，有家財萬貫的富户，有普通老百姓，但在各種不同的原因之下，他們終於聚合在一起，構成一節又一節精彩動人的故事。

49　劉高的軍士回來報告花榮的武藝高强，難以下手奪人。劉高心中暗暗算計，恐花榮連夜把人放走，將來沒有對証，便想派人到路頭上去等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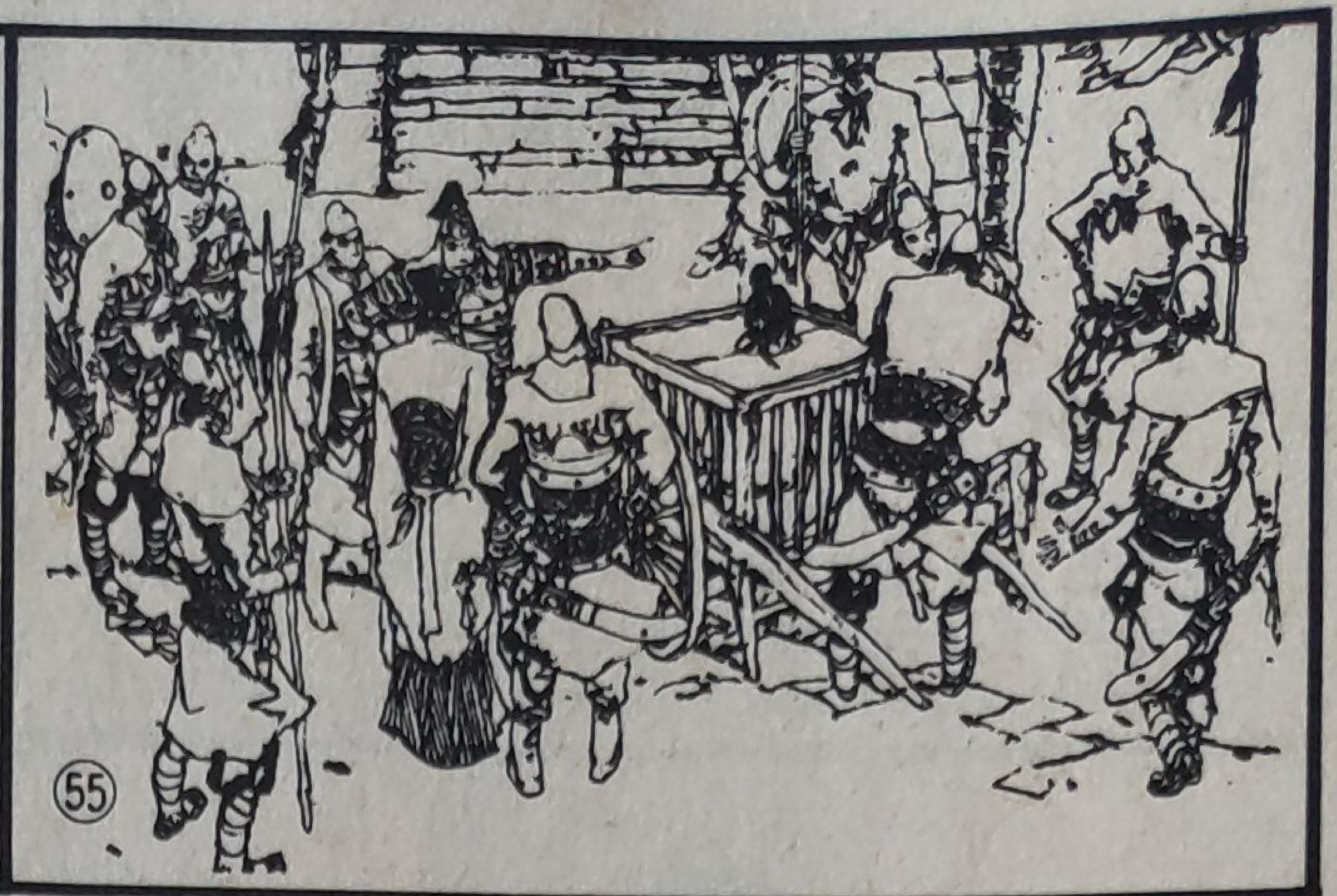
50　劉高一邊調撥人員，一邊尋思：拿到賊人暗報知州派人馬來取，順便拿了花榮，害了他性命，以後便是我獨霸這淸風寨！當下就點了二、三十名軍漢，出發到五里路頭去等候。

51　約莫有二更時份，果然派去的軍漢將宋江綁着來見劉高。劉高大喜，命人暗中將宋江囚在後院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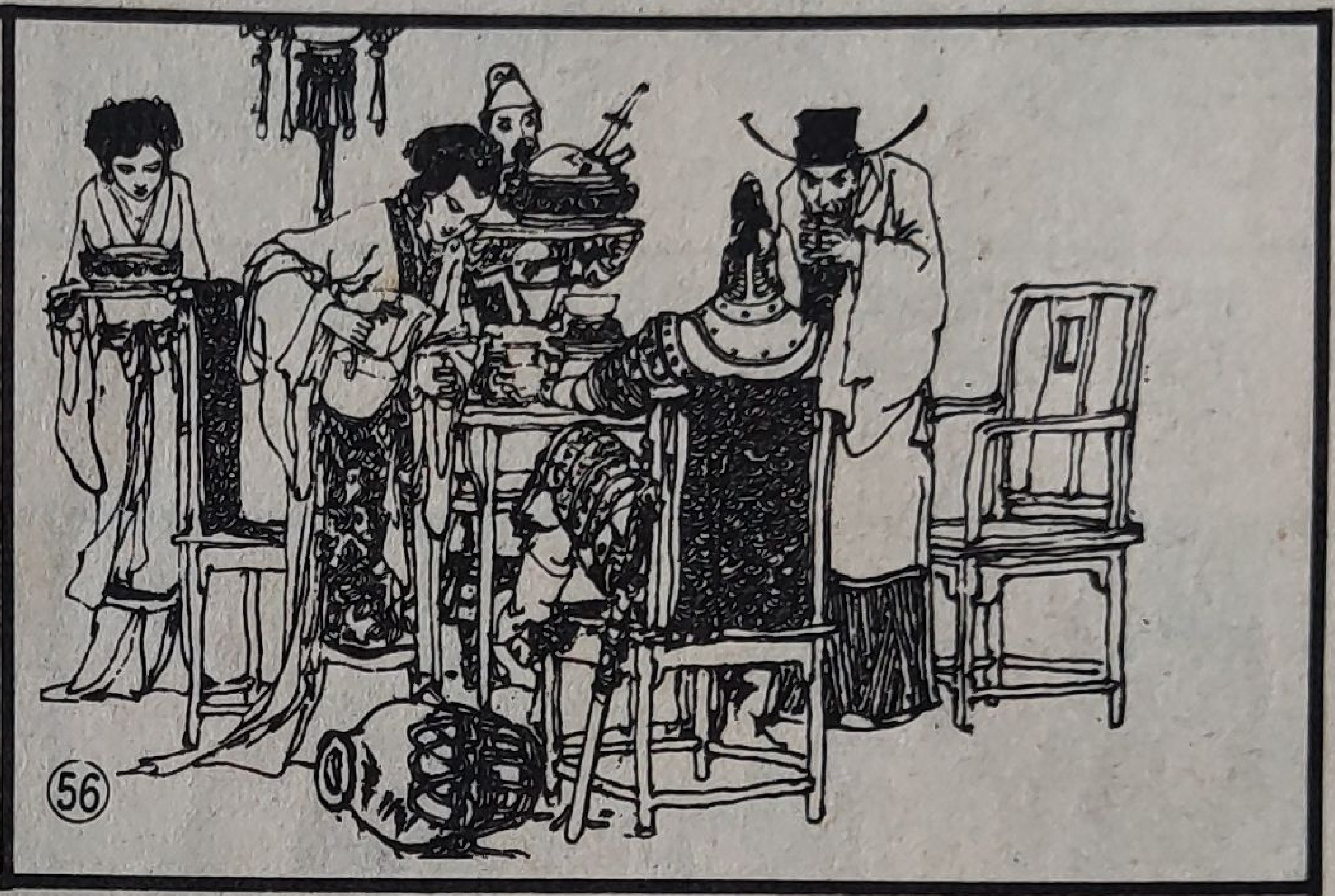
52　當夜劉高便寫了一封呈狀，差兩個得力的心腹，飛也似的馳赴青州去了。

53　青州知府慕容彥達，他的妹妹是宋徽宗的貴妃，平時依仗朝廷勢力，在青州殘害良民，無惡不作。當日看了文書，也吃了一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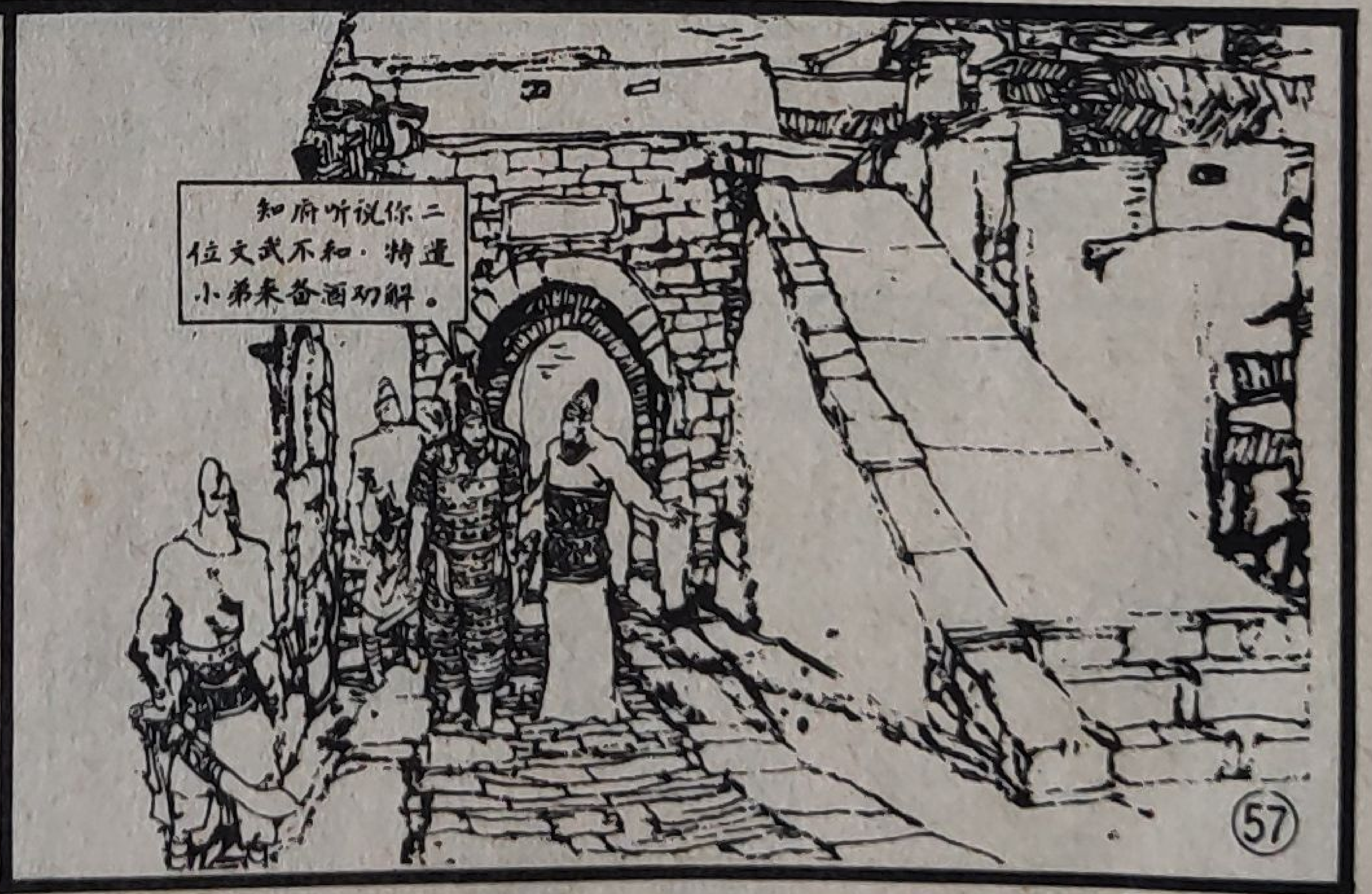
54　慕容彥達手下有一名兵馬都監，叫做鎭三山黃信，頗有些武藝。慕容彥達就派黃信帶五十個健壯軍漢到清風寨來提犯人。



55 黃信來到清風寨，見過劉高，連夜安排一輛囚車，將宋江裝了，上面還插一面紙旗，旗上寫着"清風山賊首鄆城虎張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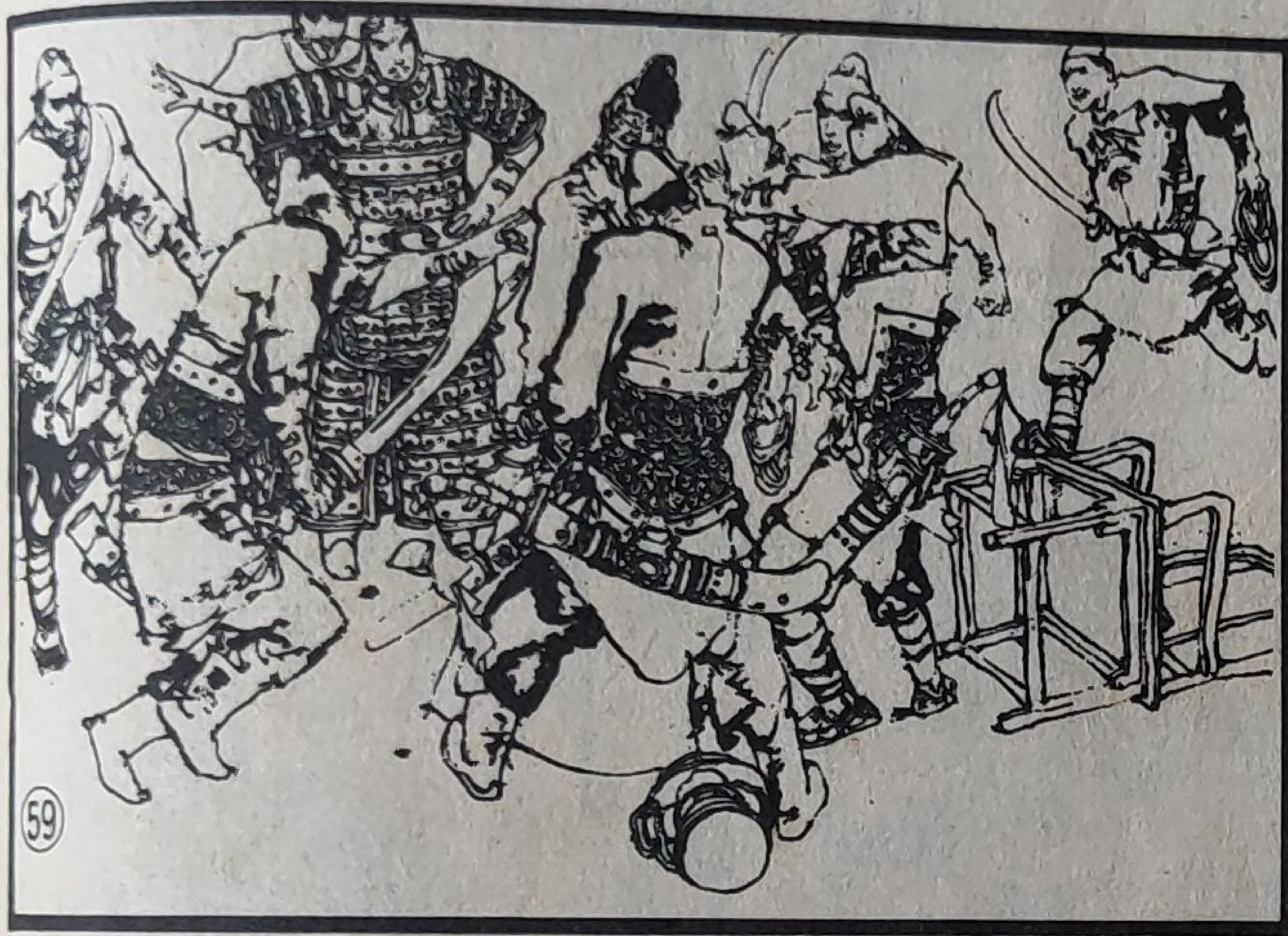


56 黃信又和劉高議定，明日在公廳擺酒，暗下埋伏三、五十人，將花榮賺來赴宴。只等黃信擲盞爲號，便把花榮拿了一齊解回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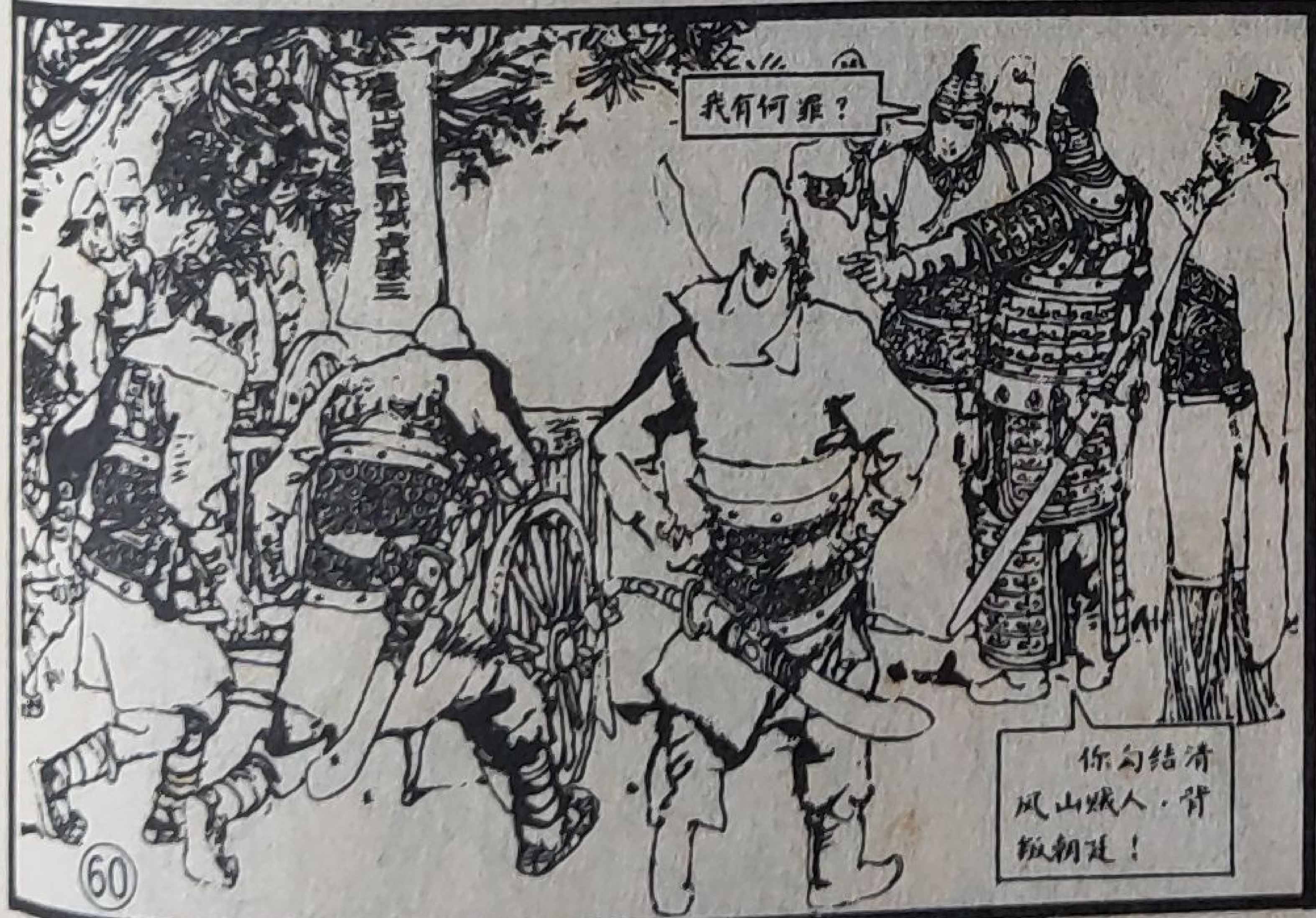


57 次日天晚，黃信帶了三兩個從人，來到花榮寨前。花榮出來迎接，黃信當時便邀花榮同去劉高寨中講和。

58 花榮信以爲眞，隨黃信來到劉高寨中，黃信又假意說明來意，三人入席坐定。



59 黃信舉起一杯酒，四下一看，把酒杯往地下一摔。堂前堂後跑出埋伏下的兵士，一起上前把花榮綁住。



60 花榮待要爭辯，黃信叫把人証推出來。衆軍漢推出一輛囚車來。花榮一看，不是別人，正是宋江。

61　花榮不服，黃信不容分辯，急命軍士把他也裝入囚車。黃信和劉高都上了馬，帶着三、五十個軍士，又撥了一百寨兵，押着囚車奔青州而來。

62　走了不過三、四十里路，前面有一座大林子。衆人來到那山嘴邊，前頭寨兵報說林子裏有人窺探。

63　黃信全不在意，只叫往前走。待走到林子邊上，只聽噹噹噹噹，二、三十面大鑼一齊响起來，寨兵們都慌了手脚。

64　黃信喝叫衆人擺開，又叫劉高押住囚車。那劉高早𠰺得不能走動，口裏只唸“救苦救難天尊”，臉上青一陣，黃一陣。

65　這時林子裏埋伏的三、五百人，早把他們圍住。爲首的三個好漢，正是燕順、王英和鄭天壽。他們已探知宋江和花榮被劉高陷害，押往青州，因此領了人馬，前來截救。

66　黃信喝叫左右擂鼓鳴鑼，拍馬舞劍，便和三人廝鬥起來。戰了十個回合，黃信抵擋不住。

67　黃信恐被拿住，壞了名聲，只得撥轉馬頭，向清風寨跑去。劉高見黃信跑了，嚇得抖做一團。

68　衆寨兵見情勢不好，撇下囚車，四散走了。劉高却待想逃，早被清風山兵士拽起絆馬索，把馬掀翻，當場把劉高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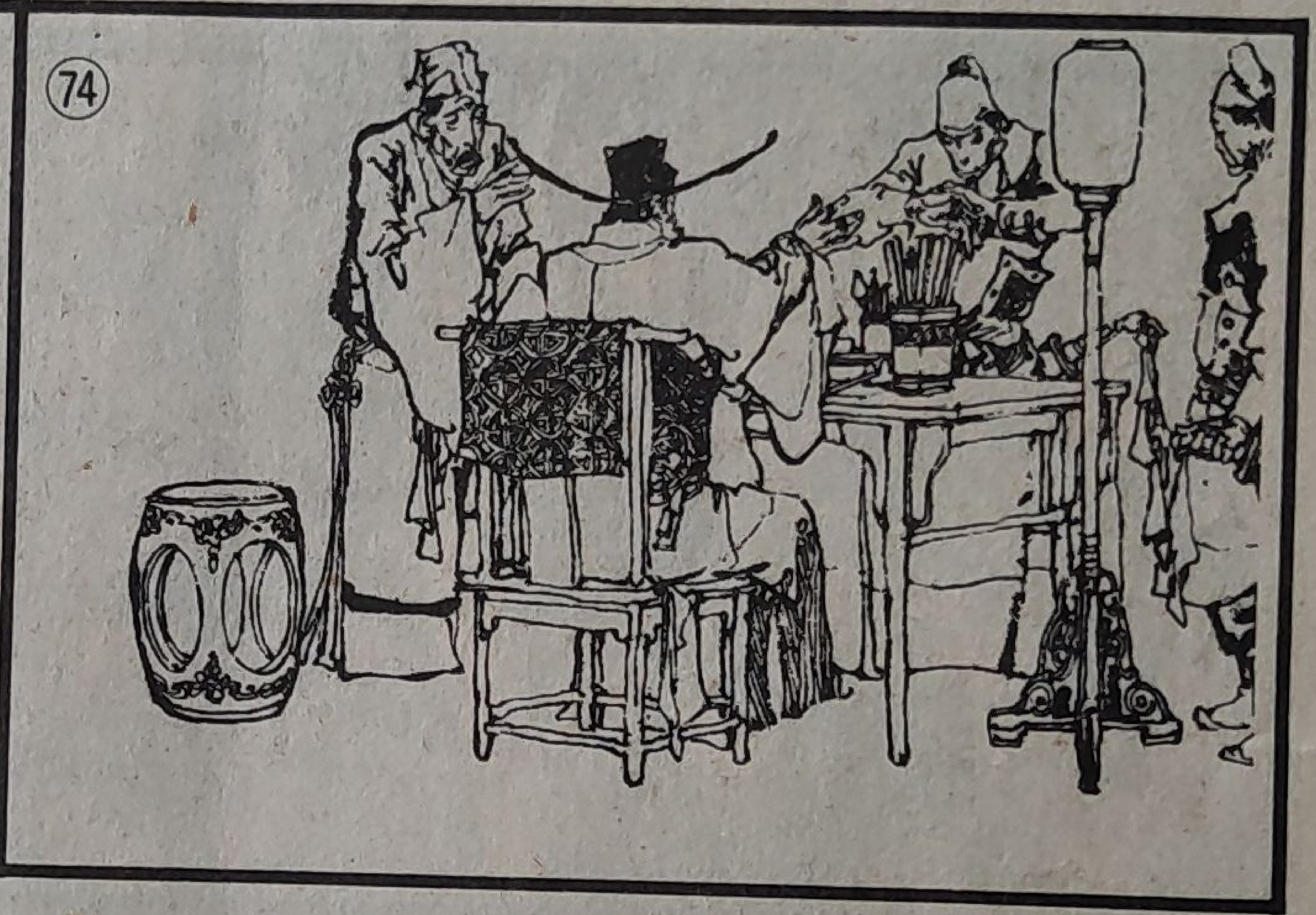
69　花榮已把自己的囚車掀開，跳了出來，又將宋江囚車打碎，救出宋江。

70　衆人把劉高的衣服剝了，與宋江穿上；又把他的馬與宋江騎了，先送回清風山去。

71　這邊三位好漢和花榮把劉高赤條條地綁了，一同押回山寨。

72　衆人上得山來，天色已晚，都到聚義廳前相會。三位好漢忙備酒與宋江、花榮壓驚。花榮當場把劉高一刀殺了。

73　却說黃信單人匹馬跑回清風寨，點起寨兵把守四邊寨門；一面寫申狀派人報知慕容知府。



74　慕容彥達看了黃信申狀，知道反了花榮，劫走囚車；吃驚不已，便差人去請青州指揮司總管本州兵馬統制秦明前來商議軍情。

75　那秦明是個性情急躁的人，綽號"霹靂火"；奔到指揮司，點起一百馬軍，四百步軍，動身出城，要親自去捉拿花榮。

76　慕容彥達又備了酒肉，出城犒軍，在馬前與秦明敬酒。秦明飲畢，披挂上馬，直奔清風寨來。

77　秦明領兵到清風山下，擺開人馬；却見從山上下來一彪人馬簇擁着小李廣花榮，到山坡前，也擺開陣勢。

78　花榮秦明兩人陣前問答，話不投機，就交起手來。一個舞動狼牙棒，一個舞動銀槍，好一場惡戰。

79 兩人鬥了四、五十回合，不分勝負；花榮賣個破綻，往山下小路便走。

80 秦明緊緊追趕，花榮却勒定馬頭，張弓搭箭，一箭正射中秦明頭盔，把一顆紅纓射落下來。秦明吃了一驚，不敢追趕。

81 花榮率領衆人上山去了。秦明見花榮上山，心中大怒，命兵士鳴鑼擂鼓，一齊殺奔上來。

82 山上擂木、炮石、灰瓶一齊打下來。秦明的兵躲閃不及，早倒了三、五十個，只得退下來。

83 秦明怒極，率領軍馬想尋找小路上山。尋到中午，只見西山邊鑼鼓响，樹林叢中閃出一隊紅旗軍；等到秦明引人去趕，又不見了。

84 秦明看那路時，都是幾條砍柴的小路，路口有亂樹折木交叉擋着。正要派人開路，東邊鑼鼓又响起來，紅旗軍又出來了。

85　等到秦明帶人去看，紅旗軍又不見了。這樣幾次三番，只氣得秦明幾乎把牙齒都咬碎了。

86　這時，一個軍士稟報，說東南方向有一條大路，可以上山。秦明便命令軍馬往東南角上來。

87　看看天色晚了，秦明的軍士都走得人困馬乏，正想下山造飯休息，忽見山上火把亂起，鑼鼓亂鳴。

88　秦明更加動怒，引領四、五十馬軍跑上山來。只見山上樹林內亂箭齊射，又傷了一些兵士。

89　秦明只得回馬下山，叫兵士造飯，剛舉火，只見山上八、九十個火把呼嘯着下來。秦明急待引軍趕時，火把又一齊熄滅了。

90　秦明怒不可當，便叫兵士點起火把燒那樹木。只聽山嘴上有鼓樂之聲，十餘個火把，照着宋江、花榮在上邊飲酒。

91　秦明在山下大罵“反賊”，卻無法接戰；正想尋路上山，忽然山上火箭火炮，一齊燒將下來。

92　背後又有二、三十個清風山的兵士合做一羣，用弓箭在黑影裏射人。秦明的軍馬一齊擠到山側深溝裏去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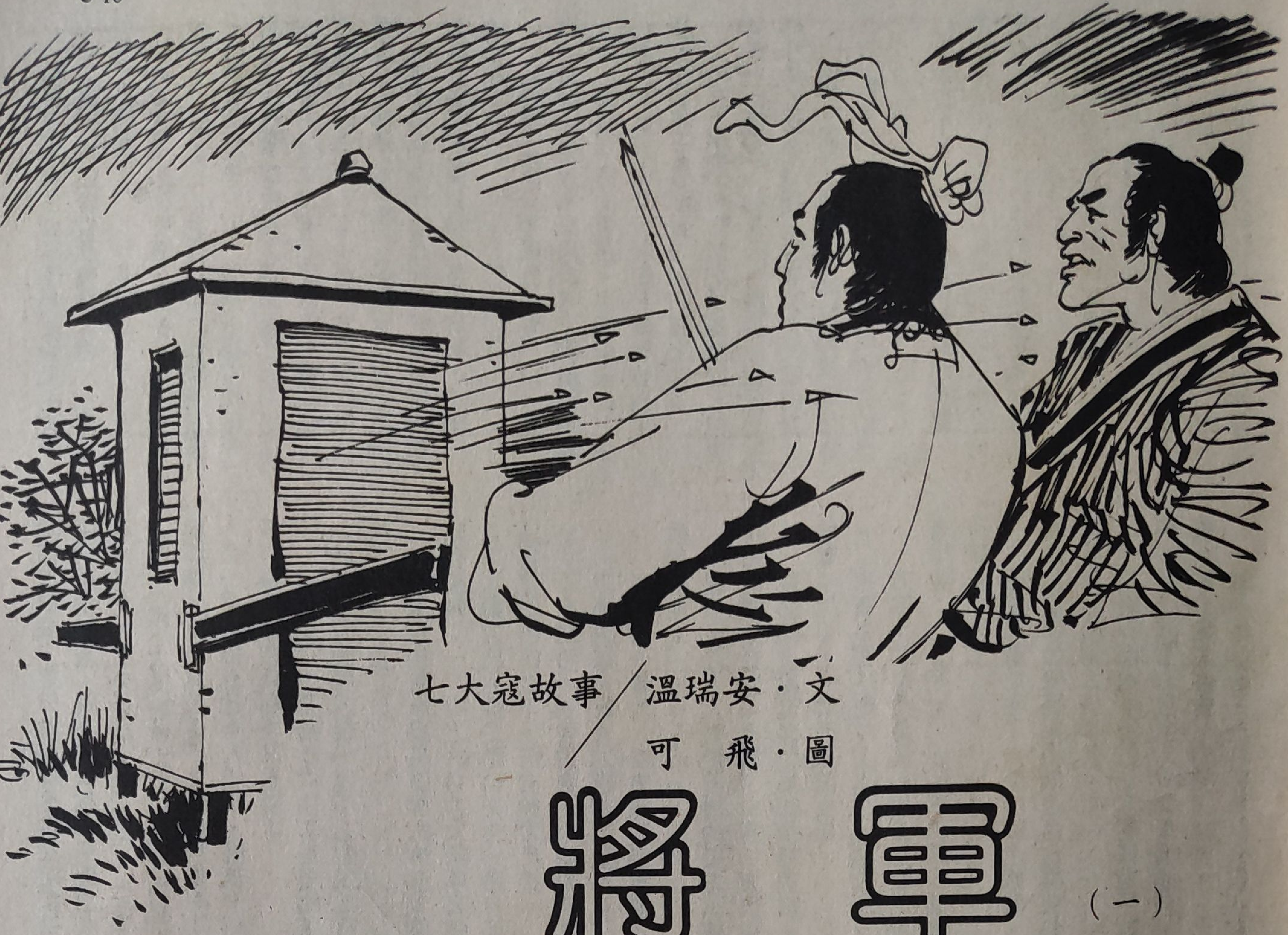
93　這時已是半夜，衆軍士只願在溝裏躲箭，卻不料上流冲下水來，一行人馬都淹在水裏。

94　衆軍士各自掙扎性命，爬得上岸來，盡被撓鈎搭住，活捉上清風山上去了；爬不上岸的，盡都淹死在水裏。

95　秦明此時，怒氣冲天，把馬一撥，搶上山來。他走了不到三、五十步，連人帶馬顛下陷坑裏去了。

96　兩旁埋伏下五十個撓鈎手，把秦明搭起來，用繩綁了，押上清風山來。秦明的人馬大半淹死，小半被捉，不曾跑回一個。

（待續）



七大寇故事／溫瑞安·文
可飛·圖

將軍（一）

大俠涉嫌採花賊　將軍難獻救命錢

「唐寶牛？」

在往金寶城的途中，方恨少與唐寶牛正埋怨天氣太熱，無處可遮蔭，沒有水喝，路程太遠，身上穿的衣服過厚，總之無一事不列入他們的怨聲載道裏。

不過他們仍得要趕路。趕路是爲了籌一筆錢：一筆足以拯救三條村子的人的錢。

就在他們熱得恨不得像狗一樣吐着舌頭在樹底下納涼，累了就巴不得用十隻手指來交替走路，餓得肚皮直貼到背脊上去的時候，忽聽得這一聲呼喚。

唐寶牛一怔。

這時候，他們正要越過前面的一頂轎子。

這頂轎子一前一後，由兩個人抬着，竹楊簡陋，並不像是什麼富貴人家的行輿，只不過那兩人抬着疾行，似毫不費力。

至於轎裏坐的是什麼人，由於竹簾子遮掩着，方恨少和唐寶牛既沒細看，也未留心，只在這時忽聽到這樣一個蒼然的語音，發自轎內，叫的是唐寶牛的名字。

唐寶牛不經意的應道：「誰？」

那頂轎子突然止住。

由於那頂轎子停得如此突兀，轎子仍擺晃着，但人已停了下來，轎子裏發出了一陣蒼老的咳嗽聲，令人聽來感到震慄，猶似風前搖搖欲熄的燭燄。

咳聲過後，轎裏的人聲音微顫的問：

「貪花大俠唐寶牛？」

唐寶牛最喜歡別人稱他爲「大俠」。他一向自命風流，覺得好色貪花，決不是壞事，而今那衰老的聲音這麼一叫，他大感飄飄然，便應道：「我就是。不知老丈——」他的話沒有說完。

因爲說不下去了。

十七枚暗器，自轎內激射而出！

十七枚暗器之後，略停了一停，這停一停比彈指時間還短，跟着卅三件暗器又暴射而出！

緊隨着一聲澀喝，一條人影破轎而出，雙手抓住一把黑刀，飛斬而下！

同時間，那抬轎的兩條大漢，同時扔掉轎槓，反手抽出奇門兵器，一左一右，向着唐寶牛迎頭劈下去！

這全無徵兆、毫無警示、不合常理的猝然狙襲，如果唐寶牛和方恨少是平常的武人，早就變成了個拆散了四肢的血人倒在路上了！

方恨少飛身而起，一刹那間，他從官道掠至樹梢，由樹上落到草叢，又從草叢撲向官道，好不容易才躲過這一連串狙擊，但身上掛了三道血痕。

唐寶牛的輕功，遠遜於方恨少，但他卻有一門武功是方恨少所求之不得的。

——他一身銅皮鐵骨，「十三太保橫練」已到了刀槍不入的境地。

暗器打在他的身上，他一面亂撥亂閃，十枚暗器至少有四枚命中，但暗器的尖簇足能在他古銅色的厚膚上噬出了一個白色痕印，根本刺不入肌裏。

但那兩個轎夫的兵器極其古怪邪門，絕少見於江湖，一件叫做青靈髓，一件叫做燧人鑽，這兩件兵器若打在人身最硬的骨頭上，情形就跟棍子敲在豆腐上沒什麼兩樣。

唐寶牛見勢不妙，兩隻巨蟹般的大手迎空一抓，抓住青靈髓與燧人鑽，一面怪叫道：「慢著！」

那老者狠狠的盯着唐寶牛，咬牙切齒地道：「你還有什麼話好說！」他趺坐下來，可是雙手復按地上，彷彿一發力就標彈而出要把唐寶牛生吞了似的。

唐寶牛從來沒有想過有人對他仇恨深切若此！他呆了一呆，道：「我有什麼話要說？」他連老者爲什麼要殺他也不明瞭，一時也不知說什麼是好，只覺老叟對他深痛惡絕，仇深似海，怒憤切骨，不禁一陣心寒。

那兩名「轎夫」，面色一青一白，最特異的是四肢長大，肌肉賁起，簡直似鐵鑄上去，幾條突露的青筋，也像鋼綫綴上去一樣，只是二人身段圓短，頭也特別小，像把身體和五官都發育到四肢上去了。

兩名「轎夫」發力想把兵器抽回，但唐寶牛別的沒有，就是天生神力，故此青靈髓和燧人鑽仍是掙不脫唐寶牛的掌握裏。

那老叟狠聲道：「那你還我女兒命來！」雙手拍地騰起，拔出一柄黑漆如墨的刀，一刀向唐寶牛砍去！

唐寶牛苦於雙手握好兩件奇門兵器，無法招架，老叟的刀黑光閃閃，只怕是削鐵如泥的寶刀，自己的硬功未必抵擋得住，大叫道：「不好了！」

白影一閃！方恨少半空突截住老叟，「霍」地摺扇一張！

這摺扇一張即闔，老叟的黑刀已被夾住！

方恨少這扇子一張一闔，任何厲害攻擊都可破去，對方的兵器也常在這摺扇開闔間劈手奪去，這正是武林中息隱已久的奇女子方試妝所創的一式絕招，叫做「晴方好」，跟「大羅神劍」的一招「雨亦奇」並稱江湖。但方試妝中年之時突然謝隱江湖，這一招絕招也就無人能使，直至十一年後方恨少崛起武林才又重現！

方恨少這一招雖然夾住了老叟的黑刀，但覺暗力反挫，幾乎連手上的摺扇也震飛了。

方恨少知道會發生這樣的情形，原因只有兩個：一，對方的功力太深厚高强了；二，對方的兵器是稀世奇珍，跟自己的「蟬翼扇」相抗之下，仍有餘力反挫。

正在這時，老叟的身子尖嘯着疾沈。

方恨少被一股大力帶着下墜。

老叟甫一着地，雙方竟不能支撑，臀股坐於地上。

這一坐之力，夾帶刀扇的壓力，使得功力深厚的老叟，也震了一震，方恨少趁這一震之際，「晴方好」扇法揮洒而成，颼地奪了黑刀，一閃而退開丈餘。

唐寶牛喜叫道：「小方，好啊！」

方恨少却惶然色變，將刀恭敬的遞還老叟道：「可是『黑刀峽』峽主談公璧談老前輩？」

老叟重重地哼了一聲，臉色鐵青，他顯然爲了自己雙腿癱瘓無法落地時保持平衡而失刀的事大爲不忿。

方恨少仍恭聲道：「大水冲着了龍王廟，自己人不識自家人，如果眞是談老前輩，那一定是誤會，恕在下無禮了。」

老叟冷哼道：「我就是談公璧，誰跟你們這干淫賊自家人了？」

唐寶牛嘩然道：「你是談公璧？」「黑刀峽」俠隱義盜談公璧專刼貪官汚吏、土豪劣紳的錢財，用來扶弱濟貧、匡義援危，而自己卻過着一簞食、一瓢飲的清貧生活，江湖上人人談起他，都會豎起了大姆指說聲：好漢子！

可是歲月無情，時光飛逝，談公璧老了，正如所有的人一樣，老了總是件悲哀的事，不能吃以前喜歡吃的，不能做以前輕易能做到的，而且身體的四肢五官已不像從前那麼聽使喚了，談公璧以前從崖上躍下瀑布的一墜之際，揮刀可斬殺五名以上在瀑邊迂迴翱翔的燕子，而今，縱叫他平半走入潭裏浸着，也怕抵受不住山泉澈寒，更休說是飛躍斬燕了。

他的一雙脚，也因年紀大，在他與「人頭販子」洪烈決戰之後，他雖以「黑神刀」破洪烈的十八般武器而取其性命，但他也捱了洪烈一棍橫掃，雙脚從此也就廢了。

談公璧自從雙腿盡廢後，絕少再在江湖現身，唐寶牛和方恨少萬不料這次突襲自己的竟是這個素來光明磊落行俠仗義的老刀客！

談公璧向唐寶牛青着臉孔冷笑道：「你別裝作不認得我，化了灰我也可以把你認出來！」

唐寶牛苦笑道：「我沒見過前輩，前輩又怎麼認得我？」說着抓青靈髓和燧人鑽的手也放鬆了下來。

那持青靈髓的大漢怒道：「淫賊！你還想狡賴！」

唐寶牛嘻嘻地道：「這兩位大叔，想必就是談老前輩的兩位得力高手：唐佐、唐佑二位昆仲了？咱們還是同姓同宗哩！」

持燧人鑽的大漢道：「淫賊！少來花言巧語，你稱呼得再親熱，也免不了姦淫殺戮之罪！」

唐寶牛給這幾人左一句「淫賊！」，右一句「淫賊」的叫，叫得心頭冒火，嘩地一拍心口，吼道：「好！就算我是淫賊……你們也得說清楚，我淫過什麼人來？作過什麼惡來！」

唐佐、唐佑沒料到唐寶牛倒兇了起來，怔了一怔，唐佐用鼻子哼哼嘿嘿表示不屑：「你做過什麼事，不早心知肚明了？還有面子要人來道明嗎？」

唐寶牛光火地道：「是！我唐寶牛貪花好色，見到漂亮女子鼻子就癢，追女孩子從來不放手，到妓院去又提不起興兒……這些都算不算有罪？要是不算，今日你們就給我交代清楚，要不交代個一清二楚：我唐某人犯的是什麼滔天大禍，今天，你們不給我賠罪就誰也別想開溜！」

談公璧、唐佐、唐佑似未料到唐寶牛居然會理直氣壯的說那一番話，三人眼神裏都交換了一個疑問，談公璧忽冷笑了一聲，自齒縫裏擠出一個字：「好！」

唐寶牛氣呼呼的反問：「什麼好？」

談公璧道：「裝得好！」

唐寶牛更氣：「什麼意思！」

談公璧切齒地道：「七天前，我親眼看見你劫了珍兒，還欺我雙脚癱瘓追你不上，拋下一句話，說你就是『貪花大俠唐

寶牛」，還說那些無恥的話……」由於心中太恨，雙眼發出來的眼光十分怨毒，竟一時被怨毒之忿哽住了語言。

唐寶牛却問：「還有什麼話？」

談公璧怒極而道：「好！好！你問，我說，你那時直掠黑刀峽，邊逃邊說：談公璧你老了，不中用，你的寶貝女兒，給我用兩晚上，第三天到仕林河邊去找吧！」

唐寶牛指着自己鼻子道：「我……我竟說過這種話？」

談公璧說得虎目含淚，疾聲道：「三天後，我女兒，她……你這喪心病狂人臉獸心的東西——你污辱了她，還要下辣手，你——你配是江湖漢子麼？」

唐寶牛道：「不配。」

談公璧怒氣猶盛：「算得上是人麼？」

唐寶牛道：「不算。」

談公璧嘿聲道：「那算什麼？」

唐寶牛道：「禽獸。」

談公璧道：「你倒曉得自喻。」

唐寶牛道：「我不是罵自己。」

他接着道：「我是罵劫你女兒那個人。」他指着自己鼻端：「我，沒有碰過你的女兒，我連您老人家也都是第一次幸會。」

談公璧冷笑道：「你倒眞是個敢作不敢當，有種留下名字，卻不敢承担！」

唐寶牛嘆了口氣道：「你眞的肯定是我幹的？」

談公璧道：「你叫唐寶牛，是不是？」

唐寶牛道：「如假包換。」

談公璧道：「那你還有什麼話說？」

唐寶牛道：「您老眞的看見那淫賊跟我長得一模一樣？」

談公璧卻道：「不是。」

唐寶牛喜道：「那裏長得不一樣？」

談公璧道：「不是一樣不一樣，而是你就是他，他就是你，不是兩個人，而是同一個人！」

唐寶牛咋舌道：「世上那有這等樣像法！」

方恨少笑道：「那是因爲你這種凡夫俗子模樣的人實在太多了，像我就不一樣。」

唐寶牛氣道：「你又有什麼特別了？五個鼻子半張嘴巴？」

方恨少自鳴得意地道：「我的氣質溫文儒雅，試問世上能有幾人能及？」

唐寶牛忽道：「你沒聽過軒昂七尺男子漢，鐵錚錚坦蕩蕩雄赳赳好男兒這些話嗎？」

方恨少不明所指：「怎麼？」

唐寶牛咧嘴一笑：「以上形容，就是指我而言。」

方恨少斜乜着眼睛道：「你？像嗎？」

唐寶牛氣虎虎地道：「我不像，難道你這娘娘腔的秀裏嗲氣的小妖怪像？」

這句話一說，方恨少也變了臉色。

這句話說得實在太重了。

談公璧和唐佐、唐佑，見這兩人顧左右而言他，心中早動了眞怒，直待出手，卻見唐寶牛和方恨少在相互自詡調侃之下，都變了臉，很可能會動起手來，心忖道：先由這兩個兔崽子自己打一場，再收拾剩下的那個不遲；這意念一動，三人都袖手旁觀起來。

不料這坐收漁人之利的心甫動，方恨少和唐寶牛劍拔弩張，眼看就要動手，忽然兩人同時呼嘯一聲，飛身就逃！

這一下大出談公璧等三人意料之外。

唐寶牛猝然衝向談公璧。

談公璧猝不及防，暗器已不及出手，墨刀甫揚，唐寶牛龐然身軀夾着巨勁，使地的刀一時砍不下來，給唐寶牛撞得倒栽了個大觔斗。

唐佐、唐佑飛身要去截唐寶牛，却見白袍身影在他們眼前一閃。

唐佐、唐佑連忙迎擊。

方恨少的身法，如白駒過隙，在他們兵器交擊中巧妙閃過，然後冲天而起，平空一折飛掠而去。

唐氏昆仲這時才想起要追唐寶牛，這高大的彪形巨漢早已逃得影踪全無了！

唐氏兄弟正想去追，談公璧頹然從地上坐起，看看唐寶牛的背影，道：「慢。」。

＊　＊　＊

唐寶牛和方恨少那一番自吹自擂而引起的謾駡，當然只是在唱一齣戲。

他們倆人跟沈虎禪已一段時候，縱然再不爭氣也不會在强敵環視下，重重誤會中自己先作意氣之爭。

他們兩人已看出來：談公璧絕不是藉故挑釁，而是眞有其事，有人假冒了唐寶牛，作出那禽獸不如的事，但是，他們也同時看得出來，這誤會無法解釋，可是他們也無法力戰。

因爲黑刀峽的談公璧和唐氏兄弟，都非易鬥，何況，他倆也不想傷害這三個已經義憤填膺的好人。

他們只有逃，先逃了再說。

故此，兩人用話引開包圍者的注意力，唐寶牛猝起發難，巨力震倒雙足已廢的談公璧，以輕功極佳的方恨少引開唐佐、唐佑的注意力，唐寶牛先逃，方恨少再跟了上來。

儘管唐寶牛用盡全力向前逃，汗水已經濕透他數層衣衫，他一面跑，熱力一面把汗水蒸發，使他整個人看來像冒烟一般，不過方恨少還是瀟洒從容的追上了他。

方恨少追上了第一句就問：「究竟是不是你幹的？」

唐寶牛狠命的跑，不答。

方恨少又道：「咱們佯裝罵架歸佯裝，本屬無礙了，但是最後那句話：你不覺得說得太重了些嗎？」

唐寶牛仍是在跑，只瞪了他一眼。

方恨少緊躡在他身側，又道：「談公璧生平從不說謊，他那麼恨你，不見得完全是空穴來風。」

唐寶牛汗流浹背的往前跑，不理他。

方恨少想想又問：你不敢回答，是不是眞的做過了虧心事。

唐寶牛突伸手抓住一棵樹的樹幹，猛然止步，他停步之猛，聲勢之烈，幾令身側的樹爲之折斷。

「你不相信我，那還跟我逃作什麼？」

「我要弄清楚究竟你是不是做過那些見不得人的事！」

「好，連你也誤解我；」唐寶牛氣得眉毛都在冒煙：「你綁我回去好了。」

方恨少嘆了一聲道：「其實，我那有不相信你呢？否則，剛才我也不會救你了。」

「笑話！」唐寶牛跺足道：「好不要臉！剛才是你救我！」

方恨少冷笑道：「不是我引開他們，憑你還比蝸牛爬得還慢的『輕功』，不早給抓回去了！」

唐寶牛揚了揚拳頭，哼聲道：「抓我？儘管試試看！」

方恨少道：「你早就這般耀武揚威，看我幫不幫你！」

唐寶牛想起過去兩人相處的許多情義，多次生死相隨，艱苦與共，不禁口氣也輭了，道：「算你救了我這次，下次你有難……」

方恨少笑着打斷道：「你知道我爲什麼完全信任你沒做過那些該死的事嗎？」

唐寶牛大眼眨了一眨，道：「因爲我的人格，你的信心，還有……」

方恨少不耐煩的打斷道：「你這好色的東西，誰能保証狗不翻垃圾？貓不吃腥，其實，七天前的晚上，你不錯是在黑刀峽附近，不過正跟要找侯小周的痲煩的，那一干人對峙，你不記得了嗎？」

唐寶牛巨掌「拍」地一擊後腦，道：「哎呀，該死，該死！我忘了，我竟忘記了！」

又興緻勃勃地道：「這下可好，有不在現場的人証、物証了！」

方恨少板着臉孔道：「一點也不好。」

唐寶牛奇道：「爲什麼？」

方恨少道：「因爲那干人，一半死了，一半逃了，剩下的，也不會替你作証的，再說能替你作証的溫女俠，你又那裏找她去？沈大哥出面給你作証，江湖上人只說我們互爲勾結，不會相信你是無辜的……」

唐寶牛苦惱地道：「怎麼人家到江湖上來闖，個個威風八面，名成利就，我們在江湖上闖，壞事沒做，就惡名昭彰，倒盡了霉頭……」

方恨少笑道：「你也不必怨天尤人。那是因爲像我們一樣倒霉的人實在太多了，只是因爲不出名，他們的生死成敗自然也不被人關心，亦不爲人所知了。」

唐寶牛恍然地道：「是呀，人們只記得成功者的輝煌……」

方恨少道：「當然，誰願意理會絕大多數人的失敗失意。」

唐寶牛嘆道：「所以漁陽、山陽、向陽三鄉的村民遭殃而無人知了。」

方恨少道：「要救他們，得在十天內籌三十萬兩銀子。」

唐寶牛側着頭想了一想，道：「不知老大那十五萬兩籌到了沒有？」

方恨少道：「先別管大哥那邊，我們負責的十五萬兩銀子，還毫無着落哩。」

唐寶牛樂觀地笑起來，道：「不怕，大哥派我們先向『鐵胆孟嘗』侯小周借欵，侯小周富甲一方，爲人慷慨，斷不會連區區十五萬兩銀子也籌不出來的。」

方恨少笑道：「聽你這樣說來，彷彿你向他借錢，是他在走運。」

唐寶牛道：「不是。」

他大剌剌地道：「我找到他，是我看得起他，那是我的夠運，他的光榮！」

* * *

侯小周坐在豪華得十分雅緻的大堂上。一個聰明的女人懂得怎麼用珠寶映襯得自己更高貴可人，有智慧的男人更懂得如何表現自己的風度、氣派，侯小周不但自身給人雅潔明淨的感覺，連大堂上的佈置，也令人不覺油然生起一種莊敬與欽羨之情，在大堂裏不是古董、名畫和經典巨帙等裝飾。

可是唐寶牛既不懂畫，也不懂書。

他左看不懂，右看也不懂，那「飛來飛去」，「像一隻烏鴉銜了團黑線亂飛」的東西究竟是字還是畫？

至於山水，他看幅幅都是千遍一律：不是山就是水——但就不明白全部一個模樣爲什麼還要畫了再畫？看了再看？還分有高價低價——在他看來：全部是沒味道的一個模子印出來的東西。既然每一幅的筆法，內容題材都沒什麼兩樣，爲什麼要畫了又畫，樂此不疲？

他決定改天要問方恨少，爲什麼這些字畫，那麼值錢？他也可以寫十個字只有一兩個字讓人看得懂，非常「草」的「書」，爲什麼就不能賣錢？

侯小周卻耐心地聽方恨少對他說完了借銀子的事。

他衣衫乾淨，一塵不染，卻並不奢華，臉色微白，有一種花朵般的秀氣，一個像他那麼高大的人依然保有難得一見，可謂十分秀氣，但在他眉宇有力眼有神采的臉上，顯得豐采中帶有一些艷冶之氣。

他就是這一絲艷冶的邪氣，使得他跟方恨少兩人，氣質相似卻並不相近。

方恨少敍說的時候，侯小周手裏拿着兩枚銀色的鐵胆，捏着、弄着、把玩着，微笑而專心地聆聽着，只偶然地皺皺眉頭。

等到方恨少說完了之後，他稍沉吟了一下，問：「總共要多少錢？」

方恨少道：「十五萬兩銀子。」

侯小周又問：「是沈虎禪沈大哥要你向我拿的？」

方恨少答：「是向你借的，保証他日定必償還。」

侯小周笑了一笑，道：「你再說一遍，十五萬兩銀子是作什麼用途的？」

方恨少道：「漁陽、向陽、山陽三村居民原本是以務農爲生的，當今皇帝不知怎的大發豪興聽了個王八蛋的御史蕭鏡陵的話了，說要實行引水灌溉農田，三倍豐收，四季如春，要『三陽縣』這三條大村拿出成績來，否則不惜把全村農民發配邊彊拓荒……蕭御史的方法不但不能使土地肥沃、農作豐收，反而給貪官庸吏一搞，翻江倒海的，引發了黃河之水，淹沒了大部分的農田，但這些人欺上瞞下，要是『三陽縣』依時依候仍交不出令他們滿意的成績來，即實行集體充軍——」

侯小周淡淡地道：「黃河這一氾濫，他們想自耕自食也難，那裏還可以有餘糧令天子滿意，龍顏大悅呢？嘿！」

方恨少悻悻地道：「但是那一干狗頭軍師，不肯承認失敗，反而虛報收成，糊塗皇帝一喜之下，便自以爲上比堯舜下比禹湯，要『三陽縣』先進貢十萬兩銀子，作

個意思。便省着不必親臨看『豐收』了，這筆銀子在皇帝看來，實在不成意思，但『三陽縣』的苦民那裏繳得出這筆銀子，天怒人怨下！，只有造反，老大辨察時勢，卻不是謀反的時局，這些無辜苦民只有被殲滅的份兒，所以，便要代籌這筆銀兩，先應付這一劫再說。

侯小周沉吟道：「有錯不認，面子要緊，眞是上面這些人，這一應付，以後皇帝是以爲蕭鏡陵的劣策使得，到處實行這惡法，豈不貽誤大局？」

方恨少道：「大哥說這倒不至於，因爲這位天子自以爲天才，他只要高興，就來個新政策略，但凡玩個三、五天，至多兩三個月，便興味索然，忘得一乾二淨了，上次他命七千工匠修築他的巨像豎在錢塘江口以阻決堤，便是一例……修着築着，淹死了四、五百個工匠，他自己倒忘了這件事，那巨像嘛，也早給洪水冲走，無人過問了。」

侯小周笑道：「對，上次他因太喜歡蛾嵋山，要築一條可行馬車的大道直通金頂，後來，因他嫖上揚州歌妓，這件事也不了了之了。」

方恨少道：「可是，這皇帝狠起來，也着實厲害，一本書裏的其中一篇文章裏的一小段中有一個字把他的姓氏從中分了開來，他覺得是人家把他分屍大逆不道之意，從印工到著作者、讀者、售賣者、甚至瞥過一眼書皮的人，足足抄斬了一百四十三家人，其他個別斬首的不計其數，可也眞毒！」

侯小周道：「你這番話，要是傳到他耳裏去，你和我，連同朋友家屬，全都完了！」

方恨少笑道：「我是江湖人，有什麼好怕？怕就不敢說了。他駡的人，我偏要讚一讚；他撒謊，我偏要講事實。你呢？你有家室，是世家公子，戚友滿座，食客三百餘人，你要是怕，我可以不說。」

侯小周笑道：「難道剛才我說的比你少麼？」

方恨少笑道：「我就知道大哥沒看錯你。」

侯小周道：「我們不怕，『三陽縣』的百姓可不能不怕。」

方恨少道：「十五萬両銀子還得要繳出去的。」

侯小周道：「所以你們來找我。」

方恨少道：「江湖上肯爲這種事拿十五萬両銀子的人，恐怕不多，我們方便去借的人，實在更少。」

侯小周笑道：「當年在沙獅壩沈虎禪救我之恩，我迄今未報。」

方恨少道：「報不報恩，是另一宗；你要是不肯借錢，儘說無妨。」

侯小周眉毛一挑，笑道：「我有說不肯借麼？」

方恨少喜道：「你肯借了？」

唐寶牛插口道：「我早就說侯小周不是小氣的人。」

侯小周笑意卻有些澀：「可惜，就算我肯借，『將軍』也不肯拿出來。」

唐寶牛奇道：「將軍是什麼東西？」

侯小周道：「將軍就是將軍，武林中的將軍，江湖上的將軍。只要給他『將軍』人，對方就輸定了。」

方恨少驚道：「你……你是說『鐵劍將軍』楚衣辭？」

侯小周道：「江湖上好像沒有第二個『將軍』。」

他緩緩地道：「武林中人人都稱他爲『將軍』，他不但有將軍的胆，將軍的勇，也有將軍的武功，將軍的氣勢，更有將軍的實力……」

唐寶牛道：「我管他是誰！我們又不是向他借錢！」

侯小周道：「可是，我向他借了伍拾萬両，如果他不准許，我是不能把半両銀子給任何人的。」

唐寶牛嘩地一聲道：「你怎麼欠他那麼多銀子？」

侯小周搖首道：「不是銀子。」

方恨少道：「那麼五十萬両是──」

侯小周道：「黃金。」

他苦笑又道：「我是沒落的世家的公子，可是，這大家族給我的負累也無可估計。我在七年前，除了負担一筆小債，連古董字畫典當無剩餘……還有一干跟我吃飯的人，我不借欵，怎麼過活？」

他又苦笑道：「我不像你們，可以『劫富濟貧』。」

方恨少道：「『劫富濟貧』也有『劫富濟貧』的苦，要是濟的是自己的貧，那倒好辦，幹一兩宗便可以收山；但要是濟別人的貧，那麼幹一輩子也濟不完，而我們得罪的都是不能開罪的人，幫忙的是最需要幫忙的人，濟到最後，只有給人祭了。」

唐寶牛道：「所以，我們被官府通緝，而你還是堂堂『鐵胆孟嘗』侯小周侯公子。」

侯小周道：「可是，這『鐵胆孟嘗』一個字也使我欠了一屁股還不了的債。」

方恨少道：「你欠『鐵劍將軍』的錢，也眞不少。」

侯小周道：「所以我沒有辦法借十五萬両銀子給你們。」

唐寶牛仍不甘心地道：「你偸偸的借給我們，不去告訴『鐵劍將軍』，不就得了？」

侯小周正色道：「這種鬼鬼祟祟的事，我決不能做。」

唐寶牛昂然道：「你不做，我們也不勉强你，看來，我們只好向『鐵劍將軍』借了。」

侯小周即道：「他？他不會借給你們的。」

方恨少奇道：「我聞說『鐵劍將軍』楚衣辭爲人耿正，甚得江湖中人愛戴，他祖業甚豐，農田千畝，不會吝嗇至此，一毛不拔，拒人於千里之外，不救人於水火之中罷？」

侯小周淡淡一笑道：「那你就看錯他了。」

方恨少問：「難道江湖上的傳言都是假的嗎？」

侯小周道：「不是假的，而是他威迫利誘，要人替他宣揚的。」

唐寶牛不信：「『鐵劍將軍』會是這樣的人？」

侯小周道：「楚鐵劍根本就是這樣一個人，他要一千武林豪傑支持他，開銷自

然也大，單靠他的農園，怎麼應付得來？」

唐寶牛瞪目道：「難道……他也像我們……」

侯小周道：「他也像你們，不過，只劫富，不濟貧，說實在點，是打家劫舍，殺人放火，爲的是錢，花錢買名，以名換勢，以勢獲權。」

方恨少狐疑地道：「你怎麼知道得那麼清楚？」

侯小周反問：「你知道他爲什麼借錢給我？」

方恨少有點恍悟的樣子，侯小周道：「因爲，有些事，像他那樣子的大俠，是不便出面的，所以，他便需要利用到我，和我那一干手足了……」

唐寶牛道：「原來你們……」

侯小周接道：「狠狽爲奸。」

唐寶牛罵道：「將軍太可惡了！」

侯小周道：「我又何嘗不可惡？」

方恨少舒了舒身子，道：「看來，這筆錢，我們只好另謀他策了。」

侯小周忽道：「其實，十五萬兩銀子不難拿，一百五十萬兩銀子也一樣垂手可得。」

唐寶牛沒聽淸楚：「你說什麼？」

侯小周淡淡地道：「我什麼也沒說。」

唐寶牛忍不住一把揪起他衣襟，口水濺到侯小周的臉上：「你剛才明明是說，一百五十萬兩銀子垂手可得。」

侯小周道：「我是說過，但回心一想，方法太難行，你們也決不敢爲，既然說了等於不說，所以就不說了。」

唐寶牛怒道：「有什麼咱們不敢做的，只要不是傷天害理的事，閻王爺的地盤我也敢踩——」

方恨少截道：「小周兄，你且說來聽聽。」

侯小周看了看方恨少，又轉頭去看了看唐寶牛，自己臉上先緊張了起來，低聲道：「跟將軍借去。」

唐寶牛嗤笑道：「怎麼借？那種人，還肯把錢借給人去接濟難民麼？」

「這樣明着去借，自然沒有希望。」侯小周悄聲道：「找個機會，綁了將軍，就不愁將軍的女兒不交一百五十萬兩銀子出來。」

唐寶牛和方恨少都嚇了一跳。「綁架將軍！」唐寶牛和方恨少同時驚問。

「將軍」是武林中一方宗主，甚有俠名，要綁架他，不但驚世駭俗，而且簡直是在匪夷所思的事。

因爲據說『鐵劍將軍』楚衣辭的武功極高，究竟高到有多高，誰也不知道，只知道他曾劍壓羣雄於泰山之巔，被譽爲「一山還有一山高，强中自有强中手」的「七色長劍」舒映虹，三十招內就敗在他的劍下．聽說將軍只用一隻手應戰，左手的茶都沒濺出一滴，從此舒映虹就甘心臣伏作了將軍的得力助手，跟王龍溪、楚杏兒，成爲武林裏有名的「將軍麾下，三面令旗」。

「綁架將軍」，可以說是一件絕對做不到的事。

「別人是做不到；」侯小周眼睛閃着晶光，道：「可是沈虎禪沈大哥一定能做得到。」

他眼睛的光芒愈來愈盛，「他十三歲時便殺死革動地，十四歲時暗殺江方寸，十五歲格斃省無名，……這些人從來都是殺不死的，不可能殺得了的，但在沈虎禪殺來，像囊中取物一般容易。」

「我們不要殺死將軍，只需俘虜他，逼他女兒交出二百五十萬兩銀子贖金，一切不都結了？」侯小周說完之後，望定方恨少和唐寶牛兩人。

唐寶牛低聲問方恨少：「怎麼樣？」

方恨少道：「什麼怎麼樣？」

唐寶牛揚起一隻眉毛，悄聲道：「幹不幹？」

方恨少沉吟一陣子，道：「憑我們二人之力，就算要幹，只怕也力有未逮，三年前，我曾跟將軍的師弟王龍溪交過手，我差些兒沒給他的『兜率寶傘』打成肉泥！」

唐寶牛頓時洩了氣：「這樣說：是不幹了？」

「幹！」方恨少毅然道：「不過，要等沈大哥來了再幹！」

侯小周在旁聽著，便問：「沈大哥何時才來？」

方恨少道：「他忙着籌十五萬兩銀子，籌到便趕來。大概就在這兩天綁架罷。我們去綁架將軍，爲何不去綁架他的女兒？這應該比將軍容易下手一些兒罷？」

侯小周道：「將軍這種人，未必虎毒不傷兒，爲自己的骨肉付出大筆銀子的，如果咱們的目標是綁架將軍，別的款子都不用籌了。綁架的事，我雖不便出面，但有關打點，出謀獻計，人手調動，進退突圍，可全由我負責，事成後，我佔三成，你們三位嘛，佔七成……」

方恨少道：「綁架將軍，主要倒不爲了錢，他僞善造作，倒要給他教訓。」

唐寶牛道：「對，我最看這種人不順眼。」他磨拳擦掌說：「眞恨不得馬上去把他抓來揍一頓再說。」

侯小周道：「既然如此，兩位就在敝處稍待兩天，咱們恭候沈大哥蒞臨後再從詳計議。」

唐寶牛忽道：「你現在有多窮？」

侯小周怔了一怔，道：「唐巨俠何有此問？」他知道唐寶牛素來喜歡當「大俠中的大俠」，故不只稱之爲「大俠」，而叫「巨俠」。

唐寶牛用大舌頭舐了舐唇，用手拍了拍肚子，道：「我口渴，又餓了。」

侯小周恍然大笑道：「我小周侯再窮，兩位吃的、喝的、玩的、樂的，保管還不用操心。」他神秘地眨眨眼睛，道：「一點也不必操心，管敎二位開心。」

＊ ＊ ＊

侯小周把他們帶到男人最開心的地方。

這地方有賭，各樣各式的賭；有酒，有各類各種的酒；而且還有殷勤奉迎，在這兒你可以聽到各式各樣令你飄飄然的好話，最後少不了的，有女人。

但這個地方並不烏煙瘴氣，也沒有呼盧喝雉，因爲來賭的人，大多數先贏得大而又輸得起的人物，而來喝酒的，大都是痛飲三百杯不醉還過得了景陽崗的好漢。

嫖客却不多。

因爲沒有幾個人嫖得起。

能在「金山賭坊」下注的人，一擲千金面不改容，能到「品珍小館」痛飲大吃的人，出手闊綽而身份也高，可是，這些人，都未必能有資格上得「金陵樓」來。

「金陵樓」乾淨、雅緻、氤氳着淡淡的香氣，琴几、窗檽、花盆、朱櫟全都有一種雅潔的韻緻，花瓶裏插着一株盛開的桃花。

看來「金陵樓」裏的人客雖然不多，却都不凡。

* * *

唐寶牛和方恨少，從來不曾來過這等地方，他們吃得七分飽喝得三分醉。侯小周曖昧地笑着，扯他們上了來，一個打扮得花枝招展的老婦人一見侯小周上來，就眉開眼笑，幾個龜奴打手小廝模樣的人，也忙向他打躬作揖。

侯小周在艷婦耳邊吩咐了幾句話，然後，跟幾個看似「金陵樓」裏的人耳語了幾句，大都往手裏塞了點賞錢，只見人人都謝了又謝，侯小周回過身來向唐、方二人說：「我進去一下，你們好好玩玩罷。」說着便走了進去。

唐寶牛和方恨少都有點訕然，不知侯小周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却見珠幔後盈步踱出幾名溫柔可人的少女，把唐、方二人請了上座，拂拭衫塵，纖手斟酒，還爲他們搖扇抹汗，奉上餞菓，唐、方二人一下子眞是有點受寵若驚，不知如何是好，聞及女子們的溫香鼻息及纖纖玉指輕拂過他們身上，他們只覺心裏暖洋洋的十分好受，臉上却熱辣辣的燙燒！

就在這時，在座的客人忽都交頭接耳，低語紛紛，都低聲說：「來了，來了。」

珠簾裏蓮步踱出十四名女子，垂首低眉，捧着各式各樣的樂器，緩步而出，分坐兩旁，座上騷動之聲更响了，有的人還拍起手來。

一個人拍手，人人都齊鼓掌，都道：「翡翠！翡翠！」慢慢聲音像小川自四方八面滙成了大河，鼓噪道：「翡翠出來，翡翠出來！」

唐寶牛和方恨少仔細看去，那十四名女子都各有各的美，有的小家碧玉，有的濃粧艷抹，有的淡掃蛾眉，有的楚楚可憐，但在座的人聒噪呼嚷，似乎爲的不是看這十四個美麗女子，而是另有其人。

忽見珠簾子裏一隻手伸出來，輕輕掀開了簾子，一個女子白得像一塊教人疼惜而無瑕的玉墜子，側了側首，粲笑道：「怎的那麼嘈呀？」

這女子這麼嬌嬌滴滴的一笑一說，整個氣氛都溫和了下來，就像大熱天喝下一碗冰鎮雪耳蓮子湯一樣。

這女子也不是怎麼艷美，只是青春可愛，嬌態無邪，她個子不高，但潔白無瑕，微微豐腴的身裁緊緊裹在緋紅淡白的衣衫裏，彈力迫人地繃緊着，使人爲她青春的纖腰傾羨不已。

女子笑起來的時候，彷彿世間沒有憂愁。她天眞、快樂，十指纖纖間彷彿連指縫的膚色都一樣白嫩，這女子就像一切最可愛的嬰孩，只不過她是少女，青春的魅力令人心動。

唐寶牛心裏咚咚的在跳動。

方恨少不像唐寶牛，唐寶牛好色，他不好，但他一樣不是聖人，更不是假正經的。

就算他是聖人，見到美麗女子，也一樣心跳加速——這女子可愛得似乎是深山裏的溪水，清得有點甜味。

方恨少眞恨不得把她摟到懷裏來，好好疼她一疼。

不料那些衣冠楚楚的「客人」，雖然稍爲安靜了一陣子，隨即此起彼落的嘩叫道：「翡翠！我們要的是翡翠啊！」

「翡翠不出來，我們自然要叫了！」

「翡翠不出來，明珠也無妨！」

有人學着先一人的聲音：「翡翠不出來，我們要扯衣服了！」

衆人剝明珠的衣服！

衆人都浪語譃言地有一句沒一句的狎笑着，方恨少看得心頭有氣，正待發作，但他雖是跑江湖的，這種地方還是第一次來，不敢造次，低聲向唐寶牛道：「這干兔崽子甚可惡！」

唐寶牛道：「這種地方，好像本來就這樣子！」

方恨少一楞道：「那末我們豈不是也要學他們的樣子？那眞愧爲讀書人了！」

唐寶牛遲疑地道：「是啊，否則，別人一看就知道我們沒見識過，會笑我們的。」

不知怎的，唐寶牛和方恨少兩人都感覺到：身爲江湖人，不知道青樓規矩是件很沒面子的事，讓人知悉自己沒玩過女人，更是顏面無存，所以他們雖看不過眼，一時却仍不敢發作。

那少女明珠笑道：「姊姊就要出來了。」

一個「客人」尖哨了一聲，站起來調笑道：「妹妹要肯陪我，姊姊不出來也不相干。」

他才說了這句話，立刻被人噓得坐了下去，只聽人紛紛喝道：「翡翠呢？翡翠不出，我們動手把樓子拆了！」

剛才那個濃妝妖嬈的女人忙搖手道：「別拆！別拆！就出來了！就出來了！」

一個雙眉倒豎的男子怪叫道：「香姑，不拆可以，叫妳那顆明珠脫給我們看看究竟有沒有眞珠！」衆皆狎笑吹噓。

那叫「香姑」的女人搖手陪笑道：「大爺賞愛，叫我怎麼都不妨，可是，這大庭廣衆嘛，明珠還是黃花閨女，怎能——」

她的話還未說完，已七八個聲音吆喝笑罵道：「沐公子又不是叫你脫？」「你這老蚌的珠，送我都不看了。」

方恨少聽着實在憋不住氣，忍不住道：「怎麼這裏看似高尙，說話却這麼難聽？」

一個眼睛不住眨霎的男子轉過頭邪笑道：「難聽？兄台到這裏來，難道要聽好聽的？要聽好聽的，可以到學堂去！」

衆人皆笑。一個痲皮大鼻漢子道：「要聽有意思的，進房去也聽得到。高尙又怎樣私底下不是一樣難聽！」

方恨少給調笑得脹紅了臉，心想不管失不失面子，好歹也得鬧他一鬧，正在這時，那「香姑」忽喜道：「翡翠來了。」

（未完・一）

武林珍聞

紅絲俠女

李藝・文　可飛・圖

廣西地曠人稀，一直是附近各地移民的所在。諺云：「蠻山滿目，野嶺橫空，鳥獸之跡居多，人煙之數稀少。」就是這個地方的昔日寫照。

歷史有兩次大亂，均源於廣西，一次是唐末黃巢之亂，自桂林編大筏，浮湘水，據長沙，逾江而東至江南，又渡淮而北，入潼關，陷長安，動搖了大唐皇室的根本；另一次便是太平天國之亂，起於桂平，出長沙，陷武漢，東下江南，北陷山東，前後十餘年，弄得滿清的元氣大傷。當地漢、苗、傜人雜居，蠻悍嗜殺，變亂時起，在明代以前，尚是一般人所認爲的蠻荒之地，但是桂林却是一個山水靈秀，得天獨厚的地方。

桂林奠五嶺之表，聯兩越之交，屏蔽荊衡，鎮懾交海，枕山帶江，控制數千里，誠西南之會府，用兵遣將之樞機也。桂林城垣築於唐初，名將李靖曾經在此鎮守，高聳的城堞以白石砌成，堅固無比。城築於灕江兩岸，頗擅山水之勝，城廂桂樹成林，故名桂林。

桂林城內城外，山勢奇特，河水清漣，峯巒秀拔，巖洞幽邃，冬暖夏涼，遍地花開，雖然是在海拔六千五百公尺以上的一座山城，但却兼有江城的秀麗景色。杜甫有詩云：「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梅花萬里外，雪片一冬深。」就是形容桂林的宜人氣候，儘管地近熱帶，四季的變化仍然十分鮮明。

山水之奇，桂林冠絕天下，山影水光，美如圖畫，宋代范成大讚嘆有云：「桂林之奇，平地崛然，千峯特立，玉筍瑤參，森立無際，爲天下第一，即衡嶽、巨阜、雁蕩、黃山、仙都、巫峽，皆所不及。」黃山谷有詩云：「桂嶺環城如雁蕩，平地蒼玉忽嵯峨。」都是題詠桂林山水之美者，普天之下，無有與其媲美者，因而有「桂林山水甲天下」的美譽。

就像秦嶺是長江與黃河的分水嶺一樣，秦嶺以北的河流注入黃河，秦嶺以南的河流注入長江，秦嶺高聳入雲，僅以山脊爲界，一般人尚難窺視其究竟，但桂林東北的海陽山，湘灕二水同源，分流南北，至其地者均能親眼目睹，確實是地理上的一大奇蹟。湘江北流入洞庭，出長江；灕江則南流入西江，出粵江；在昔時這是兩條水路交通要道，從而更奠定了桂林的重要地位。

柳州有汪立誠者，少年入津，文采絢麗，後以鄉試銘羽，衷心鬱鬱不樂，鄉人多有爭聘其爲西席者，始終不願屈就，旋慕桂林之山水奇佳，遂遊幕桂垣，暇時遊山玩水，頗以爲樂，灕江沿岸盡爲其步履所及之地，悠忽三載，因母病而束裝返鄉，當時是清季道光年間，桂西一帶連年荒旱，盜賊四起，崇山峻嶺間，多有歹人嘯聚，行旅過此，聽到空際響箭，照例必須留下所攜帶資財之一半於石上，始能安全通過，倘不諳此陋規或是不肯捨此「過路費」，霎那之間，强人執弓挾刄由林蔭深處一躍而出，不但所攜盡爲所刧，抑且性命難保。

「響箭」者，乃是於箭桿上繫一鈴哨，凌空發射，響徹凌霄，旅客途中聞之，每每爲之心膽俱裂，盜匪多以之爲傳遞消息，及發號施令之信號。鴛橋嶺一帶綿亘不斷的深山密林之中，常有盜匪出沒，不幸這裏正是汪立誠返鄉必經之路。

汪立誠原本是個窮苦書生，一身之外別無長物，來時雖然途經險地，似乎絲毫未曾受到驚擾，此番重返故里，囊有百金，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將抵山口時，紅日剛剛偏西，按理尚可向店小二要了一些茶飯，果腹以後即關上房門，正襟危坐，時而由門隙偷覷外面動靜，太陽落山了，仍然不見有客旅上門；俄而瞥見彪形偉漢數人進得店來，頭裹青布巾，衣衫不整，踞坐椅上，呼茶索酒，穢語聲喧，虎眈眈注視汪生之房門，汪立誠心生恐懼，連忙將

所攜百金藏匿於床下，和衣而臥，不敢熄滅燈火，也無法憩然入夢。

也不知是近山寒氣逼人呢？抑或心裏害懼，汪立誠一夜顫慄不止，上下牙齒咯咯作響，「百無一用是書生啊！」汪立誠不禁爲之啞然失笑，根本沒有一點兒風吹草動的跡象呀！竟然嚇得如此的膽顫心驚，他不由得怨恨自己的懦弱無能來了，於是豁的從床上坐了起來，緊握著拳頭，作勢向前奮擊，藉以壯壯自己的膽子，不料拳頭剛剛擊出，驟聞一陣急促的敲門聲，一驚之下，差一點沒有暈倒在地。

汪立誠心驚膽顫的開了房門，只見一位俊美少年翩然而入，身穿華服，足著皂靴，眉目秀逸，氣韻高華，就像是三春的楊柳，而觀其舉止頗有英爽之氣概，又儼然像是嚴寒中的蒼松翠柏。只見這位俊美少年目光烱烱，四處巡視一周後徐徐道：「行商乎？探視乎？何以隻身而獨行也？」

汪立誠不明其意向，但覺其聲音曼妙，宛如銀鈴一般，且舉止嫻雅，不似歹人，遂放下心來回答稱：「母病返鄉，投宿此間，身無長物，不知尊駕過此有何見教？」

俊美少年朗聲笑謂：「母病理應晝夜兼程趕路，何投宿之早耶！好一個秀才，竟膽怯如鼠，速將床下百金取出，我可爲汝保此戔戔之數，好待歸家奉母以供菽水之資。」

汪立誠瞠目無以對，心想：眼前這個俊美少年不知究竟是何等人也，底蘊既被其拆穿，一時之間居然像是一個作了壞事的孩子，不知如何是好。

只見這位俊美少年，兀自床下攫出其藏金，撫視有頃，旋於袖底抽出紅絲一縷繫紮金上交還汪立誠，正待轉身離去，忽聞窗外有聲，繼而人語沓雜，大有破窗而入之勢，俊美少年彎下腰來摸索靴內，雙指夾一小金錢出，順勢向窗外擲去，透過窗紙彷彿擊中一事物，而窗外人聲悠然而寂，俊美少年亦飄然開門離去。

第二天早晨，汪立誠打開房門，見階下躺著一彪形大漢，青巾裹頭，額上有一血洞，血淋淋掛滿一臉，已氣絕身亡矣，恍然想起夜來俊美少年遠擲金錢一事，獨自驚駭不已，惟思此必俠義者流，濟人危難，來去無蹤，不覺爲之肅然起敬不已。

無暇等候，也不願意惹禍上身，在店家尚未知道夜裏出了命案之際，便倉促就道，一路層巒聳翠，密樹蒼雲，鳥鳴山幽，流泉潺潺，汪立誠邊走邊欣賞沿路的旖旎風光，認爲此間山水比之桂林，另有一番不同峭拔純樸之美，不覺爲之心曠神怡，暫時忘却了山行的凶險；可惜好景不常，驟聞一聲響箭過空，呼嘯之聲，震人心魄，汪立誠不懂得此間盜匪之陋規，本能的拔腿飛奔而去。

身上背負著百兩紋銀，不啻是帶了枷梏，加以文弱書生，平日與筆硯爲伍，腳力功夫奇差無比，不到一會兒功夫，便上氣不接下氣的爲後面追趕而來的數名强盗捉住臂膀，奪下了他背上的包袱，回頭揚長而去。

汪立誠既失百金，自然是懊喪異常，但能保住一命，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沒精打彩的踽踽前行，不知走了多少時候，忽然聽見後面有吆喝聲，回視山坳處有數人飛奔而來，等到看清楚以後，發現就是搶他銀兩的盜匪，心想：先前既奪其所有，莫非是想取他性命不成。

性命交關，遂沒命的奔逃，追益力，逃益急，爲了保命，使出了平生力氣，直至精疲力竭，跑入一處山谷，前有飛瀑凌空而下，去路戛然而止，眼見盗匪亦是氣喘呼呼的追趕而來，索性心思一橫，反正不過是一死嘛！乃坐在巨石上怒目而視衆盗，待至近前，衆盗一齊噗通跪了下來，爲首者捧著所劫之百銀道：「紅絲女俠之物，山中例不劫，適才不及細察，驚動貴客，請恕魯莽，今原璧奉還，尚望海涵。」

百金失而復得，汪立誠已然是喜出望外，視裏金之紅絲一縷仍然在焉，聞紅絲竟能使强盗見而膽寒，汪立誠正在雲裏霧裏的想著，跪在地上的盗匪們，以爲他是不肯輕易饒恕他們罪咎，於是拚命連連叩頭如搗蒜，口稱：「還請貴客寬容，彼願接受處罰。」

眼前的這幅景象，使得這一位文弱書生大爲窩心，於是謂衆盗道：「那麼就煩請護送本人出山吧！」羣盗齊聲應諾，殷勤護送汪立誠返回柳州，百金不缺分毫，皆紅絲女俠之力也。

汪立誠曾在小說家言中看到「紅線盜盒」的故事，初意其不足深信，今竟親見一紅絲俠女，在急難時伸出援手，幸何如之，遂北面鞠躬如也，表示無限謝意，但從此以後再也未曾聽到過她的消息。

（完）

本人現付上　　銀行支票壹張HK$　　訂閱武俠世界
年共　　期，請由第　　期起按下列地址郵付是盼。

姓名：＿＿＿＿＿＿＿＿＿＿＿＿

地址：＿＿＿＿＿＿＿＿＿＿＿＿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64.00
一年港幣$327.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90.00
一年港幣$379.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50.00
一年港幣$4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上文提要： 柳花花獨孤美婉言向朱魯東辭去偵辦失鏢案，離開大漢鏢局，卻突然出現在關山月家裏，此刻柳獨二人已掌握證據，知悉埋在荒墳的鏢銀已被掉包，並指出岳光輝所托押的鏢貨中有一種特殊的異物，關山月卻矢口否認，並以自刎恐嚇手段，逼使柳花花放棄對失鏢案的繼續偵察，趁柳不加防範之際，關山月挾持獨孤美，脅逼柳花花不要再插手並交回被拿走的異物……

江湖外史秘辛錄／傅紅雪・文
可飛・圖

快樂的毒藥

義助幼女贖母身　輯毒工作困難多

其實就算他手中還有刀也已起不了作用。

因爲柳花花這時候忽然又從游魚變成了大鵬鳥。

——他已抱著了獨孤美飛上了橫樑。

關山月已無力氣跳那麼高。

他極其憤怒的望向那急撲而來的人影。

竟是朱媚！

更令他震驚的是朱媚的背後竟還有一個人急奔而來。

那身影好熟悉。

——天，竟然是他日思夜想的朱海靈！

「山月，你不能一錯再錯！」朱海靈的聲音像箭般的射入他的心靈：「你如果再錯下去，那我們就永無機會結合了！」

羞愧、歉疚、慚恨、痛苦——心靈的痛苦以及肉體上的痛苦，一下子像排山倒海般的向他猛壓而來，當朱海靈奔到他身前時，關山月那頎長的身子已再次仆倒於地！

——他希望就此永遠不要再醒過來。

——他無臉見朱海靈！

關山月醒來的時候，偏偏第一眼就看到了朱海靈。

她還是那麼美，還是那麼憂鬱，而且還有焦慮與悲愁。

不過她一見到關山月甦醒，黯然神傷的臉色立刻湧上一片喜悅：「你醒了？傷口痛不痛？肚子餓不餓？要不要我先弄點東西給你吃？」

關山月閉下眼睛，情不自禁的滴下一顆眼淚。

——她總是對他這麼好。

——她還是對他這麼好。

關山月有承受不住的感覺。

他想逃避。

但是他還是睜開了眼，勉强的讓自己浮起笑容：「妳怎麼來了？」

「柳花花與獨孤美命車伕交給朱媚一封信，」朱海靈握住他的手：「信上他們說明了……」

「海靈，原諒我！」關山月忽然哭了起來：「我知道我這樣做不對，可是我如果不這樣做，我們就沒有結合的機會，是他們，是柳花花與獨孤美他們拆散了我們，所以我要殺他們！海靈，我對不起妳，我沒臉再見妳，我是個沒有用的男人，我……」

「你不要說了。」朱海靈那憂傷的眸子湧上了一片淚光，喃喃道：「我知道，你一切都是爲了我，我不怪你，無論你做出任何事，你在我心目中，永遠是世上最好的男人……」

「現在，一切都完了！」關山月非常激動：「過不了幾天，全世界上的人都將知道那宗劫鏢案就是朱媚爲了要幫助妳我而做的，親生女兒劫自己父親的鏢，一定會受到世人的訕笑，而且妳兄長朱總鏢頭更會氣得跳脚，他是個極愛面子的人……」

「山月，你別想那麼多了！」朱海靈淚如泉湧的截斷他的話：「事情既已到了這種地步，一切聽其自然，天總無絕人之路，你現在什麼都不要想，先和柳大少好好合作，揭露岳光輝的……」

「不！」關山月咬牙道：「我恨他都來不及，我死也不肯跟他合作，如果不是他，這件事便不會被揭發，我也不會害了妳跟朱媚被人嘲笑，而且我肯定還能賺足夠的錢與妳成親。現在被他一搞，什麼都完了，你兄長更不可能答應妳嫁給我了……」

「你不能怪他。」朱海靈低頭拭淚：「如果我是他，我也一定會這麼做的，畢竟那種東西是遺害無窮啊！山月，把自己的快樂建在別人的痛苦之上，你以前不是這種人，難道你眞的變了這麼多麼？」

她抬起頭來，淚眼汪汪：「事情並非你想像的那麼壞，我哥哥知道了這件事之後，雖然氣得說不出話來，但是看他的樣子，他似乎也屈服了……」

「屈服？」關山月眸中倏亮：「妳的意思，他肯答應我們的婚事了？」

「他現在正氣在火頭上，當然還不肯答應！」朱海靈緊緊握住他的手：「不過我看得出來，他已經有軟化的跡象，朱媚爲了撮合我們，不惜盜鏢，讓他丟盡顏面，他怕如果再不答應，只怕她還會做出什麼事來，所以他知道了這件事之後，即刻命我和朱媚趕來，囑咐你千萬要和柳大少合作，不可一錯再錯……」

關山月已忍不住叫了起來：「我們眞的有結合的可能？他眞的肯答應我們的婚事？」

「會的。」朱海靈以極其堅定的口脗說：「只要我們繼續堅持下去，誰都阻攔不了我們的！」

關山月突然坐起身子，激動得把朱海靈擁在懷裡，口中不斷直呼著朱海靈的名字……

這一刻，他忘記了身上傷口的疼痛。

這一刻，他那枯澀的心靈深處又湧起無限的新希望！

* * *

獨孤美也忘記了傷口的痛楚。

她心花怒放。

在青山鏢局吃晚飯的時候，她不但多吃了一大碗飯，而且還多喝了好幾瓶酒。

她高興極了。

她高興的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原因，當然是因爲她有了初吻。柳花花終於吻了她，這是她期待已久的事。

第二個原因是，她終於揭開了大漢鏢局那宗失鏢案的謎底。

那天晚上，就是離開了葉小英的家的那天晚上，回到大漢鏢局之後，獨孤美雖然疲憊已極，可是無論如何也睡不著，於是又跑去敲柳花花的房門。

「幹嘛，」柳花花一見她頭就大：「三更天了，就是做賊的人也睡覺啦，妳幾時變成了夜遊神一個？」

「噓，先別說話。」獨孤美推開他，一閃便進了房間，反身把門關上，也不讓柳花花點燈，然後便拉著柳花花往床上坐：「你先坐好，我告訴你一件天大的事情，你仔細聽著……」

「天大的事？」柳花花掩咀打了個呵欠，往床上一躺，唔哼著說：「什麼天大的事？瞧妳賊兮兮的樣子，是不是想殺人放火啦？」

「去你的，」獨孤美白了他一眼，揪住他的衣領，一面拉起他一面說：「我已經想到那車鏢銀裡藏著什麼東西了。」

「什麼東西？」柳花花一副軟骨頭的樣子，獨孤美一鬆手他又倒在床上。

「你聽清楚，」獨孤美壓低著嗓子，一字一字的說：「大──麻──草。」

柳花花立刻坐了起來，臉上的睡意也完全沒有了，他睜大了眼孔：「妳說什麼？」

獨孤美一臉認眞：「我說，岳光輝那車鏢銀裡藏有大麻草！」

柳花花瞪著眼望她。望了很久，發現獨孤美全無開玩笑的樣子，這才跳下床去，倒了兩杯冷茶，一杯遞給獨孤美，一杯自己一口喝乾，然後吁了一口氣，問：「妳是不是因爲看見葉小英的父親吸食大麻草暴斃而死，所以懷疑岳光輝那車鏢銀裡藏有大麻？」

「不錯，」獨孤美點了一下頭：「葉小英她爹的死，讓我感觸很深，世上爲何有人要吸食這種明知致命的東西？世上爲何會有這種害人的東西？它從那裡來？這種東西是見不得人的，岳光輝那車鏢銀如果藏有既珍貴而又見不得人的東西的話，說不定就是大麻草哪，難道你認爲沒有可能？」

「這是妳的假設？」

「凡事都要有假設，不是嗎？」

「但是假設必須要有合理的根據與可靠的嫌疑爲前提，否則豈不成了瞎猜？」

「你認爲我在瞎猜？」

「至少妳必須給我一個『合理的懷疑』，」柳花花說：「要不然妳也可以假設天可能塌下來，這不是大胆的假設，這成了無稽的假設，不是嗎？無稽的假設等於就是盲目瞎猜，這很容易鑽入牛角尖的。」

獨孤美咬著咀唇：「我想，你一定知道大麻有暴利可圖的，是不？」

「誰都知道。」

「你也知道它是一種偷偷摸摸，見不得光的東西，是不？」

「誰都知道。」

「那麼，這種東西換句話說也就是『珍貴得不能見人』，你承認嗎？」

柳花花點頭承認。

「好，」獨孤美微笑：「我們既已懷疑岳光輝那車鏢銀裡藏有極爲貴重或是不欲爲人所知的東西，難道你不認爲大麻草符合這個條件？」

「但是，」柳花花有疑惑之色：「我們也已看過那批銀子，我們曾經敲碎銀子，裡面什麼東西也沒有，這作何解釋？」

「我已經說過，」獨孤美凝眸咬唇：「也許是關山月佈置了假贓銀瞞騙我們，不是嗎？」

柳花花環胸沉思。

「我之所以懷疑，其實還有一點很重要的理由，」獨孤美接著說：「你有沒有注意到，多年前，江湖上便傳出有這種東西，少林掌門偕同五大門派的人等追查未果，之後便無人過問這件事，幾年下來，這種東西其實已經暗中在滋蔓著；你想，居然連葉小英他父親那種窮人也在吸食，可見這東西已相當普遍，只是我們不知道而已。顯而易見的，大麻草這玩意已相當泛

濫，那麼，它必然有人在暗中製造販賣，而製造販賣的人必然也知道這種東西會遭到追查，若不是相當有實力的人必不敢貿然操此賤業，而岳光輝是江湖上知名的世家子弟，他當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實力……」

一頓，語音轉沉：「從這點來看，你認為我們的假設與懷疑不合理麼？」

柳花花想了一下：「也許葉小英的父親本來不是窮人，很可能他是抽大麻抽窮了，這並不表示大麻已達泛濫的地步。」

「如果葉小英她爹是吸大麻吸窮的，總不會一下子便吸窮了吧，一定是吸食了很久才慢慢窮下來的，這不是說明了大麻草已非一日之東西了嗎？」

獨孤美轉了轉烏溜溜的眸子：「其實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不管大麻草是否已泛濫，千眞萬確有人在暗中吸食，有人吸食就表示有人賣，換句話說，這種東西最起碼已到了不可忽視的地步，你說是不？」

柳花花不期然想起在「卧佛庵」時，百醉書生賀萬杯曾經在茶中放了大麻讓他與獨孤美吃下，不禁點頭道：「不錯，大麻草有可能已泛濫了，葉小英父親之死不能視爲單純的個案發生，一定有不爲人所知的龐大勢力集團在暗中生產製造與販賣大麻。」

獨孤美睨著他微笑：「你還認爲我的假設是無稽的麼？」

柳花花沉默。他承認獨孤美的大胆假設是具有合理成份的。

他本以爲大麻草只是一個傳說，後來他親口吃過以後，他也以爲只是暗中有小量在流通而已，及至葉癆鬼之死他才發覺不對勁了。他本有意追查這件事，無論如何絕不能讓大麻草橫行無忌，毒害蒼生，但此刻身繫追查大漢鏢局的失鏢案仍未落案，最起碼也得等這宗案子搞妥之後，才能去追查大麻草。

本來，這件失鏢案他已答應朱媚不予揭露，雖然懷疑岳光輝的鏢銀裡極有可能藏有某種不欲人知的神秘東西，但看過關山月的贓銀並無發現可疑之物本欲就此罷手，但岳光輝的突然離去，又讓他覺得事有蹊蹺中極可能岳光輝已暗中知悉眞象，而使用某種方法說服關山月合作，用假贓銀瞞騙自己。

這當然只是他和獨孤美的推理與假設，他們甚至懷疑這宗劫鏢案也許根本就是朱魯東本身自導自演，不過他判斷這種可能性不太大。

因爲他很清楚朱魯東是個非常非常愛面子，也由於這樣，所以柳花花私底下不喜歡朱魯東。

他總認爲過份愛面子的人，比一般人來得勢利眼，看高不看低，而且喜歡矯柔做作、吹噓做假，他不喜歡跟這種人相處。

但是講究面子的人並非全無是處，至少還有一個很可愛的優點：

——愛面子的人除非萬不得已，否則他絕不輕易作奸犯科。

因爲担心一旦東窗事發，對顏面與名譽會有大損害。

所以有人說：愛面子的人固然令人討厭，但總比不要臉的人來得好。

從這一點看，朱魯東不太可能幹出「監守自盜」的醜事，無論如何他是個愛惜羽毛的人。

其次，從青山鎮趕回來之後，他與獨孤美趁著洗澡的時候，曾分別向伙伕聊天，探聽朱媚所說的朱魯東拒絕關山月與朱海靈的婚事是否屬實。

結果答案是確有其事。

從這點看來，証明朱媚說的不是假話，她劫鏢是爲了幫助她姑姑能與關山月早日成親，可信度相當高。

那麼，岳光輝顯然是最可疑了。

但却有一個疑點。

那天晚上，柳花花與獨孤美押著朱媚馬不停蹄的趕向青山鎮查証，連向朱魯東說一聲都沒有，爲的就是防止走漏消息；但是却犯了一個錯誤，他與朱媚談話時，却命李穩、張快將車停在僻靜無人處，所以容易被人偷聽，很可能岳光輝或岳光輝所派之人就在那時候已偷聽了去，所以立刻兼程趕到青山鎮去。可是岳光輝離開大漢鏢局的時間是柳花花回來那天的早上，在時間上來說，顯然岳光輝應無可能趕去青山鎮。

這個疑點的合理解釋便是：岳光輝很可能利用最快速的飛鴿傳書方法，通知接近青山鎮的人馬趕去，如此才有可能搶在柳花花的前頭到達青山鎮，然後再以某種威逼或利誘的方法逼使關山月與之合作，用假贓銀瞞騙柳花花與獨孤美。

這是柳花花與獨孤美經過討論之後的共同結論。

但是他們却不禁猶疑起來，不管這件事是不是如他們所判斷的，這件事究竟還要不要再追查下去呢？

他們已答應朱媚這件事不讓朱魯東知道是她幹的，如果再追查下去，是否會掀出朱媚呢？而且勢必會影响到朱海靈與關山月的結合，再說岳光輝也已離開大漢鏢局，這表示他已不重視這件案子，朱魯東只要照價賠償便可以了，顯然這件事已告了一個段落，柳花花與獨孤美有必要再追查下去嗎？

現在，獨孤美居然大胆假設岳光輝那車鏢銀可能就是「快樂的毒藥」——大麻草。

她的假設合不合理？

柳花花同不同意？

他沒有表示，他只是淡淡的問獨孤美：「如果我接受妳的假設，下一步妳認爲該怎麼做？」

「先假設，後求証；」獨孤美笑咪咪的說：「下一步自然就是求証囉。」

「如何求証？」

「我想，」獨孤美咬着咀唇：「我們就從葉小英她爹這條綫索先查起如何？」

「如何查法？」

「你怎地這麼笨了，」獨孤美瞪著他：「當然是先查葉小英她父親是向誰買的大麻，查出了那個人，不也就可以知道他的大麻是否從岳光輝那裡來的了嗎？」

「這的確是個好方法，」柳花花苦笑：「問題是葉小英她爹已死，我們如何知道他是向誰買的大麻？難道你有辦法使死人開口說話？」

「誰都沒有辦法使死人開口說話的，獨孤美我當然也不能，」獨孤美輕笑了起來：「但是我們可以問問別人呀，總是會有人知道他在那裡買的。」

「葉小英？」柳花花很自然的想到了她。

「她只是個小孩子，」獨孤美搖頭：「這麼重大的事情，怎有可能被小孩子知道？」

柳花花心中一動，脫口道：「妳是說，葉小英的母親？」

「你總算答對了。」獨孤美微笑。

柳花花沉思：「妳或許說得對，葉小英她爹如果吸食大麻有相當的時間，她母親理該知情才對。」

「所以，」獨孤美說：「只要去問她，或許能問出賣大麻的人是誰；再沿綫追查下去，大概就可以知道和岳光輝有沒有關係了。」

一頓，接道：「如果有關係，那麼便可以確定岳光輝那車鏢銀裡肯定是藏有大麻，你說是嗎？」

柳花花點頭稱是。

「我好像記得葉小英說過她母親被賣去那家叫……對了，叫『春大波』的妓館是不？」獨孤美眨眼問：「你知道那地方在那裡嗎？」

柳花花朝她一笑，道：「我如果連這種地方都不知道，那麼還有誰肯叫我『花花公子』哪。」

獨孤美瞪他，隨即說道：「既然你知道，那咱們走吧。」

「現在？」

「不錯，現在就去。」

柳花花苦笑：「難道妳不知道現在已是三更半夜了嗎？」

「那又有什麼關係？」獨孤美說：「你不認爲這件事已經不能再拖了麼？而且這件事必須隱密調查，若走漏風聲，只怕打草驚蛇就不妙了，若引起那幫人的驚覺而銷聲匿跡，那咱們也許就要白忙一場了。」

柳花花歎了一口氣：「妳說的話好像越來越有道理了。」

* * *

柳花花與獨孤美沒有驚動任何人，兩人悄悄的潛離了大漢鏢局。

當他們趕到「春大波妓館」時，正好剛要打烊，司閽門房對他們說：「對不起，兩位，我們正準備收市了，明兒請早吧。」

可是當他看清楚獨孤美原來是個女人時，不禁詫異萬分的又說：「喂，妳這個女人怎麼來妓館了？這裡可是男人樂園哪，女人是不准來的……」

他忽又自作聰明的望住獨孤美瞇瞇笑：「哦，我知道了，妳是想來賣身的是吧？好，好，妳的確是個好貨色……哎唷！媽的，妳怎麼打人了？」

司閽話未說完已吃了獨孤美一巴掌，痛得他哇哇大叫！

「你以爲全天下的女人都是好欺負的嗎？」獨孤美怒氣沖天，反手又是一巴掌，打得那個門房跌在門檻上：「你這個狗小子，招子放亮點，讓姑奶奶我教教你如何尊重女人吧！」

獨孤美被當做「賣的女人」，心裡頭自然非常惱怒，兩巴掌把那傢伙打在地上餘怒未消，口中罵著，順便想補上一脚……

「喂，」柳花花連忙拉著她，皺著眉頭說：「妳怎麼越來越喜歡動粗了？」

「我本來不是這種人的，」獨孤美鼓頰吹氣：「只因爲我慢慢發現這世上的確存在著很多欠揍該打的男人，余豈好『打』哉？余不得已也！」

柳花花苦笑搖頭，忍不住歎氣道：「妳越來越想做個『大女人』了。」

獨孤美居然說：「女人本該就是大女人的，世上如果沒有女人生孩子，人類豈不絕了種？」

「但是，這世上如果沒有了男人，女人又如何能生孩子呀？」這句話柳花花沒有說，因爲他已無時間說。

那個被獨孤美打得扒在地上的司閽一面跑，一面拉起像殺猪的叫聲：「快來人呀，門外有一對賊男女行兇打劫哪！」

誰都知道，世上的妓館有「三多」。

——妓女多、嫖客多、打手多。

那傢伙這麼一嚷一叫，自然引來了一大片的保鏢打手。

柳花花不禁瞪了一下獨孤美：「好啦，現在妳說怎麼辦？」

「小意思，」獨孤美咪咪一笑：「江湖上的大人物我沒辦法，這些小嘍囉還難不倒我。」

獨孤美沒有吹牛。

就在那些打手們從屋內一湧而出，吆聲喝叫的急衝而來時，獨孤美忽然從袖裡掏出一條紅花絲巾，宛似天女散花似的往空中一揚、一揮，便見那些個個如兇神惡煞，來勢洶洶的保鏢打手們忽像軟皮糖的倒在一堆……

「如何？」獨孤美有些得意的睨了柳花花一眼：「我這一手『送做堆』還過得去吧。」

話剛說完，獨孤美忽聞背後有衣袂破空聲，連忙回首一望，陡見一抹刀光迎面劈來！

獨孤美那嬌滴滴的臉龐兒倏地嚇得花容失色！

因爲她知道她絕躲不過那一刀。

——玩玩毒她還可以，論武功，嘿，只怕連三脚貓都說不上。

她太得意了，所以沒有發現另外隨後從內院裡撲出來的打手，不，應該說是殺手才對，因爲這一批人個個都手持刀劍，看來比上一批人來得更兇、更惡！

獨孤美大叫一聲：「媽呀，我完了！」

獨孤美沒有完。

當然不是她「媽」救她的。

——柳花花在間不容髮之際，攔腰一抱，抱住她那盈盈的水蛇腰兒，然後獨孤美便覺得身子一輕，整個人飛掠起來，那撮刀光便驚險萬狀的挨著她的脚尖，呼的一聲飛劈了過去！

當柳花花抱著她以極快速而又悠美的身法掠進庭院天井時，獨孤美著實嚇得冷汗涔涔，連話都說不出來了，柳花花却對她露齒一笑：「碰到危險時，叫『媽』已經落伍了，也不靈了，知道麼？」

「那我該叫什麼？」獨孤美透了一口氣。

柳花花沒有回答。

他已沒有工夫回答。

因爲那批殺手們已調轉頭來，像蜂一般的急湧而來，刀光劍影織成了一片瑰麗的光采，如天塌下來般的罩向柳花花與獨孤美週身！

這次柳花花沒有躲。

他已像豹子般的猛撲前去！

然後獨孤美便見到那批兇神惡煞的殺手們一陣痛哼低嚎，全部躺到地下去了，而且是一個疊一個，疊得大概有半天高。

「怎麼樣？」柳花花負手朝獨孤美瞟了一眼：「我這手『疊做堆』比妳的『送做堆』，誰的妙？」

「都妙，兩個都妙。」

說這句話的人並不是獨孤美。

那是男人的聲音。

柳花花與獨孤美循聲望去時，但只見一位錦衣大袍、紅光滿面、身材高大的壯年漢子正踏著穩健的脚步，緩緩拾階而下。

他看來精神很好，臉上浮起一絲頗爲飄逸的笑容，兩隻烱烱有神的眼睛掃了柳花花與獨孤美一眼，淡淡道：「『疊做堆』、『送做堆』，不管是什麼堆，只要能使敵人躺在地下堆成一堆，就是絕妙功夫，在下春大波佩服、佩服！」

「春大老板，得罪了，」獨孤美朝他嫣然一笑：「我本來是個很斯文的女人，只因爲你那個手下……」

春大波朝她斯文一笑，截斷她的話說：「從古到今，誰是勝利者誰就有說話的權利，你們既已勝利就不必再說什麼理由了，千錯萬錯，就是他們錯，誰叫他們是手下敗將呢，姑娘，妳說是吧？」

獨孤美想說不是，可是一時間又想不出什麼話來反駁他，竟只好呆呆站著……

倒是柳花花洒脫一笑：「春大老板果然快人快事，好，我最喜歡跟這種人打交道。」

獨孤美立刻笑咪咪的說：「對不起，我們忘了通名報姓，實在失禮得很，抱歉——，我叫獨孤美，他呢，大家都叫他花花大少。」

春大波臉上那縷飄逸的笑容倏然消失，瞳孔驀地充滿了濃深的驚訝與詫異，他盯住柳花花：「你，你就是柳花花？」

「深夜打擾，盼請見諒。」柳花花微微抱拳施禮：「我只想向春大老板探聽一個人。」

「請說，」春大波立即回禮，隨即又道：「不，不管什麼事請先入內再說，柳大少深夜駕臨敝院，可是天大榮幸哪，喏，請進，請進。」

說著，又朝獨孤美彎腰擺手：「獨孤姑娘，你先請。」

* * *

獨孤美陪柳花花上妓院，這已經是第二次。

上一次是爲了「姬重生事件」而去的，這一次的性質自然不同，他們是來找葉小英的母親的。

「春大老板，」獨孤美說：「聽說葉癆鬼的妻子賣身在此，可是眞的？」

「葉癆鬼的妻子？」春大波想了一下：「哦，是的，我這裡的確有這個人。」一頓，撩眸問：「你們找她是……」

「我們想替她贖身。」獨孤美說。

「贖身？」春大波有些驚訝。

柳花花點點頭：「不知她身價多少？」

春大波沒有回答，他很好奇的問：「你們爲何要爲她贖身？我的意思，你們跟她是什麼關係？」

獨孤美說：「我跟她女兒葉小英是朋友，我們只想幫助她把母親贖回來。」

春大波望望柳花花：「既然是柳大少出面，我想，我春大波也該賣個人情，人沒問題，你們帶走，我一文錢也不要。」

「那裡的話，」柳花花立刻說：「生意買賣怎能講人情，春大老板……」

「什麼話，」春大波不待他說完，立即揮手說：「我春大波仰慕花花大少已久，這點小事情我都做不到的話，也未免太小看我春大波了，好歹我春大波也是個江湖人物哪，你說是嗎？」

柳花花欲待張口說話，春大波已轉身低喝一聲：「叫張掌櫃進來！」

門外立即響起一聲洪諾，未幾，張掌櫃已彎著腰進來：「老爺，不知有何吩咐？」

春大波說：「你即刻去把葉癆鬼的妻子帶來。」

「她，」張掌櫃面現難色：「回老爺，她現在有客人渡夜哪。」

「管他過不過夜，」春大波揮揮手：「去去去，去告訴客人另換一個，她現在已是自由身了，馬上帶她來見我。」

「是。」張掌櫃又彎著腰出去。

獨孤美盈盈一笑：「春大老板眞是明人快事，獨孤美在此先謝過。」

「那裡，」春大波爽快一笑：「我春大波雖久已不再江湖上跑跳，但是我也是識做之人，盜有道，我雖操此賤業，無論如何我也是一個人呀，柳大少和獨孤姑娘不嫌棄，春大波願意高攀與兩位交個朋友。」

「朋友無分貴賤，」柳花花大笑，用力一拍他的肩膀：「春大波，柳花花交你這個朋友！」

* * *

春大波不僅不收一文錢便交出葉小英的母親，而且還特別派輛車護送柳花花一行人回去。

柳花花與獨孤美當然很高興。

葉小英的母親脫離苦海，從此遠離非人生活的賣肉生涯，自然更是高興不已。

她高興得哭了出來。

在車上，獨孤美把葉小英的事情告訴了她，而且也把葉癆鬼暴斃之事說給她聽。

葉母聽到葉癆鬼的死訊，本是歡欣的神情立刻又淪爲無限的悲傷。

她又哭了。

由高興之哭變爲悲傷之哭。

獨孤美見她哭得傷心，忍不住說：「大嫂，不是我說妳，我們同是女人，恕我直言說一句，那種男人，不顧妻子兒女死活，居然賣妻與女，如果是我，我早就給他一刀，現在他死了，妳豈非脫離苦海，從此不必再受這種男人的踐踏，高興還來不及，何須如此傷悲？」

葉母哭得眼睛浮腫，哽咽道：「他本

來不是這種男人的，他本是極有責任心的男人，只因爲……只因爲他……」

「只因爲他怎樣？」獨孤美問。

葉母掩面垂淚，支吾了半天沒說話。

獨孤美忍不住又問：「是什麼原因使他變成這副樣子的呢？」

葉母悲歎一聲，終於說了出來：「他本是皖浙鏢局的一名出色鏢師，只因爲多年前不幸碰上劫鏢，他雖奮力擊退劫匪，但却也……却也……」

葉母說到末後忽然放聲悲哭！

獨孤美坐到她身邊去，遞了條絲帕給她，柔聲道：「妳別哭壞了身子，如果妳不方便說，那就別說好了。人既已死，多說也無益，我本意只想勸大嫂節哀順變……」

葉母顯然悲慟已極，哭得那瘦弱的身子不住顫抖，半晌，她才擦乾眼淚，兩隻哭得像胡桃核的眼眸空洞無神的望住窗外，悲悽道：「那次事件他也受了嚴重創傷……喪失了人道的能力……」

獨孤美怔住。

同時「人道」兩字很自然的令她這個大姑娘俏臉一紅，下意識的瞥了柳花花一眼。

柳花花苦澀一歎，星眸裡湧上了一片同情與悲憫之色。

——男人，不，女人也一樣，任何人喪失了「人道」的能力，只怕誰也會受不了。

——那是比死還難過的事！

——人道，是造物者賦予人類的天賦本能；但是，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偉大的先賢皇帝們」便發明了一種幹他娘的「優良文化」——閹割！

把人當豬當狗般的閹割，然後稱之爲「太監」，這種慘無人道、泯滅天理之事，那些被我們尊之爲「至聖」、「亞聖」、以及自稱以「天下爲己任的大儒大賢們」爲何連屁也不敢放一個呢？

更可恨的是，及後的所謂「先賢大儒」居然連女人的脚也不肯放過，大力提倡令人齒冷的「纏足」，然後將這種包小脚的女人美其名「三寸金蓮」，眞不知他們的「賢」與「儒」在那裡？

——或許，他們的確有著令人稱頌的地方，畢竟只能以當時的眼光去評判他們；以現在的眼光來說，他們實在不配我們將之捧爲「聖賢」！

——古人，有優點也有缺點，一味尊捧他們，只有顯示我們的無知與無能吧了！

柳花花與獨孤美不是無知無能之人。

至此，他們已明白葉癆鬼爲何要吸食大麻了。

——他在逃避現實！

大麻，能令人取得短暫的快樂，也能令人「自以爲能逃避現實」！

——世上，只要你活在世上的一天，無論你用什麼方法都無法逃過「現實」！

——現實，就像一個無形的影子，除非你死，否則他永遠跟著你，永遠！

獨孤美歎了一口氣，問：「妳知不知道他吸食大麻？」

葉母點點頭。

「妳知不知道吸食大麻的後果？」

「知道。」

「那妳爲何不阻止他？」

「我阻止過，」葉母那張蒼白而瘦削的臉孔湧上了一股無奈的痛苦：「但是我如果不讓他抽，他便要自盡，他自殺過好幾次，都是被我救回來，我……我不忍心見他尋死，也只好由他吸食大麻了。畢竟他是我丈夫，無論如何我不能眼睜睜的看他自殺啊。」

「他吸食大麻多久了？」柳花花問。

「好幾年了，」葉母說：「自那次他受傷之後，便無心工作，始終無法治癒，慢慢的鄰居同事們都知道他不能人道，不免在背後譏嘲他，他忍不住服毒自殺，所幸我發現的快，把他救了回來……後來，我覺得應該換個新環境，對他也許有幫助，至少在新環境便沒有人知道他的病症，對他的自尊心是大有助益的，誰知一搬到此地，他不知怎會染上吸食大麻的惡習，想勸阻止他已太遲了……」

獨孤美心有戚戚然，忍不住眼圈兒微紅：「妳肯爲妳丈夫如此犧牲，妳是個很了不起的女人。」

葉母悽然一笑：「他本是個好男人的，我的犧牲是應該的，只可惜最終還是救不了他……」

甫乾的淚痕又涔涔而下。

「妳知不知道他是向誰買的大麻嗎？」

葉母搖搖頭：「我起初根本不知道大麻是什麼東西，一直到他越抽癮頭越大時，我才逼問他，方知道他吸食的就是大麻，我壓根兒不知道他是向誰買的，我曾經偷偷跟踪他，但却不幸被他發現，他雷霆大怒，聲明我如果再跟踪他，他便立刻自殺，因爲他如果把賣大麻的地方給人知道，立刻會遭到誅全家的危險，自那次以後我再也不敢跟踪他，也不敢再問了。」

柳花花與獨孤美當然感到非常失望。

他們滿以爲可以從葉母口中知道一些蛛絲馬跡。

獨孤美不死心，忍不住又問：「也許，妳可以從他平日往來的朋友當中，想想誰的可疑性較大？」

葉母苦澀一歎：「自那次事件之後，他整個人變得暴躁而孤僻，那有朋友？當他把整個家庭因抽大麻而弄得家徒四壁時，更不可能有朋友了。」

——當你有錢時，朋友堆得像山高；不幸你窮時，只怕連鬼的影子都看不到。

——這本也是人生最眞實的一面。

* * *

葉母沒有跟柳花花與獨孤美回大漢鏢局，她堅持要回家看葉癆鬼的屍體。

獨孤美很感動，送她回家之後，便將從「財神賭坊」贏來的那筆錢送給她。

「不，」葉母含著感激的眼淚說：「你們幫助我脫離火坑，再送我這麼一大筆錢，這種大恩大德只怕我這世人都無法報答你們……」

「妳不用報答我，」獨孤美把銀票硬塞到她手裡：「我很喜歡葉小英，就當作是我送給她的；如果妳實在覺得很過意不去的話，那麼我可以告訴妳，我今夜曾經很不客氣的打了你丈夫一頓，就當作是我的賠禮吧。」

* * *

在回大漢鏢局的路上，柳花花問獨孤美：「現在，我們怎麼辦？」

「你說呢？」獨孤美也學會了柳花花的口頭禪。

柳花花想了一下：「去青山鎮調查關山月？」

「是的，」獨孤美點頭說：「現在只剩他這條唯一的有力綫索。」

「什麼時候去？」

「天亮就走。」

「這麼快？」

「反正我們再呆在大漢鏢局也沒什麼意思了，」獨孤美說：「不如我們乾脆向朱魯東表明已無法偵破此案，就此放棄，明兒一早便離去，先趕回『飛鷹堡』去，讓消息傳出去，然後我們再偷偷的趕去青山鎮……」

「妙，妙，」柳花花忍不住讚歎了一聲：「如此一來，那幫人，就是岳光輝、或關山月、或與大痲有關的那幫人必以為這件事完了，我們可以由明轉暗，暗中潛去青山鎮調查關山月，必可收奇效之功。」

一頓，歎了一口氣道：「獨孤美，妳眞是越來越奸了，再奸下去，只怕是世上最奸的女人了。」

就在獨孤美的「奸計」之下，他們翌日一早便離開大漢鏢局，直趨飛鷹堡，把整個事件告知了司馬如虹，然後又悄悄的直奔青山鎮。

到達青山鎮，先將惹目的車馬隱匿在山脚下的一戶農家，於夜晚時，再潛入青山鏢局，先取得馬連艮的合作，將關山月的個人資料深入研究，然後又偷偷的跑去關山月藏贓銀的地方，細細勘查了一陣，發現了不少疑點；之後又趁著關山月到鏢局工作時，再潛入他家裡，經過一整天詳細的搜索，終於發現了關山月藏著的一包銀子，捏開銀子竟發現內有粉狀葯物。由於柳花花與獨孤美在「臥佛庵」已吃過大痲草，特別是獨孤美對毒粉葯物素有研究，只消鼻尖一嗅，便確定那是大痲了。

這個發現，自然令他們欣喜若狂。

至此，他們已確定關山月是個問題人物，甚至能進一步指出岳光輝那車鏢銀裡實際上便是藏有見不得光的大痲草！

由於這件事實在非同小可，而且照這種情勢看來，生產、製造、販賣大痲的一系列過程，必然牽涉到一個勢力極為龐大的「利益集團」。

這個不為外人所知的勢力組織，當然不是一個柳花花或獨孤美所能抗衡的，因此他們將那包大痲命車伕張快與李穩先行送回飛鷹堡，讓司馬如虹作個定奪，另外也寫了一封信命他們交給朱媚，因為這件事如果一旦公佈於江湖，那麼朱媚的「監守自盜」勢必無法再瞞下去，不但朱魯東將知情，即連天下人都要知曉了。

因此柳花花與獨孤美認為應先將這件事的眞相告知朱媚，以免讓她誤會自己出爾反爾，言而無信。

憑心而論，柳花花與獨孤美的計劃相當順利，但是却有兩點沒有料到。

第一點是，他們本以為關山月會俯首合作，充當唯一的有力人證指控岳光輝的罪行。孰知關山月竟頑强抗拒，企圖毀滅證據，而且還萌生同歸於盡之心。

這點失算，無疑令柳花花與獨孤美險些命喪黃泉。

第二點是，他們沒料到朱媚和朱海靈竟來得比預期的要快，而且是在柳花花與獨孤美處於生死關頭之際出現。

這點失算，却讓柳花花與獨孤美檢回了一條命。

當然，獨孤美最得意的是，她終於嚐到了初吻的滋味。

其實，那個初吻是她主動的，她情不自禁，因為，她已看得出柳花花已深深愛上自己，他不惜肯為自己自斷手臂，所以獨孤美非常感動、而激動、而衝動，終致衝動得拋開了女人的矜持與尊嚴，不顧一切的去吻他了。

所以，今天一整晚她都是笑咪咪的，彷佛是世上最快樂的人。

* * *

月兒高掛。

月光像新娘子的婚紗，溫和而柔美的披了下來，把青山鏢局籠罩在一股淡淡的朧矇美裡。

特別是陣陣夜風帶著薄薄的泥土味，把青山鏢局後院那排修竹吹得搖曳生姿，彷佛是輕歌曼舞的妙齡少女對你不住招手，令你忍不住想投入她的懷抱裡。

柳花花現在就投在那片溫馨的懷抱裡。

他一個人靜靜的坐在竹林裡。

他是個喜歡熱鬧的人，但是某些時候他也喜歡靜。

靜，能使人容易沉思；沉思，能使人不知不覺中慢慢趨於成熟。

柳花花自然是個成熟的男人。

他現在就掉入沉思裡。

他凝神專注，一臉肅穆。

他在想什麼？

獨孤美不知道。

她只知道她走到他身邊坐下時，他居然一點感覺也沒有。

獨孤美也沒有說話。

她靜靜的望住他。

艮久。

一直到柳花花側首望向她時，她才輕輕問：「你在想什麼？」

柳花花淡淡一笑，不答反問：「妳怎麼還不睡？」

獨孤美握住他的手，發現冷得像冰，不禁把他的手偎在自己的頰邊，柔聲問：「你的手怎麼這麼冷？」

柳花花笑笑，輕輕抽回手：「關山月的傷勢已不打緊了吧？」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了，休養個十天半月，可以復元的。」獨孤美掠了一下被風吹亂的髮絲，「朱媚方才告訴我，他在不久前已醒過來了，朱海靈正在弄東西給他吃，我們是不是應該去看他一下？」

柳花花沒有回答，因為他發現不遠處正緩緩走來一個人。

是朱媚。

朱媚還是那般美麗動人。

但是臉色頗為沉重。

她在獨孤美身旁坐下時，獨孤美問她：「妳怎麼也出來了？」

朱媚嬌歎一聲：「我僅代表關山月向你們致歉，我想不到他竟變了這麼

多……」

獨孤美朝她笑笑：「人在受到嚴重的刺激打擊時，難免會喪失理智的。」

朱媚苦笑：「他已經把整個事情的始末說給我聽了。」

「他怎麼說？」獨孤美問。

「他說，」朱媚回答：「在上次我們來青山鎮的那天半夜裡，有兩個黑衣蒙面人前來向他要那批贓銀，關山月力拒不敵，本欲自盡；後來那兩個蒙面人只好把實情告訴他，關山月因想錢想瘋了，於是便跟他們合作，答應將那批贓銀給蒙面人掉包帶走，另外還答應以青山鎮爲據點，替他們販賣大麻……」

「那兩個蒙面人是誰？」

「他不知道，」朱媚說：「蒙面人並沒有示出眞面目……不過，他說那兩名蒙面人都是使刀的，可以肯定不是岳光輝或趙屠。」

「他是眞不知道還是不肯說？」

「應該是眞不知道，」朱媚說：「蒙面人跟他協議，每個月的十五與關山月連繫，結賬貨款以及供應大麻，但沒有透露自己的身份。」

「關山月的話可信麼？」獨孤美又問。

「理該可信，」朱媚點頭：「因爲他已答應挺身做證，從這點來看，他的話是可信的。」

一頓，續道：「再說，他如果要說謊，也絕不敢對我姑姑說謊，他從來都不欺騙她，他比誰都還愛她，這一點我可以十分肯定。」

獨孤美略爲沉吟：「兩名蒙面人的身份雖然無法知悉，不過也沒關係，這也已經足夠指明岳光輝的罪行了，畢竟我們仍擁有那包藏有大麻的鏢銀，只要妳大漢鏢局與關山月肯出面做證，岳光輝無論如何是不能抵賴的，妳說是不？」

「那是自然，物證人證俱在，鐵證如山，岳光輝當然無法狡賴。」

停了一停，朱媚問：「下一步我們該怎麼行動呢？是否在這裡等待五大門派的掌門前來處理此事？還是我們前去找他們？」

「如果關山月能行動的話，明兒一早我們大伙便回大漢鏢局。」獨孤美說：「這次不只是五大門派的掌門人會出面，飛鷹堡與冷星堡的兩位堡主也會出面。因爲柳花花在信上交待，這次的販毒集團勢力必然相當龐大，單是一個岳光輝便已不容忽視，因此我們除了行動須隱密之外，而且還須快捷迅速，希望能出其不意的制服岳光輝，爲了爭取時間，已告知司馬如虹在大漢鏢局會合，然後悄悄南下去太湖找岳光輝。」

朱媚點點頭：「關山月雖已受傷，不過還是有行動能力的，這點不必躭心，咱們明兒一早便出發吧。」

朱媚忽又望住柳花花問：「奇怪，你怎麼了？我來了老半天，你怎麼一聲不響，幾時變成啞巴了？幾日不見，你是否討厭我了？否則怎一個屁也不放？」

獨孤美這時也注意到柳花花神色頗爲怪異，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

「花花柳，」獨孤美關注之情溢於言表：「你怎麼了？身體不舒服？」

柳花花只是笑笑。

獨孤美盯住他：「你有心事？」

「看你，」朱媚用力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你破了這件案子，居功厥偉，江湖上的朋友無疑更加佩服你這個花花大少了，怎一副眉頭不展的樣子？」

柳花花還是沒有說話。

獨孤美覺得不對勁，正想開口再問，忽聞遠處傳來一陣隱隱的馬碲聲，心中詫異萬分，忍不住轉首朝遠處望去……

柳花花與朱媚自然也聽到了，他們也不由自主的引目眺望……

此處是一個傾斜度不大的小山坡，從這裡望去，藉著淡淡的月光，他們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幾條街以外的距離正有幾騎飛奔而來。

不，是好幾十騎哪。

而且是朝著青山鏢局這個方向而來的。

慢慢的，距離已愈來愈近。

近到柳花花可以看出那些快騎至少有上百名之多，而且也可以看清馬上之人個個標悍雄武，而且肩背大刀，透著森然冷煞。

當柳花花看清那些人俱皆是黑衣蒙面打扮時，警覺的他立刻大喝一聲：「不妙，是衝著我們來的！」

話聲中，他人已如激星怒矢般的急掠而出！

朱媚當然也很機警，立刻轉首對獨孤美說：「妳去叫醒馬連良，然後去吩咐我姑姑與關山月躲藏起來……哦，妳自己也想辦法找個藏身地，那些點子硬得很，無論如何妳應付不來……」

話落，她姣美的嬌軀已像燕子般的飛掠而去！

* * *

獨孤美剛下了山坡，便已聽到莊院裡響起了緊急鐘聲，當她衝向馬連良的房間時，馬連良早已提著一把大刀急奔而出，同時整個本是寧謐的青山鏢局立即燈火通明，所有的人都醒過來了，而且也都提著傢伙衝出來。

顯然個個都訓練有素，沉着而不慌亂。

獨孤美立即奔向關山月的房間。

獨孤美從未經歷過種大仗陣，心中不免有幾分緊張，嚇得臉色都發白了。

* * *

柳花花的臉色和平常一樣，並沒有發白。

但倒是有微些緊張。

他雖然還不知道那些驃騎的眞正來意，不過善者不來，來者不善，他肯定那幫人絕無好意。

這是他歷練江湖多年來所累積的經驗。

也可以說是他的直覺。

他還有一個直覺：

——那幫人很可能就是販毒組織，而且很可能是來殺關山月滅口的。

他的直覺準不準？

很快就會有答案。

柳花花希望自己的直覺錯誤。

否則，這將會是一場腥風血雨的苦戰。

（未完・十二）

俠情風趣小說／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賭命浪子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浪子劉三開拓第三勢力，耗資置業，招攬人才，欲將北京城的地頭蟲九千歲冷九收爲己用，但他却未爲所動，唯有再苦思計謀，引他入甕；正値文儀公主朱雅蘭購得「雅人齋」古董店，於是計上心頭，翌日拜會冷九，委托他押解三件名貴古董往長沙知府，冷九終在十萬兩白銀的保費下答應了，這正中浪子的下懷……浪子劉三、鹵蛋、鐵牛與小猴子等一直緊盯着冷九及其四名護衞，途中亦先後將五人點穴而暈睡了，正暗自慶幸順利完成計劃之際，邋遢公子驀然掠至，騎着冷九的馬匹絕塵馳去，而那三件古董亦不見了踪影……

昏賭酒醉下　指揮使入甕

「好，老兄請同，我們馬上就到，這一點小意思請朋友吃花酒。」

浪子劉三是在市井裏長大的，很懂得一些做人的小技巧，別看他在大人的面前耀武揚威，不可一世，對販夫走卒之流却格外寬厚大方，一出手就是一百兩銀子，捕快受寵若驚的道：「劉爺，用不了這麽多啦。」

浪子劉三的答覆好妙：「媽的，客氣什麽，有錢大家花嘛，反正銀子也不是咱家自己的。」

送走捕快，劉三火速作了一番調派，決定將小猴子、鐵牛留在五福樓，坐鎮指揮，自己親率鹵蛋及幾名弟兄，打算將石磊親自抬同來。

小猴子却不以爲然，道：「老大，你一定要去？」

浪子劉三道：「好友有難，我不能不去？」

「我實在是怕冷九、谷大用會找上門來。」

「你娘，養兵千日，用在一朝，你不會先替咱家應付應付？」

「嘻嘻，我小猴子吃幾碗飯，自己心裏有數，打不過冷九，也賭不贏谷大用，是怕罩不住，把事情弄砸。」

「媽的，養了一羣飯桶，這樣吧，萬一罩不住時，可以緊急求援，咱家再兩邊趕場行事！」

事情本已安排妥當，劉三正打算出門離去，偏生這個節骨眼上，再來賭坊的一名保鏢，形色匆匆的闖進五福樓。

鐵牛没好氣的道：「奶奶的，你不在賭坊執行公務，跑來五福樓作甚，是嘴饞想來偷吃？還是外面養了細姨，準備溜出去幽會？」

本是幾句玩笑話，但他們此時身份不同，都是「老闆」級的人物，保鏢絲毫也不敢輕慢忌忽，畢恭畢敬的道：「不敢，屬下是奉了卜總之命，有事前來稟報。」

浪子劉三急道：「有話快說，有屁快放。」

保鏢道：「場子上來了一位很特別的賭客。」

「是那一位？」

「錦衣衛指揮谷大用。」

「哦，是他，一條大魚，可是吸血鬼馬玉帶來的？」

「正是此人。」

「他們現在在幹什麽？」

「賭！」

「赫，原來是個急性子，一入門就幹上了。」

「此人來頭不小，卜總想請二爺親自去宰！」

麻煩來了，劉三頓感分身乏術，愼重衡量一下輕重緩急，以大局爲重，決定先去擒下谷大用再說，鹵蛋那邊，則再將鐵牛也派去，以增強應變的能力，叫他們一有情況，隨時回報，還是想在石磊驗「屍」完畢後，親自出馬迎接。

× × ×

再來賭坊。

輪盤前面。

浪子劉三一入門，一雙鷹眼，迅速一掃，很快便發現，吸血鬼馬玉陪伴着一位朋友，正在那裏賭輪盤。

此人年紀不大，大約還不到三十歲，氣宇軒昂，神采飛揚，稱得上是一表人才，穿着一襲藏青色的長袍，令人一望即知絕非等閑人物。

賭注甚大，動輒下注上千，但輪贏之間皆面不改色，是個輪少贏多的局面，面前已積了不少籌碼。

吸血鬼馬玉傍立在後，唯唯諾諾，一臉十足的奴才相。

大小通吃卜再來就站在莊家魔手的一旁，見浪子已到，正待過來請示機宜，被劉三阻止了。

強敵壓境，高手環峙，魔手稍稍顯得有點緊張，浪子劉三暗示他安心應戰，不計輪贏。

招招手，將吸血鬼馬玉喚至一個角落裏，浪子劉三道：「小馬，這就是主宰北京城治安的錦衣衛指揮使谷大用？」

吸血鬼馬玉點點頭，沒有說話。

「好小子，這麽年輕就做了大官？」

「劉公公是他乾爹。」

「哦，原來是靠關係，媽的。」

「劉董，谷大人來者不善，千萬要當心。」

「他帶多少銀子來？」

「很多很多。」

「意欲爲何？」

「想將再來賭坊贏下來。」

「贏他的頭，哼，想在關老爺面前要大刀，門兒也沒有，老子還想贏他的褲子呢。」

「是，二爺是賭神，賭仙，在賭國不作第二人想。」

「少拍馬屁，只要好好的幹，保你吃香喝辣，夜夜可以花天酒地『泡』妞。」

說着，取出一張銀票，遞給馬玉。

出手好大方，吸血鬼見面額高達一千兩，嘴都樂歪了，明知故問道：「二爺，這銀子是——」

「是給你的酬勞，按件計酬，小功小賞，大功大賞，像這樣不斷繼續的幹下去，不出一年你就會成爲大亨級的人物，名揚天下。」

暈陶陶的，馬玉展望未來，似乎眞的是一片美景，私底下早已「芳心默許」，決心跟定了浪子劉三，連說：「謝謝劉董，謝謝二爺！」見錢眼開，搖尾乞憐，天生的勢利小人。

匆匆一談，迅即分開，各回本位，裝作根本素不相識的樣兒。

在輪盤前賭了十來把，稍有斬獲，谷大用並未戀戰，又轉往別處。

在別處，擲骰子，玩單雙，也賭不久，少則十來把，多則半個時辰，便又轉枱子。

天色已經黑下來，再來賭坊已掌上了燈，谷大用贏得的籌碼大約一兩萬，始終沒見他有豪賭的大手筆。

也很少開口說話，一直未與卜再來，浪子劉三等人搭訕，顯得甚是沉穩老練，一副職業賭徒的郎中架式，爲賭而賭。

毫無疑問，是一個可怕的角色！

大小通吃卜再來意識到這一點，主動的找浪子劉三道：「劉董，我看事情不妙，撇開他的身份不談，在賭言賭，必然也是一個扎手貨，大有風起雲湧，山雨欲來之勢。」

浪子劉三從容不迫的道：「依你看，他會怎樣？」

「選中目標，然後作致命一擊。」

「嗯，英雄所見略同，咱家亦有此同感。」

「那就請二爺速謀對策，以免措手不及。」

「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只能以賭制賭，別無計謀可用。」

「二爺是否打算親自跟姓谷的一決雌雄？」

「非至萬不得已，咱家不想披掛上陣，免得打擊屬下荷官（莊家）的信心與士氣。」

「劉董眞是一個好長官。」

有事沒事，浪子劉三還想自告奮勇的吹一次，聽卜再來這麽一說，正可發揮一下，神氣八拉的吹噓道：「成大事者當如是也！」

「是是，是是！」

在卜再來的心目中，這不是吹牛，他認爲浪子劉三確有成大事立大業的派頭與氣勢。

浪子劉三想到一件事，道：「卜總，有一件事咱家 了告訴你，你引介冷九有功，賞銀一萬兩，換句話說，你的欠帳還剩下四萬。」

卜再來聞言大喜，感激的言詞尚未出口，小猴子一頭撞進賭坊來，像沒頭蒼蠅似的到處亂竄，口裏不停的喊着：「老大，老大！」

浪子劉三迎上去，嘭！給了他一個爆栗子，罵道：「媽的，跟你們說過多少次了，在公開場合不要叫老大，叫劉董，叫二爺，叫絲綢大王，免得破壞咱家的形象，你他媽的就是不記住，不知道的人還以爲咱們是流氓土匪呢，沒水準。」

若在平時，小猴子早就跟他翻臉吵架了，但在大庭廣衆之下，只好忍下來，僅僅報以一聲冷哼。

其實，純粹是玩笑，窮開心，威風要完，浪子劉三道：「快去看看可是那邊有消息傳來？」

小猴子道：「鹵蛋派人來說，那邊仵作正在驗屍。」

「什麼時候可以驗完？」

「隨時可能驗完，你要不要去？」

「當然要去，不去我還算人嗎？」

大小通吃卜再來聽得一呆，忙道：「三爺，你不能走。」

浪子劉三道：「爲什麼？」

卜再來道：「姓谷的蓄勢待發，需要有人招架。」

「今可以跟他過招呀。」

「卜某怕抵擋不住。」

「輸一點也無所謂，咱家是不會怪你的。」

「就怕他胃口太大，一敗塗地。」

「卜總，放手去幹，不必顧忌，輸光了賭坊裏的錢財，咱家還有，絕對不會穿幫開天窗。」

既然劉三堅持如此，卜再來只好俯首應命。

命小猴子重返五福樓，浪子劉三也離開了再來賭坊。

× × ×

刑部

大牢。

大牢房，邊門邊，一條小巷子內，鐵牛，鹵蛋領着幾名弟兄，正守在那裏。

一具新買的棺材，平放在地，大家久候甚累，排排坐，屁股對屁股，坐在棺木上面打盹兒。

眞是鮮事，路人爲之側目，鹵蛋他們卻我行我素，相應不理。

一陣急促的脚步聲行近，浪子劉三的聲音大罵道：「豈有此理，叫你們來辦事，可不是來偷懶打瞌睡，統統有獎！」

所謂獎，是一人一個爆栗子，打得大家頭皮發炸，隆起來一個泡，瞌睡蟲也嚇跑了，紛紛起身站起。

鹵蛋堆下一張苦瓜臉來，苦笑道：「嘻嘻，老大，對不起啦，實在是站得太久太累啦，鬥不過瞌睡蟲，所以——」

浪子劉三啐道：「累就乾脆躺進棺材裏去，這樣更舒服。」

鹵蛋傻呼呼的道：「是想到棺材裏去睡，可惜棺少人多，不敷分配。」

劉三調侃道：「好！明天咱家就送你一具最流行的，你就可以請長假，睡長覺啦。」

鹵蛋這才明白他早先的言外之意，知道又上了劉三的當，趕緊閉上嘴。

鐵牛道：「老大，肚子都快要餓扁了，有沒有帶吃的東西來？」

浪子劉三道：「笨蛋，肚子餓不會就地解決，自行買來吃？咱家又不是你們的婆婆媽媽。」

鐵牛愁眉苦臉的道：「別提啦，臨行匆忙，帶出來的銀子只夠買棺材，那來吃飯的錢。」

幸好，劉三有先見之明，帶來一籃子鹵蛋，藏在身後，大家如獲至寶，衝上來搶而食之。

劉三道：「你娘，別光顧吃，公事第一，仵作的屍驗完沒有？」

鹵蛋口裏還含着一粒蛋，吐字不清的道：「大概快完啦，仵作進去已經有好一會工夫。」

又等了半個鐘頭，牢內仍動靜全無，劉三心懸賭坊，怕卜再來眞的招架不住，砸了鍋，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當下不遑多想，硬着頭皮，從側門闖進大牢去了。

「站住！」

馬上被獄卒截住，攏上來三四個人。

其中一人怒冲冲的道：「你來幹什麼的？」

浪子劉三理直氣壯的道：「收屍！」

「收誰的屍？」

「死囚石磊。」

「誰叫你們來的？」

「是我的好友王鐵漢！」

獄卒一聽他是八臂神捕的好朋友，又見他一身華服，囂張的氣焰頓斂，換上來一張笑臉。

劉三門檻甚精，很懂得花錢的技巧，每每會用在刀口上，當場每人給了二十兩銀子，笑說：「可否請諸位爺們行例方便，讓草民們入內就近收屍？」

錢能通神，那獄卒滿臉堆笑的道：「不好意思啦，旣是王總的好朋友，怎麼好意思叫你們花銀子。」

浪子劉三道：「那裏，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朋友們也要養家活口，應該的，應該的。」

花錢不多，得到的方便卻不少，劉三的銀子沒白花，那獄卒領着他們，一直送到大牢外面，仵作驗屍的地方才離開。

仵作是個老頭，搧風耳，綠豆眼，鼻樑三架着一副老花盤鏡，黑皮膚，藍大褂，身材瘦小乾癟，令人一望即知是一個固執而又迂腐的傢伙

地下，草蓆上面，直挺挺的躺着一個人，是石磊，一條清秀而又結實的漢子，年約十六七歲，已氣絕多時，一動不動。

驗屍的工作早已告一段落，仵作卻不肯簽押放行，因爲他在死者的身上找不到傷痕，查不出致死的原因來，正在和八臂神捕王鐵漢爭執。

爭執已持續一段相當的時間了，雙方皆臉紅脖子粗的，各持己見，互不相讓。

石磊毒發歸陰，還陽的時間約須一個對時，但大家均無實際經驗，萬一他提前甦醒，馬上就會將騙局拆穿，引發一場風暴！

是以，事情顯得甚是緊急，一旦出了紕漏，第一個倒霉的就是王鐵漢，準會丟掉烏紗帽。

浪子劉三忙上前插言道：「王大人，這究竟是怎麼回事，爲亂麼驗屍比生孩子還『難產』？」

八臂神捕王鐵漢無奈的說：「這位仵作說此人死因不明，堅持非要查出原因來不可。」

劉三端足架子，擺出一個最優美的姿勢，歪着頭兒，對那仵作道：「仵作先生，區區有一個小小的問題，是否可以向先生討教？」

仵作繃着臉道：「公子但說無妨。」

「首先我想知道，他死了沒有？」

「死了。」

「先生是幹什麼的？」

「驗屍的。」

「旣然是驗屍的，人已經死了，先生的工作也應該可以結束。」

「問題是查不出死因來。」

「也許是活得不耐煩，自殺的。」

「公子，自殺也應該有傷痕。」

「難道說，人生在世，連自殺的自由也沒有，非要用刀用劍，或者咬舌，撞牆，上吊不可？除此之外，就沒有更好的方式？」

「有什麼方式會叫人查不出死因？」

「譬如自行閉氣，或自斷心脈。」

「這是不可能的事，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這只能怪先生少見多怪，孤陋寡聞而已。」

「無論如何，人命關天，好端端的一個人爲何會自殺呢，老夫一定要查出原因來。」

從來沒是見過這麼頑固的人，劉三甚覺惱火，道：「不必查了，咱家就可以告訴你他自殺的原因。」

「什麼原因？」

「他活膩了。」

「活膩了？這——」

「道理很簡單，被判死刑確定，馬上就要推出去砍頭，因爲不想挨刀子，想留個全屍，所以自斷心脈而亡。」

「哦，原來如此，承教，承教！」

「好啦，旣然疑團已解，就請即刻簽押放行，墓穴業已掘好，正等着吉時良辰下葬呢！」

講理之外，劉三還在暗中給他塞了一個小元寶，件作哈哈一笑，當即痛快的簽押放行。

以最快的速度，將石磊放入棺中，朝王捕頭擺擺手，抬起棺材就走。

× × ×

返回五福樓，已是將近午夜時分。

抬上床去，安排石磊睡好，劉三迫不及待的問小猴子：「九千歲冷九有沒有來過？」

小猴子道：「沒有。」

「集賢莊那邊可有異常的行動？」

「始終一切如常。」

「賭坊那裏的情形又怎樣？」

「很糟，一夜豪賭下來，姓谷的大贏，所有的荷官賭師幾乎皆無力招架，再來賭坊說不定會從此破產。」

「連卜再來也不是他的對手？」

「不錯，卜再來總是輸多贏少，已焦頭爛額。」

「賭博仍在繼續進行？」

「是的，不久前谷大用仍與卜再來捉對厮殺。」

「好，鹵蛋跟鐵牛留下來，先歇一歇，就近照顧石頭，咱們兩個過去瞧瞧。」

× × ×

再來賭坊。

豪賭已經結束。

大小通吃卜再來再一次慘遭滑鐵盧，敗下陣來。

錦衣衛指揮谷大用志得意滿的，耀武揚威的，正坐在一張太師椅上喝茶，由吸血鬼馬玉替他去櫃枱結帳。

數目不小，共約四十萬兩，除去賭本二萬，淨贏放三十萬。

帳房傾其所有，却無力如數支付。

卜再來只好一面小心的陪着這位貴客，一面派人向劉三緊急求救。

帳房捧着一個大紅漆盤過來了，當谷大用得知數目不足時，臉色不由一沉，道：「再來賭坊在京城可是有名的老字號，連這點銀子也付不出來？」

卜再來字斟句酌的道：「不是付不出，是臨時櫃上存現不足，週轉失調，我們劉董一到，馬上補足。」

「這再來賭坊不是你卜再來一人獨資經營的嗎？」

「已經改組，由從南方來的一個財團批管。」

「就是你說的那個劉董？」

「是的。」

「這位劉董是何方神聖？」

「我們劉董可不得了，在商場上顯赫有名，只要一提起絲綢大王劉二，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谷大人應該也有個耳聞——」

言猶未盡，被浪子劉三打斷，爽朗的聲音道：「卜總，別往咱家臉上貼金，這樣會惹人家谷大人笑話的。」

發話之初，尚在三丈以外，餘音未落，已到了二人面前。

卜再來忙替雙方引介，谷大用頗爲劉三小小年紀，竟擁有龐大產業吃驚。

浪子劉三在對面落坐，瞄一下漆盤，問卜再來：「聽說這裏臨時缺頭寸？」

卜再來欠身道：「是啊，是啊。」

「差多少？」

「十萬兩。」

「小數目，小數目。」

劉三很會裝腔作態，故作蠻不在乎狀，掏出一大疊銀票來，取出一張面額十萬的票子，往漆盤內一放，笑容滿面的道：「爲了區區之數，累大人久候，對不起，對不起。」

谷大用笑而不語，取走銀票，將尾數百十兩碎銀子賞給吸血鬼馬玉。

浪子劉三給馬玉使一個眼色，故意將銀票在手裏甩彈一下，道：「久聞大人虎威，今夜有緣在此相會，劉二備感榮幸，可否請谷大人不吝賜教，再露幾手神賭奇技？」

谷大用臉色陰晴不定的道：「劉董可是有意與谷某一賭高下？」

浪子劉三以退爲進的道：「賭也可以，純粹表演亦佳，隨谷大人的便。」

吸血鬼馬玉咬着谷大用的耳根子嘀咕道：「大人，跟他賭啦，運氣來時城牆也擋不住，不贏自不贏。」

谷大用亦有此意，劉三手裏的銀票，無疑是一種誘惑，稍稍沉吟一下，道：「劉董在那方面比較有心得？」

浪子劉三道：「主隨客便，谷大人喜歡什麼就賭什麼。」

「玩玩骰子如何？」

「成。」

立命卜再來，取來一大盒骰子。

谷大用指着面前二丈以外，高掛在牆上「再來賭坊」的那塊大匾，道：「骰子別丟在碗裏，擲向匾額，不知劉董可以爲

使得？」

浪子劉三道：「使想，使得，但不知如何定輸贏？」

「點多爲勝，同點爲和局。」

「誰做莊？」

「不要莊家，彼此公平競爭。」

「如何下注？」

「彼此各下一個相同的注，勝者贏，敗者輸。」

「簡單，明白，乾脆，痛快，谷大人好主意，請下注吧！」

「十萬！」

「跟上。」

「劉董請！」

「谷大人請。」

不再賭籌碼，用銀票，兩張十萬両的票子疊在一起，谷大用果然是個很痛快的人，沒再客套，抓起六顆骰子來，刷，一聲，拿賭具當作暗器，箭射而出。

好快，好準，也好高明，六顆骰子全部嵌入木匾之上，一二三四五六——一條龍。

浪子劉三的動作也不慢，抓骰擲骰，疾逾奔雷，而且技高一籌，擲出六個一來——小滿堂紅。

谷大用輸了一把，毫不氣餒，第二把立刻大發虎威，擲出來一把豹子王——六個六。

浪子劉三則僅僅擲出六個四——大滿堂紅，只好落敗稱臣，贏來的銀票轉眼又物歸原主。

爲了籠絡這位貴客，劉三特地命人送來上好的酒菜點心。

爲了澈底擊潰他，劉三並未採用快刀斬亂蔴的手法痛宰，用的是蠶食漸進之法，而事實上谷大用亦絕非泛泛之輩，想要爲所欲爲，根本不可能。

邊吃邊喝，談笑用兵，這種賭博的方式實在少見，也只有浪子劉三這種人才能想出這種怪點子來。

劉三酒量不錯，有意無意之間，也在跟谷大用比賽酒量，贏的時候敬他「恭喜酒」，輸的時候請喝「安慰酒」，目的只有一個，叫他醉。

醉酒的人胆大，胆大才會下大注，才有可能痛宰。

也只有在谷大用輸得一塌糊塗的情形下，才有可能被劉三牽着鼻子走。

賭局酒局，一直在劉三的確切掌握中進行，輪輪贏贏，吃吃喝喝，約莫持續進行了個把時辰，當谷大用酒醉八九分時，他的銀子也已經連本帶利輸光光。

但，酒性正烈，賭興正濃，却不甘就此歇手，欲罷不能。

谷大用比手劃脚的對馬玉道：「馬隊長，去，給本座借些銀子來。」

吸血鬼馬玉支支吾吾的道：「大人，三更半夜的，到那兒去借，要借就乾脆向劉董借好啦。」

谷大用驚「咦」一聲，道：「賭坊也放印子錢（高利貸）？」

馬玉道：「只是利息比高利貸還要高。」

谷大用醉言醉語的道：「沒有關係，再高也不會比賭好賺，贏了再還，怕什麼呢？」

浪子劉三道：「谷大人不必借，可以賺。」

谷大用一愣，道：「賺？怎麼賺？」

浪子劉三道：「簡單得很，谷大人可以賣字，寫幾個字，簽個名就可以，賣十萬両銀子。」

「寫什麼字？」

「劉瑾混蛋王八。」

「什麼？你要本座罵我乾爺？」

不單谷大用大吃一驚，馬玉的臉也嚇白了，須知劉瑾權傾天下，朝中文武百官，莫不懼若虎狼，這簡直是拿自己的性命當兒戲，一旦傳入劉瑾耳中，準會人頭落地。

劉三含着一絲冷笑道：「只是開一個玩笑，遊戲筆墨而已，谷大人願則寫，不願則罷，咱家絕不強人所難。」

谷大用道：「谷某寧願借。」

劉三斬釘截鐵的道：「不借！」

不知何時，鹵蛋也來到再來賭坊，接口說道：「眞笨，還不是普通的笨，六個字十萬両銀子！比王義之的字還値錢，要是換了我，一下子賣十張。」

浪子劉三瞪大眼珠子罵：「二百五，是王羲之，不是王義之，沒水準。」

鹵蛋自我解嘲的笑笑，道：「我說的是弟弟，不是哥哥，所以筆劃比較少。」

浪子劉三冷哼一聲，道：「哼，鬼話連篇，你不怎麼不五福樓睡大覺，來此幹什麼？」

鹵蛋知道他在問那邊的情況，搖搖手，表示無事，道：「鐵牛鼾聲如雷，吵死人啦，我是來避難的。」

谷大用不甘就此作罷，又借不到銀子，經過一番考慮後，沉聲說道：「好吧，既然別無他途，本座寫給你就是，但有一個附加條件。」

「什麼條件？」劉三說。

「第一，不得對外公開。」

「還有第二？」

「第二，谷某有錢之時可以隨時贖回的。」

「可以，絕不公開展示，好好保管着等大人買回去。」

筆墨紙硯早已備妥，谷大用當衆揮毫，「劉瑾混蛋王八」六字一書而就，還簽了名，畫了押。

劉三言而有信，給了他十萬両銀子。不旋踵間，僅一把骰子，便又輸光。

於是，只好再度賣字換錢。

「劉瑾禍國殃民！」換了二十萬両。

「劉瑾罪該萬死！」換了三十萬両。

然而，他已酒醉，又賭昏了頭，再多的賭本也無法起死回生，不過多苟延殘喘片刻工夫，便被劉三澈底打垮擊潰，人也爛醉如泥，神智不清了。

最後，還是由吸血鬼馬玉將他扛回去的。

臨走前，馬玉將劉三叫至一邊，道：「二爺，這筆帳谷指揮酒醒後可能不會承認。」

浪子劉三道：「哼，白紙黑字，他非承認不可。」

馬玉道：「就只怕他會惱羞成怒，蠻幹。」

劉三道：「想動武，是不是？哼，誰

怕誰呀，別忘記警告他，叫他老實點，聽話就是朋友，不聽話就是敵人。」

小猴子道：「有小辮子在咱們手裏，他要是胆敢輕舉妄動，就是拿他自己的性命開玩笑。」

鹵蛋道：「只要拿他寫的字給劉瑾一看，保證叫他腦袋搬家，看不到明天的太陽！」

× × ×

打從抬進五福樓起，石磊便直挺挺的躺在床上，氣息全無，宛若當眞死去一般似的。

鐵牛，鹵蛋，小猴子，以及浪子劉三，大家都放心不下，輪流守在他身邊，就好像是爲死人守靈似的。

因此，這一夜，大夥兒都沒有睡好，巳日上五竿，太陽都巳經照到屁股，鐵牛、鹵蛋與浪子劉三還在呼呼大睡，只有當值的小猴子醒着。

石磊沒有動靜。

外面却有了動靜，小猴子展目向外一望，大聲嚷嚷道：「快起來，快起來，大事不好啦。」

浪子劉三第一個提着褲子衝出來，道：「發生什麼事了？」

小猴子急道：「九千歲冷九找上門來了。」

鐵牛來不及穿好衣服，也跑出來追問道：「帶來多少人？」

小猴子道：「不少，一大羣。」

鹵蛋最後出來，却最緊張，睡眼惺忪的道：「糟啦，姓冷的準是來興師問罪的，咱們一定會被他砸扁。」

浪子劉三怒道：「閉上你的烏鴉嘴，少說喪氣話，要沉得住氣，等一下看咱家的，你們少開口。」

穿好衣服，大步而出，來到正廳裏一看，果見九千歲冷九帶着一羣人，包括小胖，小張等大內，正從外面一湧而入。

浪子劉三的確很沉着，先搬了一張凳子坐下來，然後先發制人的道：「九爺，可是巳經完成任務，將古董送到長沙？不會這麼快吧？」

九千歲冷九停在丈許之外，臉上毫無喜怒之色，一字一句的道：「冷某是想來請敎，那三件古董眞實的價值。」

「咱家早巳說過，一百萬。」

「有這麼貴？」

「這是古董收藏家最保守的估計。」

「冷某也問過收藏家，他們一致認爲值不了這麼多。」

「九爺，你——拿着咱家的東西，去找別人估價，什麼意思？」

「只是想瞭解它的眞實價值。」

「咱家確是以一百萬兩買來的，絕無虛語，九爺所說的這位收藏家若是當眞價廉物美，而又願意割愛的話，倒想多買幾件送朋友。」

眞是吹牛皮不犯死罪，分明是胡說八道，言來却正經八百，煞有介事！把冷九唬得一楞一楞的。

「啪！啪！啪！」

冷九擊掌三響，人也跟着退到一邊去了。

鐵牛，鹵蛋嚇一跳，以爲惡戰就要開始。

熟料，外面進來的是一羣挑夫，不是打手。

每人皆挑着兩個箱子，沉甸甸的，也不知裏面裝的是什麼東西，一字兒排好放下來。

冷九走過去，將箱子一一打開，裏面不是白花花的銀元寶，就是金光閃閃的金元寶。

鐵牛、鹵蛋、小猴子從來也沒有見過這麼多金銀財寶，不由皆看得雙眼發直，不約而同的發出一聲驚呼，「哇嘩！」

還是劉三最穩，端坐如故，從容自若，靜靜的注視着冷九的一舉一動，靜待下文。

只見冷九從懷裏掏出一疊銀票，放在劉三一旁的桌子上，一本正經的道：「金子，銀子，加上票子，總共五十萬兩，除去二爺自己的十萬兩保鏢費用外，冷某尚淨欠六十萬兩，容後另行設法補足。」

事情巳經擺明了，冷九是來履行賠償義務的，但劉三却不得不裝糊塗，故作驚訝狀，大驚失色的道：「九爺，這是怎麼回事？」

九千歲冷九長歎一聲，實話實說道：「別提了，冷某着了別人的道兒，寶物被刦。」

劉三想弄清楚，對事實的眞象冷九究竟知道多少，呼！的一聲，從凳子上跳起來，迫不及待的問：「是誰幹的？」

「目前尚難下定論。」

「可有綫索。」

「對手計劃周密，行動詭異，所以綫索不多。」

「可否說出來聽聽。」

「僅在我們昏迷前的那一刹那，看出對手一個模糊的影子。」

「能否識出歹徒的來龍去脈？」

「只知道他們人數不少，可能還是兩撥子人。」

「何以見得？」

「因爲他們蒙面巾的顏色不一樣，一黑一白。」

「事發之後，九爺一定會認眞追査的吧？」

「當然，冷某曾在出事地點三十里方圓以內，動員百十餘人，作地毯式的搜索、訪問。」

「可有具體的結果？」

「找回來五匹馬，覓得一堆被焚衣物的灰燼，另據路人指稱，刦去寶物者，可能另有其人，並非刦匪一夥。」

「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人？」

「此人來去如飛，雌雄莫辨，身份如謎。」

浪子劉三表面上雖然異常鎭定，實則早巳驚出一身冷汗，聽到這裏，方始大大地鬆了一口氣，暗道：「總算好彩，阿彌陀佛！菩薩保佑，若是被他査出是我們分戴黑白蒙面巾，分途截擊他，或是得知刦走寶物的是邋遢公子，可是天大天大的麻煩。」

九千歲冷九繼續說道：「在深山之中，冷某還發現一件奇怪的事。」

「什麼怪事？」

「有人在樹上刻字留言。」

「怎樣寫？」

「一狗咬呂洞賓』「請君保重』。」

「是何意思?」

「誰知道,可能是拿冷某尋開心,也可能是在存心消遣刦匪,更可能純粹是一種警語,由此推斷,我很懷疑那人跟刦匪之間說不定有某種淵源。」

論事推理,冷九的表現甚是愼密周詳,頓令浪子劉三心裏發毛,面對這一位強勁對手,絲毫也不敢輕敵大意,而邋遢公子無疑是一枚定時炸彈,一日尋他不到,一日就寢食不安,隨時都有爆炸的可能的

浪子劉三略一沉吟,易守爲攻道:「這件事自始至終就透着邪門,九爺可曾想到一個關鍵性的問題。」

冷九道:「請劉董明示。」

「這件事知道的人不多,僅你我身邊寥寥數人而已,怎會消息外洩,引來刦匪的截刦。」

「劉三爺的意思是——」

「恕咱家冒昧直言,九爺的的身邊很可能有人吃裏扒外。」

「這——冷某手下的弟兄,個個都是血性漢子,忠貞不兩,似無可能。」

「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衣,九爺,如果有人肯花大把大把的銀子投資收買,將傳出去的消息以高價論件計酬,則任何稀奇古怪的事都可能發生。」

劉三是個詭計多端的人,將心比心,這番話無異是他本人的縮影,但他十分「高桿」,如此這般一來,冷九縱使有幾許懷疑,也因而一掃而空,死心塌地的認定純屬局外的一個受害者,一臉驚愕的道:這個可能性的確存在,上官嵩,司徒鰲一直處心積慮的想拉冷某入夥,自然會玩陰使詐,各逞奇謀。」

浪子子劉三雙眼一翻,乘機撥弄道:九爺可是覺得,刦匪可能是這兩個老傢伙的手下。」

冷九氣忿忿的道:「大概八九不離十,我冷九從此與他們誓不兩立,請劉董先將這些銀兩收下,不足之數,冷某自當另行設法歸還,絕不食言。」

這是劉三的「移花接木」之計,只要冷九遷怒司徒鰲,上官嵩,事情就成功了一大半,當下笑哈哈的道:「九爺言重了,十萬兩保鏢費用,小弟如數收下,其餘的則請原封帶回,實物被刦,仍有尋回的希望,怎敢累九爺破財,他日若與上官,司徒二家理論,如須小弟拔刀相助,只要一語相召,定當全力以赴。」

言來大義凜然,頗有仁者之風,騙得冷九一楞一楞的,私底下對劉三的爲人大爲激賞,結交之心油然而生,道:「這怎麽敢當,麒麟,銅馬皆曠世奇珍,冷九責無旁貸,理應負責賠償——」

浪子劉三截口說道:「這是什麽話,錢財乃身外之物,朋友的義氣才是千秋大事,九爺能有此担當,小弟於願已足,快別提這些鷄毛蒜皮小事的。」

留下一張十萬兩的的銀票,將其餘的全數寒還給冷九。

九千歲大爲感動,雙手緊抓住劉三的膀臂,很激動的說:「兄弟,眞不愧爲是一個人物,你這個朋友我冷九是交定了,今後,不論水裏火裏,你劉二的事,就是冷某的事,如果皺一皺眉,就不是人生父母養的。」

浪子劉三馬上隨聲附和道:「你冷九的事,也是我劉二的事,咱們有福同享,有難同當,舍弟劉三生前的這帮兄弟,從此就請九爺接管,號令統一,行動一致,也免得被人各個擊破。」

九千歲冷九斷然決然的道:「不不不,論財力,講機智,應以二爺居首,集賢莊願俯首聽命,絕無二心。」

劉三欲待推辭,冷九繼又說道:「冷某心意已決,二爺勿再多言,咱們後會有期,告辭了。」

說走眞走,劉三想留也留不住,領着手下的弟兄,挑伕,揚長而去。

鐵牛,鹵蛋。小猴子早已樂作一堆,采聲四起。

鹵蛋道:「老大,眞有你的,畧施小計,便將冷九套住,放在咱們脚底下來踩,若是知道內情,準會把他氣得鷄飛狗跳,七竅生烟。」

鐵牛道:「兵不厭詐,只能怪他知識淺薄,没水準,收服了九千歲,第三勢力總算有了第一張成績單,没有白拿人家公主的銀子。」

小猴子不以爲然,道:「先別高興的太早,這事只是開始,並非結束,逮不住邋遢公子,遲早都是心腹大患,只要他從中一攪亂,事情馬上就會弄砸。」

一提到邋遢公子,劉三就如負千斤重担,有一種沉重的壓迫感,憂心忡忡的道:「小猴子之言不差,這個臭小子的確是咱們的心腹大患,一日尋他不到,就一日坐立難安,可恨此人身份如謎,行踪不明,只有乾着急的份兒。」

長長的吁了一口氣,接着又道:「媽的,且先別管這些傷腦筋的事,去看看石醒頭吧,差不多應該來的時候了。」

× × ×

終於,在大家的熱切企盼下,石磊醒來了,公主弄來的藥十分靈驗,未曾「壯士一去兮不復返」。

刦後餘生,死而復生,石磊顯得異常激動,用力搖動着劉三的雙手,道:「三哥,我們眞的是沒有死,又重逢了?」

浪子劉三以肯定的語氣道:「當然是眞的,不信你咬咬自己的手指頭,看痛不痛……」

石磊毫不考慮,將右手手食指放在口裏咬,猛地跳了起來,大聲驚叫道:「媽的,好痛啊。」

鹵蛋道:「痛就表示沒有死,還在陽間,並非地獄。」

石磊一臉疑雲的道:「三哥,這一切的一切,如幻如夢,弄得我糊裏糊塗,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劉三道:「王總沒有對你說。」

石磊道:「王大人語焉不詳,主要是問我願不願意服藥死遁,其他的事並未交代清楚。」

劉三心裏雪亮,這正是八臂神捕高明的地方,因爲石磊是八荒神君上官嵩的徒弟,而文儀公主,王捕頭以及劉三自己,此刻則是與他的師門站在敵對的的立場,有些話自然不便暢所欲言。

毫無疑問，石磊是劉三生死之交的好朋友，他有理由相信，只要自己開口，石頭一定會站在公主這一邊，但却極不願陷朋友於不義。

因而，幾經考慮後，劉三略去了不少事情，僅輕描淡寫的表示，公主救他出險，是爲了叫他去辦幾件私事，而石頭之所以能死裏逃生，純粹是劉三與公主的交換條件之一。

故事雖然是臨時編的，言來却條理分明，頭頭是道，石磊自然深信不疑，眸光在屋子裏掃來掃去的道：「咦，這裏好像少了一個人吧。」

「誰？」

「冬冬！」

冬冬二字，彷若兩把刀，插在劉三心坎上，沉重的歎息一聲，道：「冬冬好像突然間在這個世界消失，打從我出獄至今，始終音訊全無，我很躭心她受不起那麽嚴重的打擊——」

小猴子知道，冬冬和劉三的感情，已經到了非君莫嫁，非卿不娶的程度，萬萬想不到，冬冬却遭了別人的輪暴，還令浪子背了黑鍋，實在不願讓劉三再重溫這一段痛苦的往事，忙將話題岔開道：「好啦，好啦，吉人自有天相，像冬冬那麽好的女孩，絕對不會有事的，倒是石頭死而復生，麻煩不少，必須速作處理。」

石磊愕然一楞，問道：「我有什麽麻煩？」

鹵蛋道：「麻煩可大啦，你現在是鬼，不是人，根本不能見太陽，一旦公開露面，被司徒世家的人堵上，準會被抓進牢裏去，送上斷頭台，『卡察』！一刀解決。」

鐵牛亦道：「不錯，你的戶籍已經被註銷，陽世沒有這個人，是『黑人』，不能公開活動。」

經他們這麽一說，石磊自己也不禁大爲緊張起來，道：「媽的，死了冤枉，活着也麻煩，這可如何是好？」

浪子劉三想了想，道：「石頭，事到如今，我看你大概只有兩條路可走。」

石磊揚眉道：「那兩條路。」

「一條就是窩在五福樓裏，做一個黑人。」

「另一條呢？」

「回到令師八荒神君身邊去。」

「不可以學三哥的樣兒，以孿生兄弟的姿態出現麽？」

「凡事可一不可再，第二次玩一定會被人拆穿。」

「既然如此，還是回到師父身邊的好，這一樁冤獄，也該向他老人家有一個明確交代才是。」

「好，你怎麽說，咱們就怎麽做，但不知令師此刻在濟南還是在北京？」

「家師他老人家差不多一直都住在京裏。」

「這樣更方便，將棺材直接送過去就成啦。」

爲了給石磊接風，也爲了給他壓驚，掃霉氣，浪子劉三即刻命人在小客廳裏擺下一桌酒席，準備酒足飯飽之後，便即抬棺上路。

詎料，剛剛塞飽肚皮，正打算出發，再來賭坊那邊又橫生枝節。

× × ×

是錦衣衛指揮使谷大用找上了門。

還帶來一大羣全副武裝的錦衣衛一進門便將大門封鎖，派人站崗，只准進，不准出。

其餘的人則呈雁翅般散開，命令再來賭坊內所有的人，留位原地，不許亂動。

谷大用面帶煞風，來勢洶洶，一身戎裝，鮮明亮麗，與昨夜的狼狽相，簡直不可同日而語，傲氣卓立在櫃台前面，先給了帳房先生一兩耳光子，耍耍威風，然後改對吸血鬼馬玉道：「馬隊長，去把劉三二給我叫來。」

「是——」

馬玉躬身應是，轉身就走，行沒三丈，遇上了張惶出迎的大小通吃卜再來，劈面就說：「二爺呢？」

大小通吃卜再來急聲道：「在五福樓，已派人去請，谷大用來幹嘛？」

「心有不甘，想討回面子。」

「怎不事先來知會一聲。」

「馬某知道的太晚，來不及，請卜總先去應付一下吧。」

大小通吃想推也推不掉，只好硬着頭皮走過去，沒話殊話說故道：「谷大人早啊。」

谷大用臉一沉，好像吃了炸藥似的，道：「不早了，午時三刻已過，斷頭台上的死因已經人頭落地。」

卜再來苦笑着道：「是啊，時候不早了。」

谷大用怒容滿面的道：「老小子，少打哈哈，快叫劉三那個臭小子滾出來。」

卜再來欲語末語，浪子劉三已飄然而至，拱一拱手，從容自若的道：「谷大人在找我？」

谷大用的雙眉一挑，道：「嗯，難得，你胆子不小，不曾畏罪潛逃。」

浪子劉三爽朗的笑語道：「谷大人開什麽玩笑，咱家可是規規矩矩的善良百姓，何罪之有？」

緊隨在後的鹵蛋道：「沒有罪，當然不必逃，可以大搖大擺的走來走去。」

鐵牛亦道：「白天不做讓虧心事，夜半敲門心不驚，也不必裝腔作態，虛張聲勢哩。」

「哼！」

冷哼聲中，谷大用重重的拍一下桌面，藉以宣洩他心中的憤怒。

浪子劉三寒臉道：「谷大人找在下有事。」

谷大用語冷如冰的道：「本座是要查究一些事。」

「請直說。」

「谷某想知道，昨夜在此是否寫了一些東西。」

「沒錯，谷大人是曾留下三張『墨寶』做紀念。」

「都寫些什麽？」

「谷大人自己不記得？」

「模模糊糊，不十分清楚。」

「那麽，咱家可以告訴你。」

小猴子挺身而去，道：「第一張是：劉瑾混蛋王八！」

鐵牛接着說：「第二張是，劉瑾禍國

殃民!」

鹵蛋朗聲道：「第三張是，劉瑾罪該萬死。」

谷大用的臉色驟然大變，以命令的口吻道：「拿來!」

浪子劉三冷聲道：「幹嘛!」

「本座要收回去。」

「拿銀子來。」

「多少。」

小猴子道：「劉瑾混蛋王八是二十萬兩。」

鐵牛接道：「劉瑾禍國殃民是四十萬兩。」

鹵蛋道：「劉瑾罪該萬死則是六十萬兩。」

谷大用聞言差點没氣死，暴跳如雷的道：「你們簡直是旗桿上綁鷄毛，——好大的胆（撣子），竟敢敲本座的竹槓。」

小猴子抬頭挺胸的道：「物以稀爲貴，普天之下只有這麽三張『墨寶』，當然是要抬高價錢。」

鐵牛不亢不卑的道：「字是谷大人自已寫的，你應該以此爲榮才對。」

鹵蛋道：「韓信點兵，多多益善，換了別人一定會多寫多賣，不出三個月就可以買下半個北京城，何必要收回去。」

谷大用氣得臉色一陣青一陣白的道：「大胆刁民，識相的最好即刻交出來，讓本座當衆銷燬。」

浪子劉三懽意全無的道：「是寶貝，是銀子，燒掉多可惜。」

「臭小子，你要怎麽樣才肯將東西還給我?」

「生意人將本求利，谷大人拿出一百二十萬兩來，咱們銀貨兩訖。」

「如果本座不肯接受敲詐呢?」

「谷大人是聰明人，聰明人不會做糊塗事。」

「什麽意思?」

「只要拿其中的一張，給劉公公看，管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這話一點也不誇張，滿朝文武，誰敢對劉瑾不敬，保證會大禍臨頭，谷大用則是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咬着牙齒說：「劉二，你不要忘記，這些話是你叫本座寫的。」

浪子劉三指着他的鼻子道：「咱家現在叫你拿銀子出來，你怎麽不拿?哼，少來這一套。」

「反正話是出自你口說的，你無可抵賴。」

「空口無憑，咱家不承認。」

「那谷某也一樣可以不承認寫了那幾個字。」

「笑話，白紙黑字，簽名畫押，你百口莫辯!」

「酒醉時候的事，本座是可以不認帳的。」

「哼，酒醉心明，相信劉公公不會採信。」

「臭小子，你好毒辣的手段，竟敢陷本座於不忠不孝之地。」

「別老王賣瓜，自賣自誇，你本來就不是什麽好東西。」

「劉二，我警告你，最好乖乖的，無條件的，將東西交出來。」

「抱歉，辦不到!」

「辦不到就休怪谷某要以最殘酷的手段對付你。」

「你想怎麽樣?」

谷某要「將你碎屍萬段，挫骨揚灰，死而後已!」

「想打架?好啊，咱家正想領教領教谷大人的高招。」

谷大用却不肯親自披掛上陣，發號施令道：「上，給我放手去幹，可以就地正法，格殺勿論!」

立即有十幾名錦衣衛，拔刀挺劍攻上來。

錦衣衛訓練有素，每一個人的功夫俱屬一流，刀光劍影中，彷若瀉銀潑金，排山倒海而來，一眨眼的工夫，便將劉三第四人困在刀山劍林之中。

鹵蛋睹狀大怒，虎吼一聲，道：「打就打，誰怕誰呀。」

首先奮勇而上，投入刀山劍林之中。

鐵牛、小猴子的動作也不緩慢，雙掌齊出，爭先恐後，施出空手入白刃的絕技，攻守有序，進退自如，與錦衣衛大打出手。

劉三待人寬厚，再來賭坊的保鏢對他敬愛有加，早已成爲他們的死黨心腹，不待劉三下令，便已主動投入鬥圈，還給了鹵蛋，鐵牛、小猴子一人一把刀，頓令錦衣衛攻勢受挫，難越雷池一步。

反使劉三這個主角，冷落在一邊，作壁上觀。

谷大用怒沖沖的道：「臭小子，你也別閑著，本座送你上西天!」

名家出招，果然不同凡响，揚掌處，立有一股剛猛的強風呼嘯而出，人隨掌進，招隨身發，「大風起兮」、「風雲色變」、「天地同悲」，一口氣便是三招快攻，存心一交手就要劉三的好看。

劉三却絲毫不爲他的氣勢所懾，騰挪迎戰之餘，嘻皮笑臉的道：「咱家七少年八少年的，西天再好，總不及塵世燈紅酒綠，要去你自己去，我劉三還想在這個花花世界多吃幾年人間烟火。」

他知道谷大用不是一盞省油的燈，話一出口，立將風塵俠隱張子樵傳授的「擒龍伏虎掌」施展出來，「龍困淺灘」、「虎落平陽」，兩招絕學，左右夾擊，也想給谷大用一點顏色瞧瞧。

起初，谷大用根本未將他放在心上，以爲舉手投足之間便可以將劉三打得稀哩嘩啦，倒在地上喊爺爺，及至雙方暗力相接，竟然不相上下，這才從夢中驚醒，不得不另眼相看，怒聲道：「小子，看不透還眞有點眞才實學，本座低估了你。」

浪子劉三冷然一哂，道：「姓谷的，低估了敵人，可是一件極端危險的事。」

「哼，簡直狂得可以，等一下叫你喊阿爸。」

「媽的，少再吹牛，等一下叫你喊爺爺。」

「接招!」

「看打!」

「殺!」

「殺!」

一樣的猛銳，一樣的狠辣，也一樣的快如閃電，強勁有力，喊殺聲中，二人四

掌交揮，攻出決定性的三招。

蓬！蓬！蓬！招招硬拚，掌掌接實，氣流激盪，渦旋成風，賭場內桌飛椅翻，地動天搖，急切間，浪子劉三施出了「浩然正氣功」，果如立竿見影，克奏膚功。

蹬！蹬！蹬！谷大用連退了七八步，仍自暈頭轉向，立脚不穩。

浪子劉三則雙脚未動，僅僅上身向後一仰。

勝負輸贏之間，顯而易見，劉三技高一籌，所有的錦衣衛皆看傻了眼，傻呼呼的楞在原地，忘了遞招進式。

鐵牛、鹵蛋、小猴子等人也吃驚不小，沒料到勝利會來得這麽快，齊爲老大的傑出表現歡呼、喝采。

浪子劉三目光如電，雄視全場一眼，威風凜凜的道：「小猴子，別再鬼叫啦，咱家用不到你們來錦上添花，去，拿一張谷大人的『墨寶』給劉公公看，順便告訴谷家的人，準備收屍！」

「是！」

小猴子的這一聲「是」特別響亮，而且雙脚併合，畢恭畢敬，無形中把劉三的聲威又提高了三分，話畢急轉身，奔向五福樓。

谷大用連忙作勢阻止道：「且慢，一切好商量，千萬別把那些東西拿給我乾爹看。」

先將小猴子叫住，劉三向前三步，往谷大用面前一話，神氣八啦的道：「怎麽，你改變主意啦？」

谷大用面色凝重的道：「谷某是想談判。」

「怎樣談判？」

「本座願意付一筆銀子給你，把東西贖回來。」

「說個數目。」

「十萬兩以內。」

「姓谷的，這太離譜了吧？」

「劉董，要知道，這是賭債。」

「賭債又怎樣？」

「賭，賭債，十債九賴！」

浪子劉三好大的火氣，猛一拍櫃台，吐字如刀：「谷大用，少在老子面前耍花槍，告訴你，這不是賭債，也不是錢債，而是性命交關的人頭債，跟你項上吃飯的傢伙息息相關，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

「那劉董打算要多少？」

「老子早就說過，一百二十萬。」

「谷某希望能壓至二十萬以下。」

「做夢！」

「可否先收回一張去？」

「可以，但，你合算嗎？」

「劉董的意思是——」

「只要有一張在別人手裏，你就不得安寧。」

「說的也是。」

「所以說，最好還是整批交易。」

「可是，谷某根本不可能有那麽多銀子。」

「谷大用，你身爲錦衣衛指揮，權大勢大，那一個看到你不發抖，可以搜，可以刮，也可以當黃牛，收賄賂呀。」

谷大用的威風就跑到姥姥家去了，垂頭喪氣的道：「就算這是事實，也要時間呀，實在是數目太大，會壓死人。」

鹵蛋插嘴道：「壓不死也會嚇死，單是利息每個月就要六位數。」

谷大用嚇一跳，道：「還要利息？六位數？」

浪子劉三道：「當然要，將來求利嘛，誰會發神經，無條件的拿銀子給別人用，利率大一分，每月十二萬，一個蹦子兒也不能少。」

谷大用嚇傻了，不要說本錢，連利錢也付不起，轉而對吸血鬼大吼大叫道：「馬玉，都是你，說什麽再來賭坊財力雄厚，負責人只是一個無名小子，可以狠狠的撈一票，現在可好，差點連腦袋瓜子都要賠進去，你他媽的怎麽還不快替老子出出主意？」

吸血鬼馬玉翻一下白眼，瞄着浪子劉三，道：「劉董，數目的確是不小，我們頭兒實在無力償還，不如這樣吧，看二爺有沒有什麽地方需要錦衣衛效勞，以服務抵債如何？」

這正是劉三的目的，却故作猶疑狀，不肯爽快答應，道：「假如谷大人不反對的話，咱家可以考慮。」

谷大用旣無力將劉三打敗，又無錢將東西贖回來，末路窮途，只好忍氣吞聲的答應下來，道：「好吧，谷某答應替劉二爺服務就是。」

浪子劉三聞言大喜，緊釘上一句：「谷大人願意爲咱家做任何事？」

「只要不叫谷某去殺我乾爹，而又能力所及的話，其他的事都可以。」

「包括殺人放火在內？」

「自然。」

「好，谷大人快人快語，咱家也不再拖泥帶水，現在就宣佈第一件任務。」

「請二爺示下。」

「把冷九的手下，給我抓兩個關起來，然後再聽候咱家的命令放人。」

「一抓一放，豈非兒戲？」

「這你不要管，聽命行事即可。」

「谷某想知道代價若干？」

「咱家當然不會虧待你，抵十萬兩的債。」

「好，咱們就此一言爲定。」

「君子一言！」

「快馬一鞭！」

× × ×

事情能够圓滿解決，將錦衣衛指揮使順利擒下，四人皆欣喜若狂，但有一事，却令鹵蛋、鐵牛、小猴子困惑不解。

在返回五福樓的途中，鹵蛋說道：「老大，你的腦袋是不是生銹了，咱們已經和冷九結爲盟友，爲什麽還要叫谷大用抓他的人？」

浪子劉三笑笑，道：「這叫做戰術運用。」

鐵牛道：「什麽叫戰術運用？教人有聽沒有懂。」

劉三細心解說道：「冷九願意和咱們合作，是迫於情勢，並非出於本意，以他的身份、閱歷、年齡也不可能死心塌地的聽咱家的話，如果借谷大用的手，表演這麽一下，情形就會大大地改觀。」

小猴子道：「老大是說，當冷九前來求助的時候，馬上命谷大用放人，演一場好戲？」

（未完・四）

◎◎◎◎◎◎

上文提要：： 任雲秋葉菁菁等易容潛入黑衣教總壇，得到黑衣童子暗助盜得紅髮老怪化血神刀，待要逃出之際，卻被黑衣教主等所攔截，突有一名臥底黑衣教自稱叫溫如風的護法出現，幫助任雲秋等人解圍，此人功高非凡莫測高深，謝公愚任雲秋多番詢問，溫如風仍然不願表露自己的眞實身份……

◎◎◎◎◎◎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新月刀

白雲觀調兵遣將　九仙陽陣壘分明

任雲秋心中暗道：「此人好大的口氣，要把邪教的魔頭聚而殲之！」但對方這番話，也正深合自己之意，不覺大笑道：「溫兄豪氣干雲，兄弟好生佩服。」

溫如風道：「我說過我和任少俠師門淵源頗深，大家都是自己人，今後就不許再說客套話了。」

任雲秋道：「溫兄說得極是，既是自己人，溫兄這任少俠的稱呼，就見外了，依兄弟之見，我暫時稱你溫兄，你就叫我任兄弟好了。」

溫如風笑道：「好，咱們就這樣一言爲定。」

葉菁菁道：「任大哥叫你溫兄，我就叫你溫大哥了。」

江翠烟忙道：「我也叫你溫大哥。」

溫如風笑吟吟的道：「這倒好，在下一下就有了一個兄弟，兩個小妹了。」

陸湘芬接口道：「我也是你小妹呀！」

溫如風連連點頭道：「好，好，有三個小妹，那眞太好了。」

一行人趕到鎮甸，天色已經大亮，大家一晚未睡，就找了一個客店落脚，江翠烟又到估衣店去給師姐陸湘芬買了套男裝衣衫，讓她換了。

大家因溫如風說到黑衣童子「小道長」時，語焉不詳，似是不肯多說，但每人心中都有個譜兒，那黑衣童子能把紅髮老怪引開，自然是大有來頭的人，也絕不是一個童子，只是誰也想不出武林中還有這麼一個人物。

一路曉行夜宿，不必細表，這天回到白雲觀，謝公愚等人替溫如風引見了春申君和在座的各大門派掌門人。

然後由謝公愚報告了下書的經過，漆嘯天、任雲秋也報告了各人的經過，和當晚閔長庚率人追襲，溫如風擊敗龍大海等等，聽得在座衆人莫不聳然動容。

春申君忍不住問道：「溫兄，那位引開紅髮老怪的黑衣童子，不知道究竟是那一位高人？」

武當紫陽道長含笑道：「武林中能以絕世神功，引開紅髮老怪的高人，又是童子打扮的，應該只有一個人了，溫施主，他可是人稱接引童子不老仙的樂前輩嗎？」

接引童子樂天生，是武林中傳說最多的一位前輩高人，多少年來，他一直生得和十二、三歲的童子一樣，不但童顏未改，而且也一直保持着童心。

幾十年前看到過他的人，都已經變成了白髮衰翁，他却還是幾十年的老樣子，有人說他已經有二百多歲了。也有人說他修成了仙，大家看到的是他元嬰，所以一直像個童子，因此就有人稱他爲不老仙。

就因爲他看去只是一個童子，和一般兒童並無多大分別，江湖上人就是當面遇上了也會忽略過去，你如果有意想去找他，那就更難了，因爲他沒有什麼特別的標誌，往往會當面錯過。

就因這種種緣故，關於他的傳說也越來越多了，但眞正知道他來歷的人却並不多。紫陽道長說出接引童子不老仙樂天生來，在座的人不禁暗暗哦了一聲，紅髮老怪是當今武林邪派中天字號的大魔頭，從他身邊能偷出一袋化血神刀，偷刀還不難

，也許是乘他睡熟了下手的，但要把他引開，除了這位童子遊戲風塵的不老仙，那裏還有第二個人？

如果眞是他老人家插手管了這場事，那眞是武林聯盟天大的喜事，黑衣教縱有紅髮老怪撐腰，也不足懼了。

在座的各派人士心裏這麼一想，所有的目光就不約而同的齊向溫如風投去。

溫如風道：「道長垂詢，在下却無可奉告，因爲在下也不知道他是誰。」

他說到這裏，還怕大家不信，就接着道：「在下還是三個月前，在江南認識他的，那時，在下正奉家師之命，調查江湖上一股潛伏已久，四下結納邪派羣魔，大有蠢蠢欲動的勢力，一時深感無從下手，有一天在酒樓上，聽到有人在在下耳邊說道：『小友，你該多注意右首桌上那個人。』

「在下聽出那是有人以『傳音入密』和在下說話，四顧又找不到人，依言向右首桌子看去，那是一個三十來歲的錦衣公子，手中拿的是一柄白紙摺扇，正在獨自一人喝酒，在下注意了他一回，覺得此人似是會武之人，也看不出他有何異處。」

在座的都是老江湖，聽了他的話，心裏已經有數，他說的這個錦衣公子，敢情就是花花公子溫如風了。

只聽溫如風續道：「在下正感奇怪，這人傳音要在下注意這錦衣公子，又有何用意呢？就在此時，只聽那聲音又道：『小友看清楚了？但光看沒有用，你可得記住他的面貌、舉動，一點都不能遺漏。』

「在下想問，又苦於不知道這說話的人是誰？那人沒待在下開口，笑道：『你要問我，記住這些作什麼，是不？道理很簡單，你師父不是叫你來辦一件事的麼？我老人家是指點你一條路，你只有投入他們裏面去，才能達成師父交給你的任務，但你要投進去，又談何容易？人家會相信你麼？這人叫做花花公子溫如風，既非名門正派中人，但也不算是什麼壞人，你只有假冒他的名，人家才不會對你心存懷疑，好了，你吃完酒菜，我在門口等你。』

「在下走下酒樓，門口果然有一個童子笑嘻嘻的迎着說道：『我師父就在前面，你快跟我來。』

「在下跟他跑了十多里路，那童子就在一棵大樹下坐了下來，在下問他師父在那裏？那童子指着自己鼻子笑道：『我師父就是我了。』

「在下認爲他開玩笑，他却說出家師的名號來，還說是家師怕在下初走江湖，辦壞了事，特別請他隨時加以指點的，在下問他名號，他說：『你叫我小道長好了。』

以後，在下就以溫如風的身份，加入了黑衣教，直到那天晚上，小道長來敲在下房門，那時他已換了一身黑衣，說是受朋友之託，今晚要去偷紅髮老怪一個革囊，另外還有武林盟一夥人，約莫有八、九個，要在下暗中替他們斷後，遇人攔截，儘管出手，一切聽他老人家的就好。

「後來紅髮老怪出現，就是他老人家在暗中輸給在下一股眞力，才能支持不敗，對他老人家，在下知道的就是這些，也

只知他是小道長，這是他自己說的，至於他是不是接引童子不老仙樂老人家？在下就不知道了。」

鐵背蒼虬李公健大笑道：「溫兄說的，就是他老人家了，老朽少年時，曾見過他一次，算來已經快五十年了。」

春申君道：「這位老人家，在下聞名已久，可惜一直緣慳一面，當年任大哥在世之日，聽說樂老人家曾在任大哥府上的挹翠草堂，盤桓過幾天，這句話，如今算來也有三十五、六年了，這些年，却一直沒有聽到他老人家的行踪，此番對付黑衣教，有他老人家相助，那眞是江湖武林之幸……」

話聲未落，只見陳福匆匆走入，看到任雲秋等人在座，不覺喜道：「表少爺果然回來了！」

春申君問道：「陳福，你有事麼？」

陳福連忙垂手答道：「啓稟盟主，小的是奉後山二位老人家之命，來請表少爺的，說要表少爺把一袋化血神刀帶去。」

他口中的後山二位老人家，正是酒肉道士和邋遢和尚。

春申君問道：「二位老人家還有什麼吩咐麼？」

陳福道：「小的差點忘了，風道長交代小的，要衡山青雲道長門下四位玄字輩小道長同去，只是還差一個，由武當門下的小道長中再挑一個，一共要五個道士，一起住到後山去，小的問他，要五位小道長去做什麼，要不要和盟主說一聲？風道長說，要他們住到後山去，就是住到後山去，連盟主和青雲道長，還有紫陽道長，都不用多問。」

春申君心想：「酒肉道士要他們住到後山去，必有事故，他既說自己不用多問，就不用多問了。」當下就點了點頭。

青雲道長道：「既是風前輩吩咐，師弟，你就要玄慧他們去好了。」

青松道人起身答應一聲。

紫陽道長也朝師弟飛雲子道：「師弟，你叫元音隨衡山派四位師兄同去，一切都要遵從風前輩的吩咐。」

飛雲子也欠身應是。

當下由任雲秋攜了革囊，領着衡山門下的玄慧、玄道、玄璣、玄修和武當派門下元音五人，一同往後山而去。

＊ ＊ ＊

離三月十五日九仙陽會期，已不過半個月了。

這是正義與邪惡的一場總決鬥，武林盟勝了，不但消滅邪惡，伸張正義，從此江湖上可得安和康樂；但如果武林盟敗了，從此邪惡勢力就會囂張蔓延，江湖上各門各派均將覆滅，成爲黑衣教的天下。這一戰的成敗，當眞非同小可。

大家都可以想得到，黑衣教僅憑閔長庚訓練的殺手，已不是和自己這邊的實力抗衡，他們必然會在會期之前，四出邀約助拳的人，尤其白髮猴王龍大海昔年聲名甚著，他敗在這位來歷諱莫如深的假花花公子溫如風手下，當晚就匆匆走了，聲言必在會期趕到，自然去邀約友好助拳，以他的武功，邀來助拳之人，必是極厲害的人物。

那天晚上，桑老妖並未露面，她差點把性命喪在白雲觀，自然恨之切骨，那麼她的未曾露面，自然也是去找和她物吆類聚的人去了。

由此看來，九仙陽這場大會，可能眞是羣邪畢集，同惡相濟，這一戰的兇險，也就可想而知。

武林盟這邊，各門各派的人，差不多全到齊了，聲勢之盛，可謂百年來所未有，再要邀人，也已經無人可邀了。

各大門派高手齊集，如論劍術之精，當首推武當派紫陽道長，武功最精，就要數少林寺戒律堂首席長老定心老和尚了，他精通少林七十二藝中十三藝，是少林首屈一指的高手，另外一位則是副盟主鳳簫女，據說她能以簫音殺人於百步之外。

其餘如洞庭青龍幫幫主鐵背蒼虬李公健、八卦門掌門人古太希、黃山萬鎭山等人，都可以說是名列江湖的特級高手。

年輕一輩中則數藝出九疑的任雲秋和以刀法奇詭的葉菁菁爲最。如今又來了一位花花公子溫如風，居然能在數招之間，擊敗和桑老妖齊名的白髮猴王龍大海，這對武林盟來說，該是一個强有力的幫手了。

另外還有兩個躲在後山，整日喝酒，替他們準備了大盤牛肉，總嫌味淡，還要總管陳福到處去找野狗下酒的酒肉道士和邋遢和尚，這是武林盟唯一的兩張王牌。

自從任雲秋盜來了紅髮老怪的化血神刀，酒肉和尚要衡山派門下四個玄字輩小道士（衡山玄字輩弟子也都已四十開外，並非小道士了）和武當派八個弟子中選了一個元音，被派到後山去。就一直住在後山，不曾下來，連每日親自送酒到後山去的陳福，都不知他們在做些什麼。

春申君雖然沒有說，但可以猜得到，這兩位遊戲風塵的一僧一道，要五個小道士到後山去，必有用意，這一點，青雲道長和紫陽道長也早就想到了。

另外，就是從紅髮老怪身邊偷一袋化血神刀的「小道長」，他如果眞是接引童子不老仙樂天生的話，此老不伸手則已，既然肯偷化血神刀，可見對這次正邪雙方之會，也插上了手，那麼到時自己這邊眞要遇上十分棘手的敵人，他也不會不管，有他老人家出手，就算對方邀請到最厲害的魔頭，也不足懼也。

這是武林盟方面估計的敵我雙方形勢，因爲會期逐漸接近，春申君和各門各派的掌門人，連日來都在討論着如何分配人手，如何應敵的事宜。

春申君也曾親自上後山去謁見酒肉道士和邋遢和尚，希望兩位老人家能指示機宜，那知道去了兩次，這一僧一道都喝醉了酒，袒着大肚呼呼入睡。

第二天，陳福傳下話來，那是酒肉道士說的：「你去告訴陳盟主，他不可再上後山來了，來了會妨害咱們睡覺，他要來的話，咱們只好走了。」

邋遢和尚也道：「他們要上九仙陽去，大夥只管走了，只是要準備幾罈酒，貧僧和風道士還想在這裏多住幾天哩！」

春申君聽了兩人的話，就不敢再上後山去了，而且他們的意思，大家動身了，他們還要住在這裏。

春申君當然知道，九仙陽之會，兩位老人家決不會袖手不管，那是暗示自己只管先走，到時候該他們插手，他們自會趕到，要自己不用管他們。

連日經各門各派掌門人討論的結果，將所有人手，分為三撥；一撥留守白雲觀，保護四莊家屬，一撥九仙陽赴會，一撥稍遲出發，掃蕩黑衣教總壇。

留守的人，為白雲觀主青雲道長、陸浩川夫婦、陸湘芬、江翠烟、陳少華、謝雨亭、陳福及四莊聯合莊丁二百人。

江翠烟聽說自己不能跟着去九仙陽，心裏自然很不高興，但經鳳簫女和陸大娘的勸說：「這是春申君的主意，也是為了你的安全着想，試想青松道人、陸浩川夫婦、和謝雨亭、陳少華等人，誰願意留在這裏？大家走了，總得有人防守，經大家討論決定的事，任何人都得服從，不可違背了盟主的號令。」江翠烟只得點頭答應。

第二撥是去九仙陽赴會的，因為人數眾多，又分為前、中、後、左、右五路。

前路由丐幫幫主向傳忠為首，殷長風為嚮導，同行者有螳螂門宋人瑞、鷹爪門居思仁、大洪山郝飛虎，由丐幫長老獨臂擒龍申萬生率丐幫弟子二十多名隨行。

左路由少林定慧方丈為首，矮路神令狐宣為嚮導，同行者有武功門全守仁、師弟王三元、六合門徐子桐，及少林戒律院首席定心長老、羅漢堂首席定善長老，率羅漢堂弟子十六名隨行。

右路由武當紫陽道長為首，通臂猿侯通為嚮導，同行者有九宮門李逃祖、盛世民，白鶴道長、師弟阮省三，率武當弟子七名隨行。

中路由盟主春申君陳春華為首，桂大榮為嚮導，同行者有衡山派青雲道長，八卦門古太希、弟子祝子鈞，黃山萬鎮山，子萬昌年。沈同、謝公愚、金贊廷。鄷榮、溫如風、任雲秋、葉菁菁及四莊武士各二十名。

後路由洞庭青龍幫幫主李公健為首，包鎮海為嚮導，同行者有形意門戴龍江、于人杰、鄱陽鳳尾幫幫主霍行義、副當家霍惟武、排教姬傳燈、長老赤脚仙魯有脚、伏牛雙雄吉元慶、吉元霸，由青龍幫黑旗令主薛飛白、白旗令主巢有木各率弟兄二十名，及鳳尾幫弟兄二十名。

另外還有一路女將，不在五路之中，那是副盟主鳳簫女手下全班人馬，冉嬷嬷、秋兒、雲兒，和十六名提燈少女，二十四名甲冑武士，自成一路，但排在盟主的中路稍後，和後路稍前。

第三撥是直撲黑衣教總壇，犁庭掃穴，號召黑衣教人歸降的，由原黑衣教總護法漆嘯天為首，原黑衣教右總監雲千里為副，率同點蒼雙劍謝明輝、謝明中、葉超、宇文化、解艮、宋之礎、簡百城、黃權等人，由謝雨奎率領四莊聯合莊丁四十人隨行。

等九仙陽破敵之後，第二撥（六路）人馬一齊趕赴通天觀，和第三撥會合。

這份名單，可說顧慮週到，安排得十分妥切，但等會期將屆，就分別上路。

＊ ＊ ＊

會場地點何以要選在九仙陽呢？因為九領山在江西之北，鄰近湖北、湖南，離幕阜山通天嶺賊巢不遠，地點適中，不但交通方便，而且又在羣山之中，有一片廣袤的平陽，除了樵採，很少人迹，此次雙方人數既多，傷亡在所難免，在這裏舉行，可免驚世駭俗。

九仙陽，既然離黑衣教總壇不遠，不用說黑衣教義不容辭成了地主，會期前三天，黑衣教總管皮延壽、副總管但無忌就親自察看地形，在南北兩處，搭蓋了兩座廣大的蘆棚，和椅几板櫈，作雙方休息之用。並由副總管但無忌擔任總迎賓，接待武林盟來人。

三月十五日，是一個晴朗的好天氣，在江南，這時候正是春光最明媚的季節，遍山綠油油的，開滿了不知名的繁花。

天氣也不寒不熱，春風和煦！

但無忌一清早就率同幾十名黑衣教徒，在九仙陽山前恭候。這幾十名教徒中，當然有不少是見多識廣的老江湖喬裝的，他們看到了武林盟來人，就會很快的飛報教主，可以計算對方來的是些什麼人物，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

這也是武林盟吃虧的地方，對方邀約了一些什麼人，己方一無所知；但己方赴會的人，對方却可以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

武林盟第一路人馬，由丐幫幫主向傳忠率領，首先到達九仙陽。

但無忌立即迎了上去，拱拱手，說道：「向幫主請了，兄弟但無忌，奉敝教教主之命，在此恭候多時了。」

向傳忠拱手還禮，含笑道：「不敢，但副總管辛苦了。」

但無忌道：「向幫主大概是第一批了，敝教為了迎接武林盟高人，特地在南首搭建了一座蘆棚，作為貴盟的人休息之用，請向幫主入內休息，喝杯茶水。」

獨臂擒龍申萬生左手當胸，作了個拱手的樣子，含笑道：「但副總管，多謝了，貴教替咱們準備了蘆棚，已足感盛情，至於茶水，就不勞貴教費心，咱們自己動手好了。」

但無忌自然聽得出獨臂擒龍言外之意，本來嘛，雙方立場對敵，你準備的茶水，人家自然不放心。當下點點頭，笑道：「好，申老哥怎麼說，就怎麼辦好了。」

說話之時，已經引着大家來至南首一座蘆棚，就拱拱手，退了出去。

申萬生眼看這麼大一座蘆棚，一共分為五大間，地下都鋪了青石板，打掃乾淨，放好了一排排的椅几，少說也可以容納四、五百人。

這就朝但無忌低笑道：「但老哥費心了。」接着壓低聲音道：「待會貴教一旦潰敗，歡迎你老哥過來。」

但無忌一怔，也低笑道：「待會貴盟一旦潰敗，兄弟也歡迎申長老過來。」

說完，就轉身過去。

申萬生命四名弟子守候在山麓間，等候後面的人，自己和殷長風、郝飛虎三人率領十六名弟子，先在蘆棚內外仔細檢查了一遍，才由六名弟子在蘆棚後面迅快的搭起一座爐灶，放好大鍋，汲水煮茶。

因為六路人馬均將陸續到來，大夥人趕來的，第一件事，自然需要喝水了。

接着中路和左右兩路也相繼趕到，向傳忠把盟主春申君、定慧方丈、紫陽道長剛接進蘆棚，鳳簫女和鐵背蒼虬李公健兩路人馬，也緊跟着趕到。

大家坐定之後，丐幫弟子就抬着兩大桶茶水進來，放在中間。

春申君目光一抬，朝北首蘆棚望去，只見這一座棚中，除了十幾名黑衣漢子，挺胸凸肚的站在前面，空蕩蕩不見人影，說道：「黑衣教的人還沒有來？」

向傳忠道：「賊巢就在附近，大概要等但無忌把咱們一行人的實力報上去了，他們才會來。」

古太希道：「向幫主此話不錯，咱們的人全在這裏了，他們可能要隱藏實力，不到最後，不肯拿出來呢！」

李公健大笑道：「到了今天，已是有多少力量，出多少力量的決戰關頭，還有什麼好隱藏的？」

只聽鳳簫女道：「黑衣教的人來了。」

大家聞言立即朝山前望去，但見一片黑旗，像一條黑色巨龍，蜿蜒而來，直等他們進入廣場，才看清楚這一行旗隊，一共是由七十二名黑衣漢子手撐黑色大旗，兩人一對，共爲三十六對。

黑旗是用黑布做的，中間用白線繡了一個太極圖，不用說是黑衣教的教旗了。

旗隊後面，約有百來名黑衣勁裝漢子，都是肩背長劍，腰跨大刀，一望而知這些人正是閔長庚一手訓練的殺手了。

接着是左總管李昂、總護法韓自元、總管皮延壽，陪同祁雙兇公孫乾、公孫坤、鐵杖翁、鐵刀婆婆等二十幾個高矮老少不同的男女，走入蘆棚。

稍後則是八名肩負雙劍的黑衣童子前導，後面是兩個身穿寬大黑袍的人，徐步走入。

前面一個身形瘦高的紫臉黑袍人，是副教主閔長庚。後面一個身材高大，同樣一張紫膛臉，只是生得方臉大耳，貌相威武，黑袍上綉着一條金色團龍，正是黑衣教教主了。

在正副教主身後，緊跟着八名頭戴金盔，身穿金甲，手持金戈的漢子，那是教主的近身護衛了。

最後又是一身黑色勁裝，手抱厚背長刀的武士，約有百多名之多，他們並未隨同教主進入廣場，只是在九仙陽山前，分左右像翅膀般排了開來。

這百名武士站在山前，距離廣場還在十丈之外，自可使外人不敢入內，但也可以說是黑衣教處心積慮，企圖一網打盡武林盟與會的人的一支伏筆，只要武林盟一旦落敗，就莫想有人逃離九仙陽了。

黑衣教主進入北首蘆棚之後，並未在椅上落坐，只是目光轉動了下，等衆人落坐之後，就舉步走到蘆棚前面，面向南首蘆棚，抱拳作揖，朗聲道：「請武林盟陳盟主答話。」

他此語一出，站在棚前右首的但無忌慌忙朝南首蘆棚連連拱手，陪笑道：「敝教教主請武林盟陳盟主相見。」

春申君站起身，迎將出來，走到棚前站定，抱拳道：「這位大概是黑衣教教主了？兄弟陳春華，平日無緣瞻荊，今天幸會了。」

98-04-43-04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帳號：0013165-3

收款戶名：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壹仟捌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填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經辦局戳

中心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
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担。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300.000本70.1. 134×192
(60P.模)保管五年(贏光)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帳號：0013165-3

收款戶名：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壹仟捌佰元整（52期）
（請用大寫數目字填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經辦局戳

手續費　次　元

主管：　經辦員：

★存款後由郵局製給正式收據爲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一、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二、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填寫但請勿撕開

黑衣教主兩道精光灼灼的眼神，中間隔着一座廣場，遠遠的打量着春申君，說道：「陳盟主和各大門派高人，今天惠臨九仙陽，老夫至表歡迎，陳盟主領導的武林盟，一而再，再而三的和本教作對，形成冰炭之勢，這是雙方見解不同之故，所引起的爭執，也非三言兩語所能說得清楚，雙方既然約定在此作一了斷，稍後可以分曉，不過有一件事，老夫却要當着天下英雄，向陳盟主討還公道……」

春申君道：「教主請說。」

黑衣教主目光森冷的掠過南棚，徐徐說道：「咱們都是江湖人，江湖人不論門派也好，幫會也好，大家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凡是叛門之徒，不論任何門派，誰都不得收留，本教有不少不肖份子，犯了本教教規，叛離本教，投向武林盟，貴盟居然一體收留，豈不違反了江湖常規？因此兄弟有一不情之請，在貴我雙方正式了斷過節之前，當着天下英雄，希望陳盟主把本教投向貴盟的叛徒，先交出來，以全江湖道義。陳盟主既以維護武林正義，這是本教教內門規，陳盟主總不致於偏袒叛徒，貽江湖口實吧？」

春申君聽得朗朗一笑道：「陳某是江湖人，當然懂得江湖規矩，不過今天咱們這九仙陽之會，與一般江湖過節，大大的不同，貴教崛起江湖，如果僅是江湖上一個門派，一個教會，自可按一般江湖過節處置。但貴教在江湖上所作所為，那一件按照過江湖規矩行事？就因為多行不義，才會衆叛親離，從貴教副教主以至總護法、總監、護法，凡是稍有天良的人，無不幡然醒悟，棄邪歸正。所以今日九仙陽之會，乃是正與邪，善與惡的總結，武林盟不但聯合江湖各門各派，也歡迎所有唾棄邪惡，不滿黑衣教所作所為的人來歸，本盟揭櫫的是消滅邪惡，首惡必懲，脅從可免，陳某豈會交出棄惡向善的人？」

他這一段話，聲音清朗，所有黑衣教徒無不聽得怦然心動！

黑衣教主的目光射出稜稜寒芒，怒笑一聲道：「陳春華，老夫是替你留一條生路，你以為黑衣教怕了你們幾個門派不成？」

春申君大笑道：「陳某方才說過，今日之會是正邪善惡的總結，不是尋常江湖了斷過節，咱們似乎已經用不着多費唇舌，黑衣教擊敗了武林聯盟，江湖武林從此就聽任你黑衣教橫行天下，若是武林聯盟勝了黑衣教，江湖武林從此就羣邪絕迹，天下太平，所以現在咱們要討論的，應該如何決戰，貴教身為地主，就請教主劃道吧！」

黑衣教主沉笑道：「很好，江湖道上，勝者為强，今日這一場大會，咱們雙方人手大概不戰到最後一個人，是不會休止的了，那就這樣吧，貴盟和敝教輪流作主，不論勝負，一場由貴盟派人挑戰，敝教應戰，一場由敝教派人挑戰，貴盟應戰，一直戰到有一方無力應戰，就是那一方敗了，不知陳盟主意下如何？」

春申君道：「就這麼辦，這第一場就由貴教作主，派人出場……」

只聽金贊廷洪聲道：「盟主且慢，今日九仙陽之會，乃是武林聯盟和黑衣教生死存亡之戰，這位黑衣教主，武林中從未有人見過，希望他先亮個萬兒。」

黑衣教主沉笑道：「老夫就是黑衣教教主，諸位只要知道老夫是黑衣教主就夠了，武林盟勝了，老夫難逃厄運，黑衣教勝了，老夫就是一統武林的黑衣教主，諸位也不用知道老夫是誰了。」

他話聲一落，轉身行入蘆棚，朝中間一張錦披高背椅上大馬金刀的坐了下來，左手一抬，說道：「閔副教主，這一場由咱們作主，你派人向武林盟挑戰好了。」

他話聲未落，坐在供奉席上一個身材魁偉的禿頭紅臉老者站了起來，拱拱手道：「閔副教主，老夫應邀而來，這一場笨鳥先飛，老夫想先會會他們各大門派的高手，不知閔副教主意下如何？」

閔長庚一看此人是韓自元師父桑老妖代邀來的古靈山主符元奇，這位老人家一向從未在江湖上露過面，也沒人聽到過他的名號，但桑老妖邀來的人，絕非尋常人物，他願意打第一場，自然最好也沒有了，當下連忙抱拳道：「符老供奉說，有老供奉出場，自是最好了。」

紅臉禿頂老者微微一笑，舉步往場中走去。

總護法韓自元趕忙跟着下場，等紅臉禿頂老者走到廣場中間，脚下方自一停，立即朝南首蘆棚抱拳道：「陳盟主，方才雙方已經議定，這第一場由敝教挑戰，現在敝教符老供奉已經下場，貴盟也可以派人出場了。」

春申君還沒開口，坐在武當掌教紫陽道長下首的飛雲子站起身打了個稽首道：「貧道要請盟主將令，這一場由貧道去會會他。」

春申君含笑點頭道：「道兄請。」

紫陽道長道：「師弟，此人身為黑衣教供奉，步履沉穩，想係外家高手，你可小心應付！」

飛雲子躬身道：「小弟省得。」

說完，又朝盟主春申君稽首一禮，飄然走出棚去。

韓自元看到飛雲子出場，就朝紅臉禿頂老者行了一禮，自行退下。

紅臉禿頂老者從未在江湖上走動，自然不認識武當三子的飛雲子，看他肩負長劍，青袍飄忽，年紀雖然四十出頭；但修眉朗目，白臉黑鬚，頗有出塵之概，就抱拳說道：「老夫古靈山符元奇，這位道兄如何稱呼？」

飛雲子舉目看去，這禿頂老者濃眉如霜，廣顴鷹鼻，臉色紅潤，頦下留一部蒼髯，雙目炯炯如電，此人少說也有七旬左右了，果然是一位內外兼修的高手，連忙稽首道：「原來是符老施主，貧道武當飛雲子，符老施主下場賜教，不知咱們如何一個比法？」

符元奇洪笑一聲道：「道兄原來是武當派高人，老夫久聞武當派太極拳劍，盛名久著，老夫心儀已久，今天難得遇上道兄，自然都要領教，咱們就先比拳掌，再使兵刃，不知道兄是否同意？」

飛雲子單掌稽首道：「老施主過獎，這一場以貴教為主，老施主劃的道，貧道自當奉陪。」

「哈哈！」符元奇洪笑一聲道：「道兄

既然同意，咱們是第一場，後面還有不少人等着要大展身手，咱們就不用客氣了，道兄請。」

飛雲子還禮道：「老施主是主，還是老施主請。」

符元奇生性豪爽，大笑道：「老夫那就有僭了。」

雙掌當胸，左手一沉，右手徐徐舉起，朝前劈來。

飛雲子因這是第一場，萬一敗了，不但挫了武林盟銳氣，就是武當派也面上無光，方才又有掌門人的叮囑，是以十分小心，眼看對方一掌劈來，也立即一亮右拳，揮手進招，但覺對方掌勢沉渾，雖然使出全力，但已可感到內力深厚，是個勁敵，因此一出手就掌劃弧形，使出「兩儀太極掌」來。

符元奇果然是外門高手，一掌出手，第二掌、第三掌銜接而來，記記如開山巨斧，一掌比一掌勁急，掌風呼呼，威力遠及數丈。

飛雲子雙掌劃圈，看去如挽如推，慢吞吞的絲毫不着力氣，但任你掌勢如何勁急凌厲，都被他推磨似的掌勢，封出門外。

在場的都是一門一派的高手，自然看得出他使的正是武當派內家以靜制動，以柔制剛的心法，看去每一動作雖然不着半點力道，實則一推一挽，莫不暗含重逾千鈞的勁氣，只要被他掌勢帶上，怕不一摔就是數丈之外？

每人都看得暗暗點頭，武當派屹立江湖數百年，果然名下無虛！

一回工夫，兩人已打出百招之外，依然誰也沒佔到上風。

符元奇一個高大人影，已是鬚眉戟張，雖然只是一雙空手，但雙掌掄飛，身外好似裹了一團灰影，掌風飛旋，聲勢更是驚人！反觀飛雲子還是那樣緩慢，手勢悠然如逝，翕然如來，毫無半點的急躁。

大家看到這裏，但聽場中忽然傳出「拍」「拍」兩聲脆響，誰也沒看清楚，不知何時兩人四掌相交，突然膠住不動！

只不過一瞬之間，兩個身形轉動的人一下停住下來，全場的人也不自覺的隨着摒息凝神，靜止下來。

兩人這雙掌互貼，正是各出生平苦練的內家眞力拚搏。

紫陽道長不覺暗暗攢了下眉，心想：三師弟怎麼和人家拚起眞力來了？對方明明是個內外兼修的絕頂高手，沉着應戰，尚不至落敗，如論眞力，此人一身修爲，恐怕只在三師弟之上，和他比拚內家眞力，豈非不智之舉？

不大工夫，符元奇和飛雲子兩人身上長袍，不住的拂拂飄動，兩人頭上也各自冒起絲絲熱氣，但却誰也不肯退讓，宛如兩尊石像，凝立不動。

他們一個是應多年老朋友的邀約來助掌，不得不全力以赴，勝了這一場，朋友之誼已盡，就可以全身而退，不再捲入這場是非之中，故而這一場非勝不可，敗了豈不是把數十年英名毀於一旦？

一個是名列武當三子，而且這場比拚，代表武林聯盟出場，是武林聯盟和武當的威名所繫，更是落敗不得！

不僅如此，尤其以眞力決勝，一經交上手，任何一方都無法自已，非比拚到底不可，而且落敗的一方，多半非死即傷，是以江湖上很少有人比拚眞力。

他們當時也並非要比拚眞力，只是在四掌交擊之時，雙方都希望一舉壓倒對方，用上眞力，才演變成比拚上眞力。此時已是勢成騎虎，欲罷不能，既已拚上，就只好拚到底了。

飛雲子心中還在暗想：「自己五十不到，正當壯年，對方修爲縱比自己深了將近二十年；但一個上了年紀的人，體力衰退，總不如壯年人充沛，只要時間稍久，定當不如自己。」

他那知古靈山主符元奇年歲雖大，修爲深厚，精力毫不遜壯年，拚鬥多時，依然內力如潮，連綿不絕的攻出，不見鬆懈，一個人白眉聳動，鬚髮如戟，目光炯炯似電，再加他身材高大，屹立有如天神！飛雲子到了此時，也只好澄心靜慮，謹嚴守備，一心堅持武當心法，以靜制動，以守爲攻。

這樣又過了一盞茶的工夫，飛雲子漸有不支之象，忽聽符元奇大喝一聲，雙掌發力一抖，兩人四掌倏地分開，各自後退了四、五步。

飛雲子自然知道，自己內力不如對方，若非對方發掌把自己震退，勢必傷在對方內力之下，而且對方內力一發即收，分明掌下留情，打了個稽首道：「老施主功力驚人，貧道好生佩服。」

符元奇大笑道：「道兄內家功力，源源不絕，老夫自愧不如，這一場不分勝負，咱們說好了還有一場，老夫想領教貴派太極劍法，道兄可以亮劍了。」

比試內力，除了雙方當事人，外人是無法看到的，他們兩人各自謙虛著，在場之人，自然只當雙方功力悉敵，不分勝負了。

飛雲子道：「老施主兵刃呢？」

符元奇洪聲道：「老夫昔年使的雖是長劍，但已有多年不曾動用，今天既然遇上了道兄，武當高人，見獵心喜，自然要在劍上領教了。」

他回過身去，朝站在場邊的韓自元拱拱手，道：「副總護法，老夫要借你的劍一用了。」

韓自元急忙抽出長劍，雙手送上。

符元奇含笑說了聲：「多謝。」握劍在手，輕輕一掂，就橫劍當胸，說道：「道兄不用客氣，也請亮劍了。」

飛雲子從肩頭撤下長劍，劍尖朝上，使了一式「玉笏朝天」，這是武當派和人動手時最尊重的起手式，口中說了聲：「老施主請。」

符元奇看他一劍在手，神色莊重，氣閒神定，心中暗暗點頭道：「武當劍法，只要看他這一起手式，就深合太極動靜之理，果然和普通劍法迥異了。」一面聲若洪鐘，大笑道：「老夫要向道兄領教劍法，自然是道兄先請發劍了。」

飛雲子抱劍道：「老施主既然如此說法，貧道只好獻醜了。」

左脚朝前跨出，右手長劍劍尖向上斜刺，使的是一招「青龍出海」，劍是發了，但依然是一記虛招，並未攻敵。

符元奇是個直腸子的人，口中洪笑一聲：「道兄小心了。」

長劍一起，劍風豁然，像匹練般掃出，勢道淩厲無匹！

飛雲子直到此時，等對方劍風掃到，才劍劃觚形，身隨劍走，避招還招，旋身之際，一招「回擊平陽」，劍身平劃而出，劍勢悠然，似緩實快。

符元奇又是一聲大笑：「好！」他脚下移動也極緩慢，但每發一劍，都帶起强烈劍風，一柄兩指寬的長劍從他手中使出，劍光也比尋常長劍闊了許多，此老在拚內力之餘，居然每一劍上，都貫注了眞力，當眞是神力驚人，吞吐開闔，凛若天神！

飛雲子展開太極劍法，劍鋒多帶太極圈花，脚下也不時踏着觚形，嚴守門戶，守中寓攻，似實而虛。

因爲兩人劍勢都使得不快，一招一式，雙方之人也看得淸淸楚楚；符元奇的每一劍，幾乎都是剛猛絕倫，重逾千鈞，飛雲子恰巧和他相反，每一劍都虛飄飄似不着絲毫力氣；但雙方與會的人，都是劍術行家，自然看得出符元奇一手劍法已有極高的境界，飛雲子使的劍法，聲勢雖沒有他盛，但也已爐火純靑，有以靜制動，以柔克剛之妙！

大家看到這裏，不由得鼓起掌來。

再鬥了數十合，符元奇似是漸感不耐，劍勢也隨着愈來愈急，愈急愈勁，但見他全身劍光繚繞，來去如電，他本來身形高大，這一全身繚繞着寒光匹練，看去更像降妖伏魔的天神，威勢淩厲無匹！

再看飛雲子，對方的劍光愈急愈勁，他一支劃着觚形的長劍就使得愈見緩慢，對方接連而來的綿密劍光，攻上三、四劍，他才發一劍；但符元奇强勁無匹的劍光，却就是攻不進去；但飛雲子整個人已被符元奇發如雷霆的一片劍光所籠罩！

武林聯盟的人，看得都不禁替飛雲子焦急起來。

獨紫陽道長手撚長鬚，一張紫臉上却有了笑容，心中暗道：「三師弟要遇上這樣一個强敵，才能參悟出本門太極以柔克剛的心法來，看來三師弟經此一戰，他在劍術上的造詣可以更上一層了。」

就在此時，但聽戰場中響起符元奇的一聲洪喝：「住手！」

劍風寒光，霎時盡歛，兩人各自後退了兩步。

符元奇收劍抱拳，說道：「道兄武當劍法，果然精純奧妙，深得靜以制動的上乘訣要，老夫甘拜下風。」

飛雲子忙道：「老施主並未落敗，何出此言？」

符元奇大笑道：「古人所謂一葉知秋，練劍之人，其實從出手第一招，就已可知勝負之機，老夫一連發了七十二劍，那是希望一覩貴派太極劍法以柔克剛的全貌而已，老夫尙有自知之明，何用再比下去？」

說完，把手中長劍遞還給韓自元，又朝北首蘆棚中的黑衣教主抱抱拳道：「老朽山野之人，蒙桑婆婆見邀，不得不來，又蒙教主、副教主隆情接待，但經此一戰，才知劍術一道，天外有天，人上有人，老朽這點微末之技，不足以替人助拳，這一場勉强得個平手，已是十分僥倖，恕老朽要先走一步了。」

說完，不待黑衣教主發言，轉身飄然往山外行去。

飛雲子心中暗道：「這古靈山主，不失爲一位正派人士。」對方已經走了，他也就退回棚去。

這第一場雙方不分勝負，現在第二場該由武林聯盟派人出場了，在這一瞬間，任雲秋、葉菁菁、黃山萬鎭山、洞庭靑龍幫主鐵背蒼虬李公健等四人，幾乎同時站了起來。

任雲秋因萬鎭山和李公健二位，成名多年，一個在十五年前曾繼自己父親之後，擔任過江南武林盟主，一個是長江上下游唯一大幫的靑龍幫主，可以說是兩位德隆望重的前輩，自己自然不好和他們爭着出場，這就只好和葉菁菁同時回身坐下。

萬鎭山看了李公健一眼，呵呵笑道：「李幫主也是想出場去麼？」

李公健笑道：「萬兄大概想和兄弟搶着下場了？」

萬鎭山大笑道：「和李幫主爭先，兄弟倒是不敢，咱們雙方，人手不在少數，大家誰不想下去找個對手，分分高下？如果一個一個的來，不知要比到什麼時候，反正這一場是咱們作主，兄弟之意，咱們不妨兩個同時下場，黑衣教也出兩個人不就結了？」

李公健聽得呵呵一笑道：「萬兄此言甚是。」一面朝春申君拱手道：「咱們就一同向盟主討令了。」

春申君連說：「不敢，萬大俠、李幫主請。」

萬鎭山、李公健兩人並肩走出蘆棚，往中間一站，李公健道：「還是由萬兄和他們說吧！」

萬鎭山點點頭，就洪聲道：「這一場由敝盟作主，兄弟和李幫主徵得盟主同意，咱們雙方，人數都並不少，每場只出一個人，豈不浪費時光，因此由兄弟和李幫主兩人出場，咱們並不是聯手合搏，而是各自找一個對手較量，貴派那兩位出場，咱們候教了。」

他話中並未提及黑衣教主，自然是不屑一提了。

黑衣教主端坐不動，只是口中「嘿」了一聲。

只見祁連雙兇公孫乾、公孫坤霍地站起身來，公孫乾陰惻惻道：「這姓萬的好狂的口氣，咱們兄弟去教訓教訓他。」

祁連雙兇在黑道上兇名久著，一身所學確也非同小可，黑衣教主起身拱手道：「二位供奉請。」

公孫乾兄弟兩人提着雙手，舉步走出北棚，公孫乾大剌剌的道：「你們兩個要單打獨鬥；咱們兄弟，不論人數多寡，都是兩人聯手的，這一場，你們只管單打獨鬥，分開來動手，但在動手之際，咱們可要聯手合擊的。」

李公健手持龍頭拐，大笑道：「下場的就是咱們四個人，二位單打也好，聯手也好，悉聽尊便。」

公孫坤陰笑道：「咱們老大只是提醒你們，不要動上了手，說咱們兩打一了。」

（未完・廿八）

上文提要：

秦君燕怪責展砌縱容師妹經常下山離開師門，原來莫紫薇頗受展砌三位師父的賞識和憐愛，且授予劍法武藝，秦君燕知情後深有歉意，表示也要像師妹一樣學點劍藝，於是衆人聯袂出海前往小島，在航行途中卻遇上了以「獨角蛟龍」爲首的海鯊幫賊船，展砌莫紫薇秦君燕都不諳水性，紛紛被迫掉落海面……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簫劍情仇

海灣岸畔授簫技　漁光村內遭欺凌

秦君燕道：「老伯，你可有見到我師妹？她是不是也被你救起？」

老漁夫一怔，道：「老漢救你時，只有你一個人，嗯，你是跟你師妹一齊跌下海的？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說來話長……老伯，你聽過海鯊帮這個名號麼？」

老漁夫吃了一驚：「原來你是遇到那批天殺的！不過小哥你不用怕，他們的勢力來不到這地方！」

「請問如今船在何處？」

此處在南几山外！」

「南几山？」

「嗯，是個小島，咱們是要去福寧灣，在閩東北！」

老漁夫道：「小哥，你久未吃飯，請等等！」他轉頭哦道：「大牛，把魚湯拿去餵小哥！」

一個身材魁梧的青年，捧着一大湯碗的魚湯，走下船艙，道：「兄弟這湯下了不少藥物，趁熱喝了吧！」

秦君燕一心惦掛住師妹的生死，那還有心情喝魚湯？他一言不發，忽然一陣風般爬上甲板，老漁夫正跟兩個大漢在整理捕獲的魚，見狀問道：「小哥，你做什麼？」

「師妹，小師妹！」秦君燕向船舷走去，邊向四周瞻望，老漁夫見他神態有異，忙向兩個大漢打手勢，那兩個大漢一湧而上，一左一右將他拉住！

「你們快放開我！我要去找師妹！」秦君燕用力掙扎，可惜他雖然有一身武功，但此刻身子虛弱，發不出三分力，那裏敵得過那兩個大漢的氣力？只兩下便被扳倒在甲板上！

老漁夫道：「小哥，老漢看你是個學武的人，你辛辛苦苦學成武功，要來何用？」

秦君燕悲悽地道：「師妹已死，我活着還有什麼意思？」

「如果老漢是你，就算要死，也得等報了大仇再實行！你不是說是因爲遇到海鯊帮，所以才跌落大海麼？那就找海鯊帮報仇吧，而且還可以爲民除害！」

這句話好像一劑靈藥，只見秦君燕長長吸了一口氣，道：「多謝老伯指點迷津，請把魚湯拿來，我喝！」

老漁夫笑道：「對，這才對！」

秦君燕喝了魚湯，精神稍振，老漁夫又送上一碗稀飯，「吃吧，人是鐵，飯是鋼！」秦君燕依言吃下！

此刻太陽已將下山，大海一片金黃，秦君燕望着夕陽出神，若非自己要逞好漢，師妹又怎會葬身大海？而且展砌和包小龍也可能被自己害死！

他越想越苦，絢燦的夕陽在他眼中，只是一片蒼涼和醜陋，世上之一切，都如落日，毫無朝氣及希望！

日落之後，明早又會東昇，但生命卻一去不復返！

太陽終於掉落大海裏，海天一片黑暗，老漁夫費了許多唇舌，才勸得秦君燕回艙裏歇息。

次日黃昏，漁船已駛進福寧灣，秦君燕本來要送點錢給老漁夫，可惜他一身財帛，都掉在大海裏，只得厚着臉皮上岸。

漁民淳樸，救人只當做一場功德，也不計較。

秦君燕上岸之後，沿着海灣信步而行，心裏空空蕩蕩的，腦海一片空白，只希望會有奇蹟出現，師妹也讓漁夫救了！

正值退潮時候，海灘倏地開闊起來，秦君燕跳上一塊岩石，呆呆地坐着，遠處傳來漁夫妻子在呼喚孩子吃飯的聲音，更添幾分愁苦。

夜幕降下，終於垂下大海，籠罩了大地，四周一片寂靜，只有波浪拍岸的响聲，像是無休止的嘆息。秦君燕身子却似與岩石溶成一體！

時光流逝，大海又開始漲潮了，一陣帶着鹹味的海風吹來，却送來了一縷簫聲！

簫聲嗚咽，悽怨之情亦彷如大海般無邊無際，像閨中怨婦，久候丈夫不至，在悲傷飲泣，但悲傷之中又似有悔意，這一闋樂曲正好是秦君燕的寫照！他似由岩石中「復活」，恢復了自我，想道：「想不到附近竟有一位與我一般的傷心人！」

所謂同病相憐，秦君燕忽然升起一股衝勁，希望跟這位同病人互訴衷曲，他跳上海灘，跟着海灣向另一端馳去。

簫聲斷斷續續，隨風而送，秦君燕竟然聽不清來自何處，他見附近有座小山，便爬了上去，繼續找尋。

他一踏上山坡，簫聲再度傳來，不由忖道：「此人不但在音律上造詣極高，且內功之精純和深厚，看來亦在師父之上！只不知他有何傷心事！」

秦君燕動了好奇心，去勢更疾，不久便到山頂。這山不高，一端臨海，靠海那邊都是石頭，只有靠岸那端才有些草木。

簫聲似來自海面，秦君燕走至岸畔，運足眼力望去，下面並沒有船隻，他心頭詫異之至，忍不住問道：「請問那位高人在此奏簫？後學末進秦君燕能一睹風采，請賜見！」

話音一落，簫聲忽然「嘎」的一聲，撥了一個高音，隨即隱去。

這次他聽得分明，簫聲就傳自崖下，遂再道：「前輩是否已答應晚輩之求？」

崖下忽然傳來人語：「你是誰？你認識我麼？」聲音嬌柔，分明是個女子，但語氣却充滿了滄桑！

秦君燕暗道：「原來她是個女子，看來年紀也不大，難道她被情郎拋棄？」心中有此念，更想見她，當下道：「晚輩爲括蒼派第十代弟子秦君燕！未知高人大名，更未能知是否相識！」

「秦君燕？」那女人聲音十分冰冷：「不曾聽見！你我既不認識，找我作甚？」

秦君燕聽她語氣極是傲慢，依他的性格，若不反唇相稽，也該拂袖而去，但此刻却不以爲意。「前輩是高人雅士，自然聽過這句話……」話說至此，又怕對方不高興，不由停住。

不料那女人竟然耐不住問：「什麼話？爲何吞吞吐吐只說一半？」

秦君燕吸了一口氣，朗聲道：「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崖下忽爾傳來一陣怪笑，笑聲與話音截然不同，秦君燕心頭詫異不已。那人笑了好一陣方道：「好一句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哼，你怎知我的心情？」

「晚輩雖不懂奏簫，但也略通音律，何況前輩奏簫之技已至隨心所欲，音隨意响之境，即使凡夫俗子也能聽出來！」

「哼，你便不是凡夫俗子？」崖下女子咄咄迫人：「你聽出我要吹奏什麼？」

「晚輩大胆妄測，前輩必有一段傷心事，而且這份感情十分複雜，既有甜蜜的追憶，也含有悔意，傾訴和悼念的情緒！」

崖下女子頓了半晌才哼了一聲：「你既然知道我在傷心，爲何還來打擾？難道不知道我正藉此來發洩情感？」

秦君燕大聲道：「前輩莫怪，因爲晚輩也是個傷心人，剛才在南岸傷心，是被前輩的簫聲吸引至此的！」

那女子輕噫一聲，問道：「你有何事傷心？」

「晚輩與師妹出海，途遇賊船，晚輩爲逞强，提議將其剷除，但結果……」

「但結果你師妹被殺死是不是？」那女人語氣更爲冰冷。「你這也敢自誇爲傷心人？」

秦君燕呆了一呆，脫口道：「晚輩悔恨交加，痛不欲生，這還不算傷心人？」

「你若自認是傷心人，就該陪她一齊死！你以爲活着的人才傷心？錯了，其實死了的人，在九泉之下，孤零零一個，比你更加悽涼！依我看，你只是個沒良心的人！」

秦君燕甚窘，半晌才將經過扼要地說了一下。「晚輩因爲還存一線希望，也許師妹會吉人天相，被人救起，且尚有師門重任待我完成，所以才……」心中却暗道：「聽她的語氣，不但傷心，而且斷腸！却不知是什麼令得她如此悲痛？」

那女人冷笑一聲：「既然你師妹可能未死，你傷心個屁，怎可與我相提並論！」

秦君燕忍不住反唇相稽。「既然如此，爲何前輩又不求死？」

「你怎知道我不曾求過死？」那女人頓了一頓，聲音又變，充滿了無奈。「我當然有理由，而且比你的充份得多！所以我還不能死，也所以我才是眞正的斷腸人！」

「晚輩自己傷不傷心，難道連我自己也不知道？要你評論！你若是斷腸人，便不該拒人於千里！」秦君燕言畢拂袖轉身就走。他以爲乘興而來，可以找到個「同道」傾訴一下，不料却敗興而歸，而且還窩了一肚子的火！

但剛走了幾步，忽聞一道簫聲自崖下升起，隨即又聽到那女子的聲音：「你就這樣走了？」

秦君燕高聲道：「你既然不願相見，難道還要我跪下强求？」

「只要你答我幾句話，我便會答應你的要求！」

秦君燕略一沉吟，走回幾步，問道：「前輩要問的是什麼？」

「你聽得出我吹奏的是那一種簫麼？」

「簫音單調淸幽，自然是洞簫，而非排簫！」

崖下女人的聲音透着幾分喜悅，續問

:「你可知簫的來源?」

秦君燕臉上發熱，道:「晚輩只知簫源出於羌，故早期稱羌笛！」

「這個答覆太簡單，難稱滿意，不過我却准你下來，你道是什麼原因?」

秦君燕愕然:「前輩不說，晚輩怎知?」

「只因你的脾氣性格，與我相若，下來吧！」那女人語氣又帶幾分譏誚。「就怕你不敢跳下來！」

秦君燕冷哼一聲，如今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他也不會退縮！當下探頭向下看了幾眼，這才發現山崖向內斜削，形成一個天然的遮蔽所，靠海的地方尚有一塊平長的岩石突出，是故他也不提氣便輕輕跳下去！

當他雙脚踏實後，但見靠石壁處坐着一個身穿淡黃色衣裙的女子，看服飾髮式似是少女，可惜臉上蒙着一塊厚厚的紗布，看不到她的年齡相貌！

秦君燕實料不到這個內功如此深厚清純的高人，竟是個少女，是以登時呆住。那女子淡淡地道:「你不是欲跟我傾訴麼?要說些什麼?」

秦君燕乍聽簫聲，只覺樂曲似是爲自己而譜寫的，頓時有如知己重逢的感覺，恨不得與其傾訴一番，但事到臨頭，即使對方不是個妙齡女子，也想不到該說些什麼，良久才吶吶地道:「前……你，你有何傷心事?可否……」

黃衫女子冷漠地道:「只有一種事最令人斷腸，你該知道是什麼事！」

「莫非你的心上人……出海不回?」秦君燕本想問她是否情郎死於海中，但話至嘴邊，臨時改了口。

「聽說他死了！」

秦君燕心頭立生反感，冷笑一聲:「只是聽說，未必當眞，前輩又何必自尋傷心！」

黃衫女子目光一變，厲聲道:「你這算是敎訓，還是報復?」

秦君燕覺得她性情飄忽古怪，難以捉摸，剛才在崖上的熱情早已冷却，有意只敷衍她幾句便告辭，不料黃衫女子忽然又幽幽一嘆:「他若還未死，爲何會這般狠心不來看我?」

「也許他路上有阻擱，未及趕到……」秦君燕道:「你一直在此等候?」

「起初那十年是的，後來……」

秦君燕截口道:「你在此等了十年?」

黃衫女子忽然格格地狂笑起來，良久才道:「十年?哈哈，我已等了他二十年……不，今夜已是第二十二年了！唉，二十二年，我已等了他二十二年了……」她反覆地唸着。

秦君燕不由「啊」地驚呼一聲！黃衫女子聲音一寒:「你不相信麼?」

秦君燕忙道:「晚輩不敢……只是有點意外而已！你在此等了他二十二年，那麼你的年紀不是已經……」

黃衫女子又發出一陣令人難辨是淒涼還是怨恨的笑聲。「你以爲我只及笄?」

秦君燕長長一嘆:「前輩眞是個痴心人！像前輩這樣的人，如今世上已不多見！」

「你還沒聽清楚，起初那十年，我每天必在此處等他……後來則每年來幾次，但每年的今夕則必來，風雨不改！」

「他是在二十二年前的今日出海的?」

秦君燕好奇地問:「他去了何處?」

「扶桑！」黃衫女子忽又幽幽地一嘆。「小夥子，假如你找你師妹，必須好好等她，因爲知己難覓，尤其是紅顏知己，失去機會，你將終生後悔！」

秦君燕深有感觸地道:「多謝前輩敎導，晚輩一定不會放過任何機會，而且必視之如珍寶！前輩，晚輩不怕你見笑，其實我眞可爲她犧牲一切！」

黃衫女子喟然道:「可惜他當年沒你這種胸襟！希望令師妹能早日歸來！」

「前輩可否將你們的事告訴晚輩！」

黃衫女子訕訕一笑:「此事在我心中已埋藏了二十多年，不說也罷！小夥子，我再勸你一句，假如令師妹的性格與你一般驕傲，若不能互相遷就，倒不如早日分手！」

秦君燕心中想道:「莫非她跟情郎性格是如此?」當下小心翼翼地道:「此乃前輩經驗之談?」

「也可以這樣說！」黃衫女子眼望大海的遠處。「男女間的感情實在一絲也勉强不得，也得講點緣份！一個人爲何會愛上另一個人?這原因有時眞也說不清、想不通！小夥子，世間女子如此之多，爲何你會愛上令師妹?你愛你師妹什麼?你們之間的感情有多深?她眞的值得你爲她斷腸麼?假如你倆處境對調，她會爲你斷腸麼?你想過這些麼?我每當沒事做的時候都在想，可是仍沒有圓滿的答覆，有的也只是『自我安慰』的或『一廂情願』的！」

這些事秦君燕從未想過，不由呆了一呆，吶吶地答不出來。

「小夥子，你相信冥冥中有『月老』麼?」黃衫女子打開話匣子，便有一發難收之勢。「有時我眞的相信有『月老』，否則無以解釋！婚姻緣份莫非都是前生註定的?」

秦君燕吶吶地說:「前輩非尋常之輩，你也相信人有前生今生和來生?」

黃衫女子白了他一眼，聲音已有不悅之色。「錯非如此，爲何會『難以自拔』?爲何拂不掉心中的影子?」大概她覺得雙方對感情的見解有一定的差距，是以改口問道:「你剛才說你叫什麼名字?」

「晚輩秦君燕，尚未請敎前輩大名！」

「自從他走後，我的姓名早已忘記！你就叫我斷腸人吧！」黃衫女子忽然提出一個異常幼稚的問題:「秦君燕，你說他是死了，還是負心?」

秦君燕心頭一沉，這問題實在難以作答，因爲無論他作出什麼答案，都會令她傷心！

「斷腸人」怒道:「你聽不清楚我的話麼?」

秦君燕忙道:「晚輩不了解前輩心上人的爲人，不敢妄測！」

「你很聰明！」她又嘆了一口氣才續道:「其實我倒希望他不在人間！他最喜歡我穿這式衣服，當年咱們認識，我便是作如此打扮！二十二年來，我爲他穿破了十多套，假如他是負心郎，我只好一頭撞岩自盡！」

「前輩是一代高人，能讓你苦等二十多年的，自然不會是負心郎！」秦君燕因己及人，甚爲同情「斷腸人」的遭遇，是故才破例阿諂她。

「斷腸人」雙眼神采顯現，大概心頭甚爲受用，半晌再問：「他不是負心郎，爲何不回來？難道他已遭不幸？你說他被人殺死了？」

秦君燕急道：「也許他早已回來，只是找不到你而已！」

「斷腸人」嬌軀一震，急又問：「我在此送他出海，他找不到我！也會來此候我！」

秦君燕道：「對他印象最深刻的，可能不是此處，而是你們認識的地方，或是訂情的地方！」

「斷腸人」一跳而起，哈哈大笑。「我爲何沒想到？哈哈！」她轉身欲跳上崖，忽又轉回來道：「小夥子，多謝你提醒！」

秦燕君吶吶地道：「晚輩妄測，未必符合事實！」

「斷腸人」自言自語地道：「二十二年都這樣過去了，也不予在這一刻！」當下重新坐下，問道：「你認爲我吹簫的本領如何？」

「妙絕寰宇！」秦君燕衷心地讚道：「晚輩第一次聽到這般美妙的簫管樂曲！」

「這是他教我的！我們以前常簫琴合奏，其樂融融，如同神仙中人……但二十年來，我已不再奏琴，只吹他以前教我的簫曲！」

「前輩適才吹奏的是什麼曲子？」

「是我二十年在在此處譜寫的『斷腸曲』！」

「曲名斷腸，果然……」秦君燕恐令她再傷情，不敢再說下去，心中却暗道：「難道聽來這般悲切凄涼，令人幾欲同聲一哭！」

「斷腸人」道：「我每逢心情最悲苦的，必奏此曲，連吹數遍，情緒方能平靜！」

秦君燕暗暗點頭，「斷腸人」急問：「你對音樂管樂可有興趣？」

「晚輩甚有興趣，只惜未遇良師！」

「你且坐下，你說你是什麼門派的弟子？」

秦君燕盤膝坐在她對面，距離約四尺，聞言依實相告。「斷腸人」道：「我對括蒼派的情況不熟悉，但却也知道它是名門正派，料你練的也是正宗內功心法！」

「本派祖師，本爲華山派弟子！」

「斷腸人」頷首。「洞簫源出於羌，是故古稱羌笛，最初僅有四個音孔，至漢武帝時期，增加一孔，後來又再添一孔，前五背一，共六個音孔，今稱單管直吹。它發音清幽悲愴，但絕不單調！」

秦君燕裝出專心聆聽的神色，心中却忖道：「她告訴我這些作甚？」

「斷腸人」續道：「至於排簫，則是由若干不同長短所編排而成的，因底部以臘封住，故又稱『底簫』，通常大者二十三管，小者十六管，又因攜帶不便，今人學之者已不多！」

她說至此，忽然長長吸了一口氣，道：「近年來，我忽然有個心願，不管他尚在不在人間，我總得替他找個傳人，免得絕技失傳！」

秦君燕心頭一跳，脫口道：「前輩欲將簫技傳與晚輩？」

「你願不願意學？」

秦君燕道：「晚輩求之不得，不過却不知前輩肯否教晚輩吹奏『斷腸曲』？」

「斷腸人」目光一亮，欣然答允。「不過我只能在此指點你七天，七日之後，我將離開。至於你在七日之內，能學到多少，便須靠你自己矣！然則，不管你資質如何高，習技七日，亦沒法吹奏『斷腸曲』，這只能期之以後！」

「晚輩必勤加苦練！」

「所謂奏不離手，曲不離口，你若能每天撥出時間練習，自可熟能生巧！」「斷腸人」說罷便先教秦君燕如何運用丹田氣，就簫吐音。

秦君燕接過洞簫，也不嫌髒，着唇就吹，不料却發不出音來。「斷腸人」不厭其詳諄諄善誘。起初秦燕君吹出之簫聲，尖銳短促，但經過兩盞茶練習，便可吹出幽幽之簫音來。

習過內功的人，吹奏簫管，因丹田氣足，通氣自由，比之常人，大佔便宜。「斷腸人」似甚高興，開始教其指法，以及如何利用舌頭、喉管、丹田氣，吹出不同的聲調和效果，秦君燕學得認眞，進步甚快。

他每日都得上崖去買食水和乾糧，其餘的時間，全花費在學簫一事上！

到第七天，「斷腸人」不管他是否能吸收消化，傾盡所學傳授，盼他日後自學能成，秦君燕一一記在心頭。

晚上，「斷腸人」聽了他吹奏「鳳求凰」，嘆息道：「你心中還擺脫不了令師妹，這是歡樂悠揚的曲子，豈能有悲愴味道？再好的技巧，也得奏出樂曲的精神和內涵，否則便變得非驢非馬了！你對音律頗有天賦，只需不懈努力，假以時日必成大器！」

秦君燕回岸之後，其心如死，只想過些平靜的日子，因此道：「弟子希望能繼續跟隨師父學技！」

「斷腸人」沉聲道：「你我雖有師徒之實，却不該有師徒之名，你以後仍稱我爲前輩吧！你我的緣份至此而止，明日便分散東西！」

秦君燕見她說得蹊蹺，心頭一跳，脫口問道：「明年緣份又如何？」

「明年的今時，你我若然有緣，再在此相見！不過若是你沒有進步的話，也不必再來了。」「斷腸人」自懷中掏出一本曲譜，道：「這本譜子記載了好些樂曲，有空便多練習，我將「斷腸曲」附錄於後，明年來時便交回給我！」

秦君燕恭敬地以雙手奉接，再問：「前輩平日居於何處！」他見她不答，忙又問道：「晚輩尚有不情之請，盼前輩能應允！」

「你且說來聽聽！」

「前輩雖不允晚輩以師徒相稱，但却有師徒之實，懇請前輩能摘下臉上的幪面紗布，讓晚輩一睹風采！」

「斷腸人」嬌軀猛地一震，秦君燕見狀便知她心情激動，忙道：「前輩若不方便，晚輩絕不敢勉强！」

「斷腸人」輕哼一聲，岔開話題。「這管紫竹簫產自南海仙人島，堅韌異常，不畏刀劍，乃異寶之一，我今既已將簫技傳與你，本亦該將簫贈你……」

秦君燕忙道：「晚輩不敢奪愛，前輩還是留在身邊作個紀念吧！」

「斷腸人」道：「檀郎的一身武功都在這管紫竹簫上，我也不該讓他的武功失傳！嗯，你明年再來，屆時我再教你，但我也有個條件，明年今時，你的簫技必須有長足的進步！」

秦君燕先是一喜，但繼則沉吟起來。

「斷腸人」道：「難道令師妹不回來，你便終生消沉？」

秦君燕向「斷腸人」鞠躬道：「多謝前輩美意，但晚輩身入括蒼派，不便另投名師學技，請前輩見諒！」

「斷腸人」冷哼一聲，目露不屑地道：「括蒼派那點微末之技，又怎可跟檀郎相比？秦君燕，只要你有我那檀郎一半的功夫，便可湖海任縱橫！你回去之後，先稟明師尊，明年便可跟我習檀郎的武功！」

她語氣顯然不把括蒼派武功看在眼中，秦君燕態度更爲堅決，朗聲道：「實不相瞞，家師早已仙遊，但晚輩須負起光大門戶之重任，不能完成前輩之心願，請諒之！」

「哼，你恁地迂腐，枉你讀這般多書，與一般世俗之人又有何分別？即使……你沒有師兄弟麼？」

「晚輩不能違背先師遺訓！」

「就算你當上括蒼派掌門，也不能出人頭地！這是千載難逢的良機！」「斷腸人」頓了一頓續道：「我替你想個兩全其美的辦法，你仍做你的括蒼派弟子，又照學檀郎的武功，日後你找個資質好的弟子，代我傳授之，屆時再由他接衣砵！」

秦君燕不爲所動，朗聲道：「晚輩決心鑽研本門的武功，希望有一日能爲師門增光，此志早立，不能更改！」

「斷腸人」嘿嘿冷笑，道：「你不要後悔！」言畢站起轉身。

秦君燕知她要走，忙道：「前輩，晚輩尚有話要問！」

「你我緣份已盡，尚有何話好說？」

「晚輩承蒙錯愛，得前輩傳授簫技，但至今尚不知師承何人，豈不遺憾？」

「斷腸人」雙眼閃過一絲溫暖甜蜜之色，但隨即飛身上崖，話音隨風飄來：「檀郎姓郭，雙名丹青，你記住了！」

最後一個字聲音已甚低，可見「斷腸人」走勢之速！

夜深風急，波濤拍岸，白浪滿天，發出震人心絃的響聲，秦君燕挺立如石般，但心情正如大海，起伏不定，不能靜止！

曙光終於驅散了黑暗，秦君燕長長吸了一口氣，空氣中帶着一股鹹味，他頭腦稍爲清醒，忖道：「天下雖大，何處是歸宿？」他不想返回師門，以免睹物思人，也不想去找師兄，免得提及師妹徒增傷感！

* * *

六月暑天，太陽似火傘，晒得人們頭髮發熱，渾身冒汗。大路之旁，有棵老槐樹，樹下倚坐着一個滿面鬍鬚，衣衫破爛骯髒的青年。這青年提着一個大酒葫蘆，不停地仰頭喝着，臉上泛着紅暈，豆大的汗珠，不斷自他身上爆出！

青年喝得醉醺醺的，忽然抛下酒葫蘆，自腰上抽出一管紫簫，就在吹奏嗚咽的簫聲，雖未達行雲流水的階段，但聽來悲切、悽涼、孤獨兼而有之。

簫聲傳到田野中，連那些在吃草的黃牛，也停住了，轉頭望過來，抬頭「吽吽」地叫着。青年吹着吹着，忽然滾下兩行清淚。

簫聲不絕如縷，引來一個往田間送飯的老頭，那老頭站在樹旁聽得痴了，聽了一陣，他雙眼也濕濡了，搖頭嘆息：「這孩子一定有什麼傷心事！」

青年對他視若無睹，吹了一曲又一曲，老頭忍不住道：「孩子，你年紀輕輕，有什麼傷心事？你沒有家人麼？」

青年怒瞪了他一眼，繼續吹奏未完的曲子。老頭道：「別吹了，眞糟蹋自己的身子！」說着伸手去搶竹簫！

青年身子向旁一側，手腕一翻，竹簫敲在老頭的手腕上，那老頭痛得淚水長流。「滾開！」

老頭又氣又憐又驚地抓起地上的竹籃，自言自語地道：「唉！如今世風日下，眞是好人難做哪……」言畢逕自走了。

這青年便是秦君燕，自師妹葬身大海之後，性情大變，在閩北和浙南一帶流浪，爲避免被同道發現，他只在漁村農莊間走動，每天除吃飯睡覺，便是酗酒吹簫。

那農夫去後，雖無人再來打擾，但他已興緻索然，重新將竹簫插在後腰。踏着醉步沿途而行，高聲唱：「明月閒旋旆，秋風助鼓鼙，帳前滴盡英雄淚。楚歌四起，烏騅漫嘶，虞美人兮，不如醉還醒醒還醉！」

這是前朝馬致遠借楚漢相爭寫的嘆世小令。秦君燕歌罷，舉起酒葫蘆，又仰頭喝了幾口，復大聲唱：「酒杯濃，一葫蘆春色醉疏翁。一葫蘆酒壓花梢重，隨我奚童，葫蘆乾興不窮。誰人共，一帶青山送，乘風列子，列子乘風！」

一陣熱風迎面吹來，酒意湧上，秦君燕又抽出竹簫，坐在路旁吹奏，吹的正是「斷腸曲」。他顯然未曾學完，吹來吹去却只是前面那幾段，但淒涼悲切，悔恨之情，只聽人担心他會「嘔心瀝血」！

一輛馬車自遠而至，車廂裏傳來一個女子的聲音：「停下！」

車夫勒住馬，停在秦君燕五尺之外，秦君燕似沒看見，繼續反覆吹奏。

車廂裏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好像死了爹娘般，有甚好聽？」

那女子低聲道：「奇怪，他怎會吹奏此曲？」

男人急問道：「你曾聽過別人吹奏過？」

那女子幽幽一嘆，道：「沒事了，走吧！」

馬車慢慢走前，車廂裏忽然探出一張俏容來，那女子國色天香，不過神情極是複雜。未幾車廂裏又伸出一顆男人的腦袋來，將女的一把拉進去！雖然只是驚鴻一瞥，若讓秦君燕看見，必然大爲震驚，恰然是他二師兄楊興家！

馬車忽然停住，那馬夫跳下車，奔跑

過來，抛了一大錠銀子在秦君燕身前，然後再度回去，馬車即絕塵而去！

秦君燕也不知吹了多少遍，只覺唇乾舌燥，這才停住，忽見地那錠銀子，詫異地道：「莫非老天爺可憐我，知我已三餐不曾吃過飯，特賜我銀子？」四顧一下，附近並無別人，更認定是天降橫財，遂納之入懷，然後走進一條村子裏。

這裏雖是漁村，但大概村人比較富裕，村裏有條小街，兩旁有幾爿商店，少不免有賣吃的。秦君燕把銀子放在櫃上，再將酒胡蘆送上：「剛才欠你一壺的酒錢，先還你，再替我裝滿，這次現銀交易，不許給我滲水！」

掌櫃見錢眼開，忙道：「這個當然，客官請坐！嗯，要不要弄點送酒的？」那錠銀子十兩重，掌櫃乘機兜攬生意！

「當然要，弄幾碟小菜，再來一盤炒麵，快快！」秦君燕往板櫈上一坐，解開衣襟，翻上一隻腿，架在櫈上，十足是個村夫！

未幾，酒菜齊上，秦君燕如狠似虎，吃得乾乾淨淨，此刻午飯已過，店裏沒有食客，秦君燕倒在板櫈上，大聲道：「掌櫃，等下再算賬！」言畢已打起鼻鼾來。

掌櫃「哦」了一聲，低頭打算盤。到酉時，掌櫃叫小二喚醒秦君燕。「客官，晚飯開始了，請到別的地方睡吧！」

秦君燕醒來，頭痛欲裂。他伸一伸懶腰，掛上酒胡蘆，走到櫃台去，把手一伸。「算賬！」

「算什麼賬？」

秦君燕雙眼一睜。「剛才我給你十兩銀子，只吃了那點東西，加上兩壺酒，難道花光了？」

「不錯花光了！」掌櫃道：「你幾時拿十兩銀子來？才兩多重的一塊碎銀！哈，原來你要敲詐，到別處去吧！」

秦君燕酒意未消，聞言大怒，一把抓住他的衣襟，沉聲道：「你再說一句敲詐，老子便請你吃老拳！」

「臭漢！你敢在咱們漁光村撒野！」

秦君燕一回頭，見幾個店小二手上都拿着長棒，他暗暗一笑，「原來你們一早有所準備！」他放了掌櫃，向小二們迫去！

一個高瘦的首先按捺不住，揮棒掃來，秦君燕抄起一張板櫈一格，旁邊又有一條長棒掃至！秦君燕大喝一聲，竄前一步，板櫈反向他擊去！

不料面前棒影一閃，第三條長棒，迎面刺來，將他板櫈擋開！

秦君燕一躍，跳上一張桌子，一根長棒又掃至，他跳高兩尺閃開，脫手將板櫈抛出，同時飛身向其撲去！

那高瘦漢子剛格開板櫈，秦君燕已撲至，急切間迴棒掃來，却讓秦君燕雙手按住！

說時遲，那時快！其餘的兩根長棒又擊至，秦君燕扭腰以棒擋開一根長棒，但後背仍被另一根長棒擊了一記！

他暴喝一聲，雙眼盡赤，倏倏地飛起一腿，將高瘦漢子踼飛，一棒在手，轉身向一個年紀較大的戳去！

不料，年紀較大的，武功亦較佳，輕易將棒格開，順勢貼棒擊下，打秦君燕的手指！

秦君燕雖然使慣了劍，但身爲括蒼派高足，十八般武器都曾習過，見其棒法嫻熟，立即退後，棒頭一落再一起，挑起一張板櫈，向其飛去！

就在此一刻，另一店小二的長棒又至，秦君燕用力一格，將其盪開，喝道：「你們這爿黑店，今日不教訓不行！」

一句話未說畢，手腕一抖，連戳兩記，迫得那店小二忙不迭後退，年紀大的店小二見狀連忙來搶救，秦君燕回身一格，故意賣個破綻，引對方發棒打上盤，他蹲下身，長棒便一招「老樹盤根」，只聽「噗」的一聲，對方脛骨中了一記，痛呼一聲後退！

秦君燕倏地長身，又使一招「泰山壓頂」，長棒雷霆萬鈞，直擊下來，那小二大驚失色，向店外滾去！

「拍！」長棒擊在一張桌子上，桌面登時碎裂了！

忽然外面有人道：「好功夫，不知閣下是何派的高足？」

秦君燕抬頭一望，只見店外站着兩條漢子，一前一後，後面那個似是隨從，前面那個二十五六模樣，國字臉形，頦下滿是髷鬚！

秦君燕冷哼一聲，道：「閣下管不着！」他轉身向櫃台走去，道：「你到底還不還我錢？」

不料那掌櫃，居然十分刁猾，臉帶愁苦，對店外那兩個漢子道：「兩位大爺請講講理，他硬說老朽收了他十兩銀子，要我還他！」

秦君燕怒道：「這根本就是事實，什麼叫硬說！」

國字臉漢子冷笑道：「瞧你這副模樣，莫說十兩銀子，一兩銀子也拿不出！」

秦君燕道：「原來閣下跟這黑店有關係！」

那隨從喝道：「胡說！你可知道咱們是什麼身份麼？」

國字臉漢子揮手止住他，對秦君燕道：「只要你乖乖答少爺幾句話，莫說十兩，一百兩也可以替你討回來！」

隨從道：「聽到沒有？叫什麼名？是何派弟子？」

「少爺仇狗賊，是仇家莊莊主！」

「討打！」隨從倏地抽出鋼刀來，向秦君燕砍去。「你不說老子也能試出來！」

秦君燕的劍早已丢在海裏，此刻只能揮棒迎戰，又因店面不大，長兵器使來頗不方便，被那人一陣急攻，不由手忙腳亂。

國字臉漢子看了一陣，道：「此人沒用，殺了他吧！」

話音一落，忽然傳來一個女子的聲音：「司馬堂主要殺誰？」

國字臉漢子立刻推下笑臉。「丹妹，您來了麼？是個膿包，你查到了沒有？」

「聽說他跟一個女人乘馬南行，小妹已派人追去！」

秦君燕覺得這女子的聲音有點耳熟，忍不住偷眼向外望了一望，一望之下，不由心頭狂跳，把酒意都驚醒了！原來來者竟然是風五娘的義女葛丹丹，他心頭忖道：「莫非他們是統一盟的人？」

葛丹丹朝內看了一眼，沒法認出秦君燕，秀眉一皺，道：「你還不進去盡快將他解決，咱們還有事要辦！」

那姓司馬的是七大魔頭排名第三的司馬長勝的獨子司馬彤，當下司馬彤慢慢進店。

秦君燕心頭一懍，暗道：「我秦君燕尚未為師妹報仇，萬萬死不得！」心念一動，倏地飛脚連踢，幾張板櫈齊向司馬彤和其隨從撞去！

秦君燕拖着長棒橫飛，一肩撞破窗櫺，穿牆而出！

司馬彤喝道：「追！」他越過隨從飛過去。

秦君燕落在街上，見葛丹丹追來，長棒在地上一點，身子借力飛越，落在一棟土屋上，再向屋後跳下，亡命而逃！

不料司馬彤的武功非同小可，兩個起落，亦已躍上屋頂，窮追不捨，葛丹丹自另一端，包抄過去。

秦君燕將葫蘆往地上一拋，繼續逃跑，出了小村，已至海邊，眞是前無去路，後有追兵！

秦君燕想道：「我就算死，也不能死在他們手中！」

當下大聲叫道：「師妹等等我，愚兄來了！」縱身向大海一躍！

「卜通」一聲，秦君燕沉落水中，手脚一陣亂爬，過了一陣露出水面，見岸上已聚集了許多人，隱約聽到葛丹丹指揮手下找船追趕！

秦君燕冷哼一聲：「統一盟眞凶呀！居然趕盡殺絕！」當下拚命向外游去！

游了一陣，離岸已遠，可是又見岸邊已有幾艘舢舨追過來，他輕嘆一聲：「莫非天要亡我?」他不甘心落在統一盟手中，拚盡餘力游泳。

過了一陣，再回頭，舢舨已回航，他暗暗噓了一口氣，可是他根本不熟水性，剛才只憑一股銳氣才能游這麼遠，此刻心頭一鬆，登時覺得手足酸痳，這時候叫他再游回岸，已無氣力！

秦君燕心中暗道：「也罷，死在水中跟師妹作伴也好！」便任由身子沉落水中，不久便開始氣促，海水大口大口地灌進肚子裏去，迷迷糊糊間，忽覺身子被什麼東西拉動，接着便什麼也不知道了！

＊　＊　＊

當秦君燕有了點感覺時，自己彷彿躺在雲端，身子不斷地動盪着。一個念頭升上心頭，暗道：「莫非我已到了天上?」心頭一動，脫口叫道：「師妹！師妹！」

話音剛落，耳畔便聽到一個聲音道：「少俠，你醒來啦?」

秦君燕勉强睜開雙眼，眼前現出一張飽歷風霜的中年漢子的臉孔，他呆了一呆，道：「你是誰?怎地不見牛頭馬面?」

那漢子微微一笑。「秦少俠，你沒有死，咱們在船上！」

秦君燕坐了起來，訝然道：「你到底是誰?怎地知道我的姓氏?」

「在下張弓，少俠大概認不出張某，但去年張某在本帮大廳，曾跟你喝過酒！」

秦君燕揉揉眼，想了一下，才道：「你是『千帆帮』的兄弟?」

「不錯，張某是『千帆帮』的一位香主！」張弓問道：「少俠因何會掉在大海裏?」

秦君燕臉上發熱，道：「在下無能，被統一盟的人追殺，因不甘心落在他們手中，所以跳海自盡！」

「剛才聽少俠喚師妹，莫非令師妹也落在海中?」

「沒……不是，她幾個月前就……啊，不說也罷！張香主，如今此船往何處?」

「正要回本帮！眞巧，咱們黃昏下網，不料竟救了少俠！」張弓對艙口的一個手下道：「拿稀飯來！」

未幾，一個「千帆帮」的帮徒拿着一個沙鍋，一隻碗下來。張弓親自替秦君燕盛了一碗，道：「船上除了鮮魚之外，沒有什麼好東西，請少俠原諒！」

「多謝！」秦君燕接過稀飯，慢慢地吃着，稀飯是用鮮魚熬的，十分鮮甜，秦君燕不覺吃了兩大碗。「請問張兄，如今是什麼時候?」

「已是寅時，午前便可到漁州城。今次無論如何要請少俠在本帮多盤桓幾天！」

「待見到貴帮主再說吧！張兄，在下頭痛，想再休息一下！」

張弓連忙收拾殘羹，登梯爬上去，秦君燕情緒漸平復，不由想道：「料不到我胡胡混混過了幾個月，連一個小小的掌櫃，也敢欺侮我，眞是豈有此理，有朝一日經過漁光村必再行與他討回公道！」

轉念一想，又覺殺死海鯊帮的魯知潮，替師妹報仇才是正事，當下又自怨自艾起來，「哎，我差點把大事忘掉，這幾個月來，却把功夫擱下了，嗯，要報仇，首先便得學好水性，這次到『千帆帮』倒得請萬帮主派人指導一下！」

意念打定，心頭一鬆，不覺又睡了，到他醒來時，已日上三竿。他爬上甲板，縱目望去，漁州城已在望，張弓問道：「秦少俠，你餓不餓?」

「不餓！」

「那就待到本帮再用膳吧！」

不久，船已泊在漁州城碼頭，下人搭上跳板，張弓親自請他上岸，一路引他至「千帆帮」。

到大門口，張弓對守衞道：「快進去通知帮主，說括蒼派的秦少俠光臨！」他又將秦君燕引進大廳。

俄頃，萬山、司徒東海和葉峯相攜出廳，葉峯見秦君燕一副狼狽相，訝然道：「少俠半路遇事故麼?」

秦君燕連忙長身道：「在下路上遇到統一盟的人，迫得跳海逃生，若非巧遇張香主，在下已不能與帮主在此相會了！」

萬山道：「統一盟連少俠也不放過?」

秦君燕嘆了一口氣，道：「不提也罷！」

萬山道：「萬某知道令師仙遊後，派人去問唁，可惜山上無人，原來少俠已離開！」說着下人送上一大壺茶，萬山又道：「少俠遇溺，宜大量飲用，以清腸胃，等下咱們再痛痛快快喝幾杯酒！」

秦君燕連喝三碗茶，道：「貴帮素在海上活動，未知對海鯊帮熟悉否?」

「近來海盟帮橫行王王盤洋一帶，敝帮早已知悉，亦曾存心將其毀掉！後來又聞他們與統一盟有關，深恐統一盟報復，未敢輕舉妄動，少俠來了正好，咱們就商量一下，訂個安全的計策，將海鯊帮剷掉！」

秦君燕又問：「統一盟近來有何行動？」

司徒東海一怔，脫口道：「難道少俠不知道？」

秦君燕訕訕地一笑。「在下這些天都在胡混過日子，的確不知道！」言畢乃將偕師妹出海之事，扼要地說了一番。

司徒東海驚呼一聲，「原來如此，展少俠水性嫻熟，也許未必遭於難！」

葉峯急接道：「少俠不必担心，令師妹必能逢凶化吉！」

萬山道：「少俠如要報仇，本帮必助你一臂之力，將海鯊帮剷掉！」

葉峯與武林各門各派聯絡較多，便略作分析，統一盟雖然强大，但最主要者乃武林同道各家自掃門前雪，方是最可慮之處，如今已有幾個小門派被滅，各地黑道中人，趨之若鶩，使統一盟的實力更形强大！」

秦君燕問道：「難道少林武當的掌門不挺身而出，振臂高呼，領導羣雄反擊？」

司徒東海冷笑一聲：「少林武當雖是武林之泰山北斗，但素來以出家人爲由，不熱心武林中事！」

「只怕統一盟野心大，連他們也不放過！」

「燒到他們眼眉，自然會反抗！」葉峯道：「但葉某又恐屆時對方已經坐大，尅制不了！」

萬山道：「可惜敝帮人微言輕……如今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尚未出現大風浪，希望少俠趁此勤加練武，異日必有用武之地！」

秦君燕苦笑道：「在下又有何能力挽救武林？我連統一盟的堂主也打不過，遑論與七大魔頭頑抗了！」

萬山正容道：「只要每個人肯爲武林盡力，不管力量大小，終有一日正氣必長，魔燄必滅！」

說着手下已擺上筵席，萬山攜其手入席。「上次少俠來去匆匆，今番無論如何，也得多盤桓幾天！」

秦君燕道：「在下正有此意，還欲求帮主派人訓練在下的水上功夫！」

萬山哈哈笑道：「此豈不易哉，別的功夫不足提，唯獨水上功夫，本帮還敢厚顏拿出來！」

「帮主客氣！」

萬山舉杯道：「來，萬某敬少俠一杯！」

秦君燕與三位頭領敬過酒之後，又親自替張弓斟酒，舉杯敬之。「若非張兄相救，秦某已葬身魚腹！」

＊　＊　＊

脚步聲越來越近，但艙蓋上却又被人擂得震天價响。

兩個大漢低聲商量一下，大概不敢分開，逐一齊回身準備打開艙蓋。展砀趁此良機自梯後現身，先飛起一脚將其中一個踢飛，分水刺送進另一個的小腹！

那被踢飛的大漢，一直撞到艙壁才止住去勢，忽見他抓起一柄斧頭亂劈！

展砀本想制止他，但回心一想，便站在一旁監視，忽然他又標前，在他後背猛擊一拳，分水刺再落在他手臂上，那漢子登時鬆開手指，斧頭落地。便喝問道：「有沒有金創藥？」

大漢嚇得身子猛顫，連聲道：「有有！俺去拿！」

展砀推着他走到一角，大漢取出金創藥，展砀叫他替自己包紮後腰的傷口。「紮緊一點，多綑幾圈，少俠饒你一命！」

大漢爲求活命，果然盡心盡力，展砀十分滿意，又問：「艙裏有沒有食物？」

「只有米和麵粉，都還未煮！」

「有沒有食水？」

大漢忙勺了一瓢水給他，展砀喝了水，精神略振，又問：「這些麻包袋裏裝的是什麼？」

大漢猶疑了一下才道：「是……火藥！」

展砀大喜，道：「你把艙壁鑿開，不要在靠水的地方！」

大漢急去，展砀扯開麻包袋口，裏面果然是火藥，他又找來幾塊木板，此刻艙壁已被鑿開一個大洞，那漢子一躍而出，投入海中，展砀也不敢怠慢，也將木板推出海，再晃亮火摺子，燒着了一條紗布，而紗布的另一端則放在火藥之上！

展砀做好準備後，抄起一柄分水刺，跳了出去。又恐上面射出，他潛下幾尺，奮力向上游，一忽已追上一塊木板，便托着木板繼續游。

就在此刻，海裡忽然起了一陣波瀾，將展砀抛出數丈，波瀾過後所造成的漩渦，幾乎將他捲飛！展砀緊緊抓住木板，慢慢露出水面！

只見剛才那艘大船已不知方向，海面上冒着一團濃黑的烟，旁邊那幾艘船的人大聲呼叫！

展砀心中忖道：「未知秦兄及莫紫薇如何？」心頭焦慮之至！

展砀縱目四望，見海面上浮着許多木，遠望似有一個人伏在木板上，而那四艘船則恐秧及魚池，紛紛走避。展砀再度發力游水，推着木板前進。

前面那人只是隨水漂流，是故展砀游了一陣，便逐漸追上，看得出那是個女子，而從衣衫的顏色辨認，又像是莫紫薇！

展砀吃了一驚，大聲叫道：「紫薇，紫薇！」莫紫薇並沒有應他，他只好用力划動，不久便追上那人，他一手拉住木板，一手將她翻過來，低頭一望，可不正是莫紫薇？

展砀翻身坐上木板，將莫紫薇俯放在自己大腿上，再用力按動其後背。俄傾，莫紫薇便張口吐出幾口海水來！展砀再按了幾下，便運起丹田氣，透過雙掌，由「靈台穴」注入莫紫薇體內。

約莫過了兩盞茶工夫，莫紫薇終於「嚶」一聲醒來！展砀輕聲道：「紫薇，是我！」他將她扶坐在木板上，問道：「秦兄呢？」

莫紫薇喘了幾口才道：「我……我是與包小龍下水的，三師兄在船上替咱們引

開箭手！」

展劭大吃一驚，道：「如此說來，秦兄仍在賊船上？」

莫紫薇又喘了一口氣，沉吟道：「我浮上水面之後，好像聽見他的叫聲……他應該亦已落水……嗯，當時我因爲已喝了好些水，所以沒有應他！」

「那包小龍呢？」

莫紫薇連忙轉頭四處找尋包小龍的踪跡，怒聲道：「不見他麼？他……將我放上一塊木板，說替我阻擋追兵……他自己沒坐上來……哎唷……他是爲我……」

展劭忙道：「也許他乘了另一塊木板，漂到別處去了！」

「師兄呢？」莫紫薇聲音似哭。「快尋！」

展劭轉頭望去，見那四艘船已向遠處駛去，心頭略爲放鬆，再觀海面，浮板雖多，卻不見有人，是以嘆息道：「你放心，也許秦兄亦已浮往別處了，咱們能夠獲生，他自然亦可逢凶化吉！」

莫紫薇哭道：「要是三師兄有什麼閃失，可是我害他的！」

展劭忙又安慰她一番，良久，莫紫薇才道：「展大哥，咱們現在也算獲生麼？」

展劭正爲此犯愁，雖說他善水，但大海茫茫，缺乏食水和食物，若要不能及時遇到經過的船隻，也是一條死路！他想了一下才道：「此處是捕魚區，一向有許多漁船，海鯊幫的船去後，他們便會駛過來，屆時咱們自然安全了！」

莫紫薇道：「假如沒有船隻經過呢？」

展劭哈哈大笑。「一天沒有，兩天也有，你放心吧，說不定等下便有船來！」

可是等到天黑，都不見有船。雖然他倆坐在木板上，不曾推動，但因水流的原故，仍然向前浮去。

夜幕吞噬了大海，夜裡風寒，有點冷。莫紫薇將嬌軀靠向展劭，忽然幽幽一嘆。「其實我又何必担心……能夠……死在一塊兒也算不幸中的大幸！」

展劭身子猛地一震，心頭既是甜蜜又是苦澀，他沒有忘記對秦君燕不的承諾，是以欠一欠身，跟莫紫薇保持距離，道：「紫薇，你運功調息吧，要不等下天氣更寒，可未必受得住！」

莫紫薇依言盤膝運功，可是入夜之後，水流較急，木板不斷搖晃，怎樣也不能進入忘我境界。展劭道：「放心，凡事有我！」

莫紫薇道：「我不行，展大哥你自己試試吧！」

展劭心頭稍爲平復，便想起莫紫薇剛才那句話，心湖立即又揚波，何嘗能進入忘我境界？最後他也放棄，莫紫薇重新挪動身子靠近他，展劭忙道：「不要坐過來，木板會翻側，危險！」

莫紫薇吃了一驚，忙坐到對面，心中卻無委屈之感。驚魂稍定之後，飢寒和疲勞，便一直襲擊着他們。

莫紫薇道：「展大哥，我活了十九歲才第一次知道飢餓的滋味！」

展劭嘆息道：「都是我不好，若果不是我邀你出海，你又怎會……」

莫紫薇截口道：「你不用內疚，我一絲兒也沒有怪你！」

「但秦兄跟包小龍呢？我不殺伯仁，伯仁爲我而死，教我今生怎能安心？」

這句話引動了莫紫薇心頭隱傷，再也說不出話來，兩人默不作聲，一夜聽盡流水聲，天上星星忽明忽暗，未知是對他們悻憫，還是嘲弄！

水流由緩而急，再由急而緩，展劭雙腳緊緊夾住木板，早已沒了知覺，幸而曙光終於驅散了黑暗，最危險的時刻亦終於渡過。

兩人都長長噓了一口氣，心情輕鬆了不少，相顧一笑。展劭鬆了雙手，木板一盪，莫紫薇嬌軀登時一側，展劭急忙伸手過去，抓住她的手臂，忽然驚叫道：「你的手好冷！快活動一下！」

莫紫薇道：「我沒事，你雙腿浸了一夜的海水，快移上來！」

展劭心頭一陣甜蜜，也道：「我沒事！」但還是將雙腿移了上來，只覺兩條大腿，似灌了重鉛。他盤好了雙腿，噓了一口氣，忽然又驚叫起來：「紫薇，快看！」

莫紫薇有「畏水症」，只是慢慢轉頭過去，隨即亦歡呼起來，原來遠處竟然駛來兩艘單桅帆船！

她高興只一刹那，便顫聲問道：「展大哥，是不是海鯊幫去而復返？」

展劭充滿信心地道：「不會不會，海鯊幫的船是雙桅的，而且船頭包鐵的，這是漁船！」

莫紫薇喜極而泣，展劭不斷地揮動雙臂，不久那兩艘船便畢直駛過來。想不到，今早剛露出第一道曙光，便爲他們帶來了希望！

那兩艘漁船逐漸駛近他們，船上有人拋來了一團繩子，道：「抓牢！」

展劭伸手接住繩子，道：「紫薇，你先上去！」他怕她體力不繼，將繩子纏在她腰上，還打了個結，然後高聲叫道：「請大哥們拉一拉！」

船上有個赤着上身的大漢，雙臂不斷拉扯，莫紫薇和展劭胯下的木板，如被人在下面推動，迅速接近漁船，接着莫紫薇便被拉上甲板。

那人解下繩子，又拋了下去，展劭一手抄住，也被拉上去。他抱拳道：「多謝大哥相助！」

船上有好幾個漁夫，但看來似是一家人，年紀最大一個老漢道：「不用謝，嗯，小哥，你們怎會在海裡漂浮？」他一邊問，一邊叫兒子拿兩碗熱湯，道：「來，先喝了再說！」

展劭和莫紫薇也不客氣，謝了一聲便把薑魚熬的湯喝了。展劭吐了一口氣，道：「咱們遇到海鯊幫的船……」

那老頭吃了一驚，急問：「是什麼時候的事？」

展劭忙道：「老伯不用担憂，那是昨天的事，他們早已走了，大叔如何稱呼？」

「老朽金帶，船上的都是我兒子！」

展劭道：「金帶大叔，在下有一事相求，萬望協助，不知行否？」展劭伸手入懷，竟還有一些銀子，他將銀子塞進金帶手中。

金帶忙推回給他，道：「小哥你有話

便先說吧，讓老朽斟酌一下！」

「請大叔送咱們去四劍島！」

金帶臉色一變，連連搖手，道：「其他的還可以商量，這件事萬萬不可！」

展砄問道：「你是害怕島上的人？」

「是的，老朽聽人說過，若果不是他們事先約定的船，其他的船泊去那裡，島上的人會對他們不利的！」金帶道：「聽說島上的人武功都臻超凡入聖的地步，老朽等不敢冒險……咳咳，請小哥見諒！」

展砄道：「我便是島上的人，其他三個則是家師！」

莫紫薇大聲道：「大叔，是眞的！」

展砄道：「總之有什麼損失由我負責！如果我不是島上的人，又何必去？」

金帶想了一下，道：「老朽也想問你一句話，既然你們武功這般高，又長期住在荒島上，學武來幹什麼？老朽不想威脅你，不過想跟你商量一下！」

「大叔請說！」

「老朽可以冒險送你去，但假如你眞的是島上的人，希望你們找機會爲民除害，剷掉海鯊幫！」

展砄正容道：「在下幾乎被他們害死，不用你說，這仇也必定要報！我答應你，一有機會一定將海鯊幫剷掉！」

金帶喜道：「那就太好了，老朽代咱們在海上討活的兄弟對你致謝！」

展砄忙道：「大叔救咱們生命，再說客氣話，在下可無地自容了！」

金帶喜孜孜地道：「大牛，煮好飯了沒有？快拿過來！」

* * *

展砄和莫紫薇吃了飯之後，便到船艙去睡覺，他倆一夜辛勞，這一睡，直至黃昏才醒來，展砄直至此刻覺得後背傷口隱隱作痛，大概灌了膿，不過船上沒有藥，只能等上岸再醫治。

晚飯十分豐盛，但幾乎淸一色都是魚鮮，展砄自小在島上生活，魚是主食，只覺鮮甜可口之至，但莫紫薇却直皺眉頭。

晚上漁船繼續前進，而另一艘則早已停下撒網。到次日早上，展砄與莫紫薇因爲睡了一夜，精神充沛，一早便走上甲板。

只見一輪紅日自海上升起，頓時霞光萬道，展砄長長吸了一口氣，發出一聲長嘯，胸中煩悶消褪了不少。他見金帶就在附近修補魚網，便問道：「大叔，你可知道海鯊幫的巢穴在何處麼？」

「不清楚，只知道在峽泗列島一帶，就是舟山羣島的北面！」

「假如你們探到消息，希望能往島上送個消息！」

金帶微笑道：「小哥肯爲民除害，老朽替你送個訊又有什麼打緊！」

吃過早飯，漁船順風，去勢更疾；不久遠處便出現一座孤島，展砄對莫紫薇道：「紫薇，你看前面，那便是四劍島了！」

莫紫薇忸怩地道：「小妹有點担心……」

展砄一怔，問道：「你担心什麼？」

「小妹害怕你師父不讓我上島……」

展砄哈哈大笑，道：「你忘記去年他們老人家會邀你上島麼？」莫紫薇這才稍爲安心。

不久，船已靠近那座小島，莫紫薇抬頭望去，只見靠海那邊有塊大石，上面刻着三個大字：四劍島，下面還有一行小字：擅闖者，殺無赦！

莫紫薇忍不住道：「你師父好凶！」

展砄道：「三位老人家在島上靜修，參悟上乘劍法，不想被人騷擾！」

就在此刻，島上忽然傳來一陣震耳的嘯聲，金帶父子臉色全變了！

展砄急忙傳聲道：「三師父，是展砄回來！」

話音剛落，石頭上已現出了一個健朗的老者，雙目烱烱望着海面，道：「砄兒，你怎不乘包老頭的船？」

展砄道：「砄兒正是乘包老伯的船，只是半路遇到海鯊幫，船被擊沉了，幸好遇到這位金帶大叔，否則恐不能回來見您老人家了！」

「海天三劍」之老三劍狂濃眉一皺，道：「唏，何物海鯊幫，居然敢在老夫眼皮底下行凶？」

「三師父，上岸之後，砄兒再向您稟告！你瞧，是誰來了？」

「哦？原來是那姓莫的丫頭，歡迎之至！」

莫紫薇至此才放下心頭大石，跟展砄一齊上岸。展砄回頭道：「大叔，請你下月替咱們送些食米來，屆時再跟你結賬！」

「咱記住了，大不了繞一圈路，你放心！」展砄道：「在下叫展砄，你船到時請先叫我的名！」

金帶叫兒子拉起鐵錨，準備回去，忽然「卜」地一聲，甲板上多了一錠銀子，只聽劍狂道：「你救我徒弟一命，老夫日後必替你做一件事，這錠銀子你先收下，算是船資！」

金帶本不欲收，但見展砄向自己連打眼色，便謝了一聲，揚帆而去！展砄帶着莫紫薇向島上走去。

四劍島從外面看來與一般荒島無異，但一繞過那塊大石，眼前的景色便是一變。小島三面環山，中間一個山谷，綠草如茵，中間有兩條作十字形的小徑，兩旁植了好些奇花異草，還有好些小兔小鷄在草上啄食。

莫紫薇稚氣未除，見狀大喜，拍手問道：「展大哥，你師父也喜歡養小鷄麼？」

展砄笑道：「你別忘記這裡是荒島，出入不便，若不是自己飼養，豈非無肉食？我跟師父又不是和尚！」

莫紫薇「啐」了他一口，抬頭一望，又見谷中有小橋和以竹搭連的房舍和亭子，不由當先跑去。

原來山上有條瀑布瀉下，谷中挖了個石池，池水清澈見底，溢出來的池水，流過一條人工水溝，通出大海。水溝細窄，但却有道精緻的竹橋。莫紫薇笑問：「此橋一定是你造的！」

展砄笑道：「何止如此，你看這片果林，也是我經營的！」

水池之畔有片小小的果林，林上長着桃子、楊桃，還有些不知名的水果，果林裡傳來一陣「嗡嗡」之聲，莫紫薇詫聲問道：「展大哥，這是什麼聲音？」

（未完・七）

怪異奇情中篇故事／黃鷹・文
可飛・圖

借屍還魂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雷老大和他的流氓弟兄花老二、馬老三設下尖刀陷阱，要脅張道士利用殭屍，誘鬥方鵬，本想將方鵬趕落陷阱，反被方鵬和幾具殭屍推落陷阱，方鵬反將他救出，可惜被殭屍的無情力推下，面部中尖刀而死，花老二、馬老三見闖禍，便潛逃去，張道士等方鵬離去，至晚上才走近一看雷老大的屍體，發現他右手中指有隻金戒指，一時貪心便將戒指取出佔為己有，誰知取出戒指後，雷老大的靈魂便離開軀殼，反要脅張道士為他借屍還魂，張道士正想利用方鵬的父親屍體為雷老大作法……方鵬回到後院準備埋葬父親，見他又突然醒來……

借錯假死屍

正午時分，張道士出現在雷老大花老二馬老三平日慣去的小酒館內。

他當然沒有被雷老大扼殺，也是雷老大帶他到這兒來，現在也就在他身旁。

當然，只有張道士一個人看見。

張道士一杯下肚，再倒一杯，酒杯當然自動升起來，一陣骨骨聲中，杯落回桌上，杯中却已經滴酒無存。

張道士當然看見雷老大喝酒，苦笑一下，轉頭一聲：「小二——」

一個小二懶洋洋地走過來。「還有什麼要？」

張道士壓低嗓子。「跟你打聽一件事，這附近可有什麼義莊的？」

「義莊？」小二懷疑的看着張道士。

「是啊——」張道士連忙解釋。「這樣的，我有一個老朋友，途中突然中風死了，我又不便帶着他的棺材上落，所以打算暫留在那兒。」

小二「哦」一聲，立時與道士扯談起來，這個小二是好管閒事的一種。

作法難還魂

雷老大那有這個耐性，回頭一看，見萬人迷就座於旁邊，便有了主意，飄過去手一探。

旁人眼中，萬人迷的衣衫便突然升起來。

萬人迷也有所覺，偷眼看見張道士坐於旁邊，此外並無他人接近，以為是道士故意引誘，立時一句：「我就在隔壁農場候教。」

張道士不由一怔。「什麼——」

小二亦不由看萬人迷一眼，一聲：「發花癲。」

萬人迷有些奇怪，回過頭去，才轉身，衣衫又揭高，越揭便越高，她心頭冒火，一巴掌反拍過去。

張道士冷不提防便打得飛摔地上，萬人迷隨即站起來，一手在腰上一叉，另一手一指。「你這個老小子，不想付錢，又要佔本姑娘便宜。」

張道士這時候已看見旁邊在陰陰笑的雷老大，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只有撫着臉

苦笑。

萬人迷冷瞟一眼，腰肢左一扭，右一擺，往店外走出去。

小二看着搖頭。「好没由來。」

張道士也就在這時候喃喃向雷老大。「大爺，別開這種玩笑啊。」

店小二應聲回頭，只見張道士一個自言自語，不由又一句：「白痴——」

張道士苦笑一下，剛想坐回去，原坐着的櫈便給雷老大抽開，這時一屁股摔翻地上，四脚朝天。

雷老大樂得一陣大笑，突然省起了花老二馬老三兩個。「這兩個老小子平日總是喜歡在這附近遊蕩，今天那兒去了？」

× × ×

花老二馬老三兩個倒也不是無情無義的人，這時候正在亂葬崗附近找尋雷老大的屍體，以便入土爲安。

找了大半天仍然找不到，兩個人也實在有些累了，花老二抓着光頭，嘟喃道：「到處都找過了，你說，老大的屍體那兒去了？」

馬老二搖着頭。「可不是，連那具特製的棺材也失踪。」

「會不會是那個道士搗蛋？」花老二難免有些懷疑。

「絕對有可能。」

「我們跟老大結拜一場，怎也叫做兄弟，不替他打點後事，怎也過意不去。」

「找那個張道士問清楚。」

「那兒找？」

「那兒便那兒！」馬老三怪生氣的。

花老二不覺抬頭一望，叫出來：「不好，不知不覺，太陽快下山了。」

馬老三立時火氣全消，打一個寒噤。「你我還是趕快離開這兒，入夜這種地方，那種東西說不定會全都冒出來。」

兩人你一言我一語，急步離開。

× × ×

夜幕終於低垂，張道士帶着雷老大，終於來到了義莊內，道士一步一回頭，第一次回頭，後面並没有什麽，再回頭，雷老大便在後面出現。

「唔，這兒這麽多屍體，你自己挑好了。」張道士隨手一擺。

義莊之棺材的確停放了很多，新舊都有。

雷老大目光一掃，陰聲怪氣的一句：「一定要合我心意的。」

「當然了，否則我作得了主？」張道士歎一口氣，走向右列第一具棺材。

雷老大飄然跟上。

「看這個怎樣？」張道士漫不經心地將棺蓋拿起來，掉頭一望，突然怪叫了一聲。

棺中的屍體面目腐爛，赫然長滿了蛆蟲。

雷老大亦嚇得一聲鬼叫，一個觔斗到翻了出去。

張道士手中棺蓋與之同時蓬然墮地，又嚇了兩人一跳。

左面第一具棺材臥着那條屍體亦受這震動一下而震動。

屍體非常完整，面青唇白，一片肅殺，臥着的棺材還是新的，蓋子則擱在一旁。

張道士雷老大由左面開始，當然沒有發現這具這麽完整的屍體。

雷老大驚魂一定，倒翻而回，喝一聲：「第二個——」

張道士不覺閉上眼睛，捧起第二具棺材的蓋，偏開臉：「看看怎樣？」

「你看吧。」雷老大搖頭。

「大爺，現在是你借屍還魂，不是我。」張道士大大的歎一口氣。

雷老大一呆，無可奈何的搖頭望去，一望一呆。

棺材中臥着的是一條女屍。

「怎樣？」道士再問。

「不成！」

張道士雙手一鬆，棺材蓋蓬地落回原位，隨口問：「是不是又很恐怖？」

雷老大沒好聲氣的說道：「是艷屍來的。」

張道士一怔，捧起第三具棺材的蓋，仍然閉上眼不敢看。「這個又怎樣？」

「好像生蟲脹的，你要吧。」

張道士只有再去搬其他棺蓋，一路下來，雷老大都是不合意。

他們終於來到了左面第一具棺材前，張道士動作慣了，隨手就是一捧，捧了一個空。

雷老大即時怪叫起來。「是你了！」

張道士不由張眼望去，看到了那一張冰冷肅殺的面龐，亦爲之一呆，道：「這個——」

「年青、英俊、魁梧——」

「冷面殺手的樣子。」

「我就是喜歡。」

張道士打量一番道：「看來才死了不久。」

「不用多説，就是這個。」

張道士看着雷老大，再問：「你考慮清楚了？」

「還考慮什麽，快——」雷老大連聲催促。

張道士無可奈何的從懷中取出一本既黃且舊的書，一聲雷老大——」

雷老大不覺伸手放在書面上。

「我問你，你是否眞心喜歡他？」

「是——」

「你發誓——」

「我雷老大發誓與他同諧白首，永不後悔，絕無怨言！」

「可以了——」

雷老大收回手，恭候在張道士面前。

「先坐坐。」

「還等什麽，難道會有人反對？」

張道士尷尬的翻開書。「我先要重溫一下以前的筆記。」

「什麽？」

「你知道的，我剛下山，借屍還魂又是這麽複雜的東西，很難全記着的。」

「這你豈非拿我的命開玩笑？」

「所以一定要小心。」張道士一正面色。「你要記着，只有三次機會。」

「三次之後？」

「完了——」

「什麽完了——」

「當然是你的魂魄。」

雷老大一驚。「那你小心從事。」

張道士手一擺，雷老大慌忙轉到他身後，他翻開書本，喃喃地。「借屍還魂，是這一頁了。」隨即招手：「拿燈來。」

雷老大飄然過去，捧着張道士帶來的那盞油燈飄然回來。

× × ×

筆記讀完了，張道士馬上採取行動，羅盤一看，先將棺材搬到適當的方位，然後取來黃符七星香。

雷老大一旁乾瞪着眼，對這些他完全不懂。

張道士左看右看，在棺前蹲下，伸指依着黃符上的字比劃，一面看書。

雷老大不由一個倒栽葱，頭上脚下的看看張道士。

「符對了——」張道士比劃完，站起來，正好與雷老大的頭撞在一起，雷老大一頭倒翻了出去，道士亦不由打一個轉。

「快——」雷老大隨又催促。

張道士撫着頭，喃喃地自顧指點着棺前的七炷香。「七星香，位置對了。」

他再轉棺材旁邊，掉頭一望。

那具屍體正臥在棺內，身上貼着黑白紙錢十二張。

「陰陽錢十二張，也齊了，元神錢一個，該放在這裏。」

張道士接將一個銅錢壓在屍體的眉心上。

雷老大一旁張頭探腦。「那來這許多痲煩。」

「借屍還魂啊，你以爲是趕屍那麽簡單？」

「還未成？」雷老大不耐煩的催促。

「就是這麽多。」張道士把書合上。

「那我怎辦？」

張道士指着棺材末端道：「你站在那兒。」

雷老大飄然躍上。

「喏，一會我念咒作法，到適當時候，大喝一聲——」

「怎樣？」

張道士一翻。「棺材裏的屍體便會彈起來，那你便要把握機會撞進去，一撞，進去了。」

「那便成了。」

「不，到時候我便拿起七支七星釘。」道士取出七支半尺長的鐵釘。「向準了屍體，釘釘釘釘，將你的魂魄釘穩在裏頭。」

雷老大伸手一比鐵釘長度，瞪大了眼睛。「這豈非我又要釘蓋？」

「我辦事，你放心。」張道士歎一口氣。「我也想知道有什麽結果的。」

雷老大一呆，咬牙切齒的。「你要小小心心，做得似模似樣，否則我一定不會放過你。」

「喏，開始了。」張道士七枝鐵釘夾在指縫間，左三右四，神態也緊張起來。

雷老大自然更加緊張。

「準備好了。」張道士接問。

雷老大手一抬，一聲：「成了。」

張道士扣着鐵釘的雙手一上一下揮動，只念咒語．脚踏七星步，如痴如醉的繞着棺材打轉。

他走的脚步與所採的七星香方位完全相同。

雷老大聚精滙神看着，站在棺材的末

端，也不知是靈魂輕飄飄還是什麼，令人總有一種搖搖欲墜的感覺。

七星香一陣明一陣暗，突然冒出了七股白烟。

張道士剛好來到雷老大身後，同時大喝一聲。

躺在棺材內的屍體即時雙眼長睜，應聲彈起來，雷老大把握機會，鬼叫着撞過去。

雙方一撞，雷老大反彈開去，扎手扎脚的，打一個觔斗，撞落在一具棺材內。

張道士沒有在意，鐵釘同時釘向彈起來的死屍，以爲雷老大的鬼魂已進人死屍內。

「釘——」張道士信口一聲大喝

屍體即時一拳揮出，正中道士，將道士打翻出去，道士只以爲鬼魂出亂子，一跳而回，又是一聲：「釘——」另一枝鐵釘釘出。

屍體再一閃，又一拳，張道士再被擊開，雷老大同時撲過來，再撞向屍體，亦挨了屍體一拳，飛摔開去

道士這才發覺雷老大的鬼魂並未進入屍體內。

雷老大魂魄一穩，又待撲上。

道士終於知道有問題，急喝一聲：「慢住——」

雷老大怔住。「我還未進去。」，

屍體這時候發出一聲冷笑。

雷老大道士齊皆一怔，張道士伸長了頸子。「你是人？」

「人鬼你也分不出？」屍體又一聲冷笑。

「那怎麼你臥在棺材裏？」

「我喜歡臥在那兒便那兒？」屍體語氣冷傲。

雷老大捋高袖子，道：「斗胆，作弄我？」

「是你們騷擾我。」

「你死過沒有？」雷老大喝問。

「沒有 」

「我是鬼——」雷老大的魂魄飄了起來。

「我看得出來。」屍體的語氣保持冷漠。

「鬼你也不害怕？」雷老大左一飄，右一閃，怪神氣的。

屍體冷冷的一笑，說道：「死在我手上的寃鬼沒有一千也有八百，我天生一雙鬼眼，每天晚上多少都看見幾個，算得了什麼。」

雷老大怔住，屍體一躍出了棺材，向道士一揮手：「滾開——」

張道士連忙讓開，雷老大接喝一聲：「幹掉他！——」

張道士看一眼屍體，反而倒退，雷老大大叫撲上，只幾拳便被打飛回去。

張道士不由舉起手中鐵釘，屍體目光一轉，釘在那之上。「沒有錢我不會殺人，殺鬼也是，但有時也會例外的。」

張道士一怔，脫口一聲道：「職業殺手？」

「我叫冷血——」

張道士大驚失色，雷老大那邊一聽，亦傻了臉。

冷血隨即舉步往莊外走出來，這一次非獨張道士，連雷老大也不敢阻止了。

冷血頭也不回，終於走出了莊外，張道士雷老大面面相覷，雷老大面色開始由白變青。

張道士突然伸出兩根指頭。「你還有兩次機會。」

雷老大怪叫一聲，伸手扼向張道士的脖子。

張道士着了慌，忙搖搖手。「有話好說。」

「連死人活人你也分不出，還有什麼好說的。」雷老大大聲咆哮。

張道士道：「你也看見的，他眞的是死人一樣。」

雷老大怒叫一聲，伸手又扼住張道士的脖子。

張道士突然叫出來。「他是北五省最有名的殺手。」

「我也是殺手，現在要殺你。」

張道士連忙又叫道：「他到這兒來一定是要殺人，殺的也一定是高手，那條屍體——」

雷老大心頭一喜，鬆開手，張道士巳整個被他舉到半天，這一下跌下來當然不易受。

他喘着氣，接下去說道：「也許合用的」

雷老大點點頭，張道士忽然一笑，「也許，死的是他自己。」

「對，一山還有一山高。」雷老大又興奮起來。「最好就是這樣了。」

張道士一面爬起來，一面問道：「你是這兒的老大，應該知道這附近有什麼高手。」

「沒有的，這附近一向都是我最兇」話說到這裏，雷老大突然住口

張道士巳叫出來 一方鵬——！」

「這小子算得了什麼，我只是一時失手，要知道，老虎有時也會打瞌睡。」

張道士自顧嘟喃。「難道冷血要來殺的就是方鵬？」

雷老大口快快的一句：「那這個冷血完了。」

× × ．×

冷血事實也就是方家世代仇人冷家的後人，他果然找到來了。

老鼠門外接見，一嚇，立時奔回來，衝入院子。

方老頭顯然早有準備，悠然坐在院子的椅上，方鵬就侍候在一側，

老鼠走到方老頭面前，巳不住喘氣

「什麼事？」方老頭氣定神閑。

「那……那個冷血來了。」老鼠急急報告。

「請他進來。」方老頭一些也不意外的，待老鼠離開，才吩咐方鵬。「記着，我們方家的武功與冷家剛好相反，方家以快取勝，冷家則是以靜制動，所以冷家的人耐性都很可怕，等閒待上兩三個時辰，到對手筋疲力竭才出擊。

「你說過很多次的了。」方鵬歎一口氣。

方老頭點頭。「所以我不時要你苦練，就是要培養你耐戰的能力，兩三個時辰下來，你仍然有氣力，他不能擊倒你，便輸定了。」

「我贏了有什麽好處?」

「我們父子都得以逃過難關，不用送命，多好。」方老頭拈鬚微笑。「到時候，眞的可以開懷暢飲了。」

「也有我的份兒?」

「酒是大人喝的。」方老頭板起臉。

「賞金也有吧?」

「年青人錢多在身，很容易學壞。」

方鵬搖頭，喃喃地道：「那你去打好了。」

方老頭似聽到又似未聽到，一聲：「什麽——」那邊已傳來老鼠一疊聲的「請請——」

方老頭回頭望去，果然看見了冷血。

冷血目光寒霜一樣，停下脚步。

方老頭半站起身子又坐下。「你就是冷血了?」

「我就是——」

「我——」

「化灰我也認得出你，我爹就是死在你手下。」

「我不殺他，他就殺我!」

「不必多說，方老頭!——」冷血一招手：「來——」

方老頭的手往方鵬一指道：「阿鵬，上——」

方鵬没有動，只是一聲：「爹，他是叫你——」

「畜牲!」方老頭一怔。

冷血冷笑。「別花時間了。」

「對對，爹，還不快上?」方鵬慫恿着。

方老頭氣憤憤地站起來。

冷血那邊已将上衣脫下，隨手拋開，一身肌肉强壯得驚人，還不停的跳動，架式擺開，隨便幾下拳脚，風聲呼嘯。

方老頭立時爲之脚軟，看看冷血，看看方鵬。「畜牲——」不由周圍打轉。

方鵬笑笑。「爹，一個喝酒，有什麽樂趣呢?」

「好吧——」方老頭無可奈何的答應道。

「那賞金?」

「一兩銀子——」

「一兩!」

「十兩!」

「一個價錢，十兩!」

「八兩!」

方鵬搖頭。

「九兩——」

「好吧!」方鵬隨手脫去衣服，丟開，一身肌肉的結實，並不在冷血之下。

他接向冷血一招手，冷血不動，反向方鵬招手，方鵬一笑上前。

兩人終於交起手來，冷血只是封擋，甚少出擊，方鵬則跳躍騰挪，繞着冷血出拳，一拳急一拳。

冷血沉着應付。

張道士也就在這時候爬上牆頭來偷看，他用的是一柄長梯子，就是太長了，「曳曳」的在動，不由他的脚發抖。

他看了好一會才抖着雙脚走下來，着地脚步一軟，坐倒在地上，不由抬起一條脚，不住地揉搓，那條脚仍然在發抖。

「也不知怎樣攪的，好像做大戲一樣，一打便半個時辰，累得我站也站不穩了。」張道士一面埋怨。

一聲噴嚏即時一旁响起來，竹梯「曳曳」聲再响。

張道士回頭一望。「你的傷風還未痊癒，別上去吹風了。」

雷老大的聲音傳來。「你這麽關心我啊。」

「怕你傳染我吧了。」

「這樣打下去，難保打到天光。」雷老大聲音來處，只見懸空一頂竹帽。

鬼魂白晝不能現形，而且還得避開陽光直射。

「不會吧。」張道士搖頭。

「你怎能確定。」

「他們兩個是人，血肉之軀，不是鐵打的。」張道士的話不無道理。

× × ×

方鵬冷血卻眞的像鐵打的，不覺已苦鬥了兩個時辰。

冷血有汗，但不多，方鵬一身汗落淋漓，動作已緩下，微帶氣喘。

冷血終於面露冷笑。

打的人辛苦，看的人也是，老鼠已累得坐在地上，方老頭卻是探着腰，細看二人，眼睛突然睜大。

方鵬脚下一軟，倒栽下去，冷血看準機會終於全面出擊，威猛之極，連連擊中方鵬。

他正準備下殺手，方鵬突然又龍精虎猛起來，抓緊了機會，扭腰翻身回擊，連中冷血幾拳。

這幾拳很重，冷血也不由口吐鮮血。

「你支持得這麽久。」冷血有些懷疑道。

「你大概不知道我爹近年來做了練馬師，練人就像練馬一樣，我本來只能跑短途，現在韌力增強，多長也支持得下去。」方鵬一面出手一面回答。

「算我走眼了。」

「那便活該你輸得仆倒地上。」方鵬喝叱聲中，接連幾下重擊，終於，將冷血擊倒地上，口吐鮮血，倒地不起，接着不動。

方鵬再在他要害上連揮七拳。

冷血一口血接一口血噴出，終於直挺挺地倒在地上。

方老頭開懷大笑。「好好——」起身走過去，伸脚踢了冷血幾下。

冷血毫無反應，方鵬伸手一撥冷血仍睜大的眼睛。「不用踢了，我已經將他人道毀滅。」

方老頭大笑不停。

在牆頭上探頭張望的張道士這時候突然往外倒翻了出去。

那是雷老大在搖梯子，總算張道士反應快，半空中雙手一陣亂抓，終於穩定下來，急急爬下。

竹帽飄然移近，雷老大的聲音急問：「怎樣了?」

「完了——」

「那一個?」雷老大着急追問。

「冷血——」

「好極了——」雷老大開懷大笑。

× × ×

「好極了，好極了。」方老頭當然開心得要命，大笑着突然一頓，面色一變，

刺激過度，他的心臟病又要發作了。

方鵬老鼠一眼看見連忙上前扶住。

「爹——」方鵬搖搖他。「別這樣興奮。」

方老頭喘了幾口氣，面色平復過來。

「沒事沒事。」

「老鼠，你扶我爹進去休息，我先去弄妥那條屍體。」方鵬俯身將屍體扛在肩頭上。

× × ×

好像冷血這樣有名的殺手，官府又怎會不懸紅追緝，所以方鵬立即將屍體送到衙門去。

他到底也是一個聰明兒童

屍體放在桌上，捕頭手拿冷血的通緝畫像繞着一轉再轉，終於點點頭。「倒有幾分相似。」

方鵬一手將冷血的頭髮抓起來，以冷血的臉向着捕頭，道：「怎麽幾分，完全一樣。」手一放，接上口：「喏，方才你也驗過他身上的特徵遺物，也說九成九的了。」

捕頭將賞格往後一拋，伸手一拍方鵬的肩膀。「好本領，眞是年青有爲，連天下第一殺手都給你抓起來了。」

「已經幹掉了！」

「他死了？」捕頭奇怪地反問。

「你看清楚。」

「不多像，喏，他現在還拒捕呢。」

捕頭突然拿起冷血屍體的右手，往自已面上拍去，隨即喝一聲：「大胆——」反手一拳擊在冷血的胸膛上。

方鵬傻了臉。

捕頭接向手下兩個捕快。「你們看到的了，冷血突然甦醒，出手拒捕，被我一拳打殺。」

那兩個捕快立時齊聲叫：「頭兒好本領。」

「你們——」方鵬兩個字出口，捕頭已附耳低聲：「你不外要拿賞金，我可是想升官。」

方鵬恍然，一拍捕頭肩膀。

捕頭笑笑。「一會驗屍官到來，你懂得怎樣做的了。」

「我明白。」

捕頭轉吩咐其中一個捕快。「你準備紙張，這樣寫着，殺手冷血爲鄉民方鵬發現，設計弄醉送官，酒醒反抗，爲捕頭朱大腸當場擊斃。」一頓接又補充。「於擊斃之前加多英勇兩字。」

「遵命——」捕快當然唯命是從。

一陣脚步聲即時傳來，捕頭又一拍方鵬肩膀。「驗屍官金手指來了。」

話口未完，一個怪模怪樣，江湖賣藥醫生般，一身白衣的老頭兒走進來。

「屍體呢？」金手指左望右望，顯然是視力大有問題。

「這兒——」捕頭伸手抓住金手指的手。

金手指反手往捕頭的手腕上一按。「還有脈膊。」

「這隻手是我的，喏，這隻手是冷血的。」捕頭抓住金手指的手指按在冷血的手腕上。

金手指立時打一個寒噤。「怎麽這樣冷的。」

「冷血的殺手也許就是這樣子，怎樣了？」

「完了——」金手指很肯定的回答。

「你肯定？」

金手指悶哼一聲，老氣橫秋的。「你不是不知道我叫金手指，有病的人被我手指一觸，便知病源在什麽地方，藥到回春，死人嘛，經我一指判斷，便是華佗再生，也沒有方法救治，起死回生。」

「這，麻煩你畫個押了。」

捕快馬上將死亡證送上，金手指眼睛幾乎貼到紙上才簽妥。

捕頭鬆一口氣。「大功告成。」

金手指也不多說什麽，負手往外走，左望右望，老氣橫秋的，其實左右都沒有人在。

方鵬這才問捕頭。「賞金呢。」

捕頭走過去拉開一個抽屜，取出一百兩銀子！

「一百兩銀子啊。」方鵬眉飛色舞。

捕頭搖頭。「你還是不曉得。」

方鵬笑笑。「算了，收九十兩。」

捕頭手一撥將十五兩銀子撥回。「八五怎樣？」

「街外錢，沒問題。」方鵬正將銀兩一包，一隻手突然放在那之上，回頭一看，方老頭赫然在身後。

「爹——」方鵬傻了臉。

「喏，本來九兩銀子賞金，現在給足十兩。」方老頭隨即將其他銀兩拿起來。

方鵬苦着臉，方老頭却笑逐顏開。「走吧，我們父子回去，好好喝幾杯，慶祝一番。」

方鵬無可奈何的跟在他的身後，他千算萬算，就是算不到方老頭也會跑到衙門來。

捕頭這時候亦取出二兩銀子向左右兩個捕快。「這一份是你們的。」

兩個捕快趕緊收下，一個接問：「頭兒升官，我們不用說也升官的了。」

捕頭點點頭。「現在你們先弄妥那條屍體。」

「是不是依照規矩，拿去義莊？」

「死人有什麽分別，管他生前怎樣厲害？」

× × ×

屍體送到義莊的時候已經入夜，兩個捕快將冷血的屍體抛進棺材內，看看周圍，一片陰森，急步離開。

這種地方沒有人願意多逗留的。

他們一走，張道士便從一具棺材後冒出頭來，雷老大的鬼魂亦在那邊牆壁上出現，飄然在冷血的棺材上，得意忘形，手舞足蹈。

張道士隨即走了過來。

雷老大一個觔斗，翻落棺材旁邊，搖頭一看。「你也惡夠了。」接一仰頭，大笑不已。

張道士那邊又拿出筆記，一面揭一面嘟喃。「借屍還魂啊。」

雷老大收住笑聲。「怎麽你記性這樣壞的。」

「萬事小心，出錯的機會便少。」張道士看着雷老大，又看看棺材內的冷血。

「看來，你跟這個冷血也很有緣份。」

雷老大禁不住又大笑。（未完．三）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高皐・文

蝶飛蘿蘭花滿樓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展娟之父展芳臣懇求玉羅刹解除他身上所中的「九轉易筋丹」之毒，他感恩圖報之餘，透露他在熊耳山曾多次發現有蒙面黑衣人於夜間潛入後院，又看到數十名白痴抬着大木箱，箱內竟是一個身穿鐵甲的怪人，因此懷疑范玉祥極有可能是天慾教教主……回到洛陽，得知羅蘭之父身染重病，延聘名醫，也無法治癒，但經玉羅刹悉心照顧及治療之下，始幸保性命，而羅蘭亦摒棄前嫌，欣然接納她作爲狄之三夫人……爲了找尋仁義大俠范玉祥通敵賣國的證據，及證實他就是天慾教教主，他們決定派人往熊耳山作探子……

易容改裝扮　千里香追敵

玉羅刹道：「先師製成兩朵『富貴花』，原是想分賜家兄與小妹的，後來見他個性偏激，就不肯賞賜給他，他一氣之下便私自出谷，終於闖出了毒神的名號。」

羅蘭道：「妳留在萬毒谷侍奉毒母，所學自然比令兄更多了，倒是件可喜之事。」

玉羅刹道：「這朵富貴花，我想送給姐姐，作爲保護二公子之用。」

羅蘭啊了一聲道：「這個禮太重了，我不敢接受，何況一經使用，二十里內生物絕滅，也太殘忍了。」

狄飛虹道：「如果遇到毒神，妳只要亮出富貴花，他就會亡命而逃，要不然妳約他到無人的地方了斷，一樣可以使用。」

羅蘭道：「旣是如此，我只好厚顏接受了。」

玉羅刹將富貴花裝入錦囊，然後交給羅蘭，再由懷中取出一隻瓷瓶，一併交給羅蘭道：「如若必須使用富貴花時，先服用一粒解藥，二公子也是一樣。還有，富貴花只能使用五次，無形之毒已便噴完，好在大哥對無形之毒及解藥，都已習會研製，用完了可以再裝進去。」

羅蘭道：「多謝，你們何時啓程？」

玉羅刹道：「現在時間已晚，咱們還要易容改扮一下，只好明早起程了。」

羅蘭道：「既然如此，大哥就陪玉妹子去歇息吧。」

今晚本該羅蘭當値，她竟然如此大方的讓給玉羅刹，使㝵狄飛虹爲之一呆，不過她說完話就帶着京娘六兒走了，覃小蝶也帶着五婢離開，看來他只好去陪玉兒了。

其實如果講床笫之間，狄飛虹最喜歡的是玉兒，她有一種特殊的本能，能使人欲仙欲死，只是此等事兒是不足爲外人道的，以狄飛虹沉穩的性格，他自然更不會表露出來了。

翌晨，將軍府的側門走出三人，他們是一名滿頭白髮，老態龍鍾的老婆婆，一位徐娘半老，面黃唇歪的醜婦，另一個是一年近五旬，滿嘴短髭的大漢，他担着衣物行囊，跟在兩名婦人的後面，像是要出遠門似的。

他們由洛陽向西南走，經宜陽，過洛寧，直向盧氏縣城奔去，這天傍晚時分，他們到達長水鎭，此地已是熊耳山的北麓了。

他們在長水鎭落了店，定好房間之後，就到食堂晚餐。

黃面歪嘴的半老徐娘忽然神色一呆，道：「他們到這裏來作什麼？」

白髮婆婆道：「妳說誰呀？」

半老徐娘改以蟻語傳音道：「東北角上坐着兩名黑衣人，玉夫人可認識？」

原來白髮婆是玉羅刹，半老徐娘是拂琴，那短髭大漢自然是展芳臣喬裝的了。

玉羅刹道：「這兩人是一男一女，身着黑衣，草帽壓到眉際，看樣子神秘得很，但我並不認識他們。」

拂琴道：「夫人可聽過盤龍石府？」

玉羅刹道：「什麼，妳說他們是盤龍石府的？」

拂琴道：「是的，小婢曾經跟他們接觸過，那男的名王澤，女的名方涓，身手均十分了得。」

玉羅刹道：「我知道盤龍石府，而且跟他們還有一點淵源，否則我不會放過刦持大哥的一對男女了。」

拂琴道：「他們的目的，是想得到咱們小姐的神龍令，去開啓孤烟寶窟之門，莫非那裏面當眞藏有獨步天下的曠世奇珍？」

玉羅刹道：「這個我聽先師談起過，所謂盤龍石府，也就是『孤烟門』，它在極盛時期，分爲凍雲，銅駝，驚龍，紫旗四部，他們行俠天下，抑強扶弱，皆自稱來自盤龍石府，因而盤龍石府四個字名震天下，人人敬畏，反而沒有人知道他們是孤烟門的。」

拂琴道：「這是爲了什麼？」

玉羅刹道：「孤烟門的前門主痴痴道長，雖具俠義胸懷，以安定天下爲己任，却淡薄名利，厭惡物欲，所以戒示門下弟子，不得說出孤烟門下的身份。」

拂琴道：「原來如此，請恕小婢冒昧的問一句，孤烟門的這些秘密，夫人是怎麼知

道的？」

玉羅刹道：「先師與現在盤龍石府的主人吳奈，歸心夫婦是道義之交，她老人家經常到盤龍石府作客，自然就知道孤烟的一切秘密了。」

一頓接道：「其實大哥，覃姐姐，羅姐姐，妳，你們四人應該全是孤烟門下，妳屬銅駝，妳那件金色短棒名叫仙杖，大哥與羅姐姐習的紫旗武功，覃姐姐屬於驚龍。」

拂琴道：「現在盤龍石府的那般人，是屬於凍雲了，我想不通，孤烟門爲什麼會弄得四分五裂的？」

玉羅刹道：「據先師說，凍雲、銅駝、驚龍、紫旗四部，雖然都是門主痴痴道長的嫡傳弟子，他們却爲了門主的繼承權，及取得孤烟寶窟所藏的秘笈及奇珍而明爭暗鬥，待門主得道仙逝之後，各部竟同室操戈，同門相殘，經過一段時間的血腥屠殺，各部精英幾乎傷亡殆盡，最後還是凍雲佔了上風，其他三部的首腦只得突圍而出，不知所終，據先師說，這已是百年以前的事了。」

拂琴道：「小婢大致都已明了，只有兩點不解。」

玉羅刹道：「那兩點？」

拂琴道：「聽說神龍令是由各部輪流執掌，他們旣是明爭暗鬥，早有得寶之心，那執掌神龍令之人，爲什麼不暗中下手，奪取寶物？」

玉羅刹道：「他們要是知道神龍令就是開啓寶窟的鑰匙，那還能等到今天？那是他們同門相殘，盤龍石府只剩下凍雲一部之後，才在痴痴道長日常坐息的一處隱秘的地方發現的。」

拂琴好奇心頓起，急道：「發現的是什麼？」

玉羅刹道：「痴痴道長的一封遺書，他早知道孤烟門難逃此一刦難，並說百年後自有有緣人以神龍令開啓寶窟，使孤烟門發揚光大，重振聲威，覃姐姐機緣巧合，獲得神龍令，我想重振孤烟門，必然應在她的身上。」

拂琴道：「夫人說的不錯，只是小婢還有一點不解之處，咱們小姐的姑爺及竹蘭君姑娘，他們也是出身孤烟門，爲什麼不知道盤龍石府的往事，也從未習過這些高深的武功？」

玉羅刹道：「他們只是孤烟門的記名弟子傳下來的，自然不會知道盤龍石府的秘密，不過他們這一支的武功也不賴，雖然比不上孤烟門的嫡傳，在江湖上也算得是佼佼者。」

拂琴道：「夫人說的是。」

展芳臣道：「夫人，妳看這兩名黑衣人是作什麼來的？該不會是聯合范玉祥來對付咱們的吧？」

玉羅刹道：「有這個可能，因爲他們急欲獲得神龍令，也許會挺而走險，咱們快點吃完了去歇息，明早跟着他們，必然能够查出一個究竟。」

翌晨他們起得很早，待到食堂進早餐之時，却沒有見到王澤方涓，莫非他們還沒有起床？

直待他們吃完早餐，結過賬準備上路，仍然沒有瞧到這兩人出現。

振琴想問店小二，玉羅刹道：「不必，他們此時已在五里之外了。」

拂琴道：「夫人怎麼曉得的？」

玉羅刹道：「昨晚，我悄悄在他們的身上洒了千里香，他們逃不出咱們的掌握的。」

拂琴道：「那是說無論他們走多遠，夫人都能够找到他們？」

玉羅刹道：「不，我這千里香也有限制，超過二十五里就聞不到了，或是他們丟棄了他們所穿的衣服，或者他們穿着衣服跳進水裏洗了一個澡，我這千里香也會失去效用的。」

拂琴道：「除非他們突然遇到暴風雨，又找不到避雨的地方，千里香才會失去功能，但這種機會必然不多。」

玉羅刹道：「妳說的一點也不錯，咱們走吧。」

他們一路追踪，始終保持五里上下的距離，這天晌午過後不久，玉羅刹忽然停下脚步道：「奇怪——」

拂琴道：「怎麼啦？夫人。」

玉羅刹道：「他們爲什麼不走了？展大俠，前面約莫兩里之處，是不是有一個鎭集？」

展芳臣道：「有，前面的鎭集名叫范蠡，再過去三十里就是盧氏縣城了。」

玉羅刹道：「他們停留不走必有原因的，咱們最好能知道那是爲了什麼，不過咱們又不能跟隨過去，以免引起他們的懷疑。」

拂琴道：「我去，只要再改扮一下，他們就不會懷疑了。」

玉羅刹道：「好吧，妳改扮成一個遊山玩水的士子，住到他們所住的店裏去，咱們就在附近找地方落脚，如果有事，咱們會趕來支援妳的。」

拂琴道：「好的。」

她原是一個花容月貌的美麗姑娘，此時改扮成一個年青士子，眞個是風光霽月，有如玉樹臨風一般。

他們來到范蠡鎭，巧在斜對面有兩家客棧，一名「全福」，一名「滿堂春」，王澤方涓就在全福客棧之內，玉羅刹與展芳臣，只好進入滿堂春了。

王澤方涓正在飲食，但菜餚已殘，顯示他們已經飲食了不少時間了，他們還不斷的向店門張望，似乎是與人有約，對方尚未到達似的。」

拂琴施施然的跨進店門，立刻引起整個食客的矚目，因爲在這山區之中，很難見到這麼一位風度翩翩，神彩照人的青年士子。

王澤方涓也向她投一瞥，目光仍然轉向店門。

待拂琴要求酒菜之後，進來了兩名僧人，這二人她全都認識，一名是空門四怪中最後的一位，法號玄珠，他是仁義大俠范玉祥的小師弟。

另一僧人原是聖骨門的黑木大師，後來自立門戶，當了殭屍門的門主，看情形他跟范玉祥已有勾結了。

王澤方涓等的正是他們，雙方略作寒暄，就叫店小二撤去殘餚，重要酒菜，邊吃邊談起來。

玄珠首先道：「黃蜂谷爲禍江湖，敝

師兄激於義憤，才散發武林帖，希望天下的忠義之士共同討伐，爲江湖除去一些禍害，想不到……唉……」

王澤微微一笑道：「想不到狄飛虹夫婦的功力深不可測，黃蜂門下每一個都有一身不凡的武功，經過幾次接戰，貴教反而遭到不小的損失。」

玄珠面色一變，驚詫地道：「王大俠：你……」

王澤道：「大師：朋友相交，着重一個誠字，貴教既然要跟盤龍石府合作，就應該坦誠相見，其實咱們早已知道仁義大俠范玉祥就是天慾教主，大師隱瞞眞象，對合作顯然並無誠意，既然如此，咱們就沒有必要再談下去了。」語音一落，跟着與方涓長身而起，看樣子他們是想離開全福客棧。

黑木大師雙拳一抱道：「兩位不要誤會，敝上的確是誠心要與盤龍石府合作，祇不過……」

王澤道：「祇不過怎樣？」

黑木大師道：「據老衲所知，盤龍石府已今不如昔，賢夫婦可能不是狄飛虹他們的對手，果眞如此，咱們就失去合作的意義了，老衲耿直之言，希望賢夫婦不要見怪。」

王澤冷冷道：「這麽說你們是不瞭解盤龍石府了，當初石府兄弟相殘，除了咱們這一支，逃出石府的不過數人，狄飛虹夫婦雖是僥倖獲得石府逃亡者的武功，只不過零篇斷簡而已，如若請得家師出府，狄氏夫婦豈堪一擊！」

黑木大師道：「如能請得令師出府，自然是武林之福，請恕老衲冒昧，不知石府與敝教合作，目的是爲了什麽？」

王澤道：「神龍令是本府的鎭山之寶，却被覃小蝶無意中獲得，咱們除了帮助貴教撲滅黃蜂谷之外，惟一的要求是取回神龍令。」

玄珠道：「既然如此，貧僧代表家師兄與貴府衷誠合作，但不知王大俠何時能請出令師？」

王澤道：「盤龍石府距此遙遙萬里，咱們日夜兼程，也需半年時間。」

玄珠道：「好，半年之內，咱們在盧氏縣城范家大宅恭候令師。」

王澤道：「一言爲定，咱們告辭。」

王澤夫婦走後，玄珠與黑木大師也跟戰着離開，拂琴瞧了一眼他們所的方向，立即丢了一塊銀子在桌上，飛快的衝出店門。

「拂琴！出了什麽事？」

原來玉羅刹與展芳臣不放心拂琴，特地出來瞧瞧，及見拂琴匆忙之狀，玉羅刹因而出言詢問。

拂琴道：「那兩名盤龍石府來的夫婦，原來是跟魔教勾結，要毀滅咱們，魔教的人剛走，咱們快追，也許能够找到他們的巢穴。」

她匆匆說完就領先急追，玉羅刹與展芳臣也亦步亦趨的跟着她跑。」

追了不久已經進入熊耳山後，發現前面不急不徐奔走的，是兩名大袖飄飄的僧人。

玉羅刹一怔道：「不對吧，拂琴，那只是兩名普通的和尚。」

拂琴道：「適才與盤龍石府訂約的正是兩名和尚，他們一個是空門四怪最末的一位玄珠大師，另一位是殭屍門主黑本大師。」

玉羅刹道：「哦，那可是兩位名震江湖的高人，妳看這兩名和尚像麽？」

其實拂琴已經看出，前面奔走的兩名和尚，只是久居山林，身強體壯而已，絕對不像具有上乘功力的佛門高人。

於是她一提功力，突然金光繞體，身軀像一股旋風，以急如閃電的速度，撲向前往的那兩名僧人。

「啊，你……你……」

這兩名僧人是一老一少，拂琴由天而降，攔住他們的去路，那名少年和尚震駭得巴巴結結的連話都說不出來了。」

那滿臉皺紋的老和尚却神色淡然的喧聲佛號道：「阿彌陀佛，出家人與世無爭，施主爲何攔阻貧僧師徒的去路？」

拂琴冷冷道：「懸崖勒馬，回頭是岸，大師必然時常用這兩句話勸說世人，你又何必再向前走呢？」

老和尚道：「菩根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施主既然不是懸崖，老僧又何須回頭呢？」

拂琴道：「世間有許多事是是非難分，虛實不明的，老和尚最好還是及時回頭，否則只怕你去不了極樂世界了！」

老和尚道：「施主好重的殺機，老僧但願我佛慈悲，請施主讓路了。」

語音甫落，大袖急揮，一股重如山嶽般的罡氣，迎胸直壓過來。

拂琴在適才與老和尚交談之際，便已知道他決非常人，早已暗凝功力，嚴陣以待，不待老和尚的罡氣壓體，她已提足仙仗神功，一仗點了出去。

老和尚一見那凌空旋轉，勢如尖錐的耀眼金光，面色陡的一變，他迅速撤招，騰身旁移，雙方才避免了這可能會兩敗俱傷的生死一搏。

他向拂琴深深的注視一眼，才又喧聲佛號道：「想不到百年之後，孤烟門銅駝部還有傳人，這倒是一件可喜之事。」

此時玉羅刹已經來到拂琴的身側，聞言冷冷一哼道：「老和尚這是孤陋寡聞了，孤烟門除了凍雲部盤據龍石府，其他的銅駝，驚龍，紫旗三部均有傳人，祇不過其中有正有邪，已經不再有百年前的勝況了。」

老和尚道：「此話當眞？」

玉羅刹道：「驚龍是黃蜂谷主覃小蝶，也是洛陽將軍狄飛虹的夫人，紫旗是狄飛虹，及他另外一位夫人，羅侯爺的千金羅蘭。」

老和尚道：「那麽姑娘妳呢？想必也是一位絕世高人了。」

玉羅刹微微一笑道：「不敢當，我只是狄飛虹身邊的一名小妾，江湖朋友都稱我爲萬毒谷主玉羅刹。」

這當眞是人的名，樹的影，萬毒谷主玉羅刹，名噪四海，人人畏懼，她不僅武功了得，一身毒技，比乃兄毒神更爲可怕，老和尚雖是武林高人，却禁不住一連後退兩個大步。

他定了一下神，然後雙手合十道：「如此說來，咱們都不是外人，敝寺離此不

遠，三位施主能否賞光到寺中歇歇？」

玉羅刹道：「小女子失禮得很，還沒有請教大師的法號。」

老和尚答道：「老衲千失，出身孤烟門記名弟子，現任熊耳山地藏寺的主持而已。」

玉羅刹道：「咱們與方丈果然都不是外人，旣是不期而遇，理應到貴寺拜候一下。」

千失方丈道：「三位施主請。」

玉羅刹道：「方丈請。」

千失方丈道：「好，老衲給三位施主帶路。」

地藏寺不大，也不能算小，大大小小的和尚也有五十餘人，他們人人習武，是孤烟門的另一支派，就跟竹蘭君的父親一樣，他們不能進入盤龍石府，學習更高深的武功，但有不能解決的困難，却可以請求石府支援。

不過近百年來，盤龍石府變亂迭生，他們失去此一支援，只有自力更生了。現在忽然發現銅駝傳人，更知道驚龍紫旗也有了繼承者，使得千失方丈興奮不已，他除了對玉羅刹等以上賓招待，更作了一番坦率的懇談。

玉羅刹首先詢問道：「咱們是追蹤天慾魔教的兩名高手入山的，不意竟遇到方丈，請問在這熊耳山上，是否有魔教的巢穴？」

千失方丈道：「老衲早已懷疑到此點，但以敝寺能力薄弱，恐怕招來滅門之禍，所以嚴戒敝寺弟子顯露武功，並不得前往東山走動。」

拂琴道：「方丈是發現什麼了，請盡所知告訴咱們。」

千失方丈道：「由此向東，翻越三個山頭就是東山，那兒寸草不生，無論人畜飛鳥，只要進入東山便立即死亡，敝寺也有兩名弟子陷入其中，迄今骨骸都不能收回，實在使老衲痛心。」

玉羅刹道：「那是家兄毒神所佈的無形之毒，我能破它，只要方丈派一名弟子將咱們帶到東山附近，我自有辦法。」

千失方丈道：「千萬不可，老衲雖然不知道魔教的內情，但敝寺弟子却時常發現身手奇高之人在東山出入，咱們只裝作平凡之人，視而不見，不過據老衲估計，魔教高手之多，不是當今任一門派所能比擬的，施主三人縱使功力再高，但雙拳難敵四手，更何況其中可能遍佈機關，一旦失手，就後悔莫及了。」

拂琴道：「方丈說的是，咱們此來只是要查知魔穴所在，現在旣然知道了，還是先回洛陽再定一舉撲滅魔教的萬全之策。」

玉羅刹略作沉思道：「好吧。」

× × ×

將軍府室門禁森嚴，其中正召開一項蕩魔會議，參加者除了狄飛虹夫婦，還有五大班頭之四，四大巡山之三，黑白雙姥，五婢五衛，全是黃蜂谷的重要人物。

當玉羅刹報告了盤龍石府爲了獲得神龍令，不惜傾全力與魔教合作，以及魔穴所在地之後，黑姥哼了一聲道：「咱們住在將軍府，難道他們也敢目無法紀，到這兒來鬧事？」

覃小蝶微微一笑道：「他們敢勾結外寇，擧兵作亂，何在乎一個將軍府，大哥前不久就曾經被盤龍石府之人刦持，就是一個最好的說明。」

白姥道：「旣然如此，咱們不如揮軍直搗魔巢。」

羅蘭道：「我也贊成直搗魔巢，但其中還有幾項困難必須克服。」

狄飛虹道：「有那幾項困難，妳說說看。」

羅蘭道：「魔教勾結外寇，引兵犯我邊關，如若邊關當眞不保，魔教必然會裏應外合，配合外寇攻城掠地，作禍國民的勾當，那麼他蓄養的魔徒，必然十分強大，咱們黃蜂谷只怕寡不敵衆。」

狄飛虹道：「不錯，這的確是一個重大的問題，還有什麼？」

羅蘭道：「孤烟門百年前發生鬩牆之爭，銅駝，驚龍，紫旗三部，只有少數幾人逃出，盤龍石府由凍雲佔據，我雖然不敢斷定凍雲的武功，勝於其他三部，但我却懷疑咱們能否勝得過盤龍石府現在的主人吳奈，歸心夫婦。」

覃小蝶道：「蘭妹子的這兩點意見一針見血，正是咱們的弱點，大哥，你說，咱們應該怎麼辦？」

狄飛虹道：「這的確是兩項亟待克服的困難，我想咱們先去西康大雪山，不能讓他們與魔教聯合。」

羅蘭道：「咱們所習孤烟門的武功，全都是無師自通，我看對付凍雲的勝算不大。」

玉羅刹道：「我有辦法。」

羅蘭道：「妳有什麼辦法？」

玉羅刹道：「你們跟他們搏殺，我在後面佈毒，如果敵不過他們，你們就往後退走，只要將他們引到毒區，咱們就大功告成了。」

狄飛虹嘆口氣道：「這雖是有欠光明，爲了大局也只好如此了。」

覃小蝶道：「咱們去多少人，何時啓程？」

狄飛虹道：「明晨啓程，冷艷芳將所屬弟子分爲十組，每組各帶兩隻神鷹，於散會後立刻出發。大雪山在西康四川的邊境，距離峨嵋不遠，盤龍石府的人要去河南，最便捷的道路，應該是由長江順流而下，到漢口登陸直趨河南，但也不能排除他們經老河口，或陝西的路綫，各組一旦發現，立刻以神鷹向咱們通知。」

冷艷芳道：「屬下遵命，但不知將軍走的是那一條路綫？」

狄飛虹道：「我想走長江水路，逆流而上雖然較慢，也許可以堵着他們。」

冷艷芳道：「將軍如果別無指示，屬下告退。」

狄飛虹道：「沒有事了，妳去吧。」

送走了冷艷芳，再回頭對覃小蝶道：「立刻遣人分別持函邀請少林，武當、峨嵋、崑崙、排教、天地門、紫陽觀主，桃花島主等率領門下弟子會師洛陽，向仁義大俠討回侮蔑黃蜂谷的公道。」

羅蘭道：「可是咱們要去西康……」

覃小蝶笑笑道：「這有兩種作用，一是打擊仁義大俠的聲望，使武林同道不致認爲黃蜂谷是一個邪惡的組織，二是以八

大門派的強大壓力，分散魔教的力量，使咱們的進則減少若干阻力。」

羅蘭雙掌一擊道：「好辦法，我一向自認聰明，看來比蝶姐姐差得很遠。」

覃小蝶笑笑道：「別給我戴高帽子，這個辦法可是妳的大哥想出來的。」

羅蘭撇撇嘴道：「怎麽，他不是妳的大哥？別讓我説出那件事來……」

覃小蝶道：「那件事？妳要是紅口白舌的造謠生事，看我饒不饒妳！」

這是夫婦間的閨房樂趣，原是無可厚非的，只是密室中還有一些部屬，雖然他們一向親如家人，但在狄飛虹的顏面上，總覺得有失尊嚴，因而他沉聲道：「明天咱們寅初起程，黑白雙姥，五衛七婢，該準備的去準備一下，散會。」

部屬一走，室中只剩下狄飛虹夫婦四人了，羅蘭向狄飛虹瞥了一眼道：「大哥！你生氣了？下次咱們不再當衆開玩笑就是。」

狄飛虹道：「這般人是咱們的子弟兵，也是多年的心腹，偶爾開點玩笑，原也算不了什麽，只是一不可再。」

羅蘭道：「我知道了，哦，大哥，今後無論去什麽地方，漢生我要帶在身邊的，希望你不要阻止我。」

玉羅刹道：「放心吧，以妳們那超絕的武功，加上我那隻富貴花，就算走遍天下，也没有人能奈何妳們。」

狄飛虹道：「玉兒，有一點妳只怕没有想到，漢生太小，對強烈的震動，以及強烈的劇毒，他是否承受得了？」

玉羅刹道：「這一點我已經想到了，我每天餵他服食一次靈藥，再每天替他配泡製的藥水洗澡，百天之內他就可以筋骨強壯，百毒不侵，只要善加調教，必然會青出於藍，勝過你這個老子。」

狄飛虹道：「謝謝妳，玉兒，不過妳要注意他的反應，孩子發育未全，不要爲他好反而害了他。」

玉羅刹道：「我會注意的，你儘管放心好了。」

狄飛虹見羅蘭没有反對，也就不再説什麽了，只是傳下命令，將軍府的一切公務，仍由冷戰全權處理，並令留在將軍府的黃蜂弟子接受冷戰的指揮，全力防守將軍府，及整個洛陽的安全。

× × ×

由河南至武漢，再由漢口到宜昌，這一路全是官道，來往的旅客頗多，狄飛虹等一行，一共不到二十人，經過易容改扮，再分開來走，自然不會引起別人的注意。

這天他們到達三斗坪，忽然接到冷艷芳的飛鷹傳書，狄飛虹的推測十分正確，盤龍石府的師徒四人，果然是乘舟而下，預定明天傍晚抵達三斗坪。

由川江順流而下，舟行極爲快速，所以詩仙李白曾以「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來形容，不過這只是詩人的意境，並不能當眞千里江陵一日還。

舟上所備食用之物不多，舟子必須按站靠岸補充，客人也可以登岸遊歷一下，或在鎭上住宿。

盤龍石府的現代主人吳奈，年歲不算太大，還没有超過六十，他的妻子年齡更輕，徐娘半老依然明媚照人，他們這對夫婦，以及他們最得力的弟子王澤方涓，打扮完全一樣，一身黑衣，頭戴竹罩，外人除能瞧出他們的身材高矮，可以説全身都是神秘。

他們剛剛踏上江岸，吳奈忽然神色一呆，向走在身邊的兩名弟子道：「你們，向西北走的那名紫衣女子是誰？」

王澤方涓同聲道：「是覃小蝶，她身後背的就是神龍令。」

吳奈哈哈一笑道：「這當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咱們追。」

有一句俚語「利令智昏。」神龍令是盤龍石府尋找了百年，必欲獲得之物，此時忽然發現，那種興奮之情，簡直無法形容，他們自然什麽都顧不得了。

再説吳奈歸心夫婦的凍雲神功獨步天下，除非有人能打開孤烟寶窟，獲得其中孤烟門的武學精義，放眼天下，他們不作第二人想。

但如今開啓孤烟寶窟的神龍令突然出現，對他們造成極大的威脅，何況執掌神龍令之人，實際上就是孤烟門主，也就是盤龍石府的眞正主人，他們既然發現了神龍令，就算前面是死亡之路，也非追下去不可。

他們與覃小蝶的距離，原有二十餘丈，這一拚命的狂追，就將距離短得只剩十餘丈了。

此時覃小蝶已發現有人追她，脚下的速度也陡然加快，吳奈師徒全力追趕了將近半個時辰，雙方的距離還是十丈以上。

孤烟門的輕功舉世無雙，吳奈夫婦的功力，在當今武林不作二人想，但他們一追半個時辰，却連一寸都無法拉近，他們的心頭不由大爲震駭。

現在覃小蝶不逃了，她忽然一個旋轉，面對吳奈師徒，淵停嶽峙的靜靜等待他們。

她的身後，同時冒出一對男女，他們是狄飛虹及玉羅刹。

吳奈脚下一停，冷冷道：「原來她還有帮手。」

跳得滿頭大汗，氣喘不已的王澤道：「稟師父：那男的就是洛陽將軍狄飛虹，女的徒兒没有見過，想必就是由師弟手中救走狄飛虹的玉羅刹。」

吳奈道：「玉羅刹是什麽人？她竟能由咱們盤龍石府的手中救人？」

王澤道：「聽説她是毒神的同胞妹子，已獲毒母的眞傳，武功及使毒之能，均高出毒神甚多。」

吳奈眉峯一皺道：「這倒是一件頗爲辣手的事，不過我有點奇怪，她哥哥在天慾教，是姓狄的勢不兩立的冤家對頭，她爲什麽要帮助姓狄的？」

王澤道：「她已是狄飛虹的三夫人，女生外向，她自要帮助姓狄的了。」

方涓道：「師父：這兒是一個陷阱，覃小蝶是故意現身將咱們引來的。」

吳奈擧目四矚，發現他們正置身於一個形似葫蘆的深谷之中，除了前進，就只有適才進來的一個出口，但出口却被羅蘭，黑白雙姥，五衛七婢堵着。

他濃濃的哼了一聲道：「就憑他們也想困住老夫？眞是太不知死活了。」

他以緩慢的速度向前移動，待到達雙方相距八尺之處，才再度停了腳步，道：「玉姑娘……」

玉羅刹道：「你到底是誰？叫我作什麽？」

吳奈道：「老夫是盤龍石府的主人，與令師是道義之交，難道妳沒有聽令師說過？」

玉羅刹道：「先師提過前輩的大名，也講述過孤烟門的淵源，不過這些往事與晚輩無關，莫非前輩有什麽指教？」

吳奈道：「令兄毒神是天慾教的首席護法，血濃於水，玉姑娘不應跟他作對，再說憑老夫與令師的交情，咱們應該不是外人，所以今日之事，希望姑娘置身事外，免得老夫對不起故人。」

玉羅刹道：「這就難了，狄飛虹是我的丈夫，覃小蝶是我的姐姐，他們是我最為親近之人，你叫我如何能夠不管？」

語音一頓，接道：「據晚輩所知，執掌神神龍令的人，實際上就是孤烟門主，盤龍石府之內，任何一個人，包括前輩在內，都要聽其指揮，如今我覃姐姐已然習得驚龍部的武功，並執掌着神龍令，前輩居然胆敢對她追殺，莫非你想背叛孤烟門不成？」

吳奈神色一呆，一時答不出話來。

歸心哼了一聲道：「孤烟門沒有人收覃小蝶這個弟子，既無師承，他怎能算作本門之人？神龍令她是檢來的，理應物歸原主，如果他們再要強辭奪理，想據他人之物為己有，明年今日就是你們的忌辰了。」

狄飛虹踏前幾步，道：「看來今日之事，不是單憑言語可以解決的了，你們師徒四人一起上吧。」

他沒有掣出魚龍寶刀，却暗凝紫河神功，右手食中二指控作劍訣，手中無劍，劍在心頭，週身紫氣環繞，狀似天神一般。

吳奈歸心瞧得心神一震，他們絕未想到狄飛虹竟已將紫旗部的武功練到這般境界。

還有，他們適才追趕覃小蝶，以他們數十年的修為，竭盡全力竟無將距離拉近分寸，那麽這位狄夫人，竟不是已獲得驚龍部的眞傳？

雖然如此，當年凍雲部能夠擊潰其他三部，可見凍雲神功是天下無敵的，今日如不除去這幾個小輩，孤烟門必然後患無窮。

這雙夫婦動了殺機，也將凍雲神功提到十成，但見他們週身黑雲滾滾，一片如嚴冰的寒氣，迅速向四週推進，遠遠在他們身後五丈以外的羅蘭等，也感到寒氣侵人。

祝京娘預着漢生，雖是用綿披緊緊的包着，她仍向羅蘭道：「夫人，這寒氣怕二少爺受不了，我要退到寒氣以外去。」

羅蘭道：「好，六兒，你跟京娘一起退開去，但要注意四週，多加小心。」

京娘六兒同聲答應，然後一起退開。

此時狄飛虹與吳奈已經交上了手，一團黑雲，一片紫光，挾着風吼雷鳴之聲，在作捨死忘生的搏鬥，他們時而飛上半空，時而在地上翻滾，那只是黑雲與紫光，沒有人能看出其中的人影。

約莫一盞熱茶之後，人們已經可以看出一點端睨了，因為紫光在逐的擴大，黑雲却相對的縮小了。

歸心瞧得心頭狂震，她絕未想身具凍雲神功，傲視天下的盤龍石主人，竟在一個年輕人的手下落了下風。

她偷偷的向另一方瞥了一眼，見覃小小蝶手横神龍令，神情貫注的瞅着狄飛虹與吳奈的搏殺，對身外一切，似乎未放急心上。

這是一個絕佳的機會，如果她出其不意的奪來神龍令，狄飛虹在分神之下，必為吳奈所傷，如此一舉兩得，她豈能放過此大好機會。

於是她將凍雲神功提至極限，猛然彈身而起，以捷如閃電的速度，向覃小蝶撲去。

以歸心那身超凡入聖的功力，加上孤烟門獨步天下的絕頂輕功，她這出其不意的一擊，天下無人能够倖免。

可惜她忘了神龍令是通靈的神物，已與覃小蝶心靈相合，人劍一體，歸心距離覃小蝶還有三尺，神龍令突然紅光暴盛，而且在覃小蝶的掌中跳動，似乎要騰空起一般。

覃小蝶立即驚覺，彈身旁移，一躍逾丈，使得歸心這一石二鳥之計功敗垂成。

一擊不足，她還想繼續追擊，但一片紫光，挾着一股無堅不摧的劍氣，由她身邊飛來，她來不及返身應變，一顆美麗的螓首，已然離開她的軀體，帶着一股鮮血，拋到草叢中去了。

當歸心向覃小蝶偷襲之際，狄飛虹已經瞧到，因為他門吳奈，可以說遊刃有餘，他所以未下殺手，是想叫他知難而退，想不到歸心竟如此無恥，怎能不惹來他的殺機。

在紫光暴盛之中，吳奈的四週像是忽然之間，築上一層銅牆鐵壁，他整個軀體已經動彈不得，狄飛虹同時一掌飛去，抓向吳奈的喉際，只聽得克嚓一聲輕响，這位盤龍石府的主人，便已喉管破裂，在狂噴鮮血中仆倒下去。

羅蘭在撲殺歸心之後，身形一轉，森森劍氣立即射向王澤方涓，他們雖是吳奈歸心的親傳弟子，一身功力也頗為不凡，但在羅蘭紫河神功，及馭劍横掃之下，除了引頸受戮，根本就沒有還手的能力。

正當王澤方涓危如纍卵之際，忽然一股勁力，將他們震得飛出一丈以外，他們雖是摔了一交，並未受傷，却拾回了兩條姓命。

羅蘭回頭一瞧，見救王方二人必是狄飛虹，不由訝然道：「大哥，你這是作什麽？」

狄飛虹道：「咱們要進入天慾魔教，還用得着他們，再說孤烟門的凍雲部，不能就此消滅，所以咱們必須留下他們。」

羅蘭道：「咱們殺了他們的師父師母，他們會跟咱們合作？」

狄飛虹道：「先讓我跟他們談談再作決定，妳看如何？」

羅蘭道：「你去談吧，我看你是枉費心機。」

狄飛虹道：「不必談了，他們已經自

盡。」

狄飛虹奔到王方二人臥倒之處一瞧，他們果然已經自斷心脈而死，不由默默的發出一聲嘆息。

單小蝶道：「你不必担心，凍雲部不會因爲他們的死亡而消滅的。」

狄飛虹道：「爲什麽？難道還有人練過凍雲神功？」

單小蝶道：「你忘了孤烟寶窟了，我相信孤烟門各項高深的武學，必有秘笈留藏在寶窟之內。」

狄飛虹道：「但願如此。」

玉羅刹道：「進攻魔教總壇的事你也不必担心，我有辦法叫他們自己出來。」

狄飛虹道：「好吧，五鐵衛將屍體埋了，咱們走。」

他們馬不停蹄趕回洛陽，對剿滅魔教之事，立即展開行動，先派四大班頭，三大巡山，各帶所屬弟子分批往熊耳山，先將魔窟包圍，然後由冷戰率領兩萬大軍隨後支援，這兩萬官兵携有四門紅衣大炮，及數百桿火銃，如有匪徒突圍，一律予以擊殺，但未得將軍命令，不得進攻。

那麽狄飛虹去了那裏？原來他帶着三位妻子，黑白雙姥，五衛七婢，已悄悄來到盧氏縣城，並調用三千城防軍，將范家大宅圍得水洩不通。

此時少林、武當、峨嵋、崑崙，及紫陽觀等各大門派，均參加了此一行列，連瘋僧零落也趕來湊這份熱鬧。

范家大宅之中，已發現被圍，范玉祥雖是中過武舉，也不敢與官兵相抗，因此他們打開大門，由總管盧璋領着三名護院，及二十餘名武士迎了出來。

盧璋雙拳一抱，對狄飛虹行了一禮道：「請問狄將軍，你們這是作什麽？」

統領城防軍的千總俞明道：「你不配與狄將軍說話，有事問我好了。」

盧璋道：「那就請大人告訴在下，你們以重兵包圍本宅，究竟爲了何事？」

千總俞明道：「有人告密，范家大宅窩藏通敵叛國的欽犯，這個理由够麽？」

盧璋方自一呆，狄飛虹咳了一聲道：「盧總管：本將軍念在令尊一代人傑的份上，不難爲你，快叫范玉祥出來吧。」

盧璋道：「多謝將軍，不過敝主人早於一個月前出外訪友，迄今尚未回宅。」

狄飛虹道：「那咱們只好逐屋搜查了，不過本將軍再給你一點警告，如若有人胆敢阻擾搜查，一律格殺，決不寬貸。」

盧璋若面色一變道：「將軍以大軍壓境，咱們如若反抗，無異以卵擊石，不過盧璋身爲范宅總管，不能不對敝主人有個交待。」

狄飛虹道：「你要本將軍怎樣交待？說吧。」

盧璋道：「盧璋跟將軍有過一次切磋武功的經驗，只是意猶未盡，不無遺憾之感，今天盧某想與將軍單獨一戰，如果盧某僥倖勝得一招半式，請將軍不要傷害范宅的婦孺。」

千總俞明大喝一聲道：「大胆，你竟敢目無王法，向將軍挑戰！」

狄飛虹擺擺手道：「切磋武藝算不了什麽，我就陪他過幾招玩玩。」

范家大宅的前院十分寬敞，黃蜂谷及六大門派在院中圍了一個圓圈，千總俞明帶着兩名把總，跟五鐵衛站在一起。

此時兩名比鬥者已站在場中，盧璋摘下長槍，向懷中一抱道：「將軍，請亮兵刃。」

獨飛虹道：「不必，你出招就是。」

千總俞明駭然道：「此人是槍聖的傳人，將軍千萬不可大意。」

狄飛虹道：「我知道。」

五鐵衛之中的西門冬道：「俞大人放心，將軍神功無敵，雖是徒手對長槍，我想五招之內，就可把盧璋收拾下來。」

他們說話之際，盧璋已經展開攻擊，長槍一振，抖出幾朵碗大的槍花，然後大吼一聲，長槍帶起驚人的暗勁，直刺狄飛虹的前胸。

這一槍速度之快，威勢之強，當得是無與倫比，槍聖的傳人，果然盛名不虛。

狄飛虹當年曾經與盧璋交過手，他發現這位盧總管今非昔比，功力已比前大爲進步。

但狄飛虹並未還手，脚下一挪，已旁移五尺，使盧璋這威猛絕倫的一槍白費了氣力。

他當然不會就此罷手，長槍一收再吐，而且威力逐漸加強，似乎他們今天非拚個強存弱死不可。

他連續四次猛攻，狄飛虹均未還手，他知道孤烟門輕功絕世，這樣下去非將他累死不可！

於是他脚尖一點地面，身形投空而起，手中長槍一振，幻出無數槍影，丈許方圓之內，都籠罩在他槍影之下，此等槍法，眞個是武林罕見。

這招「落花萬點」，才是盧氏槍法中最高絕學，當年槍聖盧璋，以這招「落花萬點」，連敗當時九大絕頂高手，因此而贏得槍聖的尊號，如今盧璋使出身一絕招，不只是強迫狄飛虹出手，而且是志在必得。

狄飛虹果然不再避讓了，也只是右臂一抬，一指點出，指風有如雷鳴，急奔盧璋的前胸。

這一指有如立竿見影，功效立見，那爲盧璋贏得槍聖的盧氏獨門絕招，竟被狄飛虹的一根手指所破，但見槍影一歛，盧璋竟然由空中一頭栽了下來。

這還是狄飛虹手下留情，只是使用師門的霹靂指，如是也以指作劍，使出馭劍之術，那由空中栽下來的，必然不會是一個活人。

的確，盧璋雖被霹靂指所傷，傷勢並不太嚴重，最嚴重的是他的信心和意志，狄飛虹這一指，使他的信心和意志一起消失。

他也知道他是被霹靂指所傷，他更知道此種指法是孤烟門的旁支，絕對破不了他那招「落花萬點」的獨門槍法。

他坐在地上沒有起來，只是睜着一對眩感的目光道：「在下敗了，但却有點不敢相信。」

狄飛虹知道他的意思，遂微微一笑道：「霹靂指的確破不了盧大俠那招神奇威猛的槍法，如果我是以紫河神功點出那一指……」

（未完・五十二）

上文提要：

在落雁峯岳家宇從南雞北駝鬥酒戲言中得知，原來「三字經」與「百家姓」乃絕世武功口訣，難怪有人意欲盜取了；藏珍樓一痼疾老嫗與岳家宇過招試功，無意中她的頑疾得到岳家宇「鶴形八掌」的幫助而痊癒，且從她的口中得知岳家宇的父親尚在人世；離開藏珍樓一少女使用手脚令岳家宇昏迷過去，揚言要佔有岳家宇的童貞……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東方白・文　可飛・圖

龍騰海仇

闖村憑借百家姓　幫主自稱岳家驥

此刻午時剛過，想到今天太華幫幫主要審問左世保，「奔雷手」藍淼，也可能已經回幫，設若他找不到他，其餘的道中人就無法知道太華幫中之事。總之，此番犂庭掃穴的關鍵，都在他一人身上。

汗水如雨淌下，迷住了他的眼睛，他只感筋疲力盡，唇乾口渴，設若躺下，會立刻呼呼大睡。

由落雁峯後之幽谷去毛女峯，正是一南一北，由毛女峯去蓮花峯，也等於華山山區一半路程，由蓮花峯去桃花坪更遠，這一陣狂奔，加之有時迷失方向，走錯路線，多走了數十里，五個時辰不到，他奔了百里之遙。

他出了太多的汗，喉頭有如冒火，但華山缺水，很少溪泉和瀑布。事實上他也來不及去找水喝，只希望早些到達目的，以便證明那少女的話是否正確？

如果能自療痼疾，及時趕回太華幫，參加公審左世保，也許還來得及。

來到了桃花坪，呼呼牛喘，只見一片桃林，綠葉之中，佈滿了粉色蓓蕾。正在含苞待放。

春色已上陌頭，但岳家宇却在爲生命而掙扎。

他無心欣賞風景，跟蹌奔入林中，到了地頭，是否痼疾已去？自己也弄不清楚，即使痼疾已癒，也感覺愧對未婚妻。

只見前面有一座茅屋，隱隱傳來濃郁的酒氣，好像茅屋中正在釀酒。

岳家宇心道：「現在我渴極了，只想喝水，天哪！如果有水，我能喝上一缸……」

茅屋柴扉虛掩，共有三間，一明兩暗，正間有一竹榻，也有些簡單的傢俱，却闃無人跡。

推開左內間的門，只見裏面有五口大缸，大概都裝著酒，酒味令人唾涎欲滴。

但岳家宇希望找到水，他需要清水，於是又到右邊內間，裏面也是五口大缸，只是缸上貼著紙條，上面寫著：「桃花酒，某年某月某日釀造。」字樣。

岳家宇一算，不由吃了一驚，屈指已是十七年有餘，但他太渴了，既然找不到水，酒也能解渴，先喝個飽再說。

他向大缸中一看，原來每缸中都僅有半缸，而且酒液甚濃，看不到缸底。

他探進上身，「骨嘟」一聲先嘗了一口，「啊！」他驚叫一聲，道：「好酒呵！果然是陳年佳釀……」

他不再猶豫，「骨嘟骨嘟」有如鯨吸牛飲，一口氣喝了半盞茶工夫。

但他那知此酒的厲害？突感全身奇熱，馬上流佈四肢，想要直起腰來，已感力不從心，頭昏眼花，天旋地轉，「卜通」一聲栽入酒缸之中，登時失去知覺。

醒來時已是入夜，屋中本極黑暗，在缸中眞是伸手不見五指，岳家宇感覺身上燥熱已褪，反有一種從未有過的舒暢之感。他試運眞氣，通暢無阻，伸手一按缸底，突然驚呼一聲，跳出缸外。飛起一脚，把大缸踢得粉碎。

陳酒流濺，一條長逾一丈，粗如杯口的白花大蛇，死挺挺地盤在地上。

岳家宇直感噁心，不知他喝酒時，此蛇是否已在缸中，抑是他喝醉栽入缸中之

後，此蛇入掉才缸中淹死。

這一切都使他茫然不解，那少女是否已和他發生苟且之事？還不敢武斷，而她叫他狂奔百十里，最後到達桃花坪，遇上茅屋，屋中有酒，是不是有意安排呢？

這是很有可能的，一個渴極之人，不要說是美酒，即使是污水溝或稻田中的污水，也會大喝特喝，由此推斷，這可能是那少女刻意的安排。

然而，她這安排的用意何在呢？

「不管她！」岳家宇看看天色，一更不到，此刻若趕回落雁峯，三更前可以到達，於是他不假思索，向南疾奔。

他長身一掠，不由大驚一聲，身子好像一片羽毛，輕飄飄地掠出十二三丈有餘。較之他未喝酒以前，幾乎增加了一倍。

而且內力充沛，精神奕奕，奔行起來，身輕如絮，有如足不沾塵。

「怪事，怪事！」他一邊疾掠，一邊暗自驚異，心道：「莫非這『桃花酒』有益氣輕身之功？想不到那女人害我，反而成全了我……」

這次速度太快，不到一個更次就到了落雁峯，而且衣上的酒漬也被夜風吹乾。

他還未進入堡牆，就聽到鐘聲齊鳴，四山迴應，心道：「可能我來得正是時候，公審大會剛剛開始……」

他進入堡牆之內，只見幫中大小頭目，紛紛向正中大廣場奔去，行色匆匆，十分肅穆。

岳家宇也跟著衆人來到大廣場，抬頭一看，不由暗暗吃驚，他離開一天，這廣場中已經紮了一個大木台。

台上正中有一桌案，和一把太師椅，此椅後面併列四把較小的太師椅。案上香烟繚繞，台上都沒有人。

但台下却是人山人海，由此可知太華幫人員之衆，除了在各明樁暗卡留守值勤人員之外，光是台下之人，就有二三百之多。

岳家宇向四下掃視，他第一個目標，當然是害他的少女。

但找了半天，却不見她的蹤影，心想，這賤人也許知道我因禍得福，功力大增，不敢與我見面。

岳家宇再找「一枝花」和「南雞」、「北駝」等人，也未出現，却看到「奔雷手」藍淼，正在向他點頭招呼。

他立即走到藍淼身邊，以傳音之術道：「藍前輩，你剛回來麼？」

藍淼也以傳音入密道：「今晨返幫，却找不到，一問『鼓叟』，他說你比我早回幫一天，不知到那裏風流去了！」

岳家宇心道：「『鼓叟』親手殺死眞的金一航，却不揭穿我的身份，看來他和副幫主，定是白道之人在此幫中卧底了……」

岳家宇道：「前輩，晚輩差點誤了大事！」

藍淼道：「是否被人看出破綻來了？」

岳家宇道：「非也！晚輩也莫名其妙，但晚輩却因禍得福，輕功和內力反而精進了不少……」他立即把昨夜在藏珍樓上所見，以及被那少女所害之事說了一遍。

藍淼悚然動容，道：「由此推測，藏珍樓上的三個高手，是友非敵，『鼓叟』和副幫主也必是我道中人，但那少女以痳瘋絕症害你，似乎另有深意！」

岳家宇道：「晚輩甚是不解！若說她是有意成全晚輩，又何必故作玄虛，叫我跑了百多里路，到桃花坪去飲那『桃花酒』？而那桃花酒中的白花蛇，又是甚麼意思？」

藍淼道：「老夫也猜不出她的深意，但我以爲那不可能是巧合，因爲傳說中痳瘋痼疾，只有一種世上至毒的菜花蛇毒液和陳年老酒可以治療。」

岳家宇駭然道：「依前輩猜想，晚輩確已和她……」

藍淼道：「以你所說的情形，似有可能。只是狂奔百里之後，到了桃花坪就遇上蛇與酒，飲後就霍然而癒，似乎世上沒有這等湊巧之事，所以我認爲那少女是友非敵。」

岳家宇道：「此幫之中既有恁多白道之人卧底，藍前輩何不立即通知外面各位前輩，立即內外夾攻，一鼓而下？」

藍淼道：「現在未弄清楚就貿然發動，萬一猜不對而誤了大事，前功盡棄，得不償失。況且，此幫幫主非一般人物可比……。」

岳家宇想起「北駝」說，「也許你是我的上司」那句話，與藍淼的話相印證，更加不解，道：「藍前輩，家父眞能因婚姻不遂而殺死石前輩的老父麼？」

藍淼慨然道：「此事武林老一輩的人，都有耳聞，因那時除了令尊之外，無人有此身手！當然，不能以此作爲理由，所以老夫也不敢相信！」

這工夫遠處傳來一陣絲竹之聲，不久就到了附近，只見木台正面的人，紛紛讓開一條路。肅然無聲，垂手侍立。此刻整個廣場中死寂一片，落針可聞，只有木台四週掛著十餘盞氣死風燈的火舌，在「卜卜」作響。

一乘四人素轎，如行雲流水而來，素轎之前有八個素衣妙齡少女樂手，各抱琴瑟、管弦，前導所奏的曲子，也十分嚴肅。

轎後緊跟著四個人物，正是副幫主和「南雞」、「北駝」和「一枝花」石蘭。再後面是「鼓叟」牽著被鐵鍊鎖著的左世保。

素轎停在木台上，樂聲戛然而止，只聞副幫主沉聲道：「請幫主昇座，大會開始……」

只見轎幃一掀，走出一個高大錦衣之人，面戴金色面具，在燈光下閃閃生輝，錦袍邊沿上鏤著金銀絲綫，袍上繡著二龍搶珠，大紅滾襠褲，黑緞粉底快靴。

那錦袍以上料製成，在風中「刷刷」作響。

* * *

岳家宇和藍淼相視駭然，顯然，以藍淼的見聞，也未見過武林中有這一號人物。

只見那錦袍人兩袖一展，像一個紙人，直挺挺落在丈餘高的台上，大剌剌地坐在案後正座上。

接著，副幫主和「一枝花」及「南鷄」、「北駝」也上了台，坐在幫主身後四個座位上。

八個少女樂手，左右一分，也上了台，一面四個，站在副幫主等四人兩側。

素轎移到人叢之後，木台只賸下「鼓叟」牽著左世保。

左世保乃是一代梟雄，今夜落得如此狼狽，面色十分猙獰。

就在這時，岳家宇發現害他的少女，站在另一邊人叢之中，正在注意台上的幫主，似乎沒有看到岳家宇。

只聞幫主沈聲道：「本幫成立不久，上下同命，萬衆一心，始能於武林中建立聲譽，肇奠百世之基，本座謹向守法同仁致謝……」

台下響起一陣掌聲，但乍起驟落，又是一片死寂。左世保嘴角上掛著一抹冷笑，顯然極是不服。

幫主續道：「但人多勢衆，難免良莠不齊，本幫替天行道，自不容於斯輩毀我聲譽，左世保惡蹟昭彰，人神共憤，自應治以應得之罪！副幫主……」

副幫主站起來。

幫主肅然道：「此案由你代審，務求公允！以儆效尤！」

副幫主道：「遵命！」

副幫主走到台邊，抱拳肅然道：「本幫幫規規定，凡是觸犯本幫律者，主審者細數犯者罪狀，然後由陪審之全體同仁，提出檢討，以定應得之罪，再由主審人最後決定，現在由本人先細說左世保之罪狀……」

他大聲道：「左世保以本幫副幫主身份，私自離幫，殘害武林同道。弒師滅祖，罪大惡極，請陪審同仁發表此條應處罪刑之意見……」

台下一片「嗡嗡」之聲，有人高叫應處極刑。但那少女即左世保的師妹却大聲道：「欺師滅祖，乃天道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自不待言，但譎奸發伏，必須力求公允，試問怎知他欺師滅祖？證人何在？」

此言一出，鼓吵聲立止；不錯，審理案件，須有確實證據。雖人人知道左世保欺師滅祖，但證人何在？

副幫主肅然道：「此言有理，本幫處理案件，務求勿枉勿縱，心安理得，此罪暫時存疑，有待求證……」

他肅然續道：「左世保役使龐起，假借仁義之名，摧殘武林達十餘年之久，血腥統治，塗炭生靈，罪大惡極，罄竹難書，請同仁發表應治之罪……」

台下竊竊私議，有人大聲道：「此事人證俱在，不容狡賴，自該處以極刑。」

那少女冷笑道：「尊駕嘩衆取寵，危言聳聽，實犯了本幫幫規第十九條『捏造事實，敗人名節』之律，應治以五百法杖或囚禁一年之罪！請問在場諸位同道，何人能證明左世保就是背後支持龐起之人？」

此言一出，輿論嘩嘩，此爲人所共知之事，但因左世保以前支持龐起，從未以眞面目出現，見過他的眞面目，也只有龐起一人，是以大家雖知道少女强詞奪理，却無法提出反駁。

岳家宇心道：「此刻只有我能作證，但爲了身份秘密，又不便出頭，由此看來，此幫幫主果眞是替天行道，仁義之師了……」

副幫主道：「此事雖爲不爭之實，但本代審人爲求公允，認爲仍須求證，才能定罪。此條暫時不談。」

他突然聲音一冷，道：「左世保故意造謠，中傷武林俠士岳家驥，誣捏岳大俠擅學他人武功，違背了盟誓，乃引起整個武林，聯手殘殺岳家四十一口慘案，此事無人不知，而且昔年參與此事的同道，有數人在此，請同仁發表意見……」

這次倒無太多人發表意見，因爲那些人既然參加了那件事，自知自己也有罪，所以都默不作答。

少女冷冷地道：「能爲此作證者，唯有岳家之人，試問證人在那裏？若無岳家之人出面作證，何人能證明昔年是左世保造謠，汚蔑岳家驥偸學別人武功？」

此言一出，更是無人反駁，副幫主愕在台上，無言以對，那知幫主突然離座而起，道：「本座可以證明，試問姑娘剛才的話是否算數？」

少女歛衽道：「小女子乃是左世保的師妹，自應爲師兄辯護，既然本幫主理案件力求公允，此案就該有人證出面，反之，甚難使人折服……」

幫主緩緩踱到台邊，冷峻地道：「以姑娘之見，何人作證，可以定案？」

少女道：「此案之主要被害者，當然是岳家驥大俠，但此人已死，只得另覓岳家之人！因岳家尙有後人在世，若此人在場，當能作爲主要人證……」

幫主突然哈哈大笑道：「如此說來，必須岳家驥死而復活了？」

少女道：「小女子並非要死人作證，若有岳家後人出面也行，但必須另有一二與岳家驥交好之人作證，始能作數……」

幫主冷笑一聲，道：「假若岳家驥眞的未死呢？」

少女哂然道：「如果岳家驥眞的未死，那是左世保的死期已至……」

幫主伸手摘下金色面具，台上台下一片驚呼，而岳家宇竟全身顫慄，淚下如雨。

原來此人正是一代大俠岳家驥。

雖然岳家宇從未見過乃父之面，但父子的相貌自有許多相近之處，況且幫主剛才的話，又可證明他就是岳家驥。

岳家宇正要大呼招喚，突感一隻手搭在他的肩上，沈聲道：「小子，老夫剛才的話你又忘了？」

岳家宇泫然道：「難道幫主不是家父嗎？」

藍淼道：「依老夫之見，此人絕非令尊，你還是等著瞧吧……」

此刻少女大爲震驚，左世保道：「師兄，岳家驥昔年沒有死麼？」

左世保忿然道：「大概未死！他的墓中，不是他的屍體，師兄已經看過……」

此刻幫主再戴上面具，冷峻地道：「此案已定，犯人由本座自行處理，散會！」

幫主掠下台，素轎已經移到台前，八個樂手奏起樂曲，幫主已進入轎中，由「一枝花」等人擁著離去。

而「鼓叟」則仍牽著左世保，跟在轎後離去。

岳家宇此刻內心激動，他認爲不管此人是不是父親，也應該親自去問一下。至於曾害過他的少女，他此刻已無暇顧及了。

藍淼拉著他走出廣場，道：「小子，你想著，令尊一生正大光明，自不會戴上面具，此其一；令尊更不會當一個幫主。但最大可疑之處，乃是此人站在台上，早已看清了台下任何人的面孔，假若他眞是你的父親，豈有不認識你的道理？」

岳家宇肅然道：「前輩的話自有道理，但此人又何必冒充家父之名？」

藍淼哂然道：「這自然有他的打算！就像你我冒充在此臥底的道理一樣，總之，這太華幫中，有太多秘密，我們必須先弄清副幫主、『鼓叟』、『一枝花』及『南雞』、『北駝』等人的企圖之後，再通知外面的人一鼓而下之……」

岳家宇道：「前輩，我現在應該怎麼辦？」

藍淼道：「你暫時不必去找那少女的麻煩，反正一旦擒獲左世保，那少女也逃不了！我們必須先向副幫主等人接近，我看你再冒險一次，去找『一枝花』，弄清幫主的身份，以及他們在此是否臥底！」

岳家宇道：「晚輩遵命！前輩你住在何處？」

藍淼道：「我住在金一航的屋子後面第三幢，我此刻就去見副幫主，五更前在此見面！你要小心了！萬一事敗，不必來此，可自行逃出此幫！」

岳家宇應聲而去，又奔向落雁峯頂，翻入堡中。

那知他剛剛落在花叢之後，突見一條纖小身影在前面一晃而沒，隱隱看出，極像害他的少女。

他冷哼一聲，心道：「只要被我遇上，就莫怪我無情……」

他這次奔到藏珍樓附近，已知「一枝花」住在六層上，不必再經過四、五層，四下看看無人，一鶴沖天，在三樓飛簷上一點，上了第五層，再輕輕一彈，站在第六層室外。

只聞「一枝花」低聲道：「小子，你進來吧！」

岳家宇暗吃一驚，心道：「就憑這一手，就比我高明得多了！」

他立即推窗掠入，只見「一枝花」仍坐在蒲團上，冷冷地道：「你又來幹甚麼？」

岳家宇抱拳道：「記得前輩曾說，今夜審左世保時，就可以遇見家父，以前輩之見，幫主就是家父麼？」

「一枝花」默然良久，微微搖搖頭道：「老身雖然恨透了岳家驥，但也知道他昔年俠行頗著，似不可能戴著面具，當上此幫主……」

岳家宇肅然道：「他如果不是家父，就必是壞人，自應與白道作對，左世保殘害家父，且與白道作對，應該是幫主的同路人才對，爲何幫主反而出面證明，似乎非置他於死地不可……」

「一枝花」哂然道：「這也許是在作戲，若按本幫幫規，左世保犯了大罪，罪名成立，應交副幫主處理，但他却親自審辦，依我猜想……」

岳家宇心中一動，道：「前輩是說他們是一丘之貉？」

「一枝花」道：「這不過是推測之辭！不過，此幫中人十分複雜，就以左世保的師妹來說，表面上雖然向著左世保，但依我推斷，她和左世保勢不兩立，却抱著相反的目的……」

「怎麼？」岳家宇肅然道：「她盡量開脫左世保的罪名，莫非是故意喝反調？」

「一枝花」點點頭道：「這就是老身所說的，此幫中複雜的原因了！」

岳家宇道：「莫非那少女不是左世保的師妹？」

「一枝花」道：「不！應該是的，但這其中可能另有隱衷。」

岳家宇道：「晚輩此來目的，前輩已瞭若指掌，前輩在此，目的可否告知？」

「一枝花」冷冷地道：「老身的目的和你相同，假若此幫幫主不是岳家驥，你就是老身的恩人，反之，他若是你父親，咱們恩仇相抵，各不相欠！」

岳家宇肅然道：「前輩相信家父會殺死前輩的令兄麼？」

「一枝花」道：「老身雖不相信，却有人言之鑿鑿，在未弄清之先，岳家驥就是老身的仇人！」

岳家宇肅然抱拳道：「晚輩目的相同，前輩可否告知幫主住於何處？左世保押於何處？」

「一枝花」道：「此樓後面，有一幢精緻小屋，即幫主的住所，而左世保也押在那裏！老身不能不警告你，你的身手雖然了得，未必是幫主的敵手，此去危機重重，必須特別小心！一旦被擒，連老身等人……」

岳家宇肅然道：「假若晚輩不幸被制，也不會說出前輩之事，前輩大可放心！」

「一枝花」道：「小子，你要不要看看『三字經』和『百家姓』兩本奇書！」

岳家宇道：「晚輩此次來，主要爲了左世保，不想覬覦絕世秘笈，前輩好意心領了……」

「一枝花」點點頭道：「你倒也誠實，老身就是佩服這種一絲不苟之人！小子，老身現在撇開你我的仇恨不談，我要讓你看看『三字經』那本奇書……」

岳家宇道：「晚輩無心再研奇書，只想報仇雪恨，晚輩告辭了！」

說畢轉身穿窗而出，下了藏珍樓，只見那幢精緻的小屋中，燈光閃爍，似仍未睡。

岳家宇不敢大意，提氣輕身，掠到屋後，戳開窗紙向內望去。

只見左世保被鎖於大樑之上，他坐在地上，倚牆閉目養神，幫主坐在案前，正在揮毫寫字。

一張紙上寫滿了「殺」字，然後再取第二張，仍是「殺」字，似乎這個字總寫不好，立即擲筆而起，嘆道：「殺與不殺，都在一念之間，但上天有好生之德，此賊雖然……」

岳家宇突然隱隱聞到一陣香風，回頭一看，只見害他的少女，已站在他身後約三步之處，正在向他點頭微笑。

這丫頭笑起來更加動人，有如百花齊綻，儀態萬千，岳家宇不敢出聲，却以怒

目相向。

那少女向他招招手，突然轉身掠至。

岳家宇心想，若不生擒住此女，今後她必定搗亂；立即追去，那少女越過堡牆，又到了那個幽谷。

岳家宇冷笑道：「古語說，得意不可再往！妳還想要花樣害人麼？」

雖然如此，他不得不暗暗戒備，因爲那汗巾和荷包中的迷粉，令人防不勝防。

到了谷底，少女突然站住，坐在一塊大石上，仍是向他微笑。

岳家宇站在一丈之外上風頭，不敢再靠近，冷峻地道：「賤人！妳爲甚麼要害我？」

少女「格格」笑道：「岳大哥，你還沒有問我的姓名呢？」

岳家宇厲聲道：「像妳這種無恥的女人，還有甚麼好名字？不過是春蘭秋菊一類俗名……」

少女道：「我叫朱嫣紅！」

岳家宇道：「我問妳爲甚麼要害我？」

朱嫣紅美眸連眨，道：「我何時害你來？」

岳家宇沈聲道：「妳難道沒有……」他不好意思說出來。

朱嫣紅撇撇嘴道：「你想得可眞好哇！本姑娘豈能隨便和你……」

岳家宇沈聲道：「那你爲甚麼把我迷倒，又叫我狂奔百十里路？」

朱嫣紅「格格」大笑，花枝招展，道：「吃飽了喝足了，不需要活動一下麼？你這人眞是……」

岳家宇大怒，道：「原來是妳逍遣我！」

朱嫣紅拍拍大石，道：「岳大哥，過來坐下麼！看你嚇成那個樣子，我又吃不了你！」

岳家宇冷笑道：「誰是妳的大哥！」

朱嫣紅道：「叫你一聲大哥，是尊敬你，難道這也給了你的便宜不成？」

岳家宇道：「我且問妳，左世保無惡不作，妳爲甚麼替他開脫？」

朱嫣紅道：「他是我的師兄，總是自己人嘛！」

岳家宇道：「如此說來，他做的惡事，妳認爲是無所謂了？」

「不！」朱嫣紅肅然道：「他爲非作歹，我都知道，但爲了某種原因，我不希望他立刻死去！」

岳家宇道：「爲甚麼？」

朱嫣紅道：「因爲他曾暗襲家師，不知家師是否仍活在世上，此刻我盡力爲他開脫，使他相信我，然後我再逼問他，他必能說實話！」

岳家宇哂然道：「這就不對了！據西藏幽谷石洞中的石壁上記載，令師收妳爲徒，早在數十年前，豈能有妳這等年輕的徒弟？」

朱嫣紅笑道：「你上當了，那壁上的字跡，是別人鑿上的，其用意何在我弄不清楚，而且字跡上面說我是荷蘭人，眞是荒天下之大唐！」

岳家宇知道是谷中蘭鑿的，在利用他學那「鶴形掌法」，然後她再偷藝。

岳家宇沈聲道：「可是我仍不信，那鶴形掌法眞是妳研出來的麼？」

朱嫣紅道：「不是，那是家師研悟的，設若是我手創，豈能敗在你的手裡？」

岳家宇恍然大悟，道：「依妳的看法，太華幫幫主，是不是一代大俠岳家驥？」

朱嫣紅冷笑道：「當然是了！除他之外，誰能統御那些高手？」

岳家宇心頭一沉，道：「胡說！依我看八成是假的！」

朱嫣紅道：「這件事我也不便和你爭執，反正不久自有分曉，岳大哥，那桃花酒可口麼？」

岳家宇勃然大怒，正要動手，突聞一陣衣袂飄風之聲來自身後，不由大吃一驚，原來幫主已站在他的身後約三步之地。

設若此人要偷襲他，八成無法閃避。

只見他面色甚是凝重，肅然道：「原來岳家的後人麼？」

朱嫣紅肅然道：「正是！」

幫主慨然一嘆，仰天悲聲道：「二十年了！蒼天哪！你雖然作此殘酷安排，到底對我岳家驥不薄，今日能與吾兒相聚，吾願足矣……」

岳家宇肅然道：「素聞家父光明正大，怎能戴上面罩，幹此勾當？」

幫主肅然道：「吾兒有所不知，爲父要報岳家四十一口血仇，不得不隱姓埋名！因仇人太多……」

岳家宇道：「晚輩出道一年有餘，你既是我父，爲何不及早相認？」

幫主慨然道：「爲父思你心切，非三言兩語所能形容，宇兒……讓我看看你……」

說著，就走過來，伸出兩臂，要擁抱他。岳家宇心中一動，立即閃了開來，道：「前輩且慢，若你果是我父，必知司馬龍其人，爲何不跟他聯絡？」

幫主冷冷一哼，道：「好個孽子，連你老子也不認了，看掌！」

掌隨聲到，不帶風聲，由拍變抓，凌厲無匹。岳家宇大吃一驚，若非昨夜誤飲桃花酒，內力與輕功大增，自信無法逃過這一抓。

急切中吸腹塌腰，斜閃一步，幫主不由一愕，陰聲道：「好小子！有你的……」

岳家宇大喝一聲，以十成內力施出「鶴形八掌」第七式，罡風呼嘯，地震山搖。

幫主不退反進，兩掌一翻，劈、抓、拍、推，一口氣施出十一掌，「轟」地一聲，岳家宇多退了一步。

但他此刻深知對方略佔上風，他想收手也辦不到，十二成功力，施出從未用過的第八式。

此招一出，狂飈形成一個漩渦，黃塵暴捲，土石橫飛，幫主雙掌平胸，力推而出。

一聲大震，塵霧中人影乍分。岳家宇喉中一熱，「咕嚕」一聲，噴出一口鮮血。

幫主身子搖了一陣，似比岳家宇好些。獰笑連連，再次向他抓來，就在這時，朱嫣紅已趁機到岳家宇身後，以傳音之術，道：「佯作躺下，把他身上的『三字經』和『百家姓』眞本盜來，你若無此秘笈，永遠不是敵手！」

「啪」地一聲，岳家宇肩頭中了一掌，

應聲倒地。

幫主不由微怒，沉聲道：「本座第一次遇上如此年輕的高手，想試試他到底能接我幾招！丫頭妳……」

朱嫣紅歛衽道：「幫主請勿見責，小女子深知他的功力，非同小可，不但小女子敗在他的手中，連左世保也非敵手，小女子唯恐他傷了幫主！」

幫主冷冷一哼，朱嫣紅又道：「其實小女子是白操心！幫主武功蓋世，怎會受傷？只是小女子一時情急，由不得人……」

這丫頭口齒伶俐，像對方這等老奸巨滑之人，也感覺大爲受用，微微一哂，道：「姑念妳居心頗善，本座不予怪罪！妳把他扛起來，咱們回去……」

朱嫣紅美目一轉，又歛衽道：「幫主務請見諒！男女授受不親！他這般年輕，小女子實在不能……」

幫主又重重地哼了一聲，走到岳家宇身邊，仔細打量著，道：「好小子！若非左世保揭開你的秘密，本座可能要上你的大當！只可惜你的運氣差點！當『鼓叟』殺死金一航時，副幫主以爲沒有第三者看到，却被左世保看到了……」

岳家宇心道：「我的穴道根本未受制，設若我此刻突然發難，不知能否得手？但這種行爲，有欠光明，既然朱嫣紅要我盜他的『三字經』和『百家姓』秘笈，大概這兩本秘笈十分珍貴，我雖無興趣，總比留在此魔鬼身上好些……」

幫主哈哈大笑道：「本座冒充岳家驥，就是爲引這小子來，因爲當今高手，除了本座之外，這小子最爲扎手……」

他挾起岳家宇，對朱嫣紅沉聲道：「跟我回幫！」

二人向谷中掠去，岳家宇心道：「他的秘笈，必是放在錦袍內袋之中，要出手就必須一次得手，可別弄巧反拙……」

出了谷口，朱嫣紅道：「請問幫主，依小女子看來，你的武功和這人的『鶴形八掌』類似，不知是何道理？」

幫主微微一哼，道：「大概是源出一門，只是這小子所學的不全，難以與本座相提並論……」

朱嫣紅道：「是的，幫主剛才輕描淡寫地把他擊傷，而他却好像出盡了全力，由此看來，他差得多了！」

幫主甚是得意，哂然道：「雖然此子十分了得，怎奈本座有半甲子的火候，而他……」

岳家宇知道朱嫣紅有意引他說話，分散他的精神，突然雙手齊抓，左手抓向衣袋，右手抓向他的腎門穴。

「刷」一聲，錦袍被抓裂，一個布包應手而落，但布包中掉出一本，落在地上。

在此同時，岳家宇另一手抓向幫主的腎門穴，雖已抓中，豈知這老魔端地了得，穴道移動，逃過一關。

岳家宇一抓就知道失敗，只得用力一掙，脫出幫主的臂彎，躍出一丈之外。抖開布包，裡面有一小册，封上寫著：「百家姓」三字，另有一行小字：天下武學總滙。

幫主撿起地上另一個小册子，岳家宇心想，那大概就是「三字經」了。

岳家宇有點失望，心想，這兩本秘笈，一定是「三字經」比較珍貴，因爲上面有絕世武學，這「百家姓」不過是一些武林高手的姓名，無甚大用。

那知幫主大爲焦急，厲聲道：「小子，你想要命的話，就快點拏過來！」

岳家宇冷笑道：「命也要，秘笈也要，不信咱們再拚幾招！」

朱嫣紅在一邊大爲焦急，連使眼色，但岳家宇根本沒看到。

幫主「桀桀」獰笑道：「好小子！你的死期到了，這可怪不得我！」

岳家宇心道：「我現在和他硬拚，實在划不來，不如先問問他再說……」

他立即搖搖手，道：「老魔，你別焦急！這玩藝對你有用，對我却毫無用途，你若能回答我幾個問題，我就還給你！」

幫主冷峻地道：「你想威脅老夫！嘿嘿！老夫豈能……」

岳家宇厲聲道：「你若不答應，我只要手上加把勁，就把這册子捏成紙屑！」

他看這册子對老魔很重要，這一手果然得靈，老魔嘿嘿冷笑道：「小子，你有什麼問題，自管問吧！」

岳家宇道：「你冒充家父必知家父的底細，家父是否已死？抑是仍活在世上？」

老魔獰笑道：「死了！」

岳家宇沉聲道：「你必須說實話，須知你我的功力相差有限，我的同道就在本幫附近，只要我長嘯一聲，他們立即趕來！」

老魔不能不信，其實他的武功比岳家宇好不了多少，剛才岳家宇施出「鶴形八掌」第八式，老魔雖未吐血，也差點昏倒。

老魔厲聲道：「老夫何等身份？豈能對你說謊？」

岳家宇心中一涼，冷峻地道：「是你殺的？」

老魔道：「不是，是左世保殺的！」

岳家宇道：「你是誰？」

老魔猶豫一會，獰笑道：「老夫『萬里獨行』陶百壽！」

岳家宇斗然一震，他聽說過這號人物，名頭之高，遠在他師父司馬龍之上。立即厲聲道：「可是你役使左世保殺死家父的？」

「萬里獨行」陶百壽冷笑道：「不錯！老夫叫左世保偸襲岳家驥，待他重傷倒地，失去抵抗力時，老夫突然出現，擊退左世保，佯作爲他療傷……」

岳家宇狠聲道：「好個卑鄙的老賊！」

陶百壽道：「岳家驥以爲老夫眞的和他一條心，十分感激老夫，當他的重傷即將痊癒時，他竟把那位奇人傳他的九招鶴形掌法傳了老夫！」

岳家宇大吃一驚，這老魔果然比他多會一招，厲聲道：「老賊，家父傳你武功，乃是有恩於你，你！……」

陶百壽道：「老夫確知他已將所學的全部說出，正要向他下手，想不到突然來了一百個厲害人物，老夫點了他的穴道，把燈吹滅自後窗溜走，岳家驥就在對方掌下喪生……」

岳家宇目眥皆裂，嘶聲道：「老賊，

那一百個高手，就是『百家姓』上的人？」

陶百壽道：「不錯！小子，還給我！」

岳家宇厲聲道：「老賊，那一百個高手在何處？」

陶百壽心道：「就讓你自己去送死也好！」立即陰聲道：「黃山有個百姓谷，他們就隱居在百姓谷中！」

岳家宇把小冊子往懷中一揣，回頭疾掠，道：「老賊，我先去找那一百個仇人，回頭再找你算帳！」

陶百壽不由大怒，急起疾追，此賊號稱「萬里獨行」，輕功自是了得，不到五六個起落，已堪堪追上。

突聞朱嫣紅大聲叫道：「幫主，不好了！幫內起火了！」

岳家宇回頭一看，果然太華幫中冒起濃煙，但陶百壽却知道並非起火，而是一種狼煙（即狼屎晒乾燃燒起來，直沖雲霄而不散，古代帝王招諸侯議事，即以此法聯絡。）這是太華幫中的暗號，乃是緊急之事。

陶百壽對岳家宇厲聲道：「小子，老夫現在無暇追你，但事後老夫追到天涯海角，也必搶回那本『百家姓』……」說畢，向幫中疾掠而去。

岳家宇不由茫然，停步回頭，對朱嫣紅道：「妳到底是敵是友？」

朱嫣紅笑道：「你隨便說好了！反正我對你沒有惡意！」

岳家宇道：「既然這『百家姓』之上，都是陶百壽仇人的名字，有何珍貴之處？爲何非搶回來不可？」

朱嫣紅道：「這個我也不太清楚，但我猜想，這『百家姓』比『三字經』更重要！」

岳家宇點點頭道：「我相信妳的猜測，幫中既然失火，諒是我方發動，我必須趕去相助！」

朱嫣紅道：「錯了，那不是起火，而是一種狼烟訊號，有緊急事故時的聯絡方法！」

岳家宇道：「妳沒有說謊嗎？可別誤了我的大事！」

朱嫣紅道：「放心吧！我不會騙你的，你現在要去黃山百姓谷麼？」

岳家宇道：「是的，現在陶百壽已知我是冒充的，我也不必再到太華幫了，我想去見見幾位前輩，再到黃山去一趟，因爲百姓谷中那一百個高手之中，必有一個是我殺父仇人！」

朱嫣紅道：「岳大哥，我陪你一道去吧！」

岳家宇心道：「和女人一道去，總是不便，況且她到底是敵是友，我還沒有弄清楚……」

岳家宇道：「謝謝朱姑娘，我一個人去比較方便些！關于桃花坪酒缸中的棻花死蛇那件事，朱姑娘能告知原委麼？」

朱嫣紅道：「這樣吧！我們邊談如何？」

岳家宇抱拳道：「那麼再會了！岳某相信咱們還有重見之日，希於白道中人犂庭掃穴之時，姑娘能作個內應！」說畢，疾掠而去。

岳家宇心想，此去黃山百姓谷，必定凶險，若幾位前輩獲知此事，必不讓我一人前往，況且幾位未婚妻也必會要求同去。不如逕自去了。心念一決，就向皖境黃山奔去。

岳家宇一面奔馳，一邊取出「百家姓」祕笈，他本以爲祕笈上必是「趙錢孫李」等姓名，沒想到竟是十二頁圖畫。

而這些圖畫，都是動物，鼠、牛、虎、兔、龍、蛇、馬、羊、猴、雞、狗、豬。原來是十二生肖。第一頁是一隻潑墨大老鼠，在一隻大碗邊沿上繞行，這畫匠功夫是夠，只是意境不高。

第二頁是水彩畫，一隻金色巨牛，正在拖耙鋤地。

第三頁是一隻斑爛猛虎，站在高崗上，狂風吹倒了草木，猛虎仰天對明月而嘯。

第四頁是一隻白兔，在獵人兜捕之下，脫身鑽出草叢，去勢如箭。

第五頁是一條墨龍，在烏雲中張牙舞爪，半隱半現。

第六頁是一條巨蛇，自個洞探出巨頭，揚首吐信，作狀欲噬……

岳家宇茫然搖頭，心道：「『百家姓』上竟是十二生肖圖畫，眞是出乎意料，由此看來，陶百壽珍視此書，必有道理。」

再往下當然是馬、羊、猴、雞、狗、豬等，只是姿態各有不同。

岳家宇心中一動，忖道：「第一個圖畫，一隻大老鼠在碗邊上疾繞，這表示老鼠身法靈巧，鼠從如意，暗示輕功應如老鼠之敏捷，假如這是一招武功，必是以下盤步法爲主，類似八卦門的『走玄箕入門心法』。」第二頁老牛耕田，應該是一招『金牛鋤地』，第三圖的猛虎，該是一招『嘯月吟風』，第四圖是白兔，又是輕功中的閃避身法，第五圖的烏龍，應爲一招『雲龍之現』，第六圖的巨蛇該是一式『白蛇吐信』，至於第七圖的白馬，揚首分鬃，有如天馬行空，該是一招『白駒過隙』……」

岳家宇心道：「是了！無怪陶百壽不肯放鬆這本『百家姓』了，原來上面是十二式武功，但是，若照推測的招式名稱，都是一些武林普通招式，如『白蛇吐信』、『金牛鋤地』及『雲龍三現』等，未見玄奧！」

但他立即否定這種想法，心道：「以陶百壽的身手，仍然覬覦，此書的招式，可知這些普通招式若湊合聯貫起來，定是非同小可。只不知爲何定名爲『百家姓』？此書與『百姓谷』又有甚麼關係？」

他一直看到第十二頁圖畫，確定自己的猜測不錯，乃是兩種輕功，十種招式。但無暇研練。

七日後，他來到黃山正北的三口鎮，已是日薄西山、倦鳥投林之時，幾日來日夜奔波，到了地頭，也該好好進點飲食，略事休息一下。

他進入一家飯莊，剛剛叫了酒菜，只聞身後一陣香風襲來，一位妙齡女郎，飄然而至，毫不客氣地坐在岳家宇對面，對小二大聲吩咐道：「店家，再添一副杯筷！」

* * *

岳家宇抬頭一看，原來此女正是朱嫣紅，只見她微微一笑，道：「岳大哥，你

想不到吧？」

岳家宇道：「我確實沒有想到朱姑娘覓在一路上暗暗跟踪我？」

朱嫣紅道：「不是，你的輕功眞好，我追了半天，沒有追上，但我知道你到黃山，可能要在這裡打尖！」

這時小二取來杯筷，二人邊吃邊談。

岳家宇道：「朱姑娘，妳知道百姓谷中的祕密麼？」

朱嫣紅笑笑道：「我也不知道，所以急急趕來，跟岳大哥去看看！」

岳家宇道：「朱姑娘，依我猜想，妳設計騙我身中痲瘋，又誘我去喝那桃花酒，必有深意，現在可以說出來麼？」

朱嫣紅神祕一笑，說：「岳大哥，我承認那是有深意的，但現在仍不能告訴你，不久你就知道了。」

岳家宇知她現在不會說出來，飯罷起程，逕奔黃山，可是百姓谷在何處？他根本不知道，進入山區，岳家宇不禁猶豫起來。

朱嫣紅道：「岳大哥，黃山有大峯三十六，小峯七十二，周圍四十里，我們這樣找，恐怕要好幾天才能找到呢！」

岳家宇道：「不錯！可是我對此山地形不熟悉……」

朱嫣紅道：「據說最高的主峯蓮花峯後，有一個極大的山谷，不知是不是那裏？」

岳家宇道：「我們只得先去看看了！」

朱嫣紅拉着岳家宇的手，二人携手並肩而奔，大約二更左右，到了蓮花峯附近。

岳家宇道：「噢！此峯果然挺秀峭拔，不愧爲黃山主峯！」

朱嫣紅道：「此峯之高，有萬尺光景，那山谷就在後面。」

二人繞過山脚，山谷已隱隱在望，深夜中燈光如海，自茂密的林隙中洩出來。

岳家宇道：「不知這裏是否百姓谷……」

那知脈門一緊，已被朱嫣紅扣住，接着她又點了他的痲穴，挾起來往谷口疾奔。

岳家宇既驚且怒，更恨自己屢次吃虧上當，總是不能小心提防，太相信別人，這朱嫣紅本是十分詭譎之人，她的來歷還沒有弄清，怎能信任她！

現在後悔已晚，岳家宇只有聽天由命了。

進入谷中，那是一個石柱砌成的大樓，上有「百姓谷」三個大字，迎面來了三個十六七歲的女孩子，乍見朱嫣紅，立即大聲道：「朱姊姊，妳回來了！」

朱嫣紅大聲笑着道：「回來了，回來了！而且還得到一個戰利品！這次功勞可大了……」

岳家宇暗暗一嘆，忖道：「原來她就是百姓谷中之人，但她爲何又在太華幫中呢？如果此谷主人與太華幫幫主有關係，我就完了……」

只聞一個女孩子大聲道：「噢！這人很英俊，只可惜頭上有個肉瘤！」

另一個道：「朱姊姊，此人是誰？」

朱嫣紅道：「是一個採花淫賊！」

岳家宇暗罵一聲「賤人！」，心道：「是我採花，還是妳們採花？」

三個少女立即吐了一口唾沫，道：「採花淫賊到了本谷之中，八成沒有命了……」

朱嫣紅挾着岳家宇下了谷道，只見谷中形成十二個小村落，每個村子，最大有二三十家，一簇一簇的，秩序井然，但每個小村落，都以巨竹圍藩籬，似乎各不相擾。

朱嫣紅挾著他來到一個小村落中，只見男女老幼，都圍攏過來，說：「朱姑娘，這人是誰？」

朱嫣紅對一位老人道：「爹爹，此人是太華幫中的護法，外號『獨角鰲』！」

老人哼了一聲，道：「原來是個風流賊子，嫣紅，他是不是想害妳，被妳捉住了？」

朱嫣紅道：「是的，不過他的武功很高，我們可以利用一下！」

老人道：「難道妳想叫他連闖十二村落？然後再去謁見谷主？」

朱嫣紅道：「對了，他死了，罪有應得，若是僥倖不死，就可代我們完成心願！」

老人慨然道：「此人武功雖高，却未必能連闖十二村而不死！好吧！紅兒，這件事就由妳去辦！」

朱嫣紅挾着岳家宇來到一幢竹屋中，把岳家宇放在床上，幽幽地道：「岳大哥，請你原諒我，我這樣做，完全是爲了你！你必須相信我！」

岳家宇瞪了她一眼，心道：「好賤人！妳說我是個淫賊，還說全是爲了我好，我憑什麼相信妳？」

朱嫣紅摸摸他額上的肉瘤，道：「因爲你額上有個肉瘤，所以我只得將計就計，因爲『獨角鰲』之名，人儘皆知，幸好你並不是他，你只是冒充他，現在你的肉瘤快要消失了，我知道你的武功比我高，這件事，只有你可以做到，我相信你見了谷主之時，一定會感激我的！」她自說自話。

岳家宇心道：「這話也不錯，我頭上有個肉瘤，她不承認我是『獨角鰲』反而更糟，這並非她汚辱我，只怪『病修羅』不要我冒充別人，偏偏冒充這個風流賊……」

朱嫣紅道：「岳大哥，我現在就解開你的穴道，希望你不要和我過不去……」

她隨手解了岳家宇的穴道，岳家宇一躍而起，掄掌就摑，但朱嫣紅並未閃避，閉目等挨。

岳家宇收回掌來，厲聲道：「賤人，妳到底要甚麼花樣？」

朱嫣紅幽幽地道：「岳大哥，你若是不解恨，就打我兩下吧！反正我對你沒有惡意，我不會怪你的……」

岳家宇冷峻地道：「還說沒有惡意，妳爲甚麼不招呼就暗算於我？設若妳對我確是好意，爲何不對我說明？」

朱嫣紅道：「我若對你說明，你不會照我的話去做的……」

岳家宇厲聲道：「妳以爲現在我就會照妳的話去做麼？」

朱嫣紅道：「是的，因爲我要告訴你一件大事！」

岳家宇道：「甚麼大事？」

朱嫣紅道：「本谷主人，與你有關係，被囚於此谷的一個秘密洞中，只要有人能闖過十二個村落，就可以把他救出來！」

岳家宇冷笑道：「妳這人花樣太多，我不敢相信妳！」

朱嫣紅道：「岳大哥，你必須相信，因爲我叫你喝那桃花酒，就是想使你的輕功和內力增加，以便來此……」

岳家宇哂然道：「這就不對了！我若得不到這本『百家姓』秘笈，根本就不會來此！」

朱嫣紅道：「我知道你一定會得到此書！」

岳家宇大聲道：「胡說！此書在太華幫幫主『萬里獨行』陶百壽身上，而我當時是想搶他的兩笈秘笈，却未想到只搶到了一本……」

朱嫣紅道：「其實『三字經』和『百家姓』都是一樣，我知道你準會搶到一本。」

岳家宇大聲道：「洞中所囚之人，與我有何關係？」

朱嫣紅道：「現在不能告訴你，因爲現在告訴你，你一定會直接入洞，那就害了你的親人啦！」

岳家宇道：「我不懂！那怎麼會害了他呢？」

朱嫣紅道：「當初囚你親人時講明，除非是有人能闖過十二村，才能入洞救他，如果直接入洞，洞中把守的人，就先殺死你的親人！」

岳家宇冷笑道：「妳不是十二村中的人麼？爲甚麼這樣好心告訴我？」

朱嫣紅道：「岳大哥，到時候你就知道了！現在就動手吧！」

岳家宇半信半疑，心道：「她會不會利用我作壞事？說不定又是一個圈套。」

朱嫣紅道：「岳大哥，我陪你去，若是不相信，你隨時都能制住我！」

岳家宇哂然道：「妳這人詭計多端，使人防不勝防！」

朱嫣紅道：「岳大哥，到時候你會感激我的！」

岳家宇心道：「以我的身手，只要小心點，提防她的暗算，應付幾十個高手，並無危險，不知那親人是誰？」

他冷冷地道：「好吧！不過我要警告妳，再要花樣，一旦被我制住，可別怪我手下無情！」

朱嫣紅道：「岳大哥，你看，這十二個村子相連，直通山洞，此村不算，還有十一個，由下一個開始，可能每個村子都有凶險，但以你的身手，當能化險爲夷，天亮以前，大概就可以到達洞口……」

岳家宇向外望去，十一個村子，每個相距二三十丈，只見燈光明耀，却不見人影。心道：「以朱嫣紅的身手，都無法通過，可見這十一個村子，非同小可，她怎麼告訴我，能化險爲夷呢？莫非她眞要害我？」

「管他！」岳家宇沈聲道：「走吧！妳在前面，我必須監視妳！」

朱嫣紅道：「岳大哥，我的武功不如你，不敢走在前面……」

岳家宇道：「好吧！妳不要離我太遠！」

岳家宇一把抓住她的脈門，把她帶出門外，掠向第二個村子，竹籬高約一丈，岳家宇看了一下，裏面有一片平地，不會有危險，喝聲「起」！飛掠竹籬之內。

二人剛剛落地，四五丈外竹屋中竄出一個老嫗，掄起一根竹拐，向二人攔腰掃來，風聲勁烈內力極足。

朱嫣紅大聲說：「岳大哥快放手……」

岳家宇大聲道：「起——」提勁躍起一丈五六，抖手把朱嫣紅丟出三丈之外。

老嫗一杖掃空，竟以杖尾上撩，以「舉火燎天」之式，戳向岳家宇的左足心。

岳家宇自誤飲桃花酒之後，自感身輕如紙，任意飛掠，只要稍一借勁就行。但他却不敢以足尖去點竹杖，橫飄五六尺，正要下落，老嫗又緊劈一掌。

「忽」地一聲，掌力先至，掌聲後出，岳家宇不由吃了一驚，只得凌空出掌相接。

「啪」地一聲，岳家宇的身子在空中翻了個觔斗，感覺力道極猛，以「平沙落雁」之勢斜掠一丈，足尖一點，急掠而回，沈聲道：「前輩接我一掌！」

這一掌仍是以「鶴形掌法」第一式，威力極大，那知老嫗悶聲不響，也拍出一掌。

「蓬」地一聲，岳家宇反而退了一步，這一驚非同小可，正要再出第二式，突聞朱嫣紅大聲道：「岳大哥，『百家姓』上第二式！」

岳家宇雖知那『百家姓』上的圖畫都是一些招式，但卻未悟通，此刻更無暇去想，立即又施出「鶴形八掌」第二式。

「蓬」地一聲，這次仍被震退一步，而老嫗卻僅搖晃了一陣，岳家宇極爲不服，心想，妳若能接下第三掌而不退，我就服了妳，「忽」地一聲，第三式又力拍而上。

老嫗臉上毫無表情，活像一頭笨牛，身子一弓，右杖左掌，一齊攻上。

「蓬」！這一次仍是一樣，岳家宇動了眞火，以「一元罡」施出第五式。罡風把竹籬都拔了起來。

老嫗仍是不慌不忙，右杖左掌，接了下來。

岳家宇不由駭然，這第五式威力之大，連「萬里獨行」陶百壽那等高手，也不可能如此輕鬆。

岳家宇心中一動，這時老嫗又主動攻上來，力拍一掌，竹杖以「獨釣寒江」之式，猛挑岳家宇的面門。

岳家宇突然施出一式「鐵牛鋤地」，這本是極普通招式，任何一派中都有這一式，因他想到「百家姓」上第二頁圖畫，是一隻金牛，作鋤地之狀，況且朱嫣紅又說「百家姓」第二式。

這雖是普通招式，但由他施出，威力非凡，實感比「鶴形八掌」第五式的勁道還大，幾乎有點不敢深信。

老嫗突然吃了一驚，顯得手忙腳亂，中途撤招，似想退到一丈之外。

岳家宇吃驚之餘，却不願罷手，兩掌一分，緊欺而上，左掌平劃，右掌變掌爲抓，猛抓老嫗的左腿。

「刷」地一聲，老嫗的布裙被抓裂一角，長嘯一聲，抖手擲出竹杖！「刈」！一根紫竹杖竟插入土中三尺有餘。

老嫗轉身掠入竹屋，冷冷地說：「朱嫣紅，帶他過村！」

無論如何岳家宇，都不能信這件怪事，如果一招「鐵牛鋤地」竟比「鶴形八掌」第五式還厲害，「鶴形掌法」又算是絕世之學嗎？他楞在當地，怔怔地望著竹屋。

朱嫣紅低聲道：「岳大哥，你已經過了一關啦！」

岳家宇不解地道：「朱姑娘，我眞不懂——」

朱嫣紅拉著他掠出第二村，低聲道：「你以爲一招普通招式，比『鶴形掌法』還厲害，有點不信是不是？」

岳家宇道：「是呀！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朱嫣紅笑笑道：「岳大哥，你以爲那是一招『鐵牛鋤地』麼？」

岳家宇心中一動，道：「是的，乍看起來，確像『鐵牛鋤地』，但實際上有很大差別，眞氣逆轉，下盤不固，眞力凝於腰，發之於肩，集之於掌……」

朱嫣紅道：「對了，岳大哥，所以這一式普通招式，比你的『鶴形八掌』還厲害！」

岳家宇恍然大悟，道：「無怪『萬里獨行』視『百家姓』有如瑰寶了！」

朱嫣紅道：「岳大哥，若非你的功力深厚，悟性極高，仍不能一瞬間悟得此招的訣竅！」

「所以妳才看上了我，要我前來冒險！」

朱嫣紅幽幽地道：「岳大哥，你現在是不會了解我的！」

第三村已在眼前，竹籬內有一老者，席地而坐，頭上光禿禿的，活像一個紅皮雞蛋。

朱嫣紅低聲道：「這個更厲害些，岳大哥，最後用『百家姓』第三招……」

岳家宇一掠入竹籬，抱拳道：「請問前輩高姓大名？」

老者冷冷地道：「如果你小子過不了這一關，老夫再告訴你，必能使你死而瞑目！」

老人坐式不變，凌空飛起，雙腿交剪，一口氣掃出二十一腿，竟把岳家宇迫得連退三大步。

現在才知道，這老人兩臂盡失，雙袖在空中飄展，有如兩翼。

大凡兩臂盡失之人，武功再高也必受限，因爲雙臂有平衡人身作用，即使不用雙臂擊人，以腿擊人，也將減少極大的威力。

但這老人以雙袖飄展之勁，代替了雙臂平衡身子作用，脚勁大得驚人，方圓三丈之內，罡風排山倒海，令人無法張目。

岳家宇倉促間只得施出「鶴形八掌」，朱嫣紅大聲道：「岳大哥，不行……」

「轟轟」兩聲，掌力與腿勁相接，岳家宇連退三大步，雙臂隱隱作痛。老人更不答話，再次躍起，凌空掃來。

岳家宇想到「百家姓」第三個圖畫上是一隻嘯月的猛虎，知道這是以下攻上的招式，但老人凌空攻來，已不容他思考。

「轟轟」兩聲，岳家宇踉蹌後退，被朱嫣紅扶住，岳家宇不由大怒，長嘯一聲，施出「鶴形八掌」第六式。　（未完・廿六）

環球出版社新書介紹

萬惡錢——龍乘風著

泥濘上有一塊閃閃發亮的大洋，這塊大洋可說是禍根。

花花公子呂少爺拋了這塊大洋，他被人打斷了雙腿……

每本港幣$14.00

風雲鬥——龍乘風著

血雲教是江湖上神秘可怕的組織，教主是個聞名喪胆的女魔頭雲后，而雲后的對頭人便是風帝，也是她最忌憚的人；他們終於相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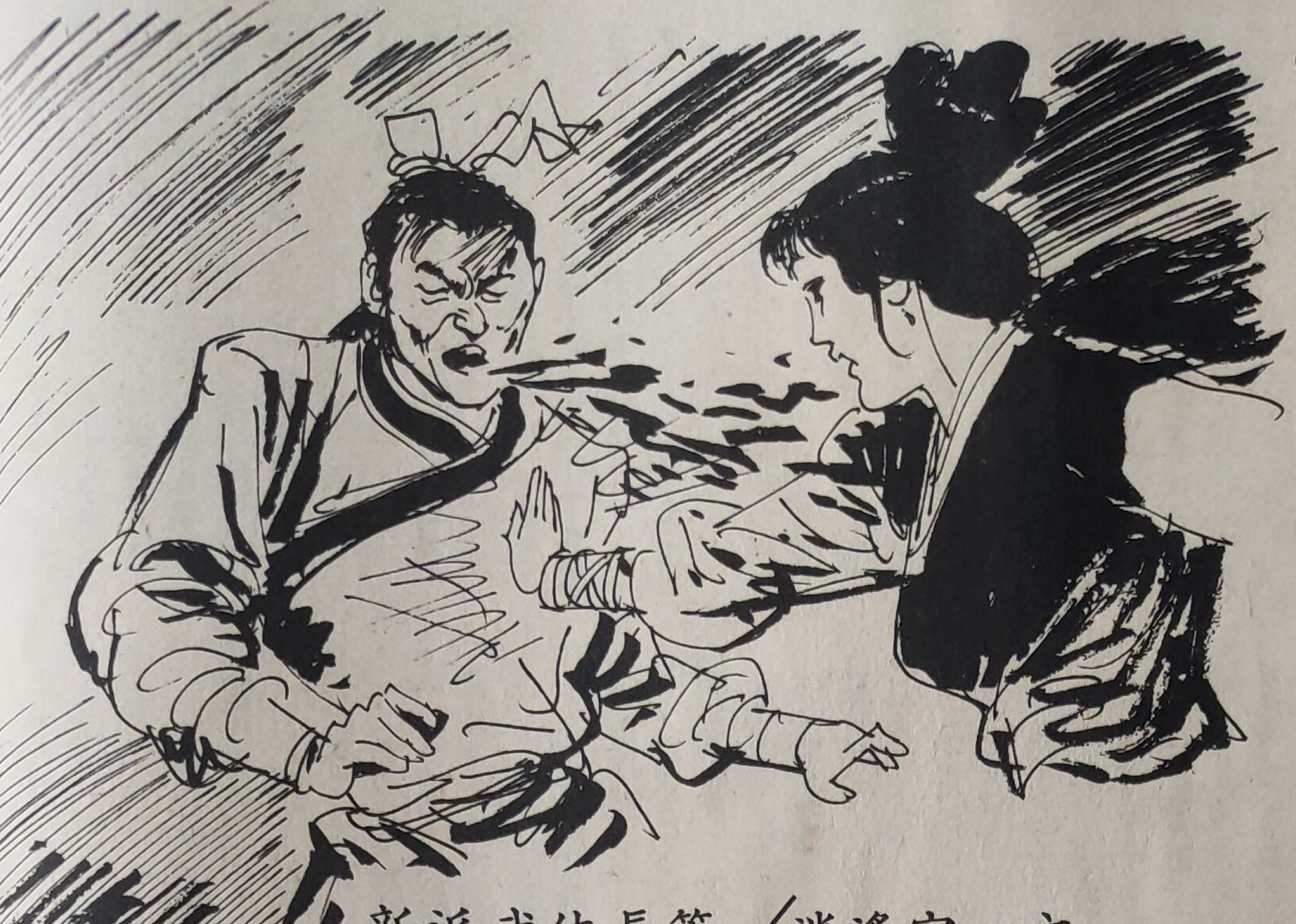
每本港幣$15.00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萬寧及各香港電視服務站有售

H.K.N.G.

上文提要：

展雲龍爲洩慘遭滅門之禍仇恨，大鬧佛門大會之後，又逕向峨眉碧雲寺進發，特意要找峨眉慧果禪師，急欲得知當年雙親遇害的殘酷往事，因爲慧果禪師乃當時事件的目擊者，此刻慧果已走火入魔雙脚殘廢，正在棲霞別府坐關，以克制心靈的痛苦，慧果告訴展雲龍稱，帝王谷的鐵皇爺知道展家流血事件，忽聞金鐘之音傳來，慧果驚慌不已，伸手指向天空猝然死去……



新派武俠長篇／逍遙客·文　可飛·圖

金魔血指環

高僧義憤行偷襲　藥谷索取續命丹

她，孤寂的站在蔚藍的天空下，在那碧綠的荷影晃動前，她的肌膚散發着白雪似的光灩……

尤其那烏黑細長，斜斜上揚的柳眉下，襯托着那澄澈如水的眸子，使人覺得她的美是滙聚着天下美人的一切美，那是足以搖撼着每一個青年人的心……

她的美開始溶化了他的意志，使那冷酷的心房都躍躍欲動，使他的眼睛不忍眨動……

那個少女看見展雲龍這樣呆呆的望着自己，她笑了。

在那燦然的笑靨裡，有一顆紅紅的小痣深深嵌在浮現的酒渦裡，使得她看來更加嬌媚……

她的目光凝住在他的眼中，從她的眸子裡，展雲龍可看到自己的影子，可看到自己那種痴迷的樣子。

他急忙定了定躍動的心神，在他眼裡閃過一縷柔和的情燄，利時便已斂去。

他緊緊咬了牙關道：「這裡可是黃藥師所居住的藥王谷嗎？」

那嫵媚俏麗的少女似是愕了一下，自那美麗的笑靨裡有着詫異的樣子，她的笑容消逝了，怔怔地望着展雲龍道：「是的，你有什麼事情嗎？」

這個艷麗的姑娘曉得凡是走進藥王谷的人，大多是找爹爹療治天下罕見的病症，這年青人身罹重傷，自然是奔來求治的。

她明明知道展雲龍是幹什麼，面上却故作不解的樣子。

* * *

展雲龍身受靈光偷襲，又受到宏清和天弘內力的衝擊，復加上連夜快騎奔馳於四百多里路，傷勢惡化，已傷及臟腑，波及心脈。

他倒身在地上經過一陣調息後，體力漸漸回復了不少，那蒼白的臉上稍稍露出一絲紅暈。

展雲龍喘息數下，自地上站了起來道：「姑娘，請傳告黃藥師，晚輩展雲龍有事求謁。」

那少女烏溜溜的大眼睛一眨，道：「我爹爹不在家，你還是改日再來吧！」

展雲龍聽得腦中嗡的一聲，週身泛起一陣搖晃。

他曉得自己傷勢非常嚴重，最多不能拖延過三天的時光，在這三天裡，若不療治，一定會心脈斷裂而死。

他這一急當眞是非同小可，臉上立即湧起顆顆汗珠！

展雲龍絕望的凝視着那個少女，惶急地道：「黃藥師到那裡去了？他什麼時候回來？」

這少女雙眉輕輕一聳，道：「爹爹有時一去就是二三個月，或者十天半個月不等，這次他說要去採一種珍貴的草藥，最快，也得兩個月才回來……」她嘆口氣道：「唉！每次他出去，都只留下我妙貞一人……」

她想起自己孤零零的守護在這樣大的山谷裡，終日默默的對着白雲、荷塘、古松、草叢……心中經常是空虛寂寞的，無人可以了解……

有時她希望有人陪她談談，或者和她

結件漫步在山谷裡，但是那僅是幻想，從來沒人陪伴過她……」

雖然明媚的春天來到，給予她綠色的希望，但那僅僅是希望而已，她的希望時常在幻想中毀滅，她永遠是那麼空虛，她的心中僅限於藥王谷——孤獨的青春——。

展雲龍見到黃妙貞說到這裡，自粉白的雙頰上掠過一層愁怨的神色，他知道這少女的心中，因爲缺少友情的滋潤而頓感寂寞與孤獨……

他那濃濃的雙眉緊緊地皺了下，在深邃如海的眸子裡，泛射着一股男性特有的氣質……

他暗忖道：「這妙貞是黃藥師的女兒，必然懂得療治內傷的方法，自己此刻已傷及肝臟，必須趕快的診治……」他瞥了她一眼道：「我何不請妙貞替我看看？」

展雲龍沉思一會，深吸口氣道：「妙貞，妳會不會看病？」

他這是病亂投醫，在不得已的情形下，只得向這少女求助了。

黃妙貞在世代皆神醫的家庭環境裏，自然也懂得醫道歧黃之術，但她從來沒有給別人看過病，心裡一點把握也沒有。

她忖思一下，輕嘆口氣道：「我不會，爹爹從沒有教過我……」

這本是一句肺腑之言，但展雲龍聽了，却認爲她有意刁難自己，他的臉色倏然一變，一股殺氣立時湧現於雙眉之間。

黃妙貞從未看過一個年青人在自己面前發怒過，她乍見展雲龍那種怨恨忿怒的樣子，不禁連着倒退了數步。

她的面孔嚇得變爲蒼白，顫聲道：「你……你怎麼生氣了？」

展雲龍重重哼了一聲，身軀搖搖晃晃的向前走了兩步，雙眼緊緊地盯在黃妙貞的臉上。

他冷煞地沉聲道：「妳是眞的不會，還是假的不會？」

黃妙貞被他那凌厲的目光，逼視着，不敢與他對望，緩緩移開自己的目光，她沒料展雲龍會突然翻起臉來，居然以這種懷疑的口吻喝問着自己。

她輕輕梳理着額前飄拂的髮絲，强自鎮靜地問道：「你到底跟誰生氣？」

展雲龍冷冷地笑道：「藥玉谷是出名的醫學世家，你明明是在撒謊，還要騙我，說妳一點也不懂得醫理？」

「你好可惡！」黃妙貞實在忍受不了展雲龍這種逼人的攻勢，她花容一變，臉上立時佈起一層寒霜。

她氣得淸叱一聲，撩起右掌就要拍了出去。

掌緣方待劈落，一個念頭快捷的在她腦海中一閃，她急忙放了手掌，幽幽的嘆了口氣，道：「你走吧！若再在這裡蠻橫，那是自討苦吃！」

展雲龍望了她一下，驀地仰天大笑，彎彎的嘴唇弧線上顯現出來的笑意愈來愈是冷漠……

他身形一動，右掌電快的往黃妙貞的手腕抓去。

黃妙貞驚呼一聲，身形暴閃而退，道：「你敢强逼我，當心你的傷勢更惡化……」

展雲龍冷哼一聲道：「我不逼妳，就沒法救得我自己的生命，現在救命要緊，我只得强迫妳拿出你們藥王谷名聞天下的療傷聖藥——續命丹。」

黃妙貞作夢也不會想到眼前這個年青人不但冷漠得沒有一絲感情，而且還大膽的威逼她拿出黃藥師僅練有的三顆續命神藥「續命丹」。

此丹練就不易，係黃藥師採集百年雪蓮實調配二株參王以及十餘種其它珍貴藥材製成。黃藥師生平非常自負，謂「續命丹」與「大還丹」、「小還丹」合稱天下三大神丹。

他曾揚言，無論多重的內傷，只要服下一顆「續命丹」，立即能起死回生，包管痊癒。

黃妙貞苦笑道：「你休想得到『續命丹』了，我爹爹已經把這三顆療傷聖藥帶走了，我可沒有辦法給你……」

展雲龍見這美麗高貴的少女說得莊重，不似撒謊的樣子，他不由得怔怔出了一會神，忖思道：「『續命丹』乃是天下至寶之一，像這等高貴無比的神藥，黃藥師必不會輕易把它收藏在身邊，必定藏在藥王谷最隱秘的地方……」

他怒忖道：「她這下顯然又是在騙我，我只好拚了身上殘餘的身力，把她擒住，逼她說出地方來。」

展雲龍一想到這裡，立時在心裡做了一個明確的決定，他暗暗調集身上僅有的兩成功力，待機準備一下子擒住黃妙貞。

他知道這等美麗的少女，必定是冰雪聰明，不是一個輕易應付的人，只有趁她疏神之際，猝然出手，或有擒下他的希望。

若是自己太過大意，她必不會再肯和自己在這裡廝混，說不定會躲進谷裡深處，再也不出來。

他深吸口氣，儘量使胸中翻湧騰躍的氣血壓制住，等待着這一擊的時機，他知道自己傷勢嚴重，若是一擊不中，雖然不一定會喪失了生命，可是自己一身武功却會不保了。

黃妙貞那盈若秋水的眸子，始終注視着展雲龍的臉上，一種剛强有力的男性的吸力，撼搖着她的心……

她希望展雲龍趕快離開藥王谷，可是她又不希望他太快的離開這裡……

她的觀感裡，展雲龍有着異於一般男人的獨特風度，雖然他臉上始終是那麼冰冷，可是在他的心底何嘗沒有藏着一種青春的烈火？

黃妙貞幽幽的眸子裡閃出柔和的神光，嘆道：「你不要再倔强的賴在這裡，其實我是眞的沒有替人看過病，否則，我又何必騙你呢？」

展雲龍道：「在下並不一定要姑娘看病，在下只要問姑娘一件事，希望妳能誠實地回答我……」他頓了一下道：「『續命丹』確實在令尊身邊嗎？」

黃妙貞聽得心裡大驚，全身泛起微微的顫抖，仿如被人看穿自己的謊言似的，竟羞得滿臉通紅。

她失聲退了幾步搖搖頭道：「你爲什麼一定要提『續命丹』的事？」

「哼」展雲龍臉色一寒道：「我沒有它

也就沒有了生命，一旦在生死邊緣掙扎的人，他是隨時隨地思索如何挽回生命……」

話音未落，他的身體飛掠躍起，身軀凌空往前一劃，左掌電快的拍出一股掌風擋住黃妙貞的退路，左掌五指箕張，照着黃妙貞的手臂抓落。

黃妙貞見到展雲龍突然發難，臉色冰冷沒有一點感情，心中一痛，眼中隱隱含着淚珠。

她退既是不及，淸叱一聲道：「你敢——」

也不顧及自己的武功到底有多深，雙掌一分，向着展雲龍劈了過去。

展雲龍這次是覷準時機，驟然的發動攻勢，自然不容黃妙貞退避或者閃開的機會。

他冷哼一聲，自那薄薄的嘴唇邊浮現一絲悲涼苦澀的笑意，掌叉下擊，五指運力一抓，立即將黃妙貞擒住。

可是黃妙貞在急怒之下揮出的一掌，却也結結實實的擊在展雲龍的胸前。

「砰」地一聲，展雲龍眼前金星直冒，胸中氣血翻湧，哇地吁出一口鮮血，噴在黃妙貞的身上。

那鮮紅的血液，看得黃妙貞心裡大駭，趕緊閉上眼睛，不敢再看。

「呃——」展雲龍痛苦的低呃一聲，臉上顯得更加的蒼白，他輕輕拭着嘴角上的血漬，沉聲道：「妳眞狠毒—」

黃妙貞還是一個青春少女，從未走出藥王谷一步，也沒有看過一絲血腥之事，這時突然看見展雲龍被自己打得吐出血來，直駭得滿臉都是驚悸之色。

她心裡難過異常，頓時從那烏黑的眸子裡滾落兩滴晶瑩的淚水，竟然輕泣起來——

她睜大眼睛，哭泣道：「放開我，放開我……」

展雲龍輕輕的嘆了口氣道：「妳不要怕，我得到『續命丹』後立刻就離開這裡，永遠不再回來……」

他深知自己這一粗魯的舉動，深深的傷害了一個青春少女的自尊，心中感到非常的難受，可是却又不能放開她。

所以他歉疚地柔聲道：「妳不要哭了，只要告訴我『續命丹』在那裡……」

黃妙貞惶恐地抬起頭來，道：「不是我不告訴你『續命丹』藏在那裡，實在是因為此丹是我爹爹的性命……」她淒婉的抿了下嘴，擦拭着淚珠，道：「他把『續命丹』看得比我還要重要，續命丹練就之日，就藏起來了……」

展雲龍問道：「藏在那！妳帶我去。」

黃妙貞搖搖頭道：「我也不知道，爹爹從沒有告訴我……」她掙扎道：「請你放開我！放開我……」

顫抖的叫聲夾雜嬌羞，她的臉上泛出一層紅暈，那是生命綻放在少女臉上最眞摯最美麗的花朵……

「放開她——」

這聲大喝有如晴天霹靂似的自空而降。

展雲龍立覺耳際嗡嗡直鳴，他驚愕的抬起頭來，只見從谷裡飛出一條捷速輕靈的黑影，幾個起落間，已經到他的身前。

展雲龍凝目望去，只見是個身長七尺，面白無鬚、背有些駝的中年人。他穿了一襲藍色罩袍，頭上束着一個髮髻，雙眼神光閃閃，開合間一股冷煞射出。

黃妙貞目中含淚，顫聲道：「爹——」

這中年人冷哼一聲，目光冷煞地在展雲龍身上不住的打量着，他冷冷地道：「你是誰？抓着我女兒幹什麼？」

展雲龍朗笑一聲道：「你大概就是黃藥師了？在下身負嚴重的傷勢，欲向閣下討一粒『續命丹』來療治身體的傷。」

他這陣大笑，立即觸動了他身上的傷勢，使他覺得胸前隱隱作痛，痛得他全身打顫慄，只有趕緊住口運氣壓下那口翻湧而上的氣血。

馮藥師嘶啞的一聲大喝：「小子！你擒住我女兒，就想交換『續命丹』嗎？你也小視我黃藥師了，」他哼了一聲道：「老夫活到這大把年紀，也沒見過像你這樣狂妄的小子……」

展雲龍驚忖道：「他現在非常震怒，一定不會與我好好的談，眼前救命要緊，我只有利用妙貞作為交換的條件——」

他緊緊抓住了黃妙貞的右臂拉着她斜飄五尺，右掌豎在胸前，冷冷道：「你女兒在我手中，我不希望雙方造成流血的地步，我僅僅需要一顆『續命丹』，望你能成全我的苦心……」

黃藥師氣得頭上髮絲根根豎了起來。怒喝道：「小子，我寧願不要我的女兒，也不願意接受你的條件，我黃藥師在江湖闖盪至今，何曾受過一個後生小輩的威脅……」

「爹——」妙貞見爹爹那種生氣的樣子，曉得爹爹已氣得昏了頭，她從小在爹爹百般愛護之下長大，幾乎沒有受過一點委曲，這時她見黃藥師氣得堅決異常，芳心不禁一陣難過。

她咽哽輕泣道：「爹，妙貞從小就沒有了媽，媽媽在臨終前囑你保護妙貞，現在妙貞受着人家的欺負，你不但沒有幫我，反而說不要我了……」她咽聲道：「我活着還有什麼意思。」

黃藥師沒想到妙貞會說這種話，他臉上神色一黯，腦海中不由浮現出那溫柔多情的髮妻來，她他仿又看見愛妻在臨死前的情景。

也激動得想抱着痛哭一場，雙目之中隱隱的顯現出悲傷的淚影。

他仰首望着天空的浮雲，喃喃的道：「慧嫻妹，我對不起妳……」

當他想起自己連女兒都沒有能力保護的時候，他的內心就如刀戮一樣的痛苦，他像看見那美麗的妻子正站在他的身邊指責着他，幽怨的瞪着他……

「超武，我僅有妙貞這麼一個女兒，她太無辜了，僅僅二歲便失去了母親，我臨死沒有太多的要求，只望你能給予她一個眞摯的父愛，包含了我作母親的愛，不要使她在心靈上有着孤兒的感覺，超武，答應我，那麼我雖死在黃泉之下，也沒有更多的牽掛了……」

他的耳際又迴繞着當年愛妻臨死前的叮嚀的語聲，她是一個偉大的母親，在死前難以捨下妙貞那種心靈上的痛苦，只有他能體會出來，她的心神震顫着愛妻臨死

那剎絕望的眼色，他永遠也忘懷不了……

黃藥師暗暗長嘆口氣，在他那略現蒼老的臉上，泛現着痛苦的抽搐，他沙啞地一笑道：「妙貞，不要害怕，爹爹會想辦法救你……」

* * *

淒然的山谷裏，刮着冷颯的寒風，展雲龍挾着黃妙貞，彷如流瀉的星星似的朝藥王谷裏奔去。

他的眼睛佈滿着條條紅絲，全身打顫，牙關緊緊咬着下唇，竭力抑制着自己，不讓那已經湧到胸口的鮮血吐了出來。

他的眼前時刻泛起黑暗的陰影，一種從未有過的感覺泛上心頭，他覺得自己身體將要碎裂，經脈已經斷了……

但是一種強傲之氣逼着他，使他不願意在任何人面前倒了下去，他仍然在苦苦的撐持着……

他強自默運體中殘餘的功力，抗拒着已經受了傷的七經八脈，只見他嘴角沁出一縷血絲，流在蒼白的臉上，給人一種恐佈之感……

嗚咽的山風呼嘯地吹過他的身邊，他不知道自己何以會有這麼大的勇氣，在負傷之下，還能跑出這麼遠的山路。

黃妙貞被他那雙強有力的手臂緊緊的摟着，一種從來沒有過的感覺泛上心頭，這使得她有點暈眩了。

當她看清展雲龍是挾着她奔進了那個斷崖上時，她的臉上湧現了驚恐的神色，大聲的叫嚷着。

「不能去，那裏不能去！」

展雲龍的神智已經有些混淆不清了，他彷似沒有聽到她那驚恐的呼聲，儘自飛馳在那斜飛入雲的長崖……

跑了一會他重重的喘了口氣，眼光過處，自己已站在一塊斜伸而出的岩石上，在對面的峭壁上，有條流瀉的飛瀑奔騰而下……

迸濺流瀉的水柱，似是一條銀色的長龍，俯衝進山澗，濺起了顆顆水珠，激射至空際，又復瀉進山澗……

那瀰漫的水氣濕漉漉的衝進展雲龍的鼻息裏，清涼沁肺的水珠飛射在他的臉上，使得他混淆的神智又清醒了過來。

他舉起袖子將嘴角的一絲血漬拭去，全身氣血緩緩流動，任憑體內流散的眞氣運行於全身。

「呃！」他只覺眞氣所到，急喘了一下，把黃妙貞放在地上，身軀搖晃着盤膝坐在地上。

仰望着那飛濺的水珠，悠悠的浮雲，他不由發出一聲沉重的嘆息。

黃妙貞見他突然放鬆了自己，仰望着穹空，似在發楞，又似在沉思，那種種神態另有一種動人的風度。

突然自她心裏有股奇異的情緒刺激着她，使她對他那原有的惡意與敵意頓時減去了不少。

她心裏湧起一股憐憫的情緒，輕聲道：「你的傷很重嗎？」

展雲龍的目光自蒼穹收回，流過她的臉上，停在她那蓬亂的髮絲上，只見她的臉上洋溢着聖潔高貴的光輝，沾着濕濕的水珠，更是使人傾倒。

他從她那雙深邃的眸子裏，彷如看見自己在垂死前的形像。

頓時，他怒道：「我的傷重不重，又關妳什麼事？」

黃妙貞驚悸地道：「我……我只是問問。」

展雲龍見她臉上微現紅暈，儘是畏懼及冀盼的神色，一股不可抗拒的魅力在深深的吸引着他……

可是他那倔強的意志，使他不致軟化下來。

他沉聲道：「那麼妳最好不要問。」

他心中儘管有着一絲歉疚的抱憾，但是說完話，他却仍舊默默的仰首着白雲似的浮雲。

黃妙貞紅唇蠕動了一下，顫聲道：「難道一個人關懷你，你也不願……」

「關懷？」展雲龍放聲大笑，可是他才笑了兩聲，立即便又皺了皺眉，停住了笑聲。

黃妙貞柔聲道：「喏！你看你又觸動了傷勢了，我看你的傷很重！」

展雲龍並不想回答這個問題，因爲他覺得她關懷多少有些虛僞的成份，也有些譏諷的含意。

可是他經不起她那雙微含淚水的矇朧目光催促，沒有辦法再沉思不語了。

展雲龍苦澀地道：「我身體還挺得住，只要有一口氣在，這點傷還嚇不死我。」

「唉！」黃妙貞嘆了口氣，道：「你不要太倔强了，何必要這樣呢？」

她幽幽地道：「我爹爹的『續命丹』雖然療治你的傷勢，但也能刺激你血脈加速進行，使得那流竄的氣血把血脈漲裂而死……」

展雲龍也不管她說的是否實話，但是一般感傷的情緒使得他的心軟了。

現在他沒有能力去關心自己的生死了，在死前能有一個如此美麗少女來關懷自己，心中多少是甜蜜的。

至於說的是眞是假，那又何必去計較呢？

他淒涼一笑，道：「妳是個好女孩，我死後會懷念你的……」

黃妙貞聽得心裏發酸，陡覺眼前這個青年人與自己有着同樣的淒涼心境。

她很小便失去了母親，對於別人痛苦的感受是特別靈敏，因爲惟有身受痛苦的人，才能了解別人的痛苦。

從他那苦澀的笑容後面隱藏着無限的痛苦，使得她的心弦爲之顫動不已，在這冷酷的人間裏，她有如遇上了一個知音……

黃妙貞嘴角一掀，苦笑道：「你也是個好人，只是沒有人去了解你而已……」

展雲龍苦笑一下，可是他的目光從那白雲間隙收回時，驟然觸及她那滿懷關注的眸子，心中不禁大震。

在目光相觸的一剎那，他們彼此有了會心的了解，彷彿雙方的距離又近了一步。

突然，自深谷傳來黃藥師憤怒的吼聲，黃藥師似有什麼顧忌，不敢到這裏來？僅在他倆坐着的斜崖數十丈之外，立地高聲怒罵着。

展雲龍斜睨了暴跳如雷的黃藥師一眼

，道：「妳爹爹來了。」

黃妙貞望了望凝立在遠處的黃藥師，她的臉上顯得十分平靜，輕輕嘆了口氣道：「不要緊，他不敢到這裏來。」

展雲龍楞然的道：「這是什麼原因？」

「唉！」黃妙貞雙眉緊鎖，淒涼的一嘆道：「這瀑布之下，便是我媽媽埋葬的地方，當初我媽生病，我爹因爲無法療治她那身上的絕症而十分痛苦，等我媽死後，他發誓不到這裏來。」

展雲龍詫異地問道：「爲什麼呢？」

黃妙貞道：「因爲他自認是天下第一神醫，但是却無法治療自己妻子的病，這是一件無可饒恕的事……」她嘆了口氣又道：「所以他認爲在沒想出我媽絕症的方法之前，絕不到這兒來。」

當她說到她母親的時候，在她那雙清澈如水的眸子裏，滾落了二顆淚水，幼時的回憶，使她覺得痛苦與悲傷。

展雲龍同時也深陷於一種無情的痛苦裏，他自己的遭遇並不比黃妙貞來得幸福，這種渴望親情滋潤的心情，是同樣的痛苦。

往日的回憶中，他存在於這個世間，只有痛苦沒有歡樂，也沒有嚐過人間溫情。

他那僅有的回憶中只有殘忍、冷酷、仇視、恐懼……

他沒有適當的話去安慰這個純眞無邪的少女，只能投給一雙同情的目光，讓她知道這個塵世間，惟有他才體會出這種悲愴的心情。

一陣刺骨的疼痛從他身上隱隱發了出來，他急促的喘息着氣，二道斜飛入鬢的濃眉皺得幾乎縮在一起。

她的掌心沁出了汗漬，全身泛起微微的輕顫，立時，他的雙唇變得蒼白，迸傳出輕微的呻吟聲……

黃妙貞這時突然湊上前來，問道：「你恨不恨我爹？」

展雲龍緊緊的咬着牙關，過了半晌，才迸出幾句話道：「我從不苛責我的命運，有恩報恩，有仇報仇，在這個世界上，我決不欠命運一分！」

黃妙貞聽他說得這麼堅決，她嚇得她倒退了數步，從展雲龍的神色裏，她知道這個青年有着極强的復仇心，在他那泛射仇恨的雙眸中，爆出煞人的火燄……

她驚得搖搖頭道：「我給你採藥去吧，你身上的傷是無法拖延的……」

展雲龍慘然一笑道：「妳沒有打算離開我？」

黃妙貞淡淡一笑道：「最少現在還不會……」

她移動着沉重的步子，在這危崖上找尋着長滿的山巖上的各種花草。

要知道藥王谷是天下聞名的產藥地方，黃藥師終身研究醫道，把全谷都栽滿了各種罕見的藥物，因此數年以來，這個谷中到處都是藥草。

黃妙貞一邊採藥，一邊沉重的忖思道：「他冷漠得沒有一絲感情，爹爹沒有給他『續命丹』，他當然恨透了爹爹。」

她沉吟了一下忖道：「我雖然有些喜歡他那種孤傲的個性，但我更愛我的爹爹，我從小沒有了母親，只有爹爹深愛着我，我不能再失去了爹爹……」

展雲龍道：「喂！妳別摔下去！小心點。」

黃妙貞回頭一瞥了展雲龍一眼，忖道：「他復仇之心比任何人都强，我若是救了他，豈不給爹爹帶來危險……我該怎麼辦呢？」

一時之間，她腦海中迴蕩着無數念頭，像是無數的柔絲，困繞着她。

她採集了數種不同的藥草，混和着在水中洗了洗，然後交給展雲龍道：「這些都是十分名貴的藥草，你不妨把它吃了，這對你的傷勢是有好處……」

展雲龍苦澀地嘆道：「這些藥能救了我的命，在下不敢預料……」

黃妙貞聽得心裏一跳，驟然退了五六步遠，她彷如做了件極大的錯事似的，畏懼地凝視着展雲龍。

展雲龍毫無知覺的凝望着那些藥草，又嘆道：「在我的記憶中，我小時候生過無數次的病，但從沒有人侍候過我的湯藥，甚至於連人間僅有的慰問都沒有，每當我生病時，都是我自己在床上掙扎，痛苦地活着……」

他深嘆口氣道：「妙貞！妳可曉得我有時連想喝水的慾望都達不到，我從小就生長在恐懼的環境裏，活在痛苦的深淵中……」

他深深的瞥了黃妙貞一眼，道：「這次蒙妳給我療傷，可以說是初嚐人間的溫情，妳的一番好意，我永遠都不會忘記。」

黃妙貞見他臉上掠過那層淒涼的笑意，含着無比的苦澀，她投以一個了解與安慰的目光給他。

在這一眼裏，她發現孤苦伶仃的他，是那麼剛强有力的吸引着她，在她心裏突然有一股莫明的衝動在激蕩着她的心弦，她寧願失去一切，也不能失去他……

展雲龍嚼了一口藥草，只覺苦澀無味，難以下嚥，但是他想到良藥苦口，只好硬生生嚥下肚內。

他怔怔的望着穹空中飄浮的幾朵白雲，緩緩說道：「每一個人對於他的童年，都有着太多的回憶，可是我的童年時代，除了憎恨着那些圍繞着我身邊的人之外，幾乎沒有什麼值得懷念的往事……」

他苦笑一下，繼續道：「記得有一天夜裏，我正在熟睡，突然有四個和尚溜進了我的房間，剝去我身上的衣服，把我綁在父母的面前，用痲繩抽擊着我，我痛苦的狂喊着，那些和尚却無動於衷的逼問着我的父母說出一件隱秘……」他的臉上湧出豆大的汗珠，帶着吶喊似的道：「我雙親雖然拚命的向我撲來，並央求饒恕了我，可是我的爹娘並沒有因爲我被鞭打，而說出了秘密，因爲他們寧願失去了孩子，也不願說出那件事來……」

他自己也在奇怪，怎會把自己生平從不願說出來的事情，說給一個剛認識的女孩子聽？

黃妙貞柔聲道：「你不要這麼激動……」

展雲龍擦了擦汗，盡量抑住激動的情緒，喃喃道：「他們眼見我全身傷痕，可是一個字都不敢說出來……」

「你爹娘怎會這麼狠心……」黃妙貞愈聽愈有興趣，睜大了烏黑的眸子，道：「這到底是件什麼大隱秘？竟能使你雙親拋棄你於不顧，只爲了保守這個秘密，害得你受了這麼重的毒打……」

展雲龍又嚼了數口藥草，緩緩地舉起了右手的那枚金魔指環，望着它，目中現出一層淚水，一股激蕩的情緒冲擊着他的腦海，他悽愴一嘆道：「詳細的情形我並不知道，但不外乎和這枚指環有關，我這次自恬靜的勞山踏進詭譎的江湖裏，也正是追尋我爹娘當年的那些隱秘的事情。」

他這時心裏悲愴悽苦，不禁把滿腹的心事悉數的說了出來，黃妙貞只顧聽他訴說着心裏的哀傷，沒有想到他已把那束藥草吃進大半。

當展雲龍再次把這些藥草往嘴裏送的時候，她的臉上立時吓得沒有一絲血色，急忙向前撲了過來，伸掌把展雲龍手掌裏的藥草打落在地上。

她驚恐地道：「這個不能吃。」

展雲龍楞了一下，隨即怒叱道：「妳這個賤人，是不是怕我把傷治好？」

黃妙貞被罵得呆了一下，立即便掩着臉哭着向後奔去。

展雲龍滿臉忿怒之色，叱道：「站住！」

黃妙貞驚悸地立定身子，睜着滿是淚水的眼睛，轉首望着展雲龍，從那張開而微微顫抖的櫻唇，可以看出她心中的駭懼之情。

展雲龍緩緩立身而起，道：「妳不要哭，我生平最討厭女人哭了！」他深吸了口氣，道：「我問妳，爲什麼妳要把我手裏的藥草打落？」

黃妙貞顫聲道：「你……你說我賤？我什麼地方賤來着？」

展雲龍心中激動的情緒稍稍平靜，緩聲道：「就算我說錯了，好吧，我向妳道歉！」他話音一頓，厲聲道：「但是妳爲什麼把我手裏藥草打落，今天若不說出原因來，看我能不能饒妳？」

黃妙貞掩着滿是淚水的玉面，道：「我當時因恐你治好了內傷會殺了我爹爹，所以專採些毒草給你吃，但是我發覺你不是個壞人，我又不忍心見你死去，所以才……」她抬起頭來，睜大眼睛道：「早知道這樣，我乾脆讓你死了好……」

說着她又垂下了頭，任由滿頭的長髮如烏雲似的流散開來，她全身顫悚的輕輕抽動着雙肩，偷偷地由那飄散的髮絲隙縫裏望着展雲龍。

在模糊的淚影中，看清展雲龍此時喘息得非常急促，整個臉頰都透出了青紫之色。

她曉得那些毒性劇烈的藥草，在他全身經脈中已產生了作用，若再不吃解毒之藥，定會全身麋爛，七孔流血而死。

她急忙自頸上把懸着的一顆晶瑩渾圓的大珠取了下來，走到展雲龍身邊，輕輕捲起衣袖，把那顆珠子送到他的嘴邊。

一股少女身上獨有的幽香撲進展雲龍的鼻孔裏，他只覺全身氣血賁張，自心裏湧起一縷遐思。

黃妙貞幽幽地道：「這是舉世聞名的『辟毒珠』，你只要含在嘴裏一刻，無論多厲害的毒都能解去。」

展雲龍悽然一笑道：「妳爲什麼又要救我呢？」

黃妙貞搖了搖頭道：「我不知道……」

她不知自己那深藏心底的一縷情絲已深深的牢繫在他的身上，只覺他這樣毒發身亡，是自己一生最大的遺憾與悲哀……

展雲龍不敢望着她如夢的眸子裏射出的光芒，急忙轉過頭來，他的嘴唇擦過那顆珠子，一股冰涼的感覺湧進心裏。

他暗忖道：「這縱然是最毒的穿腸毒藥，我也該把它吞下，何況她還說是『辟毒珠』……」

他抬起頭來，望着她的臉上企望與懇切的表情，道：「妳眞的要我含着？」

黃妙貞嘴唇蠕動了一下，道：「如果你是被我害死的話，我會一生都在懺悔着自己這一次的錯事，因爲我實在太喜歡你……」

展雲龍心弦大震，他嘴唇一張，黃妙貞沒等他說話，已把那顆渾圓的珠子塞進他的嘴裏。

一股寒冷如冰似的清涼自喉間流進了腹中，他覺得身上的痛苦突然減少了不了，混淆的神智比剛才清醒多了。

利那間，他的腦海浮起了一個意念：「這辟毒珠既有去毒療傷之效，我何不利用這祛毒的一瞬間，試着自療身上的內傷，也許會有效也說不定……」

他緊緊抓住這一現的靈光，急忙盤膝端坐在石上，暗運起金魔門獨門內功心法，把全身流竄的眞氣，藉着毒性泛動之際，強自收回丹田。

他左掌斜指穹蒼，右掌垂彎指地，雙目緊閉，漸漸靈台清明，進入了渾然忘我的境界。

黃妙貞擦拭着臉上的淚水，滿含關注的望着展雲龍，只見他臉上紫黑之色漸褪，又回復了原先的蒼白。

她欣喜地忖道：「這辟毒珠果然有效，他身上的毒已經沒有了……」

斜斜的陽光投落在展雲龍的身上，慢慢自那蒼白的臉上，逐漸透出了不太明顯的紅暈，鼻息也由沉重進入平緩……

黃妙貞望着這個全身散發着奇異力量的年輕人，心裏湧出一種憐愛的綺念，目光如水，深情款款，嘴角上開始有了笑意。

隨着展雲龍臉上的紅潤逐漸加深，她的笑意愈來愈濃……

「噹——」幽暗的山谷裏，突然響起一聲清脆的鐘聲，迴蕩起波浪似的音波，響徹了整個山谷。

黃妙貞臉色驟然一變，忖道：「不好了，爹爹一定把那三個可恨的東西找來了。」

當她瞥見展雲龍還在瞑目運功療傷之際，不禁急得花容變色，實在忖思不出什麼方法可以應付這個場面。

她那慌亂的目光四下亂轉，已見到三個不同方向掠起三條靈捷的黑影，仿如電掣似的撲了過來。

最先撲過來的是一個年紀不足二十的少年人，他長得眉清目秀，一身素白長衫，背着一柄長劍，脚履薄底黑靴，形像是很瀟洒，可是臉上却有一股陰沉之色……

他身形晃動，衣衫飄飄，方一落地，目光在展雲龍身上略略一掠，立即雙手深深一揖，說道：「妙貞，這人是誰？」

黃妙貞嘴角一撇，道：「你不會去問他？」

這少年討了個沒趣倒也沒有生氣，他訕訕的一笑，身形霍地掠了過來，向展雲龍撲去。

黃妙貞心裏一急，柳腰一扭，閃到展雲龍身前，擋住那少年撲來之勢。

那少年一楞，立即停住了身子，道：「妙貞，妳這是做什麼？」

黃妙貞道：「黎冬陽，他現在已經奄奄一息，你縱然殺了他，也算不了英雄……」

黎冬陽冷冷一笑，道：「這個我管不了那麼多，令尊說得非常明白，我們三個人誰能取下這小子的頭顱，誰就是妳未來的夫婿，我盼望了三年之久，就是等着這一天……」

黃妙貞聽得心裏一酸，在那雙頰上立時浮起了淡淡的嫣紅，她不勝羞怯地低下了頭，斜睨了那隨後趕到，凝立於數尺之外的其他兩個少年一眼。

那兩個少年都約二十歲上下，左側那黑衣少年和右側那藍衫少年各自守在峭壁的一隅，成崎角之勢站着，虎視眈眈的注視着展雲龍身上。

黃妙貞暗嘆一口氣，忖道：「爹爹爲了我找一個適當的夫婿，硬把這來求親的三大宗教派的傳人關進谷裏種植百藥，我除了來時見過他們一面之外，三年來，我從未見過他們第二面。也虧得他們有這麼大的耐心，能在這谷裏渡過了如此悠長的歲月……」

他搖了搖頭又暗忖道：「這三個少年長得都一樣的風流瀟洒，可是我並不喜歡他們，唉！將來是如何結局我還眞不知道……」

黎冬陽道：「妙貞請妳走開，在下三年以來也就等着能與妳早日成親，現在機會來臨，豈能放過……」

黃妙貞薄怒道：「你說話可要注意一點，我爹爹雖說要在你們之中挑選一個，可沒有選定你……」

黎冬陽嘿嘿一笑道：「沒有關係，等我取下這小子頭顱之後，妳就變成我的妻子了……」

黃妙貞怒叱一聲道：「胡說，眼下你們三個人同時到了這裏，你未必就能搶到頭功，恐怕你身子一動，裴海中和蔣宗圻便要出手了，你不信可問問他們！」

黎冬陽微微一愣，斜睨了蔣宗圻和裴海中一眼道：「不要緊，我們在來時已經商量好了，三人之中誰先搶到這裏，誰就有先出手之權，裴兄，蔣兄你們說是麼？」

蔣宗圻和裴海中兩人沒有答話，僅是冷冷一哼。

他們互相對望一眼，晃身已往前踏了一步，顯然並沒有完全同意黎冬陽說的話。

黎冬陽驚詫地道：「怎麼？兩位世兄莫不是改變了主意？」

蔣宗圻冷冷地道：「剛才你在較技之前，便施了個小手段，事先約定之言不算，這次我們機會均等，誰都有出手的機會。」他瞄了穿藍衫的裴海中一眼道：「裴兄，你認爲對不對？」

裴海中狂笑道：「蔣兄所言一點都不錯，小弟的意思也是這樣！」

黎冬陽一聽大怒道：「姓蔣的，你好不要臉，輸了就想要賴！」

蔣宗圻冷漠地道：「虧你還是南海空靈的傳人，說話竟是如此粗鄙，我蔣宗圻不屑和你爭辯，且請裴兄評評公道。」

裴海中摸了摸下頷道：「蔣兄說得對，我們應該均等，豈能分出先後出手，而形成……」

黎冬陽怒道：「姓裴的，你剛才說的話算不算？」

裴海中詫異地道：「我剛才說的什麼話？」

黎冬陽道：「剛才我們三人以輕功決定誰搶得先機誰先出手，這不是你答應的麼？怎麼現在又不承認了？」

裴海中裝成非常驚詫的樣子，喃喃道：「咦，我什麼時候說過這句話？」他側首問道：「蔣兄，小弟剛才可曾說過這句話？」

蔣宗圻笑道：「哈哈，裴兄剛才並沒有說這句話。」

黎冬陽怒道：「虧你們一個是西南『藏龍堡』少堡主，一個是關中『神箭手』傳人，說話跟放屁一樣！」

蔣宗圻和裴海中齊聲大怒，拔出背上兵刃，蔣宗圻大吼，道：「黎冬陽，你休要仗着是空靈門弟子，便敢在我們面前放肆，誰都沒把你瞧在眼裏。」

黃妙貞見這三個人已起爭執，心中不由暗暗歡喜，她知道這三個少年都極想得到自己，誰也不願相讓，以致於反目相對，予自己極爲有利。

但是她的心中却也暗暗着急，因爲展雲龍在運功療傷，一點起色也沒有，仍舊是剛才那樣子，這樣等待下去，只有不利於他。

要知這三個少年，都是江湖上聞名的宗派傳人，每一個都具有一身高深的武功。

而展雲龍的武功，黃妙貞並不知道，何況他身上沉重的傷勢，是否能治得好，更是件可慮的事。

她輕咬櫻唇，暗忖道：「現在我只有設法多拖延些時間，讓他安心的運功治好傷勢，因爲等他運功完畢的時候，那種慘烈的拚鬬是可以想像的……」

黃妙貞長嘆一聲，道：「你們不要爭執了，這樣吧，我做個最公允的見證人，你們三個再比賽一次，看那一個最先爬上瀑布上的峭壁之頂，誰就有得到我的希望了……」

裴海中搖搖頭道：「這小子跑了怎麼辦呢？」

黃妙貞道：「他身罹重傷，已沒有餘力再動，何況我在這裏，他根本跑不了，難道還怕他怎麼不成？」

黎冬陽氣忿地道：「這太不公平了，我明明是贏了……」

黃妙貞沒有理會他，大聲道：「開始，誰慢了誰就給我滾出藥王谷！」

（未完・三）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徐諾・文
可飛・圖

鳳在江湖

◎◎◎◎◎◎◎◎

上文提要：俞劍峯孫抱軒來到承天居，發現三匠家眷悉數已被殺害，却又遇上棋盤老怪與二個徒兒追殺而來，原來三匠家眷遇害是他們下的毒手，且又想從俞劍峯手中奪去三匠託交的小木匣……岑少風在酒樓內先後與賣痴童子、拉琴唱曲的老嫗母女打招呼，但又不知他們的底細和來路，後來竟出現血巖青狼且以「狼牙血功」直逼岑少風，此刻賣痴童子才露出身手……

◎◎◎◎◎◎◎◎

高山陷蠱絲魔網　平地遭飛馬斬殺

老嫗低哼一聲，道：「你的姓名？」

岑少風早已從老嫗動手的身法上得知她的身份，此刻他下定決心，乃恭謹地朝老嫗一揖，道：「岑少風敬向主母請安……」

老嫗側身避過一禮，冷冷道：「誰是你的主母？」

岑少風垂首道：「乞稟主母，十數年來家主人無日不以主母爲念，請主母顧念大體，結束……結束……」

老嫗截口道：「結束這賣唱生涯是不是，你也賤視拉琴唱曲這一行是不是？」

她一連說了兩句「是不是」，說到後來竟口齒發顫，顯見內心之激動，岑少風惶恐地道：「主母誤會了，我……」

老嫗沉喝道：「住口！你還要矯言分辯？想來趙鳳豪不但將武學傳給了你，他那滿腦子的陳腐死舊觀念，也早已在你的身上生根發苗了！」

岑少風無言以對，老嫗續道：「你心中也許猶在竊笑，刻前老身在枱前拉琴，苓兒唱曲供人取樂，你却坐在枱後飲酒談笑，一曲既罷，便隨意丟下兩個銅板算是施捨，這拉琴的是誰？這唱曲的是誰？只不過是一個不足掛齒的賤工罷了！……」

她說到後來，聲音愈低，語調也愈是痛切。

岑少風只覺腦子一陣轟轟隆隆，全身血脈都幾乎要爆裂開來，他在心中對自己狂呼道：「岑少風！岑少風！你眞的有這樣的想法麼？」

「噗」地一聲，他竟當着衆人面前屈膝跪了下去，低聲道：「斯時下傭未能認出主母，實萬死不足以贖此愆……」

旁側的黃衫少女瞟了岑少風一眼，朝老嫗細聲道：「媽，妳說得太過份了……」

老嫗微喟一聲，微一拂袖，岑少風只覺有一股無形之力將他雙膝托起，當下惟有垂手立身於一旁。

老嫗道：「苓兒，妳說以趙鳳豪功力較之爲母仍有所不逮，如今他的門人在此，妳量力可有勝他之把握？」

黃衫少女不覺望了望岑少風，適巧岑少風也自抬起眼來，雙方的視線相遇，身軀俱各一震。

岑少風心中呼呼狂跳，只覺一股難以言喻的滋味襲上心頭，自己也難以解釋得出來。

只聽黃衫少女期期艾艾道：「孩兒無法預知……」

老嫗愕道：「苓兒，妳是怎麼啦？」

黃衫少女默然不應，老嫗低聲一哼，轉朝岑少風道：「老身說趙鳳豪不行，你心裏可是不服？」

岑少風道：「下傭連想都沒有想到這一點。」

老嫗道：「看來你是不服的了，也罷，明夜此時你到鎮郊白馬寺來，老身與苓兒在該地候你。」

岑少風尋思一下，道：「主母有召，下傭自當從命。」

老嫗道：「如果你是擅於用兵刃的話，居時也得隨身帶來。」

岑少風道：「主母若要與下傭過招，下傭萬萬不敢。」

老嫗道：「糊塗！老身豈會和你一個

小聲動手！」

岑少風故作不解道：「然則主母的意思是……」

老嫗猶未開口，那黃衫少女已花容慘變，一跺足道：「你還要裝麼？明夜你準備到白馬寺來送死便了……」

說着狠狠瞪了岑少風一眼，偕同老嫗步出酒舖門外。

岑少風暗道「糟糕」，自己這下弄巧反拙，結果適得其反，正自徬徨無主，忽然有人走至他身後，拍拍他的肩胛道：「老弟，看來你已落進水裏，染了一身濕。」

岑少風回首一望，見說話的人却是武林七奇的老五禿鷹方亘，他此刻心緒之紊亂眞是無以復加，聞言遂只有苦笑的份兒。

禿鷹方亘復道：「趙鳳豪與他妻兒決裂之事，方某略有所聞，但適才方某委實也不會猜到，那拉琴婦人竟會是昔日赫赫有名的楓林琴女趙蕭女俠……」

岑少風道：「家主人訪尋主母萍踪已久，不想兄弟今日居然在此不期而遇……」

他掏錢付了酒帳，兩人相繼步出酒舖。

他們兩人方自步出，酒舖內黑暗角落，一個像是不勝酒力一直俯在桌面上，身着一襲白布衣衫的人，緩緩抬起頭來，微微唏噓了一聲。

白衣人目送岑少風漸去漸遠的背影，口中喃喃道：「斐音……斐音……事隔十多年，妳還是不能原諒我……」

他舉起桌上的一杯酒一飲而盡，低聲道：「正是十多年了，韶華易逝，人顏易改，妳變得蒼老多了……還有……芩兒也已長得這麼高了……」

他眼睛一直望着門外遠處，遠處是一片茫茫。

＊　＊　＊

遠處，是一片茫茫，寒月照在重重疊疊的山巒的影子，投射得很長很長，使這荒涼的大地更平添了幾分神秘氣氛。

偶爾有幾聲銳急的鳥鳴，劃破僻寂的空間，回響傳佈在空谷裏，哀轉不絕。

在這一座最陡峭的山峯小徑上，倏地有一條黑影疾馳而來，那黑影在道上稍一駐足，低聲道：「越過前面那一座山，就是崑崙了……」

陡地，前面崖石上徐徐飄下一片落葉，正好落在那人足前，那人俯身探手拾起，但見葉上被人以針尖扎刺着小孔，現出二字：「回行！」

那人沉思一會，仰首高聲道：「在下顏眞卿，是那位高人傳葉示警？」

聲音異常尖嫩，在空山傳響，却始終不聞應聲。

顏眞卿略一遲疑，繼續邁步前行，走完這一條仄徑，便進入峽谷，倚山傍澗而行。

驀然，「蓬」地一聲輕響起來，顏眞卿心中一顫，還未能辨出異聲由何處而發，兩旁崖壁上已撒下了一張密密蔴蔴的黑網，朝顏眞卿頭上直罩而落！

顏眞卿早有防備，「嗆」一聲，他抖起長劍朝空揮了一個大圈，那張黑網却是夷然無損。

一瞬間，黑網已落到了顏眞卿頭上，他猛吸一口眞氣，翻身往後倒竄，口中喝道：「是那位朋友躲在此地算計在下？」

語猶未訖，陡覺後體生涼，一道暗勁直逼而至，他一驚之下，轉身一劍迎出。

黑暗中那一劍却挑了一個空，顏眞卿驚得冷汗淌落，霍地又是一個轉身，只見那原已掉落於地的黑網，似受什麼人操縱一般，竟又迎空飛撒了上來！

他閃身右避，順手又是一劍推出，前面那張黑網陡地一張一合，劍身反被網絲緊緊纏住。

顏眞卿運起內力一抖，那網絲居然斫之不斷，他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

那網絲將劍身愈纏愈緊，顏眞卿連試數番，却無法將劍自網中抽出，他心中道：「我無論如何不能棄劍……說什麼也不能棄劍……」

他當機立斷，空出的左掌徒手擊出，蓄滿眞力直朝黑網捲去，網面迎飈招展，反將劍身拉了回去，顏眞卿只覺手一鬆，長劍幾乎脫手。

約莫在同時，山崖兩邊傳來一陣陰森的呼號：「棄劍！走向鬼門！棄劍！走向鬼門……」

顏眞卿緊緊握住劍柄不放，喝道：「何方宵小，裝鬼唬人？」

那陰森的聲音如舊：「棄劍！走向鬼門……」

顏眞卿畢竟心虛，差不多連舉步前行的勇氣也喪失了，那有如鬼哭神號的叫聲在崖谷中迂迴不去。

這時候，月兒從烏雲中露出了半截面孔，峽谷前方透出一抹灰色的亮光，顏眞卿胆氣稍稍一壯，左掌一翻向前直擊而出。

他一掌方自拍出，崖上突地又撒下了三張五丈見方的黑網，霎那間，整個空間都全部被網面籠罩住了。

値此情勢下，顏眞卿若不棄劍，就非被黑網兜住不可，他一咬牙，拔身就向前衝，那三張黑網呼地在半空一旋，一前二後迅疾無儔地朝顏眞卿飛馳的身形直落而下。

那黑網下降之速度何等迅疾，眼看已堪堪罩到顏眞卿身上，急切裡，顏眞卿高叱一聲，右腕奮勁一挑，把原先落在地面上的一張黑網，竟被他連劍帶網的挑了上來，激起一片飛旋的勁風。

兩網在空中一觸正着，登時被旋勁餘波劃到數丈之外，顏眞卿只覺腕間一陣痙顫，長劍脫手隨網絲飛捲而去。

就在同一忽，後方那兩張大網已啣尾撒到，顏眞卿不暇顧及長劍，他身子一縱，輕巧無比地自兩網空隙中穿掠而出。

孰料那兩張大網在半空中一合一張，電也似地倒旋飛到一崖壁上，同時又傳出了呼聲：「天羅地網！束手就縛……天羅地網！束手就縛……」

顧盼間，那兩張大網已由後罩至，顏眞卿身在空中卻避不及，但感到眼前一片昏花，網絲已將他整個身子籠住！

緊接着網面一陣收縮，顏眞卿鼓滿內力一掙，那網絲却是堅韌無比，掙之不斷。

此刻顏眞卿已不折不扣成了甕中之鼈

，他只覺一陣絕望攻心，忖道：「我此去崑崙，只不過爲了要見那人一面，想不到他人未遇到，却莫名其妙的遭到伏擊，眼下被俘於斯，尚有何面目見人……」

他神思恍恍惚惚，正在臆度那隱在黑暗中的敵人，要將自己如何發落？突然一道低沉的語聲自崖上傳了下來：「嘿嘿！一網兜收喲——」

另一道沙啞的語聲道：「這蠱絲魔網本是用來對付姓俞那小子，不料竟先擒到一個武當弟子，也是該他倒霉……」

顏貞卿聽到那「姓俞那小子」五字，胸口不禁突然而跳，忖道：「難不成他還沒經過這裡？我是行在他前面了……」

那低沉的語聲道：「月已偏仄，姓俞的小子也該來了。」

那沙啞的語聲道：「是該來了，轎與與石像現在大約已到了崑崙，咱們務須在此將姓俞的攔住，絕不容許有任何失誤！」

低沉的語聲道：「萬一……嘿，我是說萬一讓那小子闖過這裡，我就不信他能闖過飛騎斬殺那一卡！」

沙啞的語聲道：「嘿嘿，咱們在此地固然佈置得天衣無縫，但姓俞的小子又豈容忽視，是以我說咱們絲毫不能有所大意。」

低沉的聲音道：「蠱絲魔網還賸得幾張？」

沙啞的聲音道：「咱們一共準備了十張，方才在那武當派弟子的身上用去其四，賸下的對付那小子足有餘裕了……」

低沉的聲音道：「就憑這六張魔網，還有在對崖埋伏的一干高手，我就不信姓俞的眞能闖得過這卡攔劫，除非……」

他說到這裡，停了一下道：「除非他眞是長成三頭六臂了！」

沙啞的聲音道：「話雖如此說，咱們還是謹愼一些的好！」

那低沉的聲音道：「適才我派老五到對崖那邊察看一遍，一切埋伏佈置的是萬無一失，嘿嘿，就看那姓俞的造化了。」

沙啞的聲音道：「老五可仔細查察過了？可不能出任何差錯。」

另一個粗大的個子道：「錯不了。」

那低沉的聲音道：「這個武當派的弟子究竟該如何處置？」

沙啞的聲音道：「你確定他是武當派的無誤？」

那低沉的聲音道：「剛才他不是自報姓名叫顏貞卿？以前我曾見過此人兩面，是以得知他是武當太平道長的師弟，而且——而且……」

沙啞的聲音道：「怎麼？又要賣關子啦？」

低沉的聲音道：「而且我還知曉一事——」

那沙啞的聲音幾乎是吼叫的道：「到底是什麼鳥事？」

那低沉的聲音緩緩道：「這姓顏的似乎與俞姓小子交情不淺……」

話猶未完，陡聞「噓」的一聲揚起，對崖有人喊道：「點子到了！扯緊！」

崖下被縛在網中的顏貞卿聞言，心中也是一緊，縱目遠望來路，在一抹昏灰的亮光中，果有一條人影如飛朝這邊馳來！

那沙啞的個子細聲道：「老二，方才你說姓俞的與這武當派的有關？」

那低沉的聲音道：「我親眼見到他倆並轡而騎。」

那沙啞的聲音顯得非常急促：「將姓顏的吊上來！我有一個主意。」

一低沉的聲音道：「什麼主意？」

沙啞的聲音道：「別多問！快！」

顏貞卿暗叫了一聲「不好」，立刻感到身子一虛，身上的絲網一收一兜，他已被吊到了半空中，離崖底起碼也有數十丈之高！

那低沉的聲音道：「那小子的速度好生駭人，他已越過那一片斜坡了！」

對崖有人連呼道：「風聲高得緊！高得緊！」

夜空中，只見那條黑影有若星飛丸射地馳掠着，漸行漸近了。

那低沉的聲音又道：「老大，咱們想漏了一事。」

那「老大」似乎一怔，道：「何事？」

那低沉的聲音道：「待會那小子來到，難保這姓顏的不向他出聲示警。」

那「老大」道：「有道理，老二你隔空打穴的手法管不管用？」

低沉的聲音道：「誰說不管用了。」

被吊在半空中的顏貞卿但覺脅下一痲，他心知已被人點上啞穴了。

漸漸，那條人影來得近了，到了峽谷前一傾身，似乎也爲週遭的險惡環境給愣住了。

他略一躊躇，大步朝峽谷走過來，半空中的顏貞卿見狀，只是暗暗着急，心中說道：「大哥，你千萬退回去！你千萬退回去！」

行不數步，陡聞「轟隆隆」一大響，一塊千斤巨石自崖上滾落，那人一縱身，向前飄出數丈，回首見後面峽道之口已被巨石堵死。

那人一怔，抬眼打量週遭的地勢，見兩崖夾峙，陡峭如壁，後路又斷，顯然是被困定了。

驀地，兩崖上傳來無數道震天價響的吆喝：「俞劍峯畢命於斯——」

那後來之人果然便是俞劍峯，他爲了崑崙即將面臨的浩劫，一路披星戴月，足不停步趕來，他早已料到沿路必將遭到伏擊，是以此刻並不感到如何意外。

俞劍峯略一尋思，仰首叫道：「是那一路朋友如此關照俞某，何不現身相見？」

黑暗中沒有應聲，空氣在肅殺的氣氛下凝結住了，寂靜得有些嚇人。

咚！咚！咚！

崖上突然響起了一陣急促的鼓聲，音響之鏗鏘，直可攻心奪魄，令人聽得頭皮發炸。

接着峽谷四面八方又起了直似千軍萬馬的奔騰喊殺聲，使整個峽谷籠罩在殺伐的空氣中！

俞劍峯倒吸一口寒氣，勉强捺住心神，徐徐跨出一步。

颼！颼颼！颼！颼颼！

就在他邁出第一步的當兒，陡然勁矢連響，自崖上射下數十排羽箭，分爲一長兩短，極有規律。

變生倉促，俞劍峯不由身形一頓，長箭蕩起一片勁風，分成三角狀，箭頭朝下，畢直下墜。

俞劍峯一提身，凌空躍起，閃電般竄入左方一個石縫中，羽箭枝枝自他頭頂上呼嘯而過。

他拍拍手，長身立起，喝道：「藏身在崖上的朋友，請下來讓俞某見見如何？」

山崖兩邊未見有人現身，只是不停地傳出陰森的呼號：「大禪宗之徒在此死去！嘿嘿，在此死去！」

俞劍峯一面提神戒備，一面舉步前行，驀地，那參撾之聲再起，一排排長箭配合着鼓聲節奏，幾乎是毫無暇隙自崖上脫弦而落，一時蔚爲大觀。

箭雨中俞劍峯猛地飛身斜掠，衣袖一甩，一片勁風自袖底翻出。

勁風與密箭接觸的刹那，密庥的箭雨攻勢爲之一阻，俞劍峯的身子也毫不停滯的直掠而前。

他掠出不過數丈，亂箭又接二連三襲至，俞劍峯長嘯一聲，雙臂縱擊橫掃，舞起一道無形風圈，亂箭在三尺之外，紛紛向外折墜。

這時，俞劍峯已掠到了五丈之外。

咚咚鼓聲驀然轉急，殺伐之氣更盛，幾乎在同一時刻，谷上突地落下數以千計的巨石，呼轟而落。

轟！轟！轟！

霎間，但見巨石滾滾，沙塵飛揚，其勢直可撼山震嶽，崩塌丘巒。

在這危機萬象中，纔顯出俞劍峯的眞正功夫來，他右足一蹬，迅速翻身衝到崖旁，猛吸一口眞氣，身子如一隻壁虎似的膠附在崖壁上，巨石就在這刻間，自他的眼前翻滾下瀉。

塵砂蔽空，使他無法睜開眼睛，但他仍然使出「七曲移形」身法，身子貼壁，冉冉朝崖上移去。

迨石盡塵止時，他已移身到了半崖間。

倏地，崖上又是一道沙啞的語聲傳來：「姓俞的，你抬頭望望左上方……」

俞劍峯下意識抬眼望去，只見左邊上方的半空中果然吊着一張黑網，依稀可見網中縛有一人，因天色漆黑，距離又如此遙遠，是以面目無法分辨。

他自己則因方才身處險境，故未注意及此，不禁暗責自家的疏忽大意，口上說道：「朋友有何見敎？」

崖上那沙啞的聲音道：「姓俞的，你可認識那網內所縛之人？」

俞劍峯搖頭道：「俞某無法瞧淸。」

那沙啞的聲音道：「說出來你便識得了。」

俞劍峯心道：對方不要又在耍弄什麼詭計，遂故意冷冷道：「俞某不感興趣。」

那沙啞的聲音道：「眞是不感興趣麼！那麼咱們只有就地將他處死了，老二，點了他的死穴，然後斬斷網繩！」

另一道低沉的聲音應了一聲，似乎就要動手，俞劍峯心念一動，出聲道：「慢着，朋友何妨將此人姓名說出——」

那沙啞的聲音道：「原來你是口是心非，哈哈，咱們這名俘虜隸屬武當一門，叫顏眞卿……」

俞劍峯身軀一震，差點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吶吶道：「你，你一派胡言！」

那沙啞的聲音道：「信也由你，不信咱們也勉强不得。」

俞劍峯心中倒也相信了七八分，暗忖道：「顏兄怎會先我到此？難道他的目的也是崑崙……」

放眼望去，遠方仍是一片烏漆巴黑，那被吊在半空黑網中的人，仍是無法辨出面貌。

一念及此，乃道：「爾等到底存何用心？」

那沙啞的聲音道：「聽說這武當弟子和姓俞的你頗有交情，嘿！嘿！」

俞劍峯略一尋思，已猜知對方要用顏眞卿來挾持自己，但却不得不硬着頭皮承認，當下道：「既知與俞某有舊，緣何還不釋下？」

崖上爆起一片狂笑，那沙啞的聲音道：「姓俞的你說得好不便當，告訴你，正因此人與你有舊，是以咱們更釋放不得——」

說到這裡，語聲倏起轉厲：「若要保住這武當弟子的性命，你首先得聽咱們吩咐！」

俞劍峯厲聲道：「適才爾等埋伏崖上，一再暗襲俞某倒也罷了，若眼下敢動這位顏兄一毫一毛，俞某發誓盡誅爾等！」

一聲嗤笑自崖上亮起，那沙啞的聲音道：「是否沉不住氣了？嘿，久聞你姓俞的心機深沉，何不冷靜一想，到底是誰掌住眼前情勢？」

俞劍峯道：「爾等的手段是無所不用其極了……」

那沙啞的聲音道：「姓俞的，你現在乖乖聽咱們吩咐——離開崖壁，退到谷中去！」

在他們說話的當兒，那顏眞卿暗用武當柔綿心法，體內眞氣運行十五周天終於撞通氣海，自解了穴道，出聲呼道：「俞兄！不要管小弟，千萬不能退到谷裡，那蠱絲魔網……」

話猶未完，但覺脅下一麻，那「老二」已再次點中了他的啞穴。

俞劍峯早已聽出那無比熟稔的聲音，忖道：「果然是顏眞卿兄，奇怪他的功夫不弱，怎會讓人生擒於此，剛才他提到什麼蠱絲魔網不知是何物？」

正忖間，那沙啞的聲音又道：「俞劍峯！還不退下去！」

俞劍峯知道不能再拖下去，他默默對自己說：「罷了！爲了顏兄的性命，我只有破釜沉舟，什麼也不能顧到了……」

他運功吐氣轉身，自崖壁飛身躍落谷中。

俞劍峯足方沾地，鼓聲陡然又急驟的響將起來，呼號之聲再起：「天羅地網！束手就縛！」

陡聞蓬然一響，俞劍峯仰首望見半空烏壓壓的一大片，直朝自己的頭上飛降而下。

細看之下，那一片烏影赫然是一張偌大無儔的黑網，眼望那黑網有若一隻巨大的鬼魅往下直撲，速度好不迅疾，俞劍峯不禁驚出一身冷汗。

待那黑網罩到，俞劍峯身形忽地一側，整個身子提縱到空中如同水漣一般呼呼轉了數圈。

轉到第四圈上，他雙臂突地向後一划，斜斜向右飛出，在黑網罩下之先，他已射到了十丈之外。

孰料那張黑網還未落地，在低空又是一轉折，朝俞劍峯立身之處猛掃而至，俞劍峯驚魂未定。猛地點足再起，身軀有似臨風玉樹，雙臂一陣揮舞，在漫天臂影中飛掠而前。

然而黑網去勢未艾，突然又是不可思議的一個回轉，這時俞劍峯身在空中，眞氣已是不濟，其勢無法再行轉變方向，在這一刹間，俞劍峯才顯出他那無與倫比的機智，只見他猛呼出體內濁氣，那在半空的身軀陡地加重速度摔落於地，身方着地，便貼地連翻帶滾的移到左後方。

「蓬」一大響，黑網正在罩在俞劍峯方才着地之處。

俞劍峯就以這麼釐毫之差躲過一危，不知不覺已是遍體汗濕，他仰首望了望崖上道：「朋友還有什麼下三濫伎倆，就一併使出來吧！」

直到此刻，他方領悟出「蠱絲魔網」是這樣厲害的事物，那顏眞卿之被擒是不足爲怪了，而那些隱在暗處的一干人，要自己離開崖壁退到谷中，原來是爲了便利施展這魔網！

崖上那沙啞的聲音道：「姓俞的，你能避過第一張魔網算你要得，再試試第二張——」

一語方罷，一道刺耳的空氣迴旋之聲陡發，俞劍峯翻目上望，却見這張魔網並不往下直降，逕在空中盤旋不已！

那魔網在上面飄忽不定，像是隨時都可能罩向任何一處方位，俞劍峯倒吸一口寒氣，無論何人處此境地，眞不知該向何方閃避了。

俞劍峯繼續保持沉着，情知目下只有以靜制動，瞧那張魔網往何處降落再做打算。

「呼」地一聲，那張魔網盤旋數轉之後，驟然以無比的衝力，朝右前方斜罩而下。

蠱絲魔網下降的方位好不古怪，居然距俞劍峯停身之地尚有數丈之遙，到了網面及將要着地，始硬生生的轉了個方向，俞劍峯早料及此，他身形不進，反而倒向後飄，接着雙掌向前一推。

網面與掌風相觸的一刹，魔網前撲之勢爲之一窒，但只這麼一窒，網面忽然倒翻而起，這麼一來俞劍峯全身都被籠罩在絲網之下。

俞劍峯應變能力畢竟不差，只在這一忽間，他整個身軀突然橫倒下去，順手抓住魔網的邊緣一抽一拉，一股奇異的力道應勢而出，那張魔網竟然遠遠被扯到了四、五丈之外！

立刻，他足尖一彈，直身躍起，脫口道：「這就是朋友所說的天羅地網麼？」

崖上那些人似乎也爲俞劍峯這連連避二張魔網的身手所懾住了，好半晌那「老大」纔開了口：「姓俞的聽着，咱們已沒有時間與你泡磨菇，這就發下第三張魔網……」

俞劍峯冷冷道：「儘管發下來吧，俞某絕不含糊接住就是！」

那沙啞的聲音道：「只是這張魔網發下去，俞劍峯你却不許閃避，換言之，你必須聽命束手就逮，否則……」

俞劍峯接口道：「否則如何？」

那沙啞的聲音道：「如果你稍一移動身形，咱們立時置這顏眞卿於死地！」

俞劍峯心頭一顫，只覺全身血液都湧了上來，戰指道：「朋友你欺人太甚了！」

崖上那人嘿嘿笑道：「咱們是奉命行事，只怪姓俞的你要與咱們主兒作對，早晚是不免要領教到這些手段的……」

被吊於半空的顏眞卿聽見他們的對話，在心中嘶喊道：「大哥，你決不能答應，如此我倆只不過落個同歸於盡罷了……」

心中想着，却苦於口上無法說出，只有眼巴巴的望着數十丈外靜立着的俞劍峯。

在俞劍峯這邊，他腦子却紊亂到什麼都不能想了，默默對自己道：「我該怎麼做？我到底應該怎麼做？」

那沙啞的聲音復起：「俞劍峯，你可打定主意了？」

俞劍峯痛下決心，心裡反倒平靜下來，他沉下性子一字一字道：「發網吧……俞某等候在這裡就縛！」

他說出這話，心上有如被什麼絞了一下，他知道，自己決不配做一個慷慨赴難的壯士，但是，是什麼本能驅使自己做了這麼一個決定呢？

顏眞卿聽見這話，心中一淒，但同時却有一股溫暖之意自心底昇起。

有頃，崖上似乎傳來一聲低喟，那沙啞的聲音道：「姓俞的咱們今日與你爲敵，但仍然敬重你是一條好漢。」

語訖，一張黑網自峽谷上方徐徐落了下來。

俞劍峯緩緩閉上雙目，那張黑網愈降愈低，眼看就要罩到俞劍峯身上，就在這一忽，右方崖上陡然傳來「吱唷」一聲慘呼！

俞劍峯只道顏眞卿已經遇害，他眼簾尚未睜開，已急急呼道：「賊子你敢……」

他下面那「食言而肥」四字還未出口，却聞慘呼接二連三，自崖上傳出，睜眼瞧見那原已罩到自己頭上的魔網竟又爲人用力地拉了上去！

放眼上望，倏見右方崖上一條纖小窈窕的人影騰空彈起，平掠到左邊崖上，只聞呼呼風聲，低叱一聲，慘呼聲間雜交作，然後一切又歸於平靜。

俞劍峯入眼但覺那條纖小的人影好生熟稔，一個人名呼之欲出，心中道：「這人是誰？這人是誰？」

正忖間，又見那被吊在半空的顏眞卿也連人帶網被拉上去。

俞劍峯猛可縱身躍到崖旁，運起「七曲移形」身法，以身貼壁像壁虎似的往上移昇，那崖壁陡峭險峻，俞劍峯中途曾一度因眞氣不繼，幾乎自絕崖摔下，但他終於憑着無比的毅力與功力，昇上了這一片高崖。

環目四望，只見崖上縱橫散躺着數十名漢子，俞劍峯略一瞥視，發現他們氣息

仍存，每一個人都被點上了分水睡穴。

繞過岩石，一個個俏姘娉婷的背影首先映入俞劍峯的眼簾，他瞧清了，那是一個少女的背影！

那少女此刻正全神貫注在為顏眞卿解去身上的網絲，一霎間，俞劍峯再也把持不住，激動的叫起來！

「郡主……郡主……」

那少女聞聲身子一震，放下手上的絲網，徐徐立起身子，默默無語。

俞劍峯前行幾步道：「郡主，請聽我一語……」

玄玄郡主始終以背相對，淡淡道：「不堪回首，只一點舊情留，相見直如不見……」

她聲音極力裝着平淡，但說到最後依然帶着些許顫抖。

終於，她一咬牙，纖軀一提往前直掠而去。

俞劍峯無能攔阻，望着玄玄郡主漸去漸遠的背影，忽然一句話悄悄浮上心頭……「何事成惘悵，總關未了情。」

遙望遠方，郡主的身影已是渺茫不可復尋，夜風翦翦，俞劍峯忽然有不勝寒意的感覺。

前面那顏眞卿已自網上立將起來，他望着俞劍峯那若有所失的面孔，心中已有數七八分，忽然一股莫可言狀的滋味自心底升起。

顏眞卿舉步前行，在距俞劍峯三步之前定身，低聲道：「俞兄……」

俞劍峯這才有如大夢初醒，對着顏眞卿笑道：「多日不見，兄弟委實想念顏兄得緊。」

顏眞卿道：「適才多蒙俞兄捨命相救，還未謝過……」

俞劍峯打斷道：「這是那裡話來，兄弟無能，救起顏兄的是那位郡……郡主啦？」

顏眞卿面色微變，迅即又恢復原樣，說道：「俞兄認識那位女眞郡主？」

俞劍峯訝道：「顏兄如何得知那玄玄郡主是女眞族人？」

顏眞卿道：「除了後金女眞，中原那有什麼郡主？聽口氣，俞兄似與她相當熟絡啦！」

俞劍峯口吶不能言，顏眞卿又道：「在小弟未經峽谷之先，曾遇一人，傳葉刺字示警，據小弟推測，那人多半便是這位姑娘，看來她是早知此地有險了？」

俞劍峯心念微動，岔開問題道：「顏兄取路西行，可是為了崑崙之劫？」

顏眞卿何嘗不知對方故意顧左右而言他，但自己也着實不便多提及此事，當下道：「也可以說是，其實也不是。」

俞劍峯惑道：「兄弟不明顏兄之意？」

顏眞卿道：「崑崙之事已有敝師兄太平道長趕往助陣，小弟此行主要是為了要見一人之面……」

俞劍峯「哦」了一聲，道：「那人大約是顏兄知心之交了，否則那值得顏兄千里迢迢趕去把晤……」

顏眞卿神色又是一變，說道：「俞兄既是不能猜知，小弟不提也罷。」

他口氣忽然變得十分冷淡，俞劍峯不禁暗暗納罕。

良久，顏眞卿期期艾艾道：「俞兄，那玄玄郡主……」

他說到這裡語氣一頓，俞劍峯道：「怎麼？」

顏眞卿一遲疑，始道：「郡主臨去之際，小弟忽覺手臂一涼，原來竟是一顆淚珠自她的眼睫落下，小弟瞎猜，那郡主多半有什麼傷心之事……」

俞劍峯恍恍惚惚道：「傷心豈獨郡主？兄弟……兄弟」

他再也無法說下去，顏眞卿只聽得一陣陣心痛，忖道：「玄玄郡主雖是傷情離去，到底她還曾與大哥有過相悅互慕的日子。」

想到如此，漫口吟道：「不堪回首，只一點舊情留，相見直如不見……」

俞劍峯迷糊道：「顏兄你……你唸些什麼？」

顏眞卿道：「是那郡主臨去之語，小弟只覺得語詞頗為感人，是以隨口唸出。」

他見俞劍峯仍然魂不守舍，心中道：「相見直如不見……大哥呀大哥，你又豈知我心……」

移時，俞劍峯始道：「咱們該走了，顏兄要到崑崙，不妨與兄弟結伴同行。」

顏眞卿望了望橫躺在崖上的數十名漢子，尋到的長劍，道：「這些人如何處置？」

俞劍峯道：「他們只是分水穴被點，天明後，自然會醒轉過來。」

當下兩人相繼舉步前行，一路上顏眞卿强顏歡笑，不時找話題與俞劍峯搭訕，俞劍峯却仍然是一副失魂落魄的樣子。

越過懸崖，前面便是一片荒野，兩人走在芒草之上，忽然前面蹄聲揚起，四騎如飛馳來。

顏眞卿心念一動，想着：「適才我分明聽見那『老大』說，前面還有一卡攔劫，怎麼只一刻便忘得乾凈了？」

眼望那四騎漸馳漸近，顏眞卿衝口呼道：「俞兄留神……這是敵人的飛騎斬殺！」

霎時，「得」「得」之聲大作，四騎分做二左二右，直朝俞、顏兩人立身之處疾衝而至！

這一忽已可淸晰瞧見那馬上騎士各各持着一支黑色長戟，俞劍峯一拍顏眞卿的肩膀，高聲道：「你左我右！小心招呼！」

錯身之際，那四名騎士長戟平舒，推用俞、顏兩人前胸，電光火石間，右方的俞劍峯陡地瞄準轠轡一拉，馬兒受了驚嚇，「希聿聿」長嘯一聲，突地向左斜蹦而出，俞劍峯趁勢上身向後一仰，兩枝長戟同時推空。

那馬兒繼續向前奔馳，馬上騎士一陣搖晃，險些墜落於地。

在另一邊，顏眞卿手中單劍倒持，待得敵人二戟推至的刹那，身子一振拔起，單劍一晃，覷準那兩支戟尖削去。

但聞「鏗鏘」聲起，長劍突然被一種絕强的力道反震回來，顏眞卿虎口一痲，劍子在手上不住搖顫，他身未落地，對方長戟已然刺到，眼看閃無可閃，顏眞卿驀地施出武當「九宮神步」身法，右足凌空一點，身子有若流星掃射般在空中旋了半圈，

堪堪繞到那兩名騎士身後，呼呼連刺二劍。

長劍過處，血光飛濺，那兩名騎士還未及驚呼，兩隻持戟的臂膀已連臂帶戟被削了下來！

快蹄奔放絕塵，受驚的馬兒早已戴着那兩名斷臂騎士飛馳而去。

俞劍峯衝口讚道：「顏兄好精湛的九宮神步！」

正說間，突然前方蹄聲再起，極目遠望，原野盡頭黑點鑽動，共有數十騎疾奔而來！

同時，那先前的四名騎者在衝出了十餘丈之後，便將馬兒勒住，掉頭朝相反的方向馳至，一霎之間，「得」「得」之聲大作。

這一來，他倆便成腹背受敵的局面，顏眞卿變色道：「看來你我今日無法倖免了……」

俞劍峯當機立斷道：「快！咱們奪馬衝出……」

他倆霍地一個轉身，反向後方四騎掠去，容不得敵手長戟近身，俞劍峯已先發難，雙臂間貫足了眞力，一上一下斜擊而出。

那馬上騎士的長戟尚未轉回，陡然覺得勁風襲體，一股排山倒海的力道將馬兒的前蹄掀起，那馬兒驚嘯一聲，向右急蹦，那騎士本能地大吼一聲，上身登時失去重心，「砰」一響，自馬背上摔落於地。

顏眞卿如法泡製，倏忽裡便奪得兩匹戰馬，俞劍峯朝顏眞卿招呼一聲，兩人翻身上馬。

這時，前方的數十騎已列成一斜圈奔騰而至，一霎時，數十隻長戟齊出，在這危急關頭，再也容不得他倆有一絲一毫的考慮，俞劍峯雙臂一斫，「拍」「拍」兩聲，無懈可襲的擊中對方持戟的手上關節，立時奪過了一支長戟。

俞劍峯長戟在手，揮舞間虎虎風生，形成一股巨大的內家圈引之力，當者無不披靡，他口中喝道：「往前衝……」

顏眞卿一拍馬背，當先疾衝而前，俞劍峯縱騎在後跟上，一轉眼，數十匹戰馬已合圍上來，顏眞卿悶聲不響，長劍縱擊橫掃，一連使出三記殺手，緊接着一拉韁轡，馬兒四足凌虛，自敵手頭頂飛躍而過。

回顧俞劍峯也已自殺開一條血路，衝到顏眞卿身旁，兩人上身半俯，靠在馬背上並轡馳騁。

那數十騎在後急追，俞、顏兩人沒命策韁狂奔，陡聞背後風聲斐然，俞劍峯電目注後一瞥，只見敵人長戟紛紛脫手，急切間，兩人雙腿一夾，那馬兒一聲驚嘶，陡地騰空躍起，縱出尋丈之後再行着地，回望長戟支支插在五尺後的草地上！

繼續往前馳騁了數十丈遠，已將敵方數十騎遠遠拋在後面。

馳到草原的盡頭，前面便是一座山巒擋路，兩人踴蹬下馬，顏眞卿摸摸馬背上長鬃，說道：「倒虧得這兩匹馬兒。」

俞劍峯道：「咱們只要棄馬步行，越過這一座山便到崑崙了。」

顏眞卿點點頭，兩人放開足步沿着山間小徑上行，沿途只聞悲鳥號古木，子規啼夜月，愈往西去，便愈陰森荒涼，地勢更爲陡峭。

折縈巖巒，捫參歷井，雄偉的山勢中，隱隱透出一股肅殺的氣氛，偶爾幾聲淒厲的猿啼劃過夜空，讓寂靜的周遭平添了幾許悲涼。

在那險峻的山麓下，鬱鬱蒼蒼的林梢上，隱隱露出幾片褚紅色的屋宇……

崑崙啊！翻下山嶺，兩人向前行走，漸漸一大幢廟宇露了出來，一層層像階梯的建築，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在深邃的廟宇左方，聳立着一座高尖的寶塔，高可數十丈。

兩人越過一堵褚紅土牆，但見廟殿轉折，簷牙高啄，兩根大石柱中夾着一扇石門，那石門此刻已然大開，再往前行去，忽然一道梵唱之音自門後傳將出來！

顏眞卿低聲道：「崑崙衆僧似在大殿之中。」

俞劍峯一顆心「噗」「噗」而跳，身子陡然一起，在半空中一弓身形，有似離弦之箭，掠到了大殿門口。

纔一進門，一幅慘絕人寰的景象立刻呈現在他眼前，那寶殿之中，赫然橫躺俯臥着數十名身着灰色架裟的和尚，每一個人的腦袋都軟軟的垂斜於一側，五孔滿溢着血液，早已凝成紫紅色的血塊，看情形似已死去多時。

俞劍峯呆了一呆，喃喃自語道：「難道是我來遲了？」

這時顏眞卿也跟了上來，望見這慘烈景象也是一怔，兩人面面相覷了好一會，突然那梵唱再起！

這次已可聽清那梵唱是自內殿傳出，顏眞卿低聲道：「往裡去！」

兩人並肩前行，步過迴廊，來到內殿，只見殿中左右列着五排僧人，中間一圈空地立着四名體態苗條的紅衫女子。

在四名紅衫女子的右側則停放着一乘轎輿！轎角上鑲着的三角小燈閃射着星爍般點點晶瑩，使整個內殿交映在七彩的燈光下。

俞劍峯入眼心驚，暗道：「自銀川出發的轎輿，果然已到達崑崙了！」

他身後的顏眞卿忽然脫口呼道：「太平師兄……」

俞劍峯轉目望去，但見那五排僧人移動立身位置，讓出一條小道，一僧一道緩緩自後走出。

那道士正是武當太平道長，他乍聞呼聲，便望見了立在殿門上的顏眞卿與俞劍峯，却只向兩人稍一頷首，沉默不語，神色是出奇的凝重。

走在太平道長右方僧人生得方頭大耳，壽眉稀疏，神情甚是肅穆，俞劍峯昔日曾在長安見過此僧一面，立刻認出他便是繼浮雲大師而掌崑崙一門的天機和尚。

梵唱戛然一止，天機和尚在那四名紅衫少女面前停步，口裡宣了一聲佛號，平平和和地道：「無量壽佛，貧僧猜出來了。」

那當先站立的一名紅衫少女嬌滴滴道：「大師猜出了什麼?」

天機和尚道：「老衲猜出那轎輿裡的事物了。」

那紅衫少女哼了一下，道：「大師說

說看……」

天機和尚沉聲道：「那是……先師浮雲大師的屍身！」

俞劍峯聞言一震，那四名少女「咯「咯」嬌笑不止，爲首的道：「大師學究天人，不想也會了個誤卦？」

天機和尚與太平道長對望一眼，天機突然大吼道：「大殿中躺着的十五名崑崙弟子，可是女檀樾下的毒手？」

當先那名紅衫少女冷冷道：「此話從何說起？」

天機和尚道：「半個時辰前，有人私闖寶殿，那十五名敝派弟子便是遭人暗襲斃命，而四位女檀樾却是不早不遲於斯時抬橋來到了崑崙……」

第二個紅衫少女冷笑道：「是以大師便下了如此結論？」

天機和尚道：「然則女檀樾有何自辯之詞？」

那紅衫少女道：「小女子們是奉了銀川千百善男信女之託，護送一物到此佛祖聖地，如果早知會橫遭此等污衊，還是不來也罷……」

俞劍峯思潮百迴，他再也忍耐不住，身子一振，「呼」一聲掠到了那紅衫少女面前。

雙方打了個照面，俞劍峯道：「這位姑娘，咱們在銀川見過面了。」

那紅衫少女花容微變，道：「你認錯了人。」

俞劍峯道：「區區在亮轎賽會時姑娘曾吩咐，燃響第一串龍鞭。可惜區區在那時正有要事在身，致未能遵囑照辦，至感遺憾。」

那紅衫少女淡淡道：「小女子與相公素未謀面，相公所說之事，小女子一概不懂。」

俞劍峯心念一轉，長身一揖道：「對不住，是區區太過莽撞了……」

他一揖之間隱隱發出暗勁，那紅衫少女却似渾然不覺，眼看暗勁及將罩到紅衫少女身上，俞劍峯轉念將手一沉，硬生生將它收住。

天機和尚道：「俞施主剛才進來，可曾碰到一個身着紅袍之人？」

俞劍峯一怔，搖頭道：「小可未曾碰見。」

天機和尚沉吟一下，道：「崑崙今日面臨存亡之關，萬不能容許疏誤一事，老衲迫得只有出此下策了……」

語聲猶在空中飄盪，這崑崙老僧身子猛地向前一弓，雙掌閃電般一舉，對着面前的四名紅衫少女直擊而出。

太平道長失聲喊道：「天機，你……」

事出意外，俞劍峯與顏貞卿驚得呆了，內殿環立的上百崑崙弟子面色也是齊然一變。

這崑崙掌教居然當着衆人之前，沒有招呼一聲就發出了偷襲，而且偷襲的對象又是四個女流，衆人都幾乎難以相信自己的眼睛了。

這一式擊起快捷如電，那四名紅衫少女方自改變了臉上神色，天機和尚的掌勁已擊到了她們身前。

就在這一忽，一聲銳響陡然亮起，那四名少女身形同時滴溜溜打了十四五轉，到了第十六轉上，足步方始一陣蹎踣，往後晃蕩退開。

天機和尚沉聲道：「女檀樾原來也是武林中人。」

那爲首的紅衫少女冷冷道：「崑崙掌教原來也是專事偷襲的能手。」

天機和尚面上一熱，道：「敢問女檀樾與紅袍人可是一路同來？」

紅衫少女道：「小女子今日聽到太多不知所云的話，也遇到太多莫名其妙的事……」

一旁的俞劍峯忽然插口自語道：「如果那紅袍人到來，早就該現身了？這內中必有蹊蹺……」

那爲首的紅衫少女瞥了俞劍峯一眼，脫口道：「什麼蹊蹺？」

俞劍峯慢條斯理道：「姑娘既與此事無關，緣何還會對它發生興趣？」

那紅衫少女瞠目結舌，無以爲答，天機和尚出聲道：「天靈、天羅，你們守住殿門！」

立身最後的紅衫少女道：「大師不讓我們出殿了麼？」

天機和尚默默地點了一下頭。

紅衫少女咯咯笑道：「大師不許我們姊妹出殿，不知是何居心？」

天機和尚道：「敝派慧字輩十八名弟子遭人暗襲致死，女檀樾未能去其嫌，此其一……」

那爲首的紅衫少女道：「荒謬！荒謬！大師此話有欠斟酌。」

天機和尚道：「尤有進者，女檀樾自稱受銀川千百佛徒之託，護送一物至聖山，究爲何物，女檀樾仍未交待。」

那紅衫少女道：「送佛也不過是送上天，小女子業已將此物安然送抵崑崙，還須要交待什麼？」

天機和尚望了停放在殿中一角的轎輿一眼，道：「善男信女贈與崑崙之物，就在這轎輿內？」

紅衫少女道：「大師是明知故問了。」

天機和尚道：「老衲不厭其煩，再三相問，便是因爲事關至鉅……」

那紅衫少女默然，天機和尚復道：「而且，女檀樾一直不肯告以轎內所載之物，自是難怪老衲生疑了。」

那紅衫少女道：「適才，小女子不是說過請大師試試自行一猜，但大師偕武當太平道長進入內室卜了一卦，竟說出轎中載着浮雲大師屍身那等荒誕不經的話，小女子還有什麼分辯餘地？……」

天機和尚沉聲道：「老衲之卦，容或有誤，但絕不會與事實相去太遠。」

那立於最後的紅衫少女道：「大師有此自信？」

天機和尚點點頭道：「老衲若沒有信心，怎敢如此肯定？是耶？非耶？只要將轎簾掀開，便知分曉。」

爲首的紅衫少女一福道：「大師——請。」

天機和尚雙掌合十，道：「女檀樾——」

紅衫少女面色微變，說道：「問卜求證乃是大師之事，理應由大師親自掀簾。」

（未完・二十）